

# 骨肉

之

周主培牧師

50年

宣教心路歷程

Let My People Go!

# 親見

周主培 著

# 骨肉之親 Let My People Go

周主培牧師50年宣教心路歷程

作者	周主培 Moses Chow
審編	蘇文哲
文字編輯	簡海蘭、林珍圭
美術編輯	李雪瑩
發行	基督使者協會（AFC）
出版	基督使者協會（AFC）
地址	21 Ambassador Drive Paradise, PA 17562
網址	<a href="http://www.afcinc.org">www.afcinc.org</a>
電話	717-687-8564
使者書房	717-687-0537
郵箱	<a href="mailto:book@afcinc.org">book@afcinc.org</a>
出版日期	2024年8月

Copyright © 2024 by Ambassadors for Chris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ISBN: 978-1-63420-230-5

# 獻言

謹將本書獻給  
那愛我們並召我們的主，  
以及那引頸切盼著我們  
去傳揚福音的  
海內外骨肉之親……

## 序一

# 難產的嬰孩

周主培

十年前“Let My People Go”出版後，美國及香港的同工都鼓勵我發行中文版，甚至把譯稿等都準備就緒。我思想後，覺得自己的一生，可用十四個中文字來形容：「蒙恩的罪人，無用的僕人，乏善可陳。」所以就把中文版的發行工作擱置下來。

二〇〇四年，在「基督使者協會」主辦第八屆宣教大會的前兩個月，接到總部同工通知，他們有意發行此書的中文版。

我認為一本出版物，需要達到「可知、可讀、可行」的三個原則，否則僅是浪費紙張、油墨及精力。因此，勸他們三思，最好不要出版，但是他們堅決要我再次考慮，我即勉力為之。

三年前，我二度中風後，體力大不如前，手腳不太靈活，左邊的眼睛及嘴唇麻痺，不能久坐，閱讀亦不能持久，書寫更覺困難。感謝神，感動加州聖城福音教會的林珍圭姊妹及盧其斌弟兄，甘願在我身邊隨時協助，使中文版得以順利完成。

曾勝德弟兄，一位「化腐朽為神奇」的著名藝術家，極具創意地為我製作畫像，我十分地珍惜。于偉清弟兄為我設計英文版封面，也令我銘感不已。

內子徐文田（Wendy）也給了我很大的鼓勵。我相信，無論我的家庭現在及未來如何，都是靠著神的恩典。我的禱告和盼望就是：我的家會



世世代代完全跟隨主，直到耶穌基督再來。

「我算什麼？我的民算什麼？……因為萬物都從你而來；我們把從你而得的獻給你。」（歷代志上二十九章14節）

我的目的純粹是為了見證神的大恩及祂奇妙的作為，我不過是祂渺小的僕人、手中的器皿，所有的工作都是靠著祂的能力才完成的。中國後繼者，若能藉此書稍微了解宣教士的一鱗半爪，將一切的榮耀全歸於神，則余心足矣。

2005年11月

寫於美國加州寓所

## 序二

# 書與畫

曾勝德

周主培牧師曾經送給我一本海天書樓出版的《聖經啟導本》。這本聖經，把經文和輔讀材料融合為一，使信徒在認識聖經、解析聖經、應用聖經三方面，都提供了詳盡的輔導資料，讓我在過去十年裡獲益匪淺。周牧師以贈書的方式，代替了他的言教和身教，每當我使用這本聖經時，都對他感念不已。

回顧十年前，一九九五年的初夏，周主培牧師夫婦，和他們的公子周大衛牧師，到舍下便餐，相聚甚歡。飯後，大衛牧師私下和我商量一件事。他說該年底是周牧師的七十大壽，「基督使者協會」要出版周牧師的英文本自傳“Let My People Go”，想請我畫一幅周牧師的像，作為自傳的封面。對我而言，這是一件美事，然而，時間緊迫，我只答應將盡力而為，並希望能及時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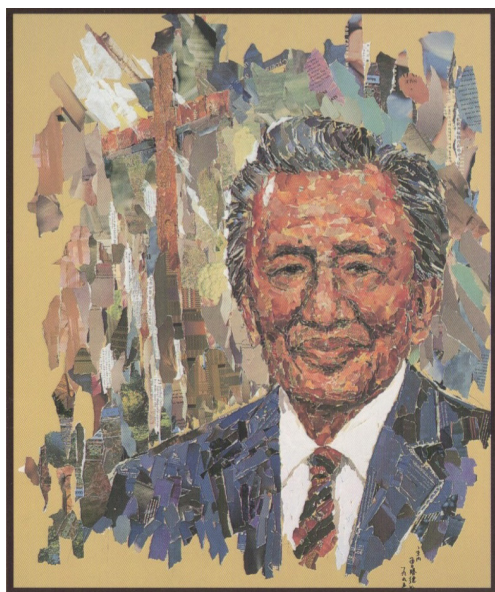
現今的電腦軟體，提供多種不同的繪圖工具。我從事電腦工作，卻喜歡使用獨特的方式作畫。我的畫作初看好像是油畫，事實上是用一些要丟棄的報紙、書刊、雜誌，以及超市廣告等廢紙回收撕貼而成，製作相當費時。

於是，我開始採用周牧師一些不同角度的個人照作為藍本，加上一段時日的觀察，再選用一些合適的廢紙，細心撕貼，並多番修改，終於

及時完成。

製作期間，我詢問周牧師最喜歡聖經中哪一章節，他說是「詩篇二十三篇」。我就在製作畫像的背景時，特別翻印該詩篇不同的譯文；計有中文、英文、日文、韓文、印尼文等。這些不同的國度，是周牧師一生服事腳蹤所及的國家。如果仔細看畫像後方直立的白色條紋背景，正是這些不同國家的不同譯文。

我曾問周牧師，是否在意我用廢紙作成畫像？他說，一點都不在意！還說：我們大家都像廢紙一樣，若不是主耶穌使用我們，我們都只是廢物一堆。他又將大家比喻成一個手套，說如果不是聖靈的手伸進去，手套是不能做什麼的。他對畫作的這番金玉良言，也意外地成為我最大的收穫。



\*原始肖像位於賓州樂園鎮的使者總部。

# 目錄

引言		1
第一篇 揭開序幕		
第 1 章	我的根	6
第 2 章	出埃及	9
第 3 章	入學堂	12
第 4 章	主栽培	15
第 5 章	神保守	21
第二篇 早期生活		
第 6 章	屬靈影響	27
第 7 章	天國精兵	31
第 8 章	愛情、婚姻	36
第 9 章	再見，中國！	42
第三篇 海外宣教 I		
第 10 章	初抵印尼	49
第 11 章	印尼風情	56
第 12 章	印尼華僑	60
第 13 章	印尼事工	64

#### 第四篇 海外宣教Ⅱ

第 14 章	中美差異	76
第 15 章	暗室之后	82
第 16 章	溪邊的樹	88
第 17 章	趕牛上樹	94

#### 第五篇 海外宣教Ⅲ

第 18 章	不願去日本	103
第 19 章	韓國事工	110
第 20 章	屬靈果子	115
第 21 章	贏得學生	123

#### 第六篇 海外宣教Ⅳ

第 22 章	島國事奉	133
第 23 章	差傳年會	140
第 24 章	神國生力軍	143
第 25 章	接受挑戰	147

#### 第七篇 重返家園

第 26 章	應許之地	157
第 27 章	寧波團圓	166
第 28 章	一起敬拜	172
第 29 章	父親受難	177
第 30 章	恐怖歲月	181
第 31 章	紅毯底下	187

## 第八篇 舊地重遊

第 32 章	西湖畔	193
第 33 章	上海灘	197
第 34 章	蘇州庭園	202
第 35 章	北京見聞	204

## 第九篇 海外宣教 V

第 36 章	德州道樂思	210
第 37 章	香港的震撼	214
第 38 章	聖牛地腳蹤	217
第 39 章	泰國福音門	220
第 40 章	越南烽火劫	224
第 41 章	再訪中國心	228
第 42 章	阿拉木圖情	230

## 第十篇 骨肉之親

第 43 章	三牧香港靈糧堂	238
第 44 章	影響一生的兩個女人——念我慈母	240
第 45 章	影響一生的兩個女人——愛妻文田	245

## 後語 長存盼望

第 46 章	還有那未完成的任務	253
附錄 1	願作國度精兵——1992 差傳講章	265
附錄 2	滿山秋色——同工憶語	274
附錄 3	周主培牧師年表及大事記	278
	基督使者協會事工簡介	280

# 引言

周主培

希伯來人曾在異國為奴四百年，在埃及受盡千辛萬苦。「耶和華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出埃及記三章7節）

千百年來，中國的「法老」也迫使中國人飽受許多不同的奴役。從封建制度到無神論思想，然後是物質主義，中國同胞生活在黑暗、迷信、拜偶像和拜假神裡。神一向憐憫千萬生靈，祂渴望人人得救，認識真理（參考提摩太前書二章4節）。超過十三億人口的中國，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一個國家。正如祂在摩西時代，已看見希伯來人的痛苦一樣，神肯定也看見了中國人的困苦。

以前的中國基督徒，在某些方面也像受欺壓的希伯來人，他們得不到草，卻被強迫去造磚。換句話說，他們不能享有公開表達信仰的自由，卻被要求如常的生活和工作。但，神與中國基督徒同在，使他們仍能造磚。

不但如此，他們更成為「活石」——雖沒有傳統的聚會結構和材料，照樣帶領人進入神的國裡。基督徒用他們所能找到的方式，收集了



足夠的「殘株」來餵養他們的心靈——他們片片斷斷地把聖經背誦下來，或彼此分享，如何祕密收藏極為稀少的聖經——並且勝利地將信仰繁衍開來。竹幕防不了風——聖靈可以從竹幕外吹進去；肉眼看不見的無線電波，也能忠心地向人心靈傳播神的話語。

希伯來人不僅是神的百姓，也是摩西的族人。雖然摩西被法老的女兒收養，撫育成人，在埃及受教育，但卻是生於希伯來為奴之家。他原本可以在埃及過奢華、舒適的生活，卻看見同胞飽受為奴之苦。一次，為了不公平的事情大動肝火，企圖用一己的力量和熱忱去釋放他的一個族人，而不惜把埃及督工打死。

神想釋放的不單是一個希伯來人，而是整個民族！祂不贊同摩西用人為的方法處理事情，就把他放逐到米甸，度過四十年卑微的牧羊生活。神使用摩西帶領百萬同胞走過曠野之前，必須先賜給他在曠野那些乾燥、貧瘠和荒涼的經歷。

他在埃及可能選修過政治、行政和人事管理等課程，但神想要他拋棄人本能的處事方式，學習神的方法——超自然的方法。摩西需要實際的沙漠訓練，才可承擔帶領希伯來人經歷曠野，奔向自由的重責大任。所以神給他的工作，是管理一群不聽使喚的羊。摩西可能曾經在領導學上名列前茅，甚至代表畢業班致過謝辭，但是經過四十年的牧羊生活，他的傲氣消磨了，自以為是的努力和口才也被視如敝屣。他學習在沙漠裡傾聽天籟，只與神對話，深入研究埃及課室裡教導不出的屬靈功課。

當摩西通過他的「荒漠考試」時，神命令他離開那平靜、簡樸的牧羊生活，回到埃及王宮，向法老發出挑戰，要法老無條件釋放神的百姓離開埃及。法老的心剛硬，一次又一次地拒絕摩西。最後，神派遣滅命的天使，取去埃及所有頭生兒子的性命，法老才肯屈服，讓兩百多萬希伯來人離開埃及去事奉神。摩西就像咆哮的獅子一般，使全國上自法老的寶座，下至最低微的埃及人，都大受震動。

正如神任命摩西帶領希伯來人脫離勞役之苦——容祂的百姓去，祂也任命我們作基督的使者，藉著祈禱搖撼這世上的國度，並且向萬國萬民傳揚福音。我相信中國的基督徒，若得以從捆鎖中釋放出來，獲得自由去傳揚福音，神必會在祂再來、以新郎之身迎接祂的新婦——教會——之前，在中國做一件大事。

我從不認為自己就是「摩西」，或宣稱自己擁有什麼領導地位。我的父親給我取「摩西」這個英文名字，是要在靈性上鼓勵我。神透過許多荒漠和曠野的經歷，不斷地塑造我，在我身上動工，正如祂在舊約聖經裡的摩西身上所做的一般。

我不是拯救者，神才是。神正動工，要將世界各地的華人從罪中釋放出來，成為屬靈的力量，好去完成祂的旨意。我只是效法摩西的榜樣，從我個人的經歷中驗證神的作為。

所以，本書的主要目的，是數算過去幾十年來，神在我生命裡的工作，並把一切榮耀歸於神。我撰寫本書，還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我想向華人和非華人基督徒表達我的宣教異象——我那「骨肉之親」的負擔，因為它不只是我個人的異象。凡是神的子民，無論是誰，都應為每個還未認識基督的祖國同胞禱告，好叫他們脫離捆鎖，進入基督的自由，由黑暗而入光明。

我渴望讀者能分擔我對骨肉之親的負擔，盼望他們能與萬王之王和好。聖經裡的神僕，永遠負有重任去帶領自己的同胞歸主。如：舊約聖經的以斯帖、尼希米、但以理，新約聖經裡的保羅。耶穌在橄欖山上眺望耶路撒冷，為祂的百姓哀哭。無論我們身處任何地方，都應該從那裡開始，向萬國傳福音。主首先呼召我，向我在中國的至親，然後是向各地的華人傳福音，並且進入跨文化的宣教。

我們每一個人，不論源自什麼種族，都要為骨肉同胞代求，負起責任傳揚福音。我們應從自己的家庭、家鄉開始，然後傳遍全世界。使徒行傳一章8節將神的計畫告訴我們：全世界是我們的宣教工場，無論是什麼國籍的人，都需要認識神的愛和救恩。若萬民萬口都能承認耶穌基督為主，那麼，神這個「容我的百姓（萬民）去好服事我」的旨意就能實現。

第二，謹為所有犧牲舒適自在的生活、把生命獻與中國的忠心宣教士，向神表示感謝，並且向他們致敬。雖然這些宣教士常被指控、抹黑，然而，他們大都是受人尊敬、盡忠職守的，藉著建立學校、醫院和教會來傳揚福音。想將那些透過著作和榜樣影響我一生的宣教士一一列舉出來，實在不可能。他們當中不僅有戴德生（Hudson Taylor）和他的前輩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史達德（C. T. Studd）、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近年來還有艾德理（David Adeney）、師梯德

(George Steed)、戴紹曾 (James Taylor III) 等宣教士，以及其他許多忠心、謙卑的僕人，在幕後默默地、滿足地事奉，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此謹向他們致謝。

第三，我想追溯服事約三十年之久、在美的中國學生運動。我們這些能在短短一生裡參與開拓華人學生事工的人，深覺被神使用是何等榮幸。美國很多華人教會是從華人查經班開始的，透過這種校園團體，無數華人的屬靈生命得以堅固，很多人歸向基督。有愈來愈多的畢業生，以商人、科學家、工程師、教師、醫生和其他專業人士的身分回到中國，成為神的「光點」，作為神使用的管道，將一切榮耀都歸給祂。

第四，我的目標，是向每個人發出挑戰，要繼續為福音傳遍中國而禱告和做工。神垂聽了許多人的禱告，在近乎不可能的時候，打開了進入中國之門。一九七九年，我第一次回到童年故里寧波時，美國與中國的外交關係開始正常化，確實是神對我禱告的極大應允。但那時候，我只感到自己像是奉派窺探迦南的一個探子。

神的時間是在十六年後。一九九五年，祂帶領我回到中國，可以公開地向那裡數千人傳講福音。自從鐵幕落下以後，在這地區舉行大規模聚會，以及有一百位年輕人公開獻身事主，都是從未有過的事。我祈求神在祂永恆的計畫裡，藉著我那次短暫的傳道機會所產生的結果，能在中國倍增，就像五餅二魚一樣。願榮耀歸給神，祂成就了大事——我們只要繼續禱告，祂就會成就更大的事。

在現今的國際局勢中，中國變得愈來愈重要。著名歷史學家湯恩比 (Arnold Toynbee) 宣稱：「二十一世紀是屬於中國人的。」在世界的舞台上，我們將擔當重要角色。但是在中國十三億人口中，基督徒仍是少數。不過，小小的酵母可以發起整個麵團，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只要有神的同在，千人之軍照樣能成功地迎戰萬人部隊。中國的基督徒，照樣能夠舉起福音的火炬，為億萬人照亮進入神國之路。

我替神向黑暗勢力呼喚：「容我（祂）的百姓去！」向今天世上政治性的「法老」發出呼籲，也向捆鎖人類的屬靈仇敵撒但宣告：

「容我的百姓去……祭祀耶和華我們的神……」（出埃及記五章 1、3節）

## 第一篇

---

# 揭開序幕

惟有聖靈

才能安排父親第一次接觸福音就讀到《約翰福音》，

因為《約翰福音》中談到

從希臘文「洛哥斯」（Logos）翻譯而來的「道」。

## 第 1 章

# 我的根

因信仰關係，加上我在海外工作，  
父親曾被拘禁，母親曾多次被批、被鬥，  
據說，他們要求她與我劃清界線，脫離母子關係，  
理由只因為我是傳道人、是做學生工作的、  
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  
母親堅決反對，她說至死我都是她的兒子……

一九二五年，我出生於中國浙江省紹興縣。這地區，地靈人傑，頗多文才武略之士，不少在中國歷朝歷代舉足輕重的人物均源於此，周氏家族一路追溯上去，也出了許多知名的祖先。自從早期宣教士來華，這地區也以虔誠基督徒聚居之地而知名，他們雖然歷盡戰亂和苦難，至今仍對主忠心。

父親的家族很大，叔伯兄弟眾多。父親擅長會計和商業管理，就我記憶所及，祖父有一間錢莊，中國早期是沒有銀行的，這些錢莊就類似貸款公司，聽長輩們說，父親在錢莊工作時，能用一隻手打算盤，同時用另一隻手書寫。

後來，父親加入國軍擔任軍需官，我還記得他穿上軍服時，看起來是何等英氣逼人。他在軍隊裡的時候，我們住在中國的首都南京，退伍之後，我們就遷回紹興。

父親結過三次婚，兩任前房沒有生下一兒半女就去世。在他第二任

妻子病逝後，便在雙方家庭安排下與母親成婚。母親和父親結婚時，正是二八年華，她是外祖父母的幼女，有兄姊各三人。外祖父曾在清朝的衙門裡任職，母親回憶小時候，全家住在一棟巨宅裡，傭僕成群，家中經常高朋滿座。因為外祖父看中我父親，所以將母親許配給他，雖然父親那時已屆而立之年，比母親大十四歲，不過外祖父認為他誠實可靠，又有才華，所以將女兒託付終身。

他們婚後第二年，母親只有十七歲，我就出世了。父親有子萬事足，自是欣喜萬分，以我為他的命根子，母親則說我是她的心頭肉，對我疼愛有加。母親和我的年紀相差無幾，從外表看來我們像是姊弟多於母子。

母親身材中等、長相清秀、體弱多病，卻意志堅強，甚至有點固執。她在篤信佛教的舊式家庭裡長大，當時一般人並不注重女孩子的教育，她們只在家中做針線、刺繡。母親卻不僅聰明，也很好學，信主以後很快就學會唸全本聖經，後來畢業於聖經學院，我曾經隨她去旁聽學院的課。

一九五〇年代，政權易手後，大陸境內有許多改革，常有各樣的運動，在教會的內部也常有開會、學習、自我批評，民間不單是參加學習，還要開鬥爭會。父母親因信仰的關係，加上我在海外工作，所以常作「運動員」。

特別因為海外關係，父親曾被拘禁，母親曾多次被批、被鬥，據說，他們要求她與我劃清界線，脫離母子關係，理由只因為我是傳道人、是做學生工作的、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我母親堅決反對，她說至死我都是她的兒子，後來事情不了了之，她始終是我的母親。

///

我的出生地浙江紹興是中國產酒地之一，紹興酒聞名全國。在故鄉，習慣稱為「紹興老酒」或叫「狀元紅花雕」。狀元紅是指剛生下男孩時做的酒，一直儲存到他中了狀元才開罈來喝，父母的心願是討一個好彩頭；花雕是為了美觀，在裝酒的罈上描了許多彩色的花草，所以命名。

我因得地利、人和，所以跟酒結緣。聽說母親進食之際，就把睡在

搖籃裡的我擺在桌子旁，我若哭個不停，只要用筷子蘸點酒放在我的嘴裡，就笑逐顏開，母親說，這個孩子將來一定是個酒鬼。

當時我們在家中自己釀酒，不是為了販售，乃是為了自家人享用。我們不單是每餐飯前都要飲點酒，有的人連早上也喝，簡直是飲酒如水。文人是飲酒吟詩，商人是花天酒地，酒成了必需品。因為我喜歡喝酒，亦會喝酒，所以父親每次出外應酬總是帶我去，飯局上總要喝酒，每次喝酒總是會划酒拳，輸的人就得認輸罰酒，父親輸了，我就代罰，每次要喝十二小杯。幸虧我的酒量還不差，雖然每次都喝得醉醺醺的，很不舒服，不過我還是樂此不疲。

喝酒，我是家有淵源，菸則有點不同。父親母親原本都抽香菸，但是他們不許我抽，所以無法嘗試。

有一天，他們二人都外出，留下三四歲的我一個人在家中剝桂圓，我剝得很悶氣，就找出一個空的香菸盒，到附近的小店裡向伙計換了一枝菸（以前我常替父母去換菸枝，所以他們不疑有詐），我拿到菸後，想抽，可是不會用自來火（火柴）點菸，就請伙計替我點，然後獨自坐在街沿上抽起來。

父母回來當然大怒，父親用家法將我重打一頓，並命我跪在祖宗牌位前，用一柱香的時間自省。想不到的是，他們二人為此深深自責，從此我們家中成為禁菸區。他們重生得救以後，與酒脫離關係，我亦不再喝酒。



## 第 2 章

# 出埃及

「我們給你最後改變主意的機會。

你是要相信耶穌呢？還是祭祖？」

「我寧願要耶穌。」父親勇敢地宣告。

從那時開始，我們就像垃圾一般，被掃出家園，

被迫離開我們的親人，

放棄作為家族一分子所享有的聲望、權利和財產。

時為一九三一年，雖然當時我只有七歲，卻清楚記得我們的家庭正處於屬靈上和事實上「出埃及」的那夜，地點在中國。

由於我是家中惟一的男孩，又是兒子，所以在我們全家剛剛歸信基督的時候，父母親把一件嚴肅的、屬於大人的責任交給我，就是讓我在祖先的牌位前，用祭祖的儀式向祖先們宣佈我們周家信主的這件大事。母親遵照父親的指示，花大半天時間煮了幾樣美味的菜，作為「最後晚餐」，向祖先供奉。她派人守在門口，說，如果看到有牧師或任何教會的人經過，就通知她。因為我們不想讓他們發覺我們正在做什麼，我們知道這樣做，和我們的新信仰並不搭配。特別對於不熟悉中國文化的外國基督徒來說，這個舉動古怪又不合宜。

一切準備就緒，父母和我帶著食物進到祠堂裡，把食物放在祖先牌位前，輪到我時，我跪了下來，用滿有權威，但帶著稚氣的聲音宣告：

「這是你們最後的一餐。吃過以後，我們便不再祭拜你們了，因為，

我們現在是基督徒，不能再拜你們了。我們要向你們大家說再見。」

那真是一個大日子！是我們生命的轉捩點！但，事情還沒完，俗語說：「紙包不住火」，當我們把祖先的靈牌包起來，送進家族祠堂的時候，突然間，人人都知道我們已歸信了耶穌，有人震驚，有人高興。

///

我們的大家族擁有很多財產和田地，每一季，各房輪流主持祭祖，一大家族的人先一起到墳地祭拜祖先，然後，便按著百分比，把農地收益分一些給每一家。通常那筆錢足夠一戶人家一、兩年的開支。如果分享收益的家庭減少了，其餘的家庭就可以多分一些。

由於我們決定歸信耶穌，並且正式離開這個大家族，所以就在祠堂召開家族大會，由曾祖伯父主持。父親站在正中，男人坐在最前面，婦女則按照習俗坐在竹簾後面。

他們指控說：「我們聽說你『吃』洋教！」

「是的！我們信了耶穌。」父親堅決地回答。

「你不再拜祖先了，是嗎？」

「是！」

「那麼，你就喪失了一切繼承財產和任何利益的權利，你知道嗎？」

「知道！」父親又再回答。

「我們給你最後改變主意的機會。你是要相信耶穌呢？還是祭祖？」

「我寧願要耶穌。」父親勇敢地宣告。

從那時開始，我們就像垃圾一般，被掃出家園，被迫離開我們的親人，放棄作為家族一分子所享有的聲望、權利和財產。他們只給我們幾天的時間收拾東西。

在離家後的一個晚上，父親跪下來，按手在我身上禱告，把我的一生獻給主。他說：「神啊，我現在一無所有，只有這惟一的兒子，我想把他獻給你。」然後他對我說：「我給你取個新的基督徒名字，就叫摩西吧！」父親的聖經知識雖然有限，但還知道摩西是位屬神的偉人，他希望他的兒子也能夠效法摩西的榜樣。他說：「我盼望、祈求有一天神會使用你，帶領我們的骨肉之親脫離捆鎖、罪惡、黑暗和屬靈的奴役。」

我們一家三口就這樣放棄了世上一切的財物，離開了我們的「埃及」。搬離舒適的豪門大宅後，蒙一位在同一間教會敬拜的基督徒接待，遷往他簡樸的家中居住。

擺在我們前面的「曠野」路程，以及在「荒漠」的經歷會是怎樣？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憑信心走出第一步，就如祂帶領希伯來人往應許之地一樣，我們信靠神的帶領與同在。

## 第 3 章

# 入學堂

從家裡到學塾雖然不遠，只有二、三里路，  
不過我剛剛上學時，父親因疼惜我，毫不厭煩地每天來回接送，  
路上父親總是教我唸唐詩或者講些益智的故事給我聽，  
也教我一些簡單的對聯，  
自小因為父親的栽培，使我對中國文學頗有興趣，  
這是我非常感謝神的一件事。

大約在我五、六歲，我們一家成為基督徒之前，我便進學校讀書了。在那重要的一天，天沒亮我就起床，迫不及待地等候那些即將發生、令人興奮的事情。

父母親為我穿上少年人的傳統服裝——藍袍馬褂、瓜皮帽。他們還要我帶一個燈籠和一把蔥上學——燈籠代表光明、啟蒙和教化；蔥，則因為它的諧音是「聰」，象徵聰明。

吃過早餐，他們便帶我到祠堂祭祖。我們都跪下，然後由父母親和叔伯阿姨向祖先說：「請照顧這男孩，一生引領他、教導他。他今天要開始啟蒙教育了。」

父親隨即陪我去學校。按照傳統，我要帶一些甜糕點和同學們一起享用，另外還要準備一個紅包送給老師，因為我們事先知道，會有一位老師在學堂門口等著我。

一到達學堂，我就對掛在課室牆上的孔夫子畫像跪拜，把帶來的水

果和食物擺在畫像前供奉（孔夫子才不會吃那些食物，我懷疑後來是老師吃了），然後我把糕點分給同學們吃。

在當時的中國，上學是一件嚴肅的事，沒有遊戲時間，也沒有所謂的幼稚園，孩子直接上一年級。但是在這間只有一個課室的學校，各年級的學生都在一起上課，由一位老師教導。我是家中惟一的小孩，大部分時間都與大人在一起，所以渴望到學校與其他孩子做朋友。不幸，我的期望變為失望，行禮如儀後，因為他們認為我年紀尚小，不宜全時間上學，所以，雖然我已正式入學，但是在接下來的一年裡，我只能留在家中玩耍，有時跟著年齡較大的孩子到學校去，模仿他們背書。

中國孩子向來不大明白他們所背誦的東西是什麼意思。學校雖教導書法，但沒有數學或其他科目。當我終於開始上學後，同一位老師就教我約有三年之久。

對於早期的學校生活，我清楚記得的一件事情，就是老師的情緒對我們的影響。如果老師的心情好，我們就皆大歡喜；如果他心裡不痛快，就會把怒氣發洩在我們身上。如果他疲倦了，點頭去夢周公，我們便會得到更多的自由，趁他睡得香甜，像小猴兒般在課室裡嬉戲。我還記得他嚴厲的樣子，如果我們頑皮，他一定會責罰，決不寬貸。

///

從家裡到學塾雖然不遠，只有二、三里路，不過我剛剛上學時，父親因疼惜我，毫不厭煩地每天來回接送，他每次都讓我騎在他肩膀上，我或是扶著他的頭，或是讓他拉著我的雙手，一路開心、舒適地讓父親帶我回家。在路上父親總是教我唸唐詩或者講些益智的故事給我聽，也教我一些簡單的對聯，有一則對聯到如今我還記得：「有一位父親也是這樣的送兒子上學，他出了上聯給兒子，要他接下聯。父親說：『將父作馬』，兒子就應聲說：『望子成龍』。」

有次，在地上看到一個以前中國通用的銅錢，父親就趁機告訴我一些處世待人的道理，他說做人要像銅錢一樣，外圓內方，對人寬，律己嚴。

私塾的附近有一個極為優美的竹園和梅園，一到春天，梅花盛開，非常漂亮。有一次先父帶我經過此地，突然想起一幅對聯，非常有意

思：「傲骨梅無仰面花，虛心竹有低頭葉。」我一直覺得這是很有詩意的一幅對聯，始終沒忘記，講道時偶而也會用到。自小因為父親的栽培，使我對中國文學頗有興趣，這是我非常感謝神的一件事。

## 第 4 章

# 主栽培

在我仍是個小學生的時候，就開始向同學見證基督。

我的名字是「祖培」，意思是「祖先所栽培」。

在我們成為基督徒以前，全家都認為祖先幫得上忙，

但我不喜歡，因為這不是我的見證。

於是我把名字改為「主培」，讀音相似，

意思卻是「主所栽培」。

我並非生於基督徒家庭，父親在宗教上原是一個執著的人，自稱信奉道教。那時候，民間普遍同時信奉儒、釋、道三種宗教或哲學思想。他們覺得按場合採用儒、佛或道的儀式並沒有什麼矛盾。孩子出生時，家人會在佛寺上香；預備入學時，便要行儒家的禮儀；至於他的人生操守、哲學思想和世界觀，則可能奉行道家思想。

道教的信仰，哲學成分多於宗教。雖然沒有典籍記載是否真有老子其人，但他一般被視為道家的始祖。信奉道家的人奉老子所著《道德經》為經典，其年代可以追溯至紀元前四世紀。

道家中人，包括我父親，講究深思和修持。作為清淨無為的消極主義者，他們對人生感到迷茫，主張遁世。他們對大自然感到迷惑之餘，努力對下列問題尋找答案：天地在周而復始嗎？大地是否靜止不動？太陽和月亮會爭奪位置嗎？有什麼機械裝置叫日月自動運行？或者它們只是靠自己的力量在不斷周轉？是雲造雨，還是雨形成雲？誰有閒工夫去



使這些自然事物發生？我父親也埋首於這些哲學問題裡窮思苦索。

神透過我父親的道教背景，和他喜愛深思熟慮的個性，特別預備他成為福音的「好土」。道家信徒尋求與大自然神交，他們稱大自然為「道」。「道」是一種形而上的觀念，不是儒家所謂道德、社會和政治方面的行為之「道」。

道家相信「個人的意識」，即「我」或「自我本體」，會與肉身一同死去。所以他們尋求各種在世上長壽之道。老子說：「死而不亡者壽。」因此，他們相信獲得不朽的惟一途徑，便是與宇宙認同或合一。

我記得，父親不單信奉道家的哲理，還參加許多道教的集會，並且成為當中具影響力的領袖。神培養父親的領導才能，是在栽種另一顆種子，以裝備他將來的基督徒事奉。

///

雖然父親浸淫在道教的思想裡，母親生長在篤信佛教的家庭，神卻用奇妙的方式讓我認識祂。小時候，我大部分時間都與較年長同學在一起，其中有一位朋友，經常參加一間華人教會的主日學，他自豪地向我展示他從教會得到的一本小小彩色聖經故事圖畫書，那些圖畫很吸引人，我好希望也有一本。

我決定冒險，瞞著父母跟他去教會，假裝說和學校的好友玩，其實是偷偷地跟他一起去教會。我的父母信以為真，理所當然地以為我在別人家裡，就這樣，我快樂地參加了一次又一次的主日學。

那位主日學老師說：「神是愛。」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說：「神愛世人，所以差遣祂的兒子耶穌來拯救我們。」我從沒聽過這種事情，更稀奇的是，耶穌竟然愛我！

她告訴我們，耶穌是如何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當時雖然只是一個六歲的小孩，卻也知道自己是個罪人，需要救恩。我懇切地求神赦免，結果真的獲得重生，也常常把耶穌介紹給其他小朋友，帶領他們去主日學。

就在這時候，體弱多病的母親又病倒了，這次大病一場，幾乎要了她的命，身體一天比一天虛弱。親戚朋友都催促父親嘗試各樣偏方，設

法救活母親，以免他又失去第三任妻子。他試遍每一樣傳統草藥，請教過認識的每一位中醫，又燒香拜佛，請和尚唸經，甚至嘗試巫術，都不管用，母親的病愈來愈嚴重。

我問父親，可否請教會的人來為母親祈禱？父親同意，於是三位姊妹來到我家，為母親禱告後，母親的病馬上好轉，可以入睡，並且開始進食，復原得很快。後來母親就開始跟我一起去教會，父親沒有反對，他覺得婦孺可以去教會，但身為一個士大夫，這不是他需要關心、參與的事。

///

我接受基督以後，主日學老師教導我：「現在，你必須向你的父母作見證。」

「見證？怎麼回事？」我問。

她解釋說：「告訴他們，你現在已經是基督徒，並且神也愛他們，耶穌曾經為他們受死。」

我怕得要命，哪敢這樣做啊？「我的父親不會相信這些事的，他一定會大發雷霆，揍我一頓。」

「把這本《約翰福音》帶回家去，送給你的父母。」我遵命照辦，但是對於可能出現的後果，實在害怕得很。

起初，我把書放在書桌上，不敢直接給他，也不敢坦白地和他談論我的信仰，我希望父親自己會注意到。父親一踏入家門，我就立刻躲起來，留意看他發現那本陌生的書時，會有什麼反應。

「《約翰福音》？約翰是誰？這裡面寫些什麼？是洋教的書嗎？丟到一邊去！」他一面說，一面隨手把書扔在一旁。

雖然第一回合似乎已經輸了，但我下定決心要作見證，就把書從書桌上拿走，放在另一張桌子上。終於，父親又看見它了，這一次他好奇地打開來看。

惟有聖靈才能安排父親第一次接觸福音就讀到約翰福音，因為約翰福音中談到從希臘文「洛哥斯」（Logos）翻譯而來的「道」。我記得父親在我小時候，向我解釋「道」是萬物的總和，也是萬物之本，道在天

地之前已經存在了。父親從道教的經典中引述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父親打開約翰福音開始閱讀：「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太初與神同在。萬物是藉著祂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祂造的。」（一章1-3節）

「哎喲，這書是講論道家思想的！」父親喃喃自語。聖靈在他繼續讀下去的時候，開始照亮他的心。我屏息靜氣地看著父親一口氣讀完《約翰福音》，他開始認識到耶穌死在十字架上，以及祂受死的經過，這令他驚訝不已！

父親讀完後，便呼喚我：「你從哪裡得到這本書？」我很緊張，顫抖地招認自己去過教會，他要我立刻帶他到教會去，我真的希望他不會與教會的牧師爭論，給牧師難看。父親關著門跟那位牧師談了很久很久，我在外面提心吊膽地等候著。

自從父親讀了《約翰福音》後，接著幾個月來，他每早晨起來都熱切地研讀神的話語。聖靈剖開他所有的道家背景和偏見，最後，他做出決定：「我們全家都要信耶穌。」母親也跟隨他接受了耶穌，我們一家三口公開承認我們的基督信仰，而且受洗。

我們無法隱瞞這新的信仰，因為我們的家族很大，幾代同堂，包括叔伯、嬸母和表兄弟姊妹，還有許多傭人，整天都有人在身邊來來往往，親屬的住宅就在我們的庭院四周。我們一信主，就必須停止祭拜祖先，這時候我們決定「出埃及」，離開大家庭。

///

離開這個大家族，不僅對我們是一個創傷，對父親的兄弟及他們的家人亦然。自我出生以來，我的生命已與他們緊緊連結，因為我出生的時候，父親的前兩任妻子都沒有生下一男半女，我被全家族看成了一件寶！才呱呱墮地，父親便抱我到寺廟去酬神。他問和尚：「這天賜麟兒將來的命運如何？」

他很驚愕地聽見和尚為我所算的命：「依照這孩子的生辰八字來推算，因為有許多鬼神等著攻擊他，他活不過十歲，如果他僥倖能長大成

人，前程一定遠大。」

父親擔憂不已，他懇求和尚給他指引解運之法，好防止這可怕的災難臨頭，他又求取保護我避過鬼神的方法。那和尚說：「首先，你必須讓這孩子過繼給菩薩作兒子，這可以透過燒香拜佛的儀式完成。」我出生的第三天，便舉行那儀式，由這一天起，我的頭皮、耳下和背上，都留有一個小小的戒疤，這些疤痕是用香灼燒那些部位造成的。

和尚又說，必須至少再把我過繼給兩個家庭，擾亂鬼神的耳目，才能保我平安。那時，我的伯父和舅父都沒有兒子，他們正計畫按照中國習俗收養我，聽到和尚的話，他們都十分樂意作我的養父母。因此，我從不稱他們為伯父、伯母、舅父、舅母，而改稱他們為父親和母親。這些糾纏不清的家庭關係，令我的童年時期感到混亂不堪，有一段時間，我很難把這些「父母」分清楚，並且懷疑我究竟是誰的兒子！

我穿梭於三個家庭中，輪流由三對父母來撫養，好混亂那些鬼神。他們認為只要那些鬼神不知道我住在哪裡，便不能奈我何！你可想像，那時，我是如何地被嬌寵。我任性而為，並且驕傲淘氣。尤其我的舅父母，對我視如己出，因此，我與舅母十分親近，稱她「媽媽」，卻稱我的生母為「阿姨」。

到了我會走路、會說話的時候，無論哪一對「父母」拜祭祖先，我都必須在場。在主要的慶典中，他們指派我在拜祖先的儀式裡站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在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已經懂得帶頭行禮如儀了。

他們原本計畫按著習俗，在我到達適婚年齡時，由三個家庭各自為我挑選一房妻子。他們的主意是，如果某一家挑選的妻子生下孩子，那孩子便屬於那個家庭，成為他們的孫兒。我真感謝神，當我成為基督徒以後，這一切煩惱和困境全沒有了，否則，我難免陷身於三個妻子和一個複雜的家庭中，無法自拔！

///

在我的家「出埃及」後，父親曾帶我回去探望他的兄長（我的伯父），跟他談了很久，勸他接受耶穌基督。我聽見他們爭論得十分激烈，當時伯父甚至把我們趕離他的家。「離開這裡！我不再認你這個弟

弟！」他高聲咆哮。這等於說，他寶貝的養子也被逐出他的家庭了。

每天早上，父親都到我們在紹興住家附近的一個小山坡上禱告。他不單為伯父禱告，也為我們所有的親戚禱告。感謝神，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都一個個地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我記不得他們歸主的詳情，但這些無疑是神蹟，因為他們原是強烈反對基督教的，這完全是聖靈在他們心裡動工，帶領他們歸向神。對我來說，也大大證明，無論事情看來是如何不可能發生，神仍然垂聽我們的禱告，神可以用祂大能的手做成任何事情！

在我仍是個小學生的時候，就開始向同學見證基督。不久以後我發覺，若我保留現有的名字，就跟我的新信仰發生抵觸，因為我的名字是「祖培」，意思是「祖先所栽培」。在我們成為基督徒以前，全家都認為祖先幫得上忙，但我不喜歡，因為這不是我的見證。於是我把名字改為「主培」，讀音與「祖培」相似，意思卻是「主所栽培」。

## 第 5 章

# 神保守

感謝神，雖然我的身體已經變僵、變冷，

卻突然打了一個噴嚏，又活過來了。

每個人都感到驚訝和興奮不已！

他們目睹一個死人突然復活了！

母親信守她的諾言說：

「兒啊，你現在是完全屬於神的了！」

我們離開紹興遷到上海的時候，我還是個少年，雖然仍參加教會聚會，但是對於別的事物興趣漸濃，與神的關係則愈來愈遠，我對神渴慕的心，已經不如初信時那麼熱切了。

一九三〇年代有一天，上海舉行了一個兒童主日學決志大會，那是一件盛事，不單我們的主日學參加，許多其他教會的主日學也來參加。那天的講員是趙世光牧師，藉著他活潑動人的信息，我與神的關係真正復興了，我決定獻身事奉主，自此，我年輕的人生歲月有了不同的方向。

母親從未忘記那和尚的預言，對我特別保護。雖然我們已經全家信主、拒絕迷信，但母親心裡仍為著那僧人的警告耿耿於懷。不論什麼原因，她很少責打我，我做錯了事，她會命我坐下來，然後仔細向我解釋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成為基督徒之前，母親常要我在祖先的牌位前跪拜，每天向牌位上香。我做錯事的懲罰，就是跪在牌位前，為自己未曾效法他們的榜樣而

悔改認錯。成為基督徒以後，每當我犯了錯，母親都會跪下來為我向主禱告，甚至為我痛哭流淚地祈求，直到我悔改為止。

另一方面，父親則對我極其嚴厲，因為我是他的獨子，他對我的期望特別高。我記得他如何堅持要我一字一句地把許多中國古詩、古文背得滾瓜爛熟，耐心地向我講解其中的含意。他嚴格的督導，令我受益良多。

///

我九歲的時候，在上海突然患了一場重病，可能是傷寒，兩週裡病情日漸惡化，一直高燒不退，大家都以為我小命不保。他們探不到我的脈搏，聽不見我的心跳，判斷我已經斷氣。按照中國習俗，人死了，要把房門板拆下來，在屍體僵硬以前，移到門板上。我的家人已經照辦，並且著手籌辦我的喪禮。

那時父親不在家中，只有母親獨自承受嚴峻的考驗，她和親戚們所受到的打擊與痛苦，實在難以想像，因為他們將家庭的一切希望，全都寄託在我身上。母親完全無法接受我已死去這個殘酷的事實，所以，雖然人人都認為我已經死了，她仍不斷為我的生命向神禱告和祈求。

當初父親把我獻給主的時候，他很高興，母親卻很擔憂，因為那時候，基督教傳道人的生活貧苦得令人難以置信，所以母親提出反對：「我不想我的兒子作個貧窮的傳道人，我的兒子聰明伶俐，應該有更好的前途——我希望他將來賺大錢。」（舅父在上海開了一間製襪廠，計畫等我長大後，就由我接管他的生意。）

現在，看來我已經死了，他們為我將來所訂的一切美好計畫全都落空。母親哭著、喊著，求神饒恕她違背祂旨意的罪。她懇求說：「主啊，如果你讓我的兒子從死裡復活，我會讓他作個傳道人，我現在就把他的生命獻給你！」（事實上，當時的我，已經不是一個「活祭」，而是「死祭」，一切都太遲了！）站在母親四周的人，都不禁搖頭嘆息，就算她回心轉意，放手讓她的兒子為神工作，也似乎太晚了。

感謝神，雖然我的身體已經變僵、變冷，卻突然打了一個噴嚏，又活過來了。每個在場的人都感到驚訝和興奮不已！他們目睹一個死人突然復活了！



母親信守她的諾言說：「兒啊，你現在是完全屬於神的了！」

///

一九三七年，十二歲的我再次瀕臨死亡邊緣。由於母親對我過於保護，既不准我走近水邊，更不准我學游泳，這使我與好友疏遠，因為他們大多數都喜愛到池塘游泳。

有一天，我受不住引誘，隨著幾個男孩來到一個游泳的地方。我蹲在湖邊，不敢下去，突然，一個大男孩開玩笑地猛推我一把，「撲通！」一聲，我掉進又深又冷的水裡。那天回家，我挨了凍、受了驚嚇，連續十天高燒不退。

父母親從早到晚輪流看護我，弄得筋疲力盡，直到我的病情稍有好轉，他們才放下心頭大石，小睡片刻。有天半夜，我想喝點水，又不想打擾他們，就自己下床，但是我虛弱得走不動，失去平衡，結果倒在地上不省人事，高燒又起，小命危在旦夕。感謝神，有一位基督教醫院的丁院長是我父親的好朋友，當他獲悉我病得那麼沈重，立刻安排住院。

一個沈悶的下午，我正在生死邊緣掙扎，那時下了一場像是濃濃雲霧的雨，在似夢非夢中，我覺得自己的軀體正離開醫院，像個童子軍一樣，背著一個背包，走在一條泥濘的路上，在那像霧一般的淒風苦雨之中，朝不知名的目的地前進……

忽然間，我來到四野無人的河邊，坐在石凳上等候渡輪。霧濃得令人看不見對岸，天色也漸漸黑暗。有一個身穿蓑衣、頭戴竹笠的男子走近，這個陌生人對我說：「喂，今天下午沒有渡船了，回去吧！」我遵命回頭。就在此時，我開始恢復意識，醒來的時候，正身處照料垂危病人的加護病房。我看見幾個醫生圍著我，父母則在一旁哭泣。後來醫生告訴我，我的父母當時不斷祈禱：「神啊，我們兩人已將惟一的兒子獻給你，他完全屬於你了，你為何捨得他現在就死去？」後來丁院長告訴我，那天進院的十八個病人當中，只有我一個人是活著出來的。

大家都很高興我從死亡邊緣回到人世，我自己則越來越感到是神的手在引領我。我開始知道神揀選了我，一定有祂特別的目的，但在靈界

中有某種爭戰，企圖攔阻我完成神的計畫。當我再次康復，雖然猶少不更事，卻強烈感到神的呼召，於是下定決心要裝備自己去事奉祂。



1. 我蒙救贖而堅心愛主的慈愛雙親。
2. 我和趙世光牧師一起親密同工。
3. 出埃及七十年後，看到了神的信實和同在。與孩子和孫子們在家庭聚會中共度時光。



## 第二篇

---

# 早期生活

父親回答得妙：

「兒啊，讓我們祈求神能使用你做這工作——建立海外傳道會，向非華人傳福音。但願神恩待你、帶領你。」

## 第 6 章

# 屬靈影響

戴德生的生平事蹟令我既驚訝又感動。

「我不明白為什麼一個外國人會來到我們的國家，

建立內地會，向那些不是他同胞的人傳福音？

為什麼我們中國基督徒不到海外去，建立外地會呢？」

父親回答得妙：

「兒啊，讓我們祈求神使用你做這工作……」

成長的過程中，我在肉體和屬靈上，面對過許多試煉和困難，尤以屬靈方面為最甚。

青年時代，我對一些基督徒領袖的言行不一感到失望。有些外國宣教士，以及一些中國牧師，在人前表現得很屬靈，但是對同工和其他基督徒，則既不體恤，也不友善。我當時正處於容易受影響的年紀，雖然才剛立志獻身全時間事奉主，這情況卻又差點使我打消了服事主的念頭。

當然，我也看見許多真正善良、誠懇和謙卑的宣教士與基督工人，獻身事主，為基督的緣故真的忍受了很多的苦難。他們平等看待中國基督徒，能與他們和諧共處，也贏得他們的尊敬。

我承認，有一部分是由於自己的軟弱和不成熟，以致對人期望過高，忘了定睛仰望耶穌；也知道，是我的態度造成我搖擺不定的信心。

今天，我們作為基督徒領袖，或在教會及基督教機構中負起領導責任的人，無論是宣教士或本地信徒，也無論在任何國家，都需要知道，

我們的生活將會影響那些注視我們的人，尤其是年輕人。我們不單要言教，也要身教，特別是我們的態度，正是無形卻有力的見證。

///

我年少的時候，神使用了著名的中國傳道人宋尚節博士的榜樣和事奉來影響我，使我剛強壯膽地傳福音。他曾在美國俄亥俄州取得化學博士學位，後來卻放棄了美好的前途，回國傳福音，國人十分尊敬他。我常參加他的聚會，他不以傳統的方式講道，有人認為他很古怪。他在講壇上的表現富有戲劇性，時而激情，跳上跳下，並且採用一些令人吃驚的例證；時而嚴厲直率，甚至得罪人，但常常很有靈性上的果效。

有一年新春佈道會中發生了一件事情，使我永遠難忘。未信主的中國人十分迷信，在新年期間，都小心翼翼地只說吉利的話，並且舉止有禮，惟恐不當的言語和行為會影響未來一年的運氣。宋博士在那次新春佈道會中，卻把一具小小的棺木放在衣袋裡帶到講臺上，他說恭喜發財是發「棺材」而非升官發財。他從棺木中抽出一些字條，上面寫著驕傲、貪婪、說謊、憎恨等罪惡。他呼召人認罪、悔改，並且指出我們雖然死了，卻能在基督裡成為新造的人，他以此說明為何新生命是必須的。

臺下聽道的人，在新年看見講臺上擺放著與死亡有關的禁忌之物，嚇得目瞪口呆，他們害怕那會帶來惡運。然而，人們雖不喜歡他這種表達方式，信息卻已深入他們內心。神不單使用這位著名的佈道家影響了我的生命，也影響了許多基督徒和基督工人的生命。

///

中國內地會的創辦人戴德生，對我的一生也有重要的影響。我在寧波的時候，住在城外，就讀於一間由宣教士開辦的小學，每天早上必須步行一小時去上學。學校離戴德生建立的一所教會不遠，我下課回家的時候，常在那裡停留一下。那裡的人給我一本中譯版的《戴德生傳》，我很有興趣明瞭戴德生的生平和為人，迫不及待地先睹為快，想知道究竟是什麼力量促使他來到中國宣教。按照這間教會的傳道人所說，戴德

生的佈道工作推展到內地後，他便將那間教會交給長老會管理。

我是在一間真正奉行「三自」原則（自立、自養、自傳）的本土中國教會歸主的，教會稱作中華基督教自立會。後來，我們從紹興遷到上海後，我參加一間長老會的教會，母親則在一所長老會的聖經學校裡就讀。

聽到戴德生在完成信心宣教的工作以後，將他的成果交給另一個宗派，我感到困惑。一個傳道人辛辛苦苦建立一所教會，為什麼又交給別人，這不是太笨了嗎？我對中國內地會或宣教工作所知甚少，但從那時候起，我視戴德生為一位與眾不同的宣教士，因為，在一百年前，中國內地還是個低度發展的地區，戴德生卻能勇敢地面對難以置信的困難，去那裡事奉主。

戴德生的生平事蹟令我感到既驚訝又深受感動。我讀他的傳記時，父親就坐在我對面。他看到我滿臉深思和疑惑，便問：「你怎麼了？」

「我不明白為什麼一個外國人會來到我們的國家，建立內地會，向那些不是他同胞的人傳福音。為什麼我們中國基督徒不到海外去，在別的地方建立外地會呢？」

父親回答得妙：「兒啊，讓我們祈求神能使用你做這工作——建立海外傳道會，向非華人傳福音。但願神恩待你、帶領你。」於是我們一起禱告。我那時只有十來歲，父親竟然也為我未來的子孫禱告，祈求他們能藉著他們的生命和事奉來榮耀神，真令我驚訝且難忘。

那是我奉獻的里程碑，並具有預言意義。我那時只有十二、三歲。神使用戴德生的榜樣，來激勵我獻上一生，為主工作。後來，我進入一間由浸信會、長老會和循道會合辦的中學讀書，感謝主，我在這所好學校裡獲得很好的宣教士教育。

///

日軍侵入華北後，不斷轟炸各大城市，我們被迫離開上海，遷至寧波。父親對傳福音有負擔，所以奉獻他的住所作為傳福音的場地。我們一家都參與教會的活動，因此，自我十二歲，還就讀小學的時候，就已負責在聚會中領唱，有時候，我甚至擔當譯員，把國語譯成寧波話。

日軍佔領之初，我必須住在上海陪我的舅父母兼養父母。有段時

間，我在上海法租界內的中學讀了一年書，又參加很多教會活動，所以有機會接觸形形色色的人。

舅父在疫病流行期間，突然患上了霍亂，醫院擠滿垂死的病人，我們找不到病房，只能把他送進擁擠的醫院大廳堂，盡人事、聽天命。不出幾天工夫，他便與世長辭，我的人生方向也從此完全改變。

舅父生前激烈反對我獻身事主。他明白地說：「我不希望你作個吃不飽、餓不死的窮傳道。你也是我的兒子，你的人生方向由我來決定。你非得來上海和我們住在一起，好好預備繼承我的事業才是。」

現在，才不過一年，舅父就撒手人寰、與世長辭。由於他的生意是獨資經營，很多帳目並沒有清楚記載，如果是他欠別人，債主很快便會拿著證據來，要求我們付款；如果是別人欠他，他們不是抵賴，就是保持緘默。我們別無選擇，惟有關閉工廠。之後，我和舅母及外祖母三個人，一起從上海遷到了寧波。

從這些事件中，我看見神的手在帶領。如果我的舅父還在世，我的人生可能受其影響，不能自由地事奉主。



## 第 7 章

# 天國精兵

初中一年級時，

學校舉行了一次抗日演講比賽，

我雖然沒有演講經驗，仍去報名參加。

沒想到，竟贏得初中組的冠軍！

這時候，

一位高年級的學長問我將來的計畫是什麼？

我說：「我已經決志為神工作了。」

並且向他見證主在我生命裡所做的一切。

我從上海回寧波時，年紀雖然輕，又缺乏經驗，但是教會中的長者都鼓勵我在主日傳講信息。每次獲邀講道，我都差不多在兩星期前，就開始為預備講章而研讀聖經、迫切禱告。第一次講道的時候，我寫下每個字，估計可以講三十分鐘，沒想到，一上講臺，只用了五分鐘便講完要說的話，叫我覺得好尷尬，恨不得講臺上有個洞，讓我鑽進去。等我領受了聖靈的洗，又從病中復元後，神加添我講道的機會。在預備和傳講信息方面，我也經歷到祂在我身上的大能。神的話開始帶來屬靈的果效，人們回應良好。十六歲的我，那時已經有了「小傳道人」的稱號。

兩年後，神給了我一個不尋常的經歷。有一位女傳道人，曾在我們教會參加聚會，聽了幾個月我的講道。後來她被一所長老會聘請去服事，那地區的眾教會計畫舉行一個年度特別聚會，正物色一位講員，在她的推薦下，他們邀請我作講員。我簡直難以置信，但還是接受了。這位女傳道告訴我，有人會去碼頭接我。我帶著恐懼戰兢的心，第一次外出講道。事前不斷禱告求問主，要我傳講什麼信息？

當我到達目的地，只見有好幾百人上船、下船。我穿一套藍色長袍，手提小箱，看起來很像是一個年輕的中學生，而非傳道人。下船以後，我不知何去何從，也看不見有人來接我，只好步行到教會去。當我到達的時候，守門的人問我有何貴幹？我說：「我是來參加聚會的。」

「請你稍等，負責人剛出外接人去了。」我便在一間空置的小房間坐下等候。過了不久，一大群人來到教會，興高采烈，高談闊論。

門房瞧我一眼說：「該吃午飯了，請問貴姓大名？」

「周主培。」我回答說。

「什麼？你就是那位……？」他滿臉狐疑地朝我上下打量，然後跑出去高聲向其餘的人說：「講員已經到了！」我想他們看見這樣一個小伙子，一定有點失望，只是礙於禮貌，不好意思形諸於色。感謝神，雖然祂的僕人經驗不足，祂仍賜福那聚會，使眾人都感到喜樂。

///

我在神學院的時候，曾有一位著名的講員，原定要去浙江山區主領聚會，卻突然病倒。他請我代替他，並安排人帶我去那遙遠的山區。那些赴會者見了我以後難免感到失望，事實上，他們的領袖後來作見證時也坦承有這個感受，但是我學習隱藏在主的背後，讓人們直接朝見祂。神果然在他們中間動了奇妙大工。

我們在那山城，連續舉行了八天聚會，因為他們要輪流款待傳道人，所以我必須在二十四個不同的家庭輪流用餐。按照習俗，主人要常為客人添菜，有時飯碗上的菜堆得像座小山，再努力也吃不完。有一件事令我感到奇怪，就是我常看見桌上擺著一個大淺盤，裡面放著一條看起來很美味的魚，但總是沒有人碰牠，也沒有人挾給我吃。身為客人，

又是年輕後輩，我當然不敢逕自下箸，但這事一直都令我困惑。

後來我想，會不會像中國某些方，每年年底都按著習俗，在餐桌上放著一盤魚，大家都不去碰，直到用餐快結束時，主人會說：「請吃魚！」客人就有禮貌地回答：「吃過還有餘！」因為「魚」和「餘」是同音字，象徵年年有餘。可是，無論我往哪一家去，這條魚每餐都在桌上出現！後來，我拜訪過六個家庭，也和牧師熟悉後，才鼓起勇氣問他，這是哪門子的習俗？

「啊，不！」他笑著回答：「因為我們住在山區，魚很稀罕，外地的魚運來不易，本地產的又小得只能餵貓。但是我們若有大筵席，就必須準備十道傳統菜式，魚是其中一道。因此，我們用木頭雕了一條魚。你從第一天到今天看見的，都是同一條魚；一直到你離開那天，你仍會見到牠！我們把不同的調味料放在上面，加上村屋的燈光很暗，你很難分出真假。但我們都知道，所以沒人會碰牠。我們每天都把牠洗乾淨，然後按著招待你的次序，把魚傳給下一家。」

///

還有一次，有人請我到浙江附近，東海一個島嶼上的鄉村講道。他們派了四個人來接我。我感到奇怪，為什麼需要派那麼多人來陪伴一個小傳道去島上？我們在首段旅程下船後，要步行約二十里，才能到達另一個搭船的碼頭。我估計步行十里約需一小時，就準備動身。護送我的人卻有不同的計畫，他們預備了一張竹椅，套上兩根桿子，就像一頂轎子，是用來抬我的！

我堅決反對這樣做，但他們堅持這樣對每個人來說都會容易得多，因為我沒有在崎嶇山路行走的經驗。他們四人輪流扛著我走，不時替換歇息。從談話中，我發現他們當中有兩位是執事，一位是長老，這使我十分尷尬，我只是個毛頭小子，他們竟然這樣尊敬我。

好不容易到達碼頭，上了船，從海道走最後一段路程。忽然四周黑雲滿佈，風雨欲來。海上波濤洶湧，波浪捲上甲板，猛力拍打我們的小船，人人都像在暈船。回想這段經歷，我沒有半點害怕，在甲板上，我緊緊抓著圍欄，免得被拋下海中，同時，心中深深被即將來臨的暴風雨

所吸引，並確信，「這是我天父的世界」，我就在祂的手中，我既是事奉祂的，又何必害怕呢？應該信靠祂的保護才對啊！我全身都濕透了，躲在船艙裡的人也不例外。

但那場暴風雨卻帶來一個好結果，由於風急浪高，許多漁夫不能出海，所以他們能參加聚會。我在沒有翻譯之下，講了約一小時的道，就在準備結束聚會的時候，其中一位教友站起來，像是發言人般，催促我繼續講下去：「請繼續下去，不要這麼快停止！」於是，我足足講了兩個小時。我想，如果撐得住的話，他們真想讓我從早講到晚哩！

///

當地人主要的糧食是甘薯，因為很難得到米糧。我發現那些護送我來的人，甚至一路攀山涉水地特別為我帶了一些米到島上。

若不是在那裡看到，我真的不能相信，他們竟有那麼多種吃甘薯的方法。其中一種是把甘薯切成條，然後曬乾，想吃的時候，就把乾薯煮軟或蒸熟吃。那裡有很多魚，但又大又好的魚多運送到外地販售，當地人極少吃鮮魚，多是把魚曬乾，只吃鹹魚。我不想要他們額外為我預備米飯，就堅持說甘薯也很好吃，但後來發現，原來煮甘薯比煮飯費時得多！他們先切去甘薯條的兩端，把甘薯蒸熟，再加上糖、麵粉及其他作料。他們將最好的部分給我吃，我至今仍記得那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

那時候，雖然沒有受過正式神學訓練，我卻已經帶領過多次奮興會。當趙世光牧師到我們這地區來的時候，他請我當領唱員。他還記得我在兒童主日學的時候就決志，將一生奉獻事主。現在他認真地和我談起接受更進一步栽培的事。趙世光牧師計畫創設華東神學院，鼓勵我入學，這是我和世界靈糧佈道會建立關係的開始。我在家鄉的小禮拜堂工作的時候，有許多美好的回憶。我們的院子裡種了一些竹子、蔬菜和果樹。五棵梅樹所結的果子，味道甜美，製成的果醬，滋味之美更不在話下！下過幾天雨之後，嫩竹筍紛紛茁長，吃之不盡，只要趁嫩的時候摘下，無論怎麼烹調，味道都是無法形容的鮮美。

///

在寧波的時候，因為戰火越來越近，每天清晨，都目睹人群背著口糧奔往鄉下避難。戰事越來越激烈，城中每天都有轟炸。城外的人，或是躲藏在船隻附近，或是躲在樹下。

日本轟炸機飛得很低，我們從藏身的地方，都可以看得見飛機下面漆著的太陽標誌。日本軍顯然認為寧波附近的小機場是一個重要目標。那時候幾乎所有時間都在躲空襲，很多人被炸死，也有很多房屋被炸毀。後來，寧波市被日軍佔領。我聽見許多傳說，講到日軍如何殘酷對待中國人。寧波所有的中國學校都關閉了，我不得不去佔領軍准許的學校上課。學校裡有日本教師，同時教授日文。

由於飽受日本人的虐待，中國人對日本人的仇恨愈來愈深。早年，我住在上海虹口，有一天走在路上，一個日本男孩態度十分傲慢地攔著我。我與他爭論，甚至打起來。很多日本男孩加入戰圈，和他一起對付我。在敵眾我寡的情勢下，我不得不快快逃跑，那次經歷令我永遠難忘。

讀初中的時候，我加入一個抗日宣傳隊，到附近的城鎮去喚起民眾抗日的情緒，和對國家的忠心。我們演出愛國話劇，而且積極地鼓吹抗日。初中一年級時，學校舉行了一次抗日演講比賽，我雖然沒有演講經驗，仍去報名參加。沒想到，竟贏得初中組的冠軍，真令我喜出望外！這時候，一位高年級的學長開始留意我，問我將來的計畫是什麼？我說：「我已經決志為神工作了。」並且向他見證主在我生命裡所做的一切。

即使這樣，我在中學二年級的時候，愛國之情有增無減，曾經一度慎重考慮加入新建立的空軍初級生，為中國作戰，因為中國正式向日本宣戰了。母親因為我是家中獨子，力勸我不應該拋下她；而且說，在恩主多次保存我的性命以後，我不該做那種危險的事。對我來說，這真是一番掙扎，但最後還是放棄了為國效忠的雄心大志，選擇作一名天國的精兵。

## 第 8 章

# 愛情、婚姻

神開了我的眼，  
就像祂為亞當預備妻子以後，  
開了他的眼一樣。  
我清楚知道，  
文田是神揀選  
作我終身伴侶的人。

年輕的單身漢積極參與教會工作的時候，往往受到很多熱衷神工作、熱衷物色基督徒丈夫的年輕姊妹們包圍！我們常與寧波其他教會的青年人舉行團體活動，在不同教會裡，有幾位這樣的小姐開始向我表示好感。有一位很有吸引力的富家小姐，對我特別感興趣，她與父母住華廈，衣著時髦，我也很喜歡她。

表面上看起來，她對神的工作十分熱心，經常參加教會的主日崇拜，所以我們常常見面，來往頗為密切。甚至平日，她也到我寄宿的學校來探望我，星期六下午，我預備回家的時候，她會等我，然後我們一起步行回家。她是個好女孩，我曾認真考慮過，她是否就是我理想的對象？

但是不久，我發覺她不是真的熱衷於神的工作，她來教會的動機，也不是因為愛主。幾乎全教會都察覺到她愛上了我，我才是她到教會來的主要目的。她用許多物質上的東西，來表達她對我的愛意。十八歲的時候，父母就打算為我安排一門合適的親事，但是被我拒絕了。我覺得

自己年紀還小，不想那麼早就結婚，而且學業未成，希望能專心讀書。他們不斷和我談論婚事，向我施加壓力，但是我堅持要多等一段時間。當他們看見這位小姐即將進入我的生命，就開始迫切為我禱告，說，若不是出於神的旨意，就求神停止我們的關係。

有一天，當我和她一起散步，再次堅定表示我的志願是作個傳道人，一生事奉主。她順著我說：「主培，你自己決定吧，無論你的決定是什麼，我都不會反對。」但是，她也提醒我，她的家人和親戚是多麼富有，他們在商場和其他事業上是多麼成功，而作個傳道人，肯定會一輩子貧窮，翻不了身。

成長的路上，我遇到很多危機，數度使我幾乎迷失而不走神的道路。最初是幾次患上重病，瀕臨死亡邊緣；然後是母親的強烈反對；接著是舅父的反對；後來，在我十六、七歲期間，對基督教工作者和整個傳統的教會制度感到失望；而這一次，是一位美麗小姐對我微妙的吸引，要引誘我離開傳道的路。她計畫要我一方面做生意發財，一方面仍以平信徒的身分參與教會工作。

她勸我說：「如果你和我結婚，我的家人會立刻提拔你開創一番事業，我們便可以過幸福的生活。」我回答她說：「不，我決定追隨主，一生事奉祂，順從祂的安排和帶領。另外，我們如果真的要結婚，還需要多多禱告，尋求神在我們生命中的計畫。」她以為我在找藉口，就問我：「你愛上別人了嗎？」

///

我想她可能注意到我和文田的友誼。徐文田是我們教會的一位會友，自小在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家庭裡長大，祖父是一位虔誠的長老，全家都在我們教會敬拜神。早年，我的父母遷到寧波的時候，她的姑媽曾協助我父親建立教會。文田的父親三十多歲就去世，留下她母親撫養兩個女兒。她們姊妹倆與我讀同一間小學，文田的年級比我低，她的姊姊則比我高，我們雙方有通家之好。

中學畢業後，文田進入伯特利聖經學院就讀。她是個好學生，既聰明、又認真地裝備自己做神的事工。我們長久以來都是好朋友，雖然讀

書的時候關係並不特別密切，但是我已看到她良好的屬靈素質。後來，那位富家小姐給我下最後通牒：「如果你現在不能決定是否娶我，我就要嫁給別人了！」她說出了對方的名字，並表示：「他對我好得很！」我這個人很率直，聽見她說這樣的話，便回答說：「好吧。祝福妳！」

我們分手後，她真的在很短的時間內結了婚。後來，她來找我訴苦：「我不知道那個人已經結過婚，我成了他的小老婆了！我現在想要辦離婚，如果你還要我，我立刻離開他，投向你的懷抱，我知道我錯了。」

我說：「婚姻不是兒戲。我已告訴妳，我打算一生事奉主。」

///

我的父母知道我差一點犯下終生大錯，便越發地為我的婚事著急。

這時候，有一件事令我感到困惑，就是神的旨意和命運的安排，兩者之間有何不同？中國人一直這麼說：「鴻運當頭，事事順利；惡運當頭，事事碰壁。」我好沮喪，究竟什麼是神的旨意？萬一誤會了怎麼辦？基督徒不是常說，因為神的旨意如此，事情才會這樣發生。這種想法基本上不是跟中國人的宿命思想一樣嗎？我開始懷疑，基督徒是不是有時也會感到困惑？他們成為基督徒之前，會把壞事歸咎於命運；若能飛黃騰達，就說是因為他們運氣好。信主後，他們用基督徒的術語來解釋，說是因為神的旨意如此，事情才會這樣發生。兩者似乎都相信宿命論，兩者究竟有什麼分別呢？我不斷地尋找答案。

有一天，當我坐在一艘往來於上海和寧波的輪船上，神給我上了一課，解開了我的困惑。船在每天下午五、六時啟航，通宵航行，第二天早上抵達寧波。當我們離開蘇州河，進入河海交界水域，潮水就向大海湧去，跟我們航行的方向一樣。這時我看見一根巨大的樹幹飄浮在水上，它使我聯想起它的命運。

船，跟水上飄浮的大木塊，兩者的分別代表了神的旨意和命運的分別，那木塊不知道它的方向或目的地，也不能控制自己。可能被人拾起製成家具；或是從水中撈上來，賣作燃料；或是常年在海上飄流，變成無用的浮木，終於腐爛朽壞。但那艘船有一位船長，有一個計畫、方向



和目的地，而且受到控制，它會到達指定的港口。波浪對船和木塊都產生同樣的衝擊和影響，但船和木塊的結局卻大不相同。

因此，我們若是憑著信心，自願登上神的船，懷著歡喜的心順服神的旨意，遵循神完美的計畫，我們的神是全能的，知道什麼對祂的兒女最好。作為基督徒，我不再像浮木一般隨波逐浪。我領受這屬靈的亮光後，便開始感謝主，更加注意怎樣在神的生命船上作個好乘客。我不單感謝祂，並且完全喜樂地信靠祂，順服祂的旨意。

神開了我的眼，就像祂為亞當預備一個妻子以後，開了他的眼一樣。文田和我就讀同一學校，這使我和她能有更深入的認識。她很高興接納我樂意獻上一生事奉主的心志，並說，即使有必要到海外服事，她也願意嫁給我。這時我清楚知道，文田是神揀選作為我終身伴侶的人。

後來，我的父母也建議安排我與文田結婚，更印證那是神的旨意，於是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我和文田結為夫婦。她一生對我及我的服事所表現的忠心和支助，從那時直到今日都未曾改變，實在讓我珍惜。神計畫我們的婚姻，叫我們在許多方面有共同的特點，這成為我們美滿婚姻的基礎，以此來榮耀祂。

///

我們婚後不到幾天，教會舉行冬令會，由於我要負責聖工，所以得和妻子暫時分別一段時間，而這次分別，只是我們為著神的事工，無數次分隔兩地的開始而已。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再次離開她，到杭州的華東神學院讀書，要一直等到暑假，才可以回家和她團聚。不過，文田自己也很快樂地忙著她學校的功課。

華東神學院原設在蘇州，後來遷至杭州，設在已經停辦一段時間的前內地會聖經學院裡。靈糧佈道會和內地會合作，使用此校訓練中國牧師。學校教授人數雖然不多，但藉著神的恩典，使我們得到極佳的栽培。

我在華東神學院讀到一九四八年，有一天，教會負責的同工忽然要求我提早結束學業，以便到上海去工作，這令我有點惶恐。那時上海靈糧堂教會的傳道人，是一位年輕有為的弟兄，我在主日學裡亦曾見過他的太太，她彈得一手好鋼琴，教會在他們兩位帶領下很有進步，弟兄姊

妹也很欣賞他們，但是神有更大的工作要託付他們，所以他要求辭職，因此上海靈糧堂教會要我去接替他。我深感自己不配，經過再三祈禱，就帶著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傻勁，領著文田並初生的女兒，到了十里洋場的上海。

上海虹口是我幼年時住過的地方，日僑的人數相當多，不知道那裡是不是日租界，不過在虹口有很大的日本海軍駐紮地區，離開海軍總部不遠有一個非常出名的公園，它出名的原因，是因為戰前，在公園入口處，掛著一塊牌子說：「華人與狗，不許入內。」這是對中國人民的侮辱，我認為亦是一種挑戰。

我還清楚地記得，接任教會工作後第一次參加的教會禱告會。那是一個仲夏的夜晚，是教會循例的週三禱告會，陣陣濃郁的香味，清幽而帶點甜味的香氣，滿佈在講臺前，這香氣出自講臺前的夜來香，由一位忠心的信徒每週自願安排。我認為佈置在教會裡的植物，應該都盡量用真的，而不是人造的，因為神喜歡真誠、自然。那天講臺前的夜來香香氣，後來在印尼我亦聞到過，不過在別地方所聞到的夜來香香氣與上海的不同。

我們聚會的地方，是以前日僑信徒使用的教會，勝利後，政府稱它為「敵產」，交給中國教會使用。這教會是一棟兩層樓的洋房，樓下可作聚會用，並有一所附屬幼稚園，二樓有一個大客廳，並有兩家人可住的房間，各套房間都有廚房及衛生設備，我們一家三口就使用較小的一套臥室，另外一套由趙世光牧師一家八口使用。

聚會的地方，可容一百五十人左右，擠滿時可達二百五十到三百人，是一個很理想的場所，聚會的人是老、中、少都有，大家同心合意事奉主。最可愛的是一班年長的信徒，雖然我只是一個未經世故、初出茅廬的小伙子，而他們有的學識豐富、有的信主多年、有的曾在國外留學、有的丈夫或子女做過大事，是赫赫有名的人士，但他們都很愛護傳道人。其中有一位老太太，她的家離教會很近，丈夫在北京的燕京大學工作過，她熱心愛主，忠誠事奉神，對我特別照顧有加，她不但教我英文，而且常留我在她家吃中飯，那慈母般的心腸，使我銘心感謝。

當時全教會同心合意參加禱告會，協力事奉。加上當時有很多人從北方逃難到上海來，人心惶惶，尋求平安，聚會人數每週增長。但是，

撒但也加緊努力地工作，有人看中了我們所用的「敵產」，曾經到法庭控告我們，我出庭作證，藉著全教會的禱告，我們終於度過了險難。

///

不久後，在印尼雅加達，有一間華裔教會，是戰前趙世光牧師曾工作的地方，他們在過去七年中，曾更換七位傳道人，現在急需有人去擔任牧職。趙牧師徵求我的意見，我一口拒絕。其中有一個原因是，我想起抗戰時，我要去參軍，家母再三阻止，說中國的古訓是「父母在，不遠遊」；另一個原因，是我不願意離開這一群可愛的弟兄姊妹，雖然我在這裡事奉只有一年左右的光景，我與他們之間已建立了很濃厚的感情，他們用愛來扶持我，使我像一隻羽翼豐潤的雛鷹，不肯離開溫暖的巢遠飛，也像早產的嬰孩賴在保溫箱，不願被移開。

可是趙牧師鍥而不捨，每天跟我交通，要我尋求神的引導。後來經過執事會的同意，並同工的祝福，我終於順服下來，向會眾公開這事，並要求他們代禱，更回到寧波徵求母親的首肯。教會建議我離開上海之前，應該由教會按立聖職，這樣，他們就會更多在禱告上與我同工，像使徒行傳十三章的保羅和巴拿巴一樣。於是，我們一家人在弟兄姊妹的祝福下離開上海，起程前往印尼，開始宣教士的事奉。

## 第 9 章

# 再見，中國！

母親經過幾天的禱告和掙扎後，對我說：

「兒啊，雖然我心裡還是反對，但是我必須順服神，你可以去，我會為你禱告……」

我終於得到了父母的同意和祝福，

離開中國到印尼去拓荒宣教。

卻沒有料到從此與父親永別，也與母親分隔三十年！

趙世光牧師是對遠方差傳深具異象的一位先驅。他年輕時在上海，是宣道會的牧師，後來翟輔民博士（Dr. Robert A. Jaffray, 1873-1945，宣道會華南區西差會主席）鼓勵他探訪荷屬東印度群島。回來後，他很有負擔向印尼傳福音，於是熱切地招募年輕的中國基督徒，與他一起作海外宣教士。但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阻撓了他這項計畫。珍珠港事變發生後，這計畫更成為泡影。

趙牧師雖然不能立刻完成外國宣教的異象和呼召，但宣教的負擔仍在他心裡燃燒。他創辦了一份《靈糧雜誌》，然後開始第一間教會「上海靈糧堂」，最後則成立了「中國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在日軍佔領時期，他開始在上海植堂，帶領很多人信主，後來又在南京、杭州、蘇州等上海以外的地方建立教會。他創辦了華東神學院，第一任院長是林道亮牧師，也是我的老師。但是對趙牧師來說，印尼才是他的至愛和最早的呼召。

///

當世界局勢稍微平穩下來，趙牧師便和我談及前往印尼的事。他知道我少年時期就接受了宣教的呼召，只是不確定主會帶領我往哪裡去。我要求他多給我一點時間為此事禱告。我有點猶疑，因為我身為家中的獨子，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有著沉重的家庭責任；我怕父母不會同意我往外國去。還記得我要加入空軍的時候，曾與他們爭論。母親聲稱：「等我死了你再去，我活著就不行。」

何況我自己也不想離開教會裡的事奉。雖然我的經驗尚淺，但會友對待我就像對待自己的兒子一樣，我學到很多有關事奉神的功課，我向他們傳講神的話語，他們也給我引導。教會裡有很好的少年團契、強而有力的禱告會，來參加主日崇拜的人，更是擠得水洩不通。那時候共產黨正從華北南下，兵災迫在眉睫，但是我仍然不想離開中國，我覺得在這種危難時刻，中國更加需要福音。但是趙牧師不斷為我祈禱，鼓勵我參加海外事奉。最後，我肯定那是神的帶領，所以決定順服。正好那時候趙牧師要到寧波主領聚會，我便和他乘船同往，好徵求父母的同意。父親雖然不願我和文田被派到那麼遙遠的地方去，但是他仍表示諒解和支持，認為我應當遵從神的宣教呼召。我獲得他的祝福，卻又一次面對母親的反對。

「媽，我必須聽從神的呼召，去印尼作宣教士。」

「兒啊，『作宣教士』是什麼意思呢？」她有點迷惑。她有著中國基督徒的典型思想觀念，以為「宣教士」只是指那些藍眼睛、紅頭髮、高鼻子的白種外國人，中國人怎麼能夠當宣教士！我耐心地向她解釋說：「耶穌的大使命是給所有信徒的，不論他們來自什麼國家。主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馬可福音十六章15節）我必須遵從祂。」

接著，她問道：「印尼是什麼地方？」我向她解釋，印尼是一個由三千多個島嶼組成的國家，它猶如一座橋樑，將亞洲和澳洲連在一起。它也連接印度洋和太平洋兩個大洋，但那裡的人與神之間沒有橋樑相連。他們不認識這位中保——耶穌基督。那裡的一億人口中，有80-90%是信奉回教

的。「媽，我必須作個宣教士，介紹他們認識耶穌。」我總結說。

「兒啊，中國也需要你。這裡有千千萬萬人需要聽見你向他們傳講耶穌的事蹟，不要去。你是我惟一的兒子，我愛你甚於愛自己，留在中國吧！我要你待在我身邊，我要常常和你在一起，聽你講道。如果你離開，我會感到絕望和寂寞。」

她難過不安到極點，又說：「是的，我知道，我已經把你的一生奉獻給主，讓你事奉祂，但是你用不著到那麼遙遠的地方去事奉祂啊！」我的感覺就如聖經故事裡，當法老終於同意讓百姓去，但卻強調「不可去得太遠」時摩西的心情。

我陷入無助，只能問：「媽，我們可不可以一起禱告，把事情交給神去決定呢？」

「當然可以。」她同意，我滿懷希望地看一看掛在牆上的字句：「禱告改變萬事。」

禱告沒有叫事情改變，主卻教導我一個新功課：禱告的結果，常常不是改變事情來取悅我們；卻是改變那些禱告的心，使他們順服神的旨意。母親經過幾天的禱告和掙扎後，對我說：「我禱告了，問題仍然存在。但禱告改變了我！兒啊，雖然我心裡還是反對，但是我必須順服神，你可以去，我會為你禱告。如果你活在神的旨意中，就離我近；如果你離主遠了，就會離我也遠。」我終於得到了父母的同意和祝福，便開始擬定計畫，離開中國到印尼去展開拓荒宣教旅程。那時，我沒有料到從此與父親永別，也與母親分隔三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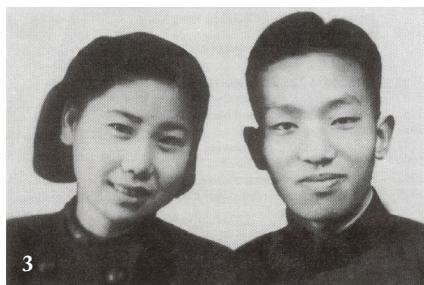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中國的政局愈來愈緊張。我還清楚記得，申請護照那天發生的事情。我搭上開往首都南京的火車臥鋪，但是全車塞滿了人，甚至連一個座位都找不到，只能全程站在三等車廂裡。感謝神，我仍是幸運的。因為很多人不顧一切要逃離那地，而爬上火車頂，不幸，有幾個人火車過橋的時候，被橋欄擊倒，身首異處。

申請護照時，只知道神呼召我去那個國家事奉祂，對那裡的情形，幾乎毫無所知。連印尼的中文全名「印度尼西亞」，都由於我對印尼一無所知，還將目的地填錯了呢。





1. 1947年在寧波教會，開始操練講道。
2. 就任上海虹口靈糧堂牧師，時年二十三歲。



3. 文田，神所賜我的賢妻。
4. 我們的愛情堅貞勝過一切，眾水不能熄滅，也不能淹沒。
5. 我們帶著初生的女兒，來到十里洋場的上海牧會。



6. 我選擇作一個天國的精兵。

7. 離開上海前往印尼。



## 第三篇

---

# 海外宣教 I

【印尼點滴】

我們應該要愛印尼本地的人，  
不能單單享受神給這塊土地的恩惠、  
只顧自己的利益，  
而不回報給這個社會、不顧念當地人的需要。

## 第 10 章

# 初抵印尼

教會的服事上雖有許多困難，  
但我每天在神的面前求神憐憫、賞賜智慧，  
好叫我知道如何幫助印尼的教會。  
雖然我只會用洋涇濱的印尼話講道，  
但神使用我這卑微的人，祂使教會逐漸增長，  
由三四十人，到五六百人……

一九四九年三月，我和文田帶著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八個月大的聖惠，從上海乘船出發。父親到碼頭送行，母親則難忍離別之痛，跟我們含淚道別後，留在家中為我們的平安代禱。

那艘船很大，船上除了我們三人，其他旅客我們都不認識，令人感到好孤單，不知前途將如何。但是我們肯定，神正帶領我們到外國的一個宣教工場，在不同的文化、語言背景中去傳福音。

那時，中國人的海外宣教工作仍前所未聞，中國基督徒沒有宣教裝備訓練，也沒有人教我怎樣作個宣教士。西方宣教士來到中國傳福音和分享神的愛時，是遵行大使命而來。但他們多半忽略了，主的期望是每個屬祂的子民都要成為傳福音的人，所以他們沒有教導中國基督徒也應該作宣教士。不知怎的，他們似乎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基督徒不會成熟到可在未來負起宣教使命，因此，他們只是不斷差派新的宣教士到中國來。就因為這樣，縱然第一位宣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來華已

超過一百年，卻很少有中國教會想到：自己也該差派宣教士出去傳福音。

猶如瞎子一般，我在黑暗中摸索，學習怎樣作個宣教士。我們在上海的教會，曾答應提供一點經濟支援，但不久共產黨進佔上海，我們便與教會失去了聯繫。

我在神學院沒有受過宣教的裝備，因為那時還沒有這類的課程。當地也沒有任何有經驗的宣教士可以指導我。宣教士要做些什麼呢？在家鄉牧會，和在另一個國家開拓一間教會，有什麼不同呢？我對當地文化毫無認識，應怎樣與不同文化的人相處呢？

///

我們在海上順利航行了十多天才到達印尼。當爪哇海在眼前展開的時候，我興奮得不得了，海面波平如鏡，矯健的飛魚在寧靜的海面上飛躍，我站在甲板上觀賞這情景，祈求主把我預備妥當來迎接宣教工作，我的生命完全屬於祂，願祂使用我來榮耀祂。

當船停泊於雅加達，我百感交集。是的！我很興奮，但一陣沉重的孤單和寂寞湧上心頭。我們三人身在他鄉，看椰樹在和風下搖曳，景色和中國是多麼的不同啊！

離開上海時，幾位考慮周到的基督徒送給我五十美元，供我們最初的需用。那時候，金元券貶值得很厲害，美元兌換本地貨幣，可以得著頗高的兌換率。在船上，我得悉管轄印尼的荷蘭人，對於外幣兌換，監管得十分嚴格。我們帶進這國家裡的每一分錢都要申報。於是，我決定把那些美元放在不同的口袋裡，有些更夾在我的聖經中。我心裡想，也許我可以不必全數申報，但我的心卻沒有平安，主催逼我要完全誠實，信靠祂會供應我的需要。

當荷籍的海關官員問我有沒有外國貨幣，我說：「有！」，然後從其中一個口袋裡取出一張二十元面額的美鈔。在他開始登記的時候，我說：「等一等！」，又從另一個口袋取出一張十元鈔票，接著再從聖經中取出二十元，直到所有的錢都申報了。

海關官員笑著說：「從沒見過這種事情。你一定是個老實人，而且會是個很好的宣教士。」我心裡平安，良心清潔。這次的經歷，對我來

說是非常寶貴的一課。

大多數的旅客有親友熱情地迎接他們，四周充滿喜悅的氣氛。但我看不見有人來接我們，心情為之下沉。我們被陌生的人群包圍著，他們的衣著、語言、習俗都和中國人不一樣；他們口若懸河，我卻不知他們在說什麼。我不得不承認，離開故國這樣遙遠，實在令人沮喪。

抬頭看看藍天白雲，這兒的天空與中國的並沒有兩樣。我知道，無論天父差我到哪裡去，都是天父的世界。於是我引述詩篇第一百二十一篇的話：「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1、8節）

///

剛唸完，便聽到背後有人說中國話：「歡迎你來到巴達維亞（一九四九年改名為雅加達）！」

來人是一位經驗豐富的中國宣教士——林證耶牧師，他伸出有力的手與我緊握。神差派人來了！這位閱歷廣博的神僕，早在日軍佔領以前，就在東婆羅洲的達雅克人當中服事。神沒有撇下我們，總會讓我們得著安慰和幫助！我對這陌生的國家和人民幾乎一無所知，我需要了解這裡的歷史背景，才可以知道他們的問題，才能夠向這裡的人作見證和傳福音，來因應他們屬靈的需要。我懷疑，怎會有那麼多中國人在印尼定居？我在這裡的事奉真是跨文化的嗎？這些人不是我的同胞嗎？我的疑問這麼多，卻沒有太多時間來研究這新文化。第一天開始，便投身其中，邊做邊學。

對我而言，每樣東西都是新奇、陌生的。即使是太陽，也好像不一樣。在中國，當時還是寒冷的三月天，印尼卻酷熱得可怕，尤其濕度更令人難耐。我們被安排在教會裡居住，教會實際上就是一個大房間，是宿舍，也是聚會的地方。

第一個晚上，我遇到從沒經歷過的事情。在印尼，執事在教會的行政工作上，權力很大。荷蘭殖民地政府統治印尼超過三百年，隨之帶來荷蘭改革宗教會的傳統，執事的地位比牧師還要高。按照荷蘭傳統，執

事猶如「執法官」，說實際些，執事是僱主，牧師是僱工。這是仿效印尼做生意的模式，商店的東主就是老闆，是管錢的一家之長，在他之下是受薪的僱工。所以，教會的牧師是受薪的僱工，而執事是富有的僱主，職司發號施令。第一天晚上，教會便召開執事會，商討我的生活津貼。

「牧師，你一個月需要多少錢過生活？」我回答說：「我剛到，不熟悉本地的情形，你們一定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他們就像老闆一樣地一直盤問我。

我告訴他們：「弟兄們，我來到印尼，是因為神的差遣。不是為了吃飯到印尼來，乃是為了神的工作在印尼吃飯。這是你們第一次商談我的『薪金』問題，我希望也是最後一次。我知道，神要我在這裡工作，即使你們不付我分文，我還是會留在這裡。當時候來到，神要我離開時，就算你們給我許多錢，我也會順服神，照樣離開。我的老闆是神，我們在金錢上的關係是間接的，不是直接的，你們把錢奉獻給主，我從主那裡領受它。如果我有任何需要，我不會問你們要，我會向神求，因為我知道誰是我的牧者。」

後來，我發現，剛到教會的時候，教會正陷於經濟拮据的景況，收入很少。更糟的是我到任不到幾個月，林牧師辭職另有高就，沒有經驗的我，便要獨力承擔整個工作的沈重責任。不過，雖然我們面臨了許多困難，但感謝神，祂的工作漸漸興旺，教會的屬靈生命和出席率都奇妙地提升，很多人信主，奉獻便自然增加，以致執事們在以後開會時討論的，竟是如何運用餘下的金錢。他們不斷增加我的生活津貼，直到我要求他們停止。我向他們提議：「我們可以善用那筆錢來傳福音。」於是，我們立刻設立兩個新的佈道所，從雅加達差派宣教士到西婆羅洲的山口洋去佈道。不出幾年後，我們開始建造另一間新堂。

///

作為一名宣教士，目的就是要將耶穌介紹給當地人。宣教士的功能是傳道，傳道的對象是人，言語是與人溝通的工具，言語若無法溝通，就不能把你所要告訴別人的訊息傳達出去。所以到達印尼以後，我就竭盡所能地學印尼話。



印尼話和中國話是完全不一樣的，印尼話有好幾種，爪哇的古語是最早的印尼話，現在已很少人能懂得，目前印尼的國語比較容易學，可以用英文字母、羅馬拼音來學。當時教會並沒有撥出一筆費用，為我聘請一位語文老師，也沒有騰出一段時間，讓我學習當地的語言。不像西方宣教士，他們有機會用一兩年時間什麼事都不做，集中精力學習語言。我只能從工作上學語言，一面嘗試，一面改正。

在荷蘭佔領下，官方不注重印尼文，上層社會和政府機關只使用荷文，這是身分地位的標誌。因此大部分華人，都想送他們的子女進入荷文或中文學校讀書，而非印尼文學校。

到印尼的第二天，有一位老太太聽說傳道人從唐山來了，便帶了許多自己做的糕點來看我，這是他們的禮節、習慣。她一到就嘰哩咕嚕地跟我講了一大堆話，我一句也不懂，有一位青年曾到華語學校念過書，他每天早晨來，一方面教我講印尼話，一方面幫忙我翻譯。當老太太來時，這位青年人還沒有到，我真是鴨子聽雷——完全聽不懂。

後來青年人來了，我趕緊請他先教我講一句印尼話：「請等一等。」他說：「等一等叫“Tunggu Sebentar”。」我是牢記每一個字音，嘗試在腦海裡把它們與中文字音扯上關係，好牢牢記住。我想起最接近的句子便是「中國日本打」。後來又有一個人來看我，我先跟他說「中國日本打」，然後進去請翻譯的青年人告訴他，我剛從中國來，不懂印尼話，那人回答說：「哪裡，牧師剛才用印尼話跟我講話呢！」大概我的發音聽起來還蠻像的吧！這是我學的第一句印尼話。

我因為沒有機會正式學印尼話，只有不斷地與人交談，使用想像力來補充新詞彙，再混雜著印尼文來說話。學了一段長時間，才有足夠能力用印尼話和人談論神。剛到印尼時，雖然不能用印尼話和人交談，但可以為當地人禱告。掙扎了不少日子之後，才漸漸掌握這陌生的新語言！雖然，我仍然不能正確讀出某些音，不過，我決定努力學習。

我也在生活中學會一些單字，譬如，每天早晨起來，都可聽到外面有人挑著擔子沿街叫賣：「鬼（Kue）、鬼！」，弄半天才知道這是福建話「糕」的意思，晚上也有人叫賣一種叫作「沙嗲」的串燒烤肉，聽起來像上海話講的：「撒但（Sate）。」因此，早上吃「鬼」，晚上吃「撒但」，真是很有趣！

///

慢慢地，多聽多講，印尼話會得多了一些，六個月後，我已經敢在小型聚會中，用粗淺的印尼文講道和帶禱告聚會。我一直都在聽電台的印尼文廣播節目，雖然它的水準很高，尤其是新聞報告，但我仍嘗試模仿那些語音。藉著神的恩典和我的努力，逐漸可以掌握印尼話了。中國人說「臉皮要厚」，不應該因失敗而感到尷尬或沮喪，所以我下定決心，不怕說錯，無論怎樣都大膽地說出來，朋友才會糾正錯誤，自己也只有進步。

有一次我去一個村莊講道，按照規矩，得先知會村長，所以我就到村公所，告訴他們：「我要跟你們的首長講話。」大家都知道印尼有許多椰子，椰子叫“Kelapa”，頭（或主管）叫“Kepala”，我講錯了，說我要跟你們的“Kelapa”講話，把他們搞得一頭霧水，回我說：「我們這裡沒有椰子，如果你要買椰子，得去市場。」

我一直強調我不是要買「頭」，我只是要跟你們的主管講話，他們一臉不解：「你怎麼可能跟椰子講話呢？」

後來村長由辦公室出來，我對與我爭論的人說：「你說你們這裡沒有『椰子』！這位就是大『椰子』！我就是想和他說話哩！」經過一番折騰，終於弄清楚了，村長說：「還好你是外國人，平常要是有人叫我『椰子』，我是會翻臉的！」

另一次，當我向一群印尼基督徒講道，我嚴肅地宣講：「世上的苦難永不會停息。我們會常活在苦難當中。但是我們不應讓苦難進入心裡。讓我舉個例子：這個世界上的困難，正好像你們鄉下有很多的『猴子』。（因為印尼鄉下的確有猴子，所以聽到這裡他們還一副挺理解的樣子。）如果有成群的『猴子』在你的蚊帳外，你仍然能夠安睡。不過，如果有一隻『猴子』進入你的蚊帳裡，你就整晚都睡不著了。」（其實我想用的詞語是「蚊子」“Nyamuk”，卻說成「猴子」“Monyet”！）

我的會眾恭敬地安坐著，有點狐疑地點頭稱是。我則毫不知情地繼續談到「猴子」如何在蚊帳裡騷擾我們：「像昨天晚上，有一隻猴子跑到我的蚊帳裡，鬧得我沒法好好睡覺，直到我起來把它打死了，才能再



睡。」

他們開始睜大眼睛，事後，有幾個基督徒上前來問我：「牧師，那隻死掉的『猴子』現在在哪裡呢？」

我聳聳肩，回答說：「我不知道。我只是洗洗手，事情便了結。」

「怎麼可能呢？」他們驚詫地圍在一起竊竊私語。

最後，有人猜到是我把兩個詞語弄混淆了，全笑得眼淚迸流。當他們知道牧師不是那種凶暴的人，夜間會在房裡與猴子搏鬥，甚至赤手空拳地打死幾隻，然後洗洗手便了事，總算鬆了一口氣。

有些印尼話很奇怪，譬如：眼睛是“Mata”，水是“Air”，淚水叫作“Air Mata”，泉水則剛好相反是“Mata Air”。我原本要說：當一個人痛苦的時候，他會流淚，結果變成：當一個人痛苦的時候，他的眼睛會冒出許多泉水來。他們一聽就知道牧師又用錯字了！

感謝神的恩典，雖然我印尼話講不清楚，鬧了很多笑話，但是我可以跟神溝通，祂明白我的心思意念。那時在教會的服事上雖有許多困難，但我可以每天在神的面前求神憐憫我、把智慧賞賜給我，好叫我知道如何幫助印尼的教會。雖然神用我我只會用洋涇的印尼話講道，但這卑微的人，祂自己在人心裡工作，使教會逐漸增長，由三四十人，到兩三百人，以後到五六百人，神的恩典實在是奇妙！

## 第 11 章

# 印尼風情

印尼人特別愛吃辣椒，  
我也天生愛吃辣椒，愈辣愈好。  
於是，抓起一個生的小辣椒，一口吃下去，  
立刻感到有座火山在我口裡爆發，烈焰直衝頭上！  
我的眼睛充滿淚水，耳朵裡充塞著雷轟之聲。  
冒險嚐了一次這道地的食品，  
以後再也不敢了。

我天生皮膚黝黑，在印尼頗有賓至如歸之感。雖然我不是「印尼製造」的，但我相信，神造我是為了到印尼服事。自從一九四九年，我便在這個國家的土生華人當中事奉。在某些方面，他們對我來說和外國人無異，我知道我確實在參與跨文化的宣教工作。

很多華人看起來很像印尼人，從名字也很難分辨誰是華人，因為政府規定中國人必須改用印尼人的名字，因此，只有真正的印尼人才分辨得出誰是華裔。

為什麼這個國家裡有那麼多華人？在一億三千八百萬人口中（印尼是亞洲人口第三多的國家），有三百八十萬是華人。有些是大約二百年前，來到荷屬東印度群島的移民所留下的後代，有的還更早，他們在西加里曼丹島和邦加島等地組成了典型的華人社區。

過去一百年間，大多數華人在兩個特別時期來到印尼。第一個時期

是一八六〇到一八九〇年間，那時中國勞工湧至北蘇門答臘的橡膠園，和其他出產錫的島上工作。一八〇〇年代中葉，中國商人定居各島，使印尼的華人達到二十五萬之多。第二個時期來的人最多，是在一九二〇年之後，因為荷蘭政府解除了中國移民的限制。到一九三〇年，已有一百二十五萬華人，華人的數目從那時起

印尼是由三千多個島嶼所組成的島國，橫跨在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像是藍色大海中的一條翡翠項鍊。近一億左右的人口都擠在爪哇島上，其餘的大島如婆羅洲（已改稱為加里曼丹、分南北二部）、蘇門答臘、新奇內亞（現稱為八巴亞）、西里比斯等，有度假勝地的堂皇，卻也有一些無人居住的荒島，只供漁民作息。

///

印尼物產豐富，是一個天富之國，礦產有石油、錫，特別在有些島上出產大量的錫，亦有少許的金和金鋼鑽、寶石。

農產方面，因為氣候適宜，加上火山灰肥沃，稻米一年可有三次收成，糖的產量也很多。像其他熱帶國家一樣，印尼出產許多種水果：香蕉、木瓜、榴槤、紅毛丹、人參果（Sawo，類似奇異果）、還味道很特別的杜果（Dugu），冷一點的地方也有橘子、蘋果、桂圓。婆羅洲還產一種小小酸酸的水果，得用許多糖去醃漬才好吃。印尼人對榴槤喜愛的程度，已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我開始時有點畏懼它的味道，後來就非常喜愛。木瓜也是我非常喜歡的一種水果。

林產是印尼經濟的大宗來源，「加帝木」的木材可作優質的家具；橡膠則在工業上、軍事上都有許多用處；可榨椰油的椰林隨處可見；同樣可製油的棕樹林也不少。印尼還出產一種丁香菸，中國人不太喜歡，歐洲人和印尼人抽這種菸的比較多。海產是人民賴以為生的主要來源，大小魚類更是不可勝數。

因物產豐富，印尼人民不需要過分勤勞便可度日。他們衣著簡單，因為天氣溫和，終年皆是夏，一雨便成秋。除了火山外，颱風、海嘯，亦是難得一見，龍捲風之類簡直聞所未聞，雖然衛生條件較差，不過很少聽到瘟疫。但是蚊子過多，所以仍有人患瘧疾。

有些印尼食品與中國食品分別很大，而且印尼人在家不用筷子、刀叉或湯匙，他們只用洗淨的手抓食物吃，在印尼住久的華人也是如此。有位印尼朋友邀請我到他家作客，我必須跟他們一樣用手抓食物吃。那天，我決定要吃下擺在我面前的任何東西，表示我何等欣賞他們的食物。

印尼人特別愛吃辣椒，我也天生愛吃辣椒，愈辣愈好。於是，對其中一小碟生辣椒，根本不放在眼裡，抓起一個生的小辣椒，一口吃下去，立刻感到有座火山在我口裡爆發，烈焰直衝頭上！我的眼睛充滿淚水，湧流到兩頰，耳朵裡充塞著雷轟之聲。連忙抓起一杯冰水，想把火熄滅，否則一定當場辣死！我初嚐這道地的食品，確實令人難忘！冒險嚐了一次，以後再也不敢吃生辣椒了。

跟中國人一樣，印尼人也吃許多種「特別」的食物。有一次我去蘇門答臘島講道，他們問我要不要吃猴子？有人專養猴子、賣猴肉。我說我從來沒吃過猴肉，他們就去買來炒給我吃，其實味道還不錯，文田就不敢吃。除了猴子，他們也吃蛇、狗肉和一種吃水果的大蝙蝠——果蝠。根據當地人說，蝙蝠翼十分美味，雖然看起來有點可怕，我還是試吃了一點，不過我覺得它的味道很古怪，從此以後再也不敢領教了！另外有一種蜥蜴，印尼人常烤來吃，味道倒是不錯，很像雞肉。在我們聖經學校後面的河裡有不少鱉（甲魚），印尼人不吃甲魚，但是他們會去抓來賣給華人。

///

印尼的原住民有四十多種，人民性情溫和。大多數印尼人講馬來話，各島上也有一些少數族群的方言，不過印尼話到處可以通行。我初到印尼時，荷蘭仍是統治者，那時社會上分成三種人：殖民主義者（荷蘭人）高高在上，下層是印尼土人，中國人則夾在中間。有人甚至這樣形容：荷蘭人吃剩的，中國人吃；中國人吃剩的，才輪得到印尼人吃，所以印尼人十分仇華。荷蘭人不但在政治上握有主權，印尼的礦產、林產、農產的銷售，也都在荷蘭人的掌控之下。商業上，中國人和荷蘭人互相利用、各取所需：中國人倚靠荷蘭人的勢力作生意維生；荷蘭人則利用中國人替他們辦事、作仲介商，自己只負責管理。

荷蘭人在管理人民的事上頗有腦筋。他們選一些當地有名望的人，給他們「馬腰」（Mayor）的封號，或職權小一點的「甲必丹」（Captain）封號，給他們權力去治理當地人，他們稱作「以華治華」。有一個在我們教會聚會的大家族，他們的祖父就曾在荷蘭人統治的時代當過馬腰，他們的住家就是完全中國式的大門戶，稱為「馬腰府」。

由於印尼受好幾種文化的薰陶及影響，所以印尼語中也摻雜了許多外來語。葡萄牙曾統治印尼約三百年，它也曾在荷蘭的統治下度過一段歲月，因此印尼話中摻有許多葡萄牙語及荷蘭話；加上許多中國人移居至此，所以他們也用許多中國話，不過多數是閩南語，其次是客家話，粵語排第三。近幾年來，因為跟西方國家接觸多了，英語也融入，成為印尼語言的一部分。

## 第 12 章

# 印尼華僑

為什麼中國人喜歡作美國人、  
荷蘭人，卻不願作印尼人？  
我們應該要愛印尼本地的人，  
不能單單享受神給這塊土地的恩惠、  
只顧自己的利益，  
而不回報給這個社會、不顧念當地人的需要。  
我們不能一味抱怨印尼人排華，而不反省自己。

印尼的華僑社會是極其保守的，他們固守祖宗傳下來的舊有習俗，可能比中國更有過之而無不及。農曆新年的慶祝是一年的大事，正月十五的Capgome（上燈節，也就是元宵節）、八月的中秋節等等，更是不在話下，提燈籠、吃中秋月餅，非常熱鬧。過節的時候，吃湯圓、包粽子，新年吃加了椰汁的糖年糕，加上荷蘭的西點、用牛油加糖及很多蛋黃和麵拌成的千層糕。

在荷蘭人統治的時期，印尼人會趁中國節期到中國人家裡討錢，直到獨立後，這種行為才被禁止。當地信徒對傳道人非常關心，逢年過節都會送一大堆食物，營養極為豐富。趁新鮮時，我就充當聖誕老人，挨家挨戶地與需要的人家分享。

華僑分為老華僑與新華僑，他們的穿著、言語、習慣都不同，特別是言語。「新客」主要是說國語的新移民，生活以中國文化為主導；「老華僑」大都以福建人為主，也有客家人、潮州人、海南人、廣州人。所謂的老華僑，大都在戰前就到印尼落籍，三四代甚至十幾代都住在印尼，可說是土生土長，他們說印尼話，生活已受當地文化的影響，形成獨特的文化特徵，既非完全中國化，亦非完全印尼化。有的與原住民通婚，子女則與印尼人無異，除了保持中國姓以外，生活起居與當地人並無分別。

福建人大概是最早到印尼的中國人，為數最多，多集中在爪哇島，他們主要做米、布和糖的生意，在印尼有很好的根基；廣東人大約有三類：

第一類，普通的廣東人被稱為廣府人，他們經營鐵工廠，作鐵匠、木匠的多。第二類，客家人吃苦耐勞，特別是客家婦人，非常能幹。客家人以經營雜貨生意為主，在窮鄉僻壤也開小雜貨店，叫「亞弄店」，也有不少開家庭式的小工廠。在西加里曼丹島的客家人，以務農為業，他們結合在一起，組成獨特的經濟制度，稱為「公司」，是礦工和農人的自治組織，這使他們與其他當地人士疏離，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荷蘭政府才禁止他們繼續採用此模式。第三類是海南人，因為他們的料理有特色，所以許多人開飯店。廣東話、客家話和海南話很類似。

江浙人大多是戰後才到印尼的，他們開工廠、作進出口生意。大多數的福清人（福建省的一個縣）非常有商業腦筋，我剛到印尼的時候，三輪車業大都由他們經營，他們出租車子，讓印尼人出勞力工作。原本在印尼只有荷蘭的幾家大銀行，一度印尼政府忽然開放銀行執照的申請，許多福清人便進入銀行界，他們自己當老闆，僱請印尼人在櫃檯工作。那一段時期銀行如雨後春筍一般，到處都是。福清人在生意上十分幹練，好幾位印尼的大富翁都是福清人。

雖然來自不同的地方，但是華人彼此之間都非常親密，他們看見長一輩的男人，就用閩南話稱呼“Mpe”（伯父）、“Encek”（叔父），女的就稱呼“Enjen”（阿嬤），同輩的就叫“Engko”（阿哥）、“Enci”（阿姊），把中國人都看成一家人似的那麼親。

印尼的華人，大部分是在大城裡商業興盛之處活動，華人刻苦耐勞、工作勤奮、有創業的精神，雖在窮鄉僻壤，亦有華人經商營業，因

此多數華人生活富足。但在印尼人眼裡，他們看中國人到印尼時什麼也沒帶來，兩袖清風，後來卻有高級轎車坐，有豪華的房子住，像荷蘭人一樣，因此排華之風興起如雲湧，難以遏止。有機會的時候，我就會在講道中呼籲中國信徒要思想、省察這個問題。為什麼中國人喜歡作美國人、荷蘭人，卻不願作印尼人？我們應該要愛印尼本地的人，不能單單享受神給這塊土地的恩惠、只顧自己的利益，而不回報給這個社會、不顧念當地人的需要。我們不能一味抱怨印尼人排華，而不反省自己。

中國人無論遷移到那裡，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接受中文教育，所以每個城裡都設有大大小小的華校，甚至大城市有兩三間華校也不稀奇，像雅加達就有三間。有的學校單是小學或中學，也有較大規模的，中小學都有。不過華校都沒有大學課程，孩子高中畢業後，就回國升學，有的去臺灣，有的回中國大陸。當地華校也分左派、右派，有的每年十月一日升五星旗，有的十月十日升青天白日旗，印尼政府對這個沒有什麼限制，不過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較得勢，升五星旗的華校就多起來了。

有一段時間，印尼有很激烈的排華運動，許多人就變賣家產回到中國，他們叫「轉唐山」，不過後來聽說那些人的情況並不是太好。我在香港的時候，還遇到一些再由中國出來的家庭，由於離開印尼時，他們必須簽字表明自己不再回印尼，才能帶很多東西去中國，因此這些人無法回去，只得轉往其他國家。

因為到處都有中文學校，青年人大多會講中國話，所以在中國教會用福建話、廣東話、國語證道完全不成問題，自從印尼關閉所有的華僑學校，所有的華僑子弟都要入印尼語學校，教會只得隨大勢而變，改用印尼語證道。

///

初到印尼時，我常在清晨被一陣陣的鼓聲，伴著起伏有韻的男高音驚醒，同工告訴我這是鄰近的回教會堂中發出來的清晨祈禱聲，催促居民到會堂中向真主祈禱，大多數虔誠的回教徒都會奔向會堂去洗腳、洗嘴向真主頂禮。印尼是一個以回教徒為主的國家，有75%以上是回教徒，島上到處可見頭戴白帽的印尼人，這表明他們已經去過麥加朝聖，完成



他一生的心願，每逢禮拜五一定要去回教寺或臨近的會堂去朝拜。當時通稱大的為回教寺，小型建築比較簡單的為會堂。

回教徒不吃豬肉，他們視豬、狗為不潔的動物，不願接近。在他們的菜餚中，也絕對不用豬肉或豬油。印尼亦有佛教和印度教，不過大多數在峇厘島。在蘇門答臘有些原住民是基督徒，他們的歌聲很雄壯。印尼除了回教黨參政外，也有基督教黨及天主教黨，不過勢力較弱。華人大都是佛教徒，有時在路旁可以見到中國式的廟宇，偶然也有和尚及尼姑出現。華僑中基督徒並不多，不過也有教會建造了宏偉的教堂，聚會的人數上千。

## 第 13 章

# 印尼事工

我們宣教的對象，是印尼人，  
還有在印尼土生土長的華人。  
我們的目標，是訓練本地基督徒成為宣教士，  
不單向他們本土的人傳福音，  
也向他們居住地區以外的人宣教。

從我第一天踏上宣教工場，就有很多事等著要學習，必須一點一點去尋找。不斷出現的新政府，常使事情變得更混亂。還記得剛到印尼時，正是多事之秋，在教會中，執事與傳道人之間時有矛盾；而印尼這個國家正在爭取獨立。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雖然投降，可是他們卻在印尼放了一把火，導演了印尼獨立的戰爭。他們鼓勵印尼民族領袖向荷蘭爭取獨立，把用剩的武器移交給印尼革命軍，那時革命軍以中爪哇為基地，荷軍則在大城市駐防，但不時到附近鄉鎮去掃蕩。

我有時會到雅加達附近的一個避暑勝地蘇加波米（Sukabumi）去講道，此城離雅加達約有三小時的火車路程，車上常見到荷槍實彈的荷軍隨車護衛，以防印尼軍襲擊。有一次火車經過一個山谷，忽聞槍聲大作，結果一名荷蘭軍人掛彩，好多的乘客都在求他們的神保命，火車加速，經過死蔭的幽谷，我們總算平安脫險，抵達目的地。

然而，無論政局如何複雜，人的屬靈需要仍是一樣的。無論他們戴上什麼樣的政治標籤，或外表看起來怎樣，他們的心靈都一樣。神呼召

我做的工，就是滿足他們屬靈的需要。

在印尼展開宣教工作時，我所面對的宗教情況，跟種族的問題同樣複雜。我鼓勵往另一個國家宣教的基督徒，首先要熟悉當地的宗教情況，學習當地的語言，了解當地的文化，還要盡可能遵守當地的法律。

///

印尼人大部分是回教徒，但印尼卻不是一個回教國家。如果是的話，印尼就會制定回教法律要求人民遵守，那麼現有的寬容宗教尺度，就不復存在了。感謝神，基督教在印尼仍被認可，仍在印尼政府的默許下存在。不過，這敏感的情況隨時會改變。

印尼怎會有那麼多回教徒呢？早在十四世紀起，回教的傳教士已開始在東印度群島傳教。到十八世紀，當地大部分的居民都成了回教徒。

一六〇〇年代起，荷蘭便開始在爪哇和其他島嶼殖民，並且取得統治權，直到一九四〇年代日本入侵為止。荷蘭人將荷蘭改革宗教會模式的基督教帶入當地，這原本是為那裡的歐洲人設立的，至今仍是印尼最大的基督教宗派。

日據時期，印尼的民族主義日漸茁壯，日本投降後，印尼隨即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宣佈獨立。這次獨立，帶給印尼公民一些重要的權利，包括宗教自由在內。人民可以自由信奉回教、印度教、佛教和基督教；人民享有人權，所有人的生存權利和生命價值都被尊重；社會公正，有言論和思想的自由；民主，人人都有權投票選舉政府；團結，相信人民只有在民族主義下團結，印尼才會成為強國。這件宣言稱為「班結西拉」。

一九六五年底，印尼經歷軍事政變，使成立的政府受到幾乎致命的一擊。共產黨勢力龐大，滲入許多政府高階層中，企圖在蘇卡諾總統執政期間控制整個國家。這計謀差一點成功，但在一夜之間，局勢完全倒轉，新政府監禁和處決了很多。

新政府想出一個方法來辨別誰是「敵人」。由於共產黨一向以無神論著稱，你不會在任何信神的群體中找到他們。因此，政府規定每個公民都要信神，就是和上述四個認可宗教中的一個取得正式聯繫。

這引致原來沒有所屬宗教的人，紛紛尋求「安全」保護，加入宗教的行列，好跟共產黨劃清界線。所有宗教的信徒人數大增，尤以基督教為最。當然，有些人只是有名無實的信徒，但許多是真正歸向神的，這使教會混雜了一些連基督教是什麼都不知道的人。同時，藉著聖靈的工作，千千萬萬真正的信徒可以進到神的國裡。十五年裡，基督徒族群大大增長。

由於新信徒大幅增加，教會沒有足夠受過訓練的牧者和基督教工作者，去牧養、培訓每一個新加入教會的人。所以，平信徒開始在教會生活和對外見證上，擔當愈來愈重要的角色。神賜福那次平信徒運動，叫為數極多的人，不但對基督教感興趣，而且真正地歸向神。

基督徒熱心領人歸主，似乎令政府感到擔憂，於是定下規則，限制宗教團體的一些活動，以及外國對那些團體的支援。其中的禁令包括：限制外國宣教士參與宗教工作，政府要求，每個宗教團體簽署那個決定之後，要開始推行訓練計畫，用六個月時間裝備印尼人，並在兩年內完成計畫。這法令帶來了限制，也帶來了機會，因為它加速了基督教會的本土化，促成教會健康成長，鼓勵信徒向外作見證，而不再倚賴外國宣教士。

感謝神，讓我在一九五〇年代與那些我極尊敬的印尼領袖們和諧共處，他們很多是我主內的弟兄姊妹。我認為，中國人應該欣賞、認可並接受我們身處任何國家時，神所交付的責任。我們應與所有人和諧地生活在一起，忠於所在的國家，並且幫助它建立。由於中國人習慣個人主義的思想，所以常不肯參與所在國的事務。不過，時代已經改變，許多華人適應得很好，他們以更健康和務實的態度，投入居住的國家裡。

感謝神，祂使我這個初出茅廬的宣教士，只憑對祂單純的信心，在過去許多年的事奉中榮耀祂。我們不單建立了本地的工作，還成立了福音站。嘗試使我們的見證繁衍下去。一開始便強調宣教使命，不必等到我們認為自己有足夠成熟的程度和經驗時才展開。神賜福我們付出的努力，首先差派宣教士到婆羅洲。

婆羅洲是一個很大的島，現在叫加里曼丹（Kalimantan）。北婆羅洲由英國政府管轄，所以與印尼政府無關。西婆羅洲原先由荷蘭統治，後來由印尼政府收回。西婆羅洲面積很大，是個很富裕的島，土壤肥沃，落葉成泥，是天然的肥料。此地有很多中國人，特別是客家人和潮州人，曾有一度客家人多到在當地用客家話可以通行無阻。聽說曾有一個中國人在西婆羅洲跟荷蘭人打仗，鬧獨立，而且成立自己的「國家」呢！

我們教會因為人數漸漸增加，神開路，感動一位姊妹願意到西婆羅洲做拓荒的工作，經過禱告後，我們差派她到一個地方叫山口洋，在那裡開始宣教的工作。這位姊妹非常熱心，做事也很勤勞，工作十分有果效。有一位原本吃素拜佛的長者，因為聽了這位姊妹所傳的福音信了主，後來成為非常熱心的基督徒。

我第一次去婆羅洲，就是因為那個教會買了一幢民房，將它改建成聚會的教堂，要舉行開堂奉獻禮拜。我先由雅加達搭水上飛機到坤甸，這是我第一次乘坐水上飛機，機場就在河上，感覺很新奇。然後再由坤甸搭兩小時的汽車到山口洋。山口洋在內陸，以客家人為多數，坤甸則是以潮州人為主，到坤甸要講潮州話。

還記得第一次在坤甸參加聚會，牧師講潮州話，潮州話和閩南話有點類似，不過我還是鴨子聽雷——完全聽不懂。牧師在領詩時，先講唱第幾首，然後說：「做不來。」我奇怪他為何說做不來？問了旁人才知道所謂的「做不來」（作伙來）是「一起來」的意思，我說：「一起來就會做得來了，不會做不來。」

在山口洋參加開堂禮拜，看見神實在恩待那裡的工作。不過，神工作，撒但也不鬆手。獻堂三個月後，我們在雅加達接到電話，說那裡的宣教士被謀害了！於是，我和一位當地內地會的宣教士、遇害宣教士的姪女，以及一位陪伴她的同學，連夜趕去婆羅洲的山口洋。感謝神的保守，雖然半夜由坤甸開車去山口洋十分危險，有些路段沒有橋，車要由河上開過去，我們一行四人還是平安地到達山口洋參加喪禮。這位宣教士之所以被殺，據說是因為前兩天有人由新加坡郵寄了一包包的單張給她，她到郵局去領的時候，當地的工人以為是一包包的錢，就殺了她，想搶她的錢。然而，神真是賜福了這位姊妹在婆羅洲所事奉的幾個教會。

後來，我又有機會跟四五十個青年人一起到婆羅洲更內陸的幾個教

會，除了水上飛機、汽車，還搭巴士跟乘坐機車，才能到這些偏遠的地方。我們先去一個在大河旁的教會參加獻堂的聚會。可能因為交通及做生意的關係，許多城都由河邊發展建立起來。我在乘機車到更內陸的佈道所講道的時候，不但是一路顛顛簸簸十分危險，小腿還被排氣管燙到。

我們宣教的對象，是印尼人，還有在印尼土生土長的華人。我們的目標，是訓練本地基督徒成為宣教士，不單向他們本土的人傳福音，也向他們居住地區以外的人宣教。一位來自蘇門答臘的印尼領袖譚文南先生（A. M. Tanbunnan），是印尼國會基督教黨的主席，在一九五三年時，他幫助我們從印尼政府申請一塊土地，興建學校。

神帶領我們找到合適的人，使我們可免除所有的繁雜手續。宣教訓練學院在一九五四年開辦，第一個學期，我們招收了十多個熱心奉獻的學生，其中一半是印尼人，另一半是在印尼土生土長的華人。

///

印尼有另一個重要的教育需要。華裔學生若要接受高等教育，必須到中國去修讀，但他們喜歡在本地接受高等教育，所以，我們在雅加達成立了一所華裔學生的大學。譚文南先生建議將那所大學命名為迦瑪列大學（Gamaliel University），因為迦瑪列是使徒保羅的老師。這大學沒有自己的校園，必須和宣教訓練學院共用部分校舍。因此，在政府看來，迦瑪列大學似乎與我們的宣教訓練學院連在一起。後來政治情況改變，政府便把兩所學院都關閉。不過，感謝主，二十年後，即一九七九年夏天，政府將宣教訓練學院在關鍵時刻歸還給教會。

印尼的天氣極其炎熱、潮濕，我必須每天洗兩三次澡。即使晚上坐下來讀書，也會汗流浹背，濕透衣服。在印尼，洗澡其實是指淋浴，但又不像西方的現代化淋浴間，有別緻的水龍頭可以調節水的流量和溫度。我們用一個長柄的杓子，從桶裡舀水淋在頭上，但，水流到腳上的時候，本來是冷的水，都因體溫而變熱了。要想涼快一點，得不斷地澆淋，不過，那也只是暫時涼快而已。

我在那極其酷熱的環境裡事奉七年後，健康逐漸受損，無法入睡，無論天氣炎熱與否，汗水從早到晚都使我渾身濕透，垂垂欲斃。這時趙

世光牧師從香港來到印尼，使我事奉的擔子暫釋，可以轉換一下環境。他鼓勵我利用這段時間，到歐洲或美國短期進修，我個人選擇到瑞士讀書，但當我禱告的時候，神清楚地指示我到美國去。我那時還不知道神領我離開印尼，是要保護我和我的家人，免受牢獄之苦，甚至殺身之禍。在政治環境愈來愈黑暗和險惡之時，神至高的主權保守了我，好讓我在未來的歲月中仍能事奉祂。





1. 與印尼華僑領袖及政府官員維持良好的關係。
2. 差派宣教士。





3. 在印尼服事的幾年中，我們添了四個寶貝兒女。

4. 林證耶牧師（Jason Linn），是1920年代後期中國最早派往印尼的跨文化傳教士之一，前往東婆羅洲工作，服務於達雅族人民。



5

5. 在印尼服事。

6. 椰城靈糧堂分堂的新堂落成。



6



7. 神使用我這個初出茅廬的宣教士，不單建立了本地的工作，還成立了福音站。



8. 浸禮前合影。

9. 雅加達新堂落成。

## 第四篇

---

# 海外宣教Ⅱ

【留美生涯】

我承受了李瑪麗女士的遺愛，  
巴不得穿了這件外袍的人，  
裡面能蘊藏她那樣仁慈、謙恭、柔順的性情；  
剛毅、正直、不撓的精神；  
以及她愛神愛人的心。



## 第 14 章

# 中美差異

一群友善的美國基督徒把我團團圍住，  
他們十分熱情、親切，但看待我則猶如  
觀賞一隻企鵝或某些奇異的動物。  
中國對他們來說，是太神祕、太遙遠了。  
小孩子吃吃地笑著說：  
「我們從未摸過一個中國佬啊！」

神帶領我到美國賓州一所小型的聖經學院讀神學。雖然我可以選擇其他國家的聖經學校，但是在一間較小型的學校，只有四十多個學生，可以讓我有更好的機會，學習同樣規模的學校是如何運作的，這對我回印尼去協助宣教的訓練學校很有裨益。在小型的學院中生活，也比較容易適應。我負笈賓州亞倫鎮（Allentown）聖經學院，有很多學習機會，老師、同學們都很幫助我、支持我。如果在大型的學校裡，芸芸數百或數千學生中，我就可能會迷失了。

抵校後不久，同學們邀我和他們一起參加福音隊，去到車程一小時外的鄉村教會佈道。當年輕的同學請我「露一手」的時候，我大吃一驚，馬上看出我們之間存在著一道鴻溝，除了種族和語言之隔，還有代溝。這些互稱「毛頭」的小夥子，幾乎等於高中生，小的十八九歲，大的二十出頭，全部未婚。我卻是個虛度三十一載、養育五個孩子的父親、牧會足足十年的傳道人。

///

至於文化差異，則更為驚人。我是在一個比以往更大的跨文化環境裡，學習另一種極其複雜的語言。從教科書上學到的英語，和這些小夥子的口語相比，差別實不可以道里計。如果中國人說的是「京片子」，那麼我的小老美同學說的，可是「俚語之語」嘍！走的時候，他們會喊一聲「上路了（Hit the road）！」等到倦遊歸來，他們會呻吟道：「睡大頭覺吧（Hit the sack）！」

參加聚會時，我很享受和他們一起唱詩的時間，因為我熟悉那些音調，但我能夠明白的英文歌詞卻只有一半。忽然，我聽見牧師說：「現在，我們請周主培作見證。」我嚇呆了，急出一身冷汗。

對一個外國學生而言，讀英文或用英文寫作，都可以花時間去修正錯誤或調整思路，但演說是即席的，人人都立時聽見你所犯的錯誤！而我的問題，是必須先用熟悉的中文句子結構和文法，去思想我要說的話，然後在腦海裡翻譯成英文，才能夠用英文把它說出來。當我腦子裡還存著中文的文法和結構，口裡用英文把話說出來時，便常常會說錯。何況我根本沒有準備，怎能立刻用英語去作見證？

我的新朋友全都點頭向我微笑，鼓勵我，在我顫抖、掙扎的時候，等候著我作見證。我想起小時候，朋友把我推進深水裡而我不懂游泳的那個光景！當時，我認為自己快要淹死了。這次，更肯定自己一定會淹死！於是我用中文向神發出緊急求救訊號。我知道，祂完全聽得懂中文。之後，我就一頭潛入水中。

記不起自己說了什麼，只記得我曾說耶穌很奇妙，在祂沒有東方或西方之分，而且我們在神的大家庭裡是合一的，都是基督裡的弟兄姊妹等等。感謝神，事情終於過去了，我卻沒有「淹死」！

聚會以後，我們在教會地下室享用茶點，這對我來說是個新的習慣。一位友善的美國女士，拿著一個大咖啡壺到處轉，給我倒了一杯，又給了我一塊蛋糕。我吃了他們精製的蛋糕，喝光了杯中的咖啡。她又來到我身旁：「『不要』再來一杯嗎？」

我喝夠了，所以回答：「是的。」她開始倒另一杯咖啡給我。

我退後說：「啊！不！」我又肯定地說：「我不想再喝了！」

「但是你剛剛說『是』。」她感到奇怪。

「我說『是』，是在回答你的問題，正如我們用中文說：『是的，我不要了。』」

我不知道她是否明白我在說些什麼，但我仍然一直犯同樣的毛病。以後才知道，在美國，人們不期望你回答那問題的內容，只要你說出對那問題所做的決定。

聚會結束以前，每個學生都得到一件小禮物，我得到的是一枝鉛筆，上面印著：「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書四章13節）我把這句英語記在心中，並充分地應用在我的處境裡。這個應許就像塊錨一般，成為我在美國讀書那段日子裡的期盼和希望。

要練一口過得去的英文，實在比學習印尼文困難得多。英文的標準既高、文法又複雜，要朗朗上口幾乎不可能。同時，我是個年紀較大的學生，還必須努力追趕功課，才趕得上那些從小說英語、年輕又聰明的同學。很多時候，我感到寂寞灰心，極其想念與我相隔萬里的家人，同時懷念在印尼的教會及弟兄姊妹，對於自己能不能完成學業，感到毫無把握。

離開印尼的時候，我已經有五個孩子了。現在相隔遙遠，文田身處異國，面對戰爭的危險，又要全力照顧子女。我不能分享孩子們童年的喜樂，也不能分擔妻子的勞苦。但是我在印尼的教會，在我出國讀書期間，仍在經濟上支持我的家人，並負責照顧他們，付給家中的生活費和以前支付的薪水完全一樣，這遠超乎任何義務，實在是因為他們愛主、愛我們，所由衷發出的行動。我為恩主對家人的供應極其感恩！

最初在美國讀書的那幾年，人們常問我修什麼科目。我答道：「第一個學期就選修十四個小時的希臘文。」「哇！你一定是很聰明了！」他們驚奇地說。其實不是那回事。正如我的年輕朋友們，常開玩笑地用美國俚語說：「這對我只是希臘文」一樣；這十四小時的課對我而言，就是希臘文——一點都聽不懂！



學校開課後不久，我面對新入學的一個傳統考驗，就是高年級學生強加於低年級生——尤其是新生的一些騷擾行為。高年級學生會問新生一些刁鑽的問題，並要求他們做出一些奇怪的動作，像是硬要穿上古怪的裝束、做一些瘋狂的事、替他們捧書、服侍他們等等。

對我這個牧師和宣教士來說，這種事情不但古怪尷尬，簡直是浪費時間。我勉強與那些年輕人一起參與這些無聊的事情，實在難受。雖然有心入境隨俗，但是當事情愈來愈糟時，我真想休學一段時間，等那些活動結束再說。我把感受告訴校長，他立刻明白我的看法，很仁慈地體諒我。結果，學校顧及我的情況，想使我在學校有賓至如歸之感，易於適應新環境，就取消了那一年的惡作劇活動。對那些失去箇中樂趣的學生，我感到抱歉，但卻不認為他們真的會懷念那些惡行。

系裡有一位教授對我頗感興趣，因而邀請我到他家共進晚餐。他問了我許多問題，關於我的學習、宣教事奉、家庭，以及未來的計畫等。由於我告訴他，我在印尼是自己駕車的，所以在回校途中，他讓我駕駛他那輛嶄新的克萊斯勒轎車。在賓州的泥土路上駕車，還算應付自如，但當我開上高速公路，很自然地像在印尼一樣靠左行駛時，這可把我的教授嚇出一身冷汗！

///

我對美國的現代化商店陳列了那麼多的貨品，歎為觀止。到達美國的那一天，是從波士頓港進入的，我搭乘的貨輪，途經錫蘭、衣索比亞、埃及、紅海、地中海和其他港口。上岸的時候，一位中國基督徒朋友來接我，並邀請我到市中心的中國餐館去吃飯。因為經過海上長途旅程之後，我需要購買一些日用品，就要求先在百貨公司停一停。

「要買這些東西，我帶你到藥房去吧。」我以為他說的藥房，是指我們在亞洲專賣藥品或中藥材的店鋪，或者更糟的是賣麻醉品的地方。因為有人曾警告我，美國人食用禁藥的風氣很盛，所以我表示反對：「我不想買藥品！」

他隨即解釋：「在這國家裡，你可以從藥房買到任何東西。要不要試一下美國的冰淇淋？」

「好啊！」我同意了。我們就走進一間藥房，坐在櫃台旁品嚐冰淇淋。那地方就像我在印尼所見的大型百貨公司，除了藥品外，幾乎什麼東西都可以買得到。

「藥品呢？」我問道。

「就在後面靠牆處。」他指著並解釋說，在美國，處方藥品、維他命等都算作藥品。

原來，在美國所謂的藥房，其實是小型的百貨商店。我很高興在藥房裡買到我需要的東西，也順便在那裡買了一些明信片寄回印尼。在寄給家人的明信片上，我寫著：「你們相信嗎？在美國，竟然可以在藥房裡吃冰淇淋！」幾個星期後，我收到家人充滿疑惑的回覆：「他們在藥房裡賣的是什麼冰淇淋？是『藥用冰淇淋』嗎？你是不是生病了？」

美國藥房已經不單單賣藥，它現在販售的是各種不同的貨品。我希望美國的教會別像藥房一樣，各種東西都供應，除了福音之外，或是把福音放在你看不見、找不到的地方。

抵美不久，一位牧師從煤礦區打電話到學校來給我：「你可不可以到我們的教會，領主日崇拜聚會？」「好的，謝謝你，」我回答：「但我不知道怎樣到你的教會去。」

「那正是我打電話給你的原因。我們有一位會友是駕駛運煤車的，他會在星期六下午經過你的學校，可以在學校『拾起』你（Pick you up.『把你載上車。』），來到我們這裡便把你『丟下』車（Drop you off.『讓你下車。』）。」

他一定留意到我有點猶疑。就問我：「有什麼問題呢？你不喜歡乘坐運煤車嗎？」「啊，不打緊。我只是奇怪，他怎樣『拾起我』，我更擔心他怎麼把我『丟下車』呢？你可不可以請他先把貨車停下來，然後才讓我下車？」我的困惑讓他捧腹大笑。

當我到達他的教會，一群友善的美國基督徒把我團團圍住。他們十分熱情、親切，但看待我則猶如觀賞一隻企鵝或某些奇異的動物一般。中國對他們來說，是太神祕、太遙遠了。他們多半從未在真實生活中見過一個中國人，只是從漫畫和電影中，對中國人的滑稽模樣留下些許印象。

「讓我跟你握握手！」一位年事已高的男士說：「你是我所交談的第一個中國人。」

小孩子都想摸摸我，「我們從未摸過一個中國佬啊！」他們吃吃地笑著說。

還有人說：「我見過惟一的中國佬，就是鐵路旁洗衣店裡姓黃的工人——『沒帶收據，沒襯衫！』（No ticket, no shirt）」他們笑道。

他們都是善良、單純的人，除賓州的山谷外，很少和外界接觸，因此不知道「中國佬」一詞是從中國移民被送到美國當鐵路苦工起，一個貶低中華民族的詞語。

## 第 15 章

# 暗室之后

人前人後，我多次聽蔡小姐說，臥病在床幾十年，

她從來沒有問過神：「為什麼？」

只問：「你要我做什麼？」

她真是一位對主忠心又順命的使女，

是以愛心堅持不懈傳福音的好榜樣。

很多人從世界各地來探望她，

無論病情如何令她不適，她都很少拒絕。

我在亞倫鎮讀書的時候，曾經拜訪一位著名的中國女士蔡蘇娟，這次歷史性的拜訪說來很奇妙！學校系裡有兩位教授，其中，菲利普夫婦（Mr. and Mrs. John Phillips），曾是蘇丹內地會（Sudan Interior Mission）的宣教士。他們很愛中國人，並且和蔡蘇娟結為摯友。有一天，他們提議說：「主培，你想到『樂園』去嗎？」身為基督徒，我立刻回答：「當然想。」

「本週末怎樣？」我猶疑了一下，因為我還想為主多做事，不想這麼快就升上「樂園」。他緊接著說：「只需一個半小時便到達了。」這才恍然大悟，原來他所指的，是地球上某個地方叫做 Paradise，而不是天上的「樂園」。

「好的！」我立刻同意。

以前在上海虹口教會工作的時候，因為離開江灣中華神學院很近，

聽說有幾位神所重用的僕人使女在那邊授課，就去旁聽，因此聽過蔡蘇娟小姐的名字，後來在該學院所出版的《半夜呼聲》上，讀到她那本膾炙人口的自傳《暗室之后》的連載，就更熟悉她的故事。《暗室之后》描述蔡蘇娟在上個世紀交替之初那幾十年間，在中國為基督所作的見證。這書後來翻譯成包括盲人點字在內的三十四種語文，以不同形式出版，還拍成電影。我在印尼的時候，也曾讀過她的故事。

///

抵達賓州蘭卡斯特（Lancaster County）的樂園鎮（Paradise）後，我們將車駛離三十號高速公路，轉入一條私家車道，經過一片草地，看見一個黑白兩色、中英對照的大型告示牌——「信耶穌得救」豎立在草地上，裡頭一間棕色灰泥大屋，是李曼（Leaman）家族好幾代的祖產。敲門的時候，我根本沒想到，這個第一次探訪、令人懷念、非常寶貴的地方，後來竟陸續來了好幾百次呢！

歡迎我們進入屋裡的，是一位女宣教士李瑪麗女士（Mary A. Leaman，蔡蘇娟女士書中稱為「李曼」女士），人人稱她「中國馬利亞」（即蔡蘇娟所說「中國瑪麗」）。李瑪麗出自一個著名的宣教士世家，她的父親在一八七四年離開這屋子，告別幽靜的樂園村，成為第一位長老會宣教士，在中國南京買地，建立基督教工作，那是在我全家聽到基督之前很久的事了，所以見了她，令我肅然起敬。

李瑪麗生於中國，年輕時，在早期宣教士建立的明德女子學校當教師。出身名門望族的蔡蘇娟那時只有十多歲，她央求當時擔任江蘇省撫台的父親，讓她到那間學校去修讀英文和音樂，李瑪麗和蔡蘇娟一生不渝的友誼，就在那時候建立。李瑪麗比蔡蘇娟大十歲，當蔡蘇娟在一九〇七年決定放棄佛教、成為基督徒的時候，她們的友誼就開始有增無減。

我在樂園鎮和她們見面的時候，她們都已年逾七十。從一九一四年起，她們便一同事奉主直到死別，在一起的時間長達五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她們一同來到美國，神讓她們在賓州這個小村裡共度與世無爭的生活，並且一起事奉超過二十年，結實纍纍。

///

當「中國馬利亞」首次引領我進入蔡女士黑漆漆的房間時，我的心跳加速，深怕打擾了蔡女士。她挺直地坐在床上，穿一件黑色中國旗袍，頭上的黑髮梳理得十分整齊。由於她的眼睛有病，對光極為敏感，所以窗子都用深色的布幔遮起來，只在她的床前裝了一盞小電燈，使外面訪客的視線，可以慢慢適應暗室中的光線。她也戴上黑眼鏡，保護眼睛。

她面帶笑容，親切地歡迎我說：「請進來！你來看我，我很高興！」我的心情頓感輕鬆。她聽出我的江浙口音，就連忙改口用上海話和我交談。她請我坐在床前一張李家從中國帶回來，古色古香的高背小椅子上，它高矮適中，坐在上面很舒服。我記得她說曾經在上海王家沙花園住過，那個地方我也很熟悉。雖然，蔡女士在中國的時候，就身患無藥可治的頑疾，但是她依舊熱心地向從各地來的人傳福音。我見她病弱數十年，卻為主重用，直感到自己是多麼渺小。

談了一會兒後，我就很識趣地起身，因為還有很多的人要見她。原來蔡女士、李瑪麗及她的妹妹露絲，和她們的表妹瑪莉，邀請在附近馬里蘭州阿伯丁基地受訓的中國軍官來參加為軍政人員特別舉行的福音餐會。她們特別租了一輛大巴士把他們從營中接來，蔡女士與她的乾媽——李瑪麗女士預備了很多的中國菜招待他們。而且她們要求當地的美國信徒來作個人佈道；這樣一來，一方面作個人佈道，一方面也做了中美交流的工作，真是一舉兩得。

那天來的美國信徒都是當地教會的姊妹們，有一些屬於門諾會，也有一些是愛米許族（Amish）的婦女們。愛米許族人非常保守，生活態度嚴謹、溫和而勤懇，誠心誠意地遵守他們傳統的簡樸生活方式，他們的祖先是來自瑞典、德國的重洗派，不與外族人通婚，不駕駛汽車，用馬車代步，有時深夜馬蹄聲經過房子，富有詩意；他們穿著非常樸素，生活簡單，家中不用電器，用洋燭、煤油燈，是勤勞的農夫，同族人中彼此都用賓州化德語交談，在家中與同族的人守主日、唱詩、講道都用德語；我曾被邀去參加他們的聚會，結果是像青蛙跌下井——不通（嘆通）！他們的農場，把賓州的鄉村景色，點綴得十分美麗。當我被介紹英文名叫「摩西」，他們百思不解，後來還問那些對我熟悉的人，我是

不是猶太人？

///

也是在這個特別的日子，我與蔡錫惠弟兄夫婦第一次相遇，日後他們成為我終生的摯友、親愛的同工。蔡弟兄生在中國，長於香港，在美國受教育。他與美籍妻子，和我們一樣對華人學生有負擔，曾在香港和新加坡事奉。我們相識那天，尚且不知神已計畫好要我們在以後許多年日裡，一同在美洲事奉祂。那時候，他們在國際學生協會（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c.），服事北美的中國留學生。後來，我們有相同的異象，就一起開始了華人學生的事工，稱為「基督使者協會」（Ambassadors for Christ, Inc.）。

那次集會中，我也認識了一些可愛的門諾會基督徒朋友。對我來說，這宗派不算陌生，因為我見過他們在爪哇中部的美好工作。他們在艱困地區犧牲奉獻的精神，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真正愛神和祂的話語，過著簡樸的生活，而且忠心地以屬靈和實際的方式去事奉神。我的一生，在門諾會基督徒的影響下，有許多觀念上的改變。他們也熱情地歡迎我到他們的教會裡講道。無論主帶領我往哪裡去，他們都以禱告支持我，持續著我們恆久不渝的友誼。

第一次帶我到樂園鎮去的菲利普夫婦，是聖經弟兄會（Bible Fellowship Church）的會友。這小宗派是從門諾基督弟兄會（Mennonite Brethren in Christ）發展出來的。我就讀的聖經學校，也是這個教派資助的。我曾在他們教會裡講道，成為他們屬靈大家庭的一份子。這些朋友對我的關懷和愛心，使我與那宗派結下密切的關係，並隨著我走向天涯海角。他們的友情令我銘記在心，常常感念他們在我初到美國讀書的時候，耐心地幫助我度過初期掙扎的歲月。

///

這次見面後，我常有機會去拜訪她們，暑假時，她們也邀請我去她們家中度假，當我投入學生工作後，常常在外面旅行，她們邀請我把她

們家當作歇腳之地，讓我住在樓上的客房裡，她們稱它為「以利亞的閣樓」。我們常有時間見面、相談，蔡小姐要我把外面的消息報告給她，有時則一起用飯、一起禱告，她真是把我當作一家人看待，怪不得有人說她是我的乾媽，雖然我還是稱她「蔡小姐」，從來沒有改口過，她亦以「周牧師」相稱，但我以她為良師益友。

蔡小姐要我經常去她的暗室跟她談論、聊天。她與倪柝聲先生很熟，倪先生的名著《屬靈人》，就是在她家族的別墅寫成的。那別墅是在江西九江的廬山，廬山是我國有名的避暑勝地，風景優美，那時國家的要人都有別墅在那邊，很適合安靜修養。她曾說等時局平靜以後，希望可以收回產權，不知後來如何。她還告訴我許多鮮為人知的軼事，因為沒有機會徵求她的許可，我只好存在心裡，不多撰述。

有一天我問蔡小姐，妳有什麼嚮往的事？那是初春的季節，她告訴我唐詩中的句子：「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我們曾經推敲很久，為什麼是啼鳥？不說鳥啼？後來她說很想看看桃花、聽聽鳥啼，我們就拍照片給她看，錄音給她聽，可惜無法攝成錄像帶給她看。

我曾經問她關於訪客的情形，她說，有一次來了一位訪客，是位很熱心的信徒，他說得了神的啟示，要藉著他醫好蔡小姐的病，就為她按手禱告，禱告之後，就叫她起床走路，可是她心中沒有感動，也不能立刻站起來走，心裡十分作難，站也不是，不站也不是，覺得很不好意思，令那位代禱者非常失望。

蔡小姐與她的乾媽很注重健康食品、養生食物，她們常用苜蓿芽作蔬菜食用，亦教我如何孵芽菜，可每餐食用，但是我仍然吃不慣。當我對蔡蘇娟、李瑪麗、露絲和瑪莉這幾位親愛的聖徒，認識愈來愈深以後，她們成了我禱告的支持者，也成為我在美國的親人。每當我面對重大的決定和危機，她們的愛和關懷永遠支持著我。

人前、人後，我多次聽蔡小姐說，臥病在床幾十年，她從來沒有問過神：「為什麼？」只問：「你要我做什麼？」她真是一位對主忠心又順命的使女。對我而言，蔡女士是以愛心堅持不懈傳福音的好榜樣。很多人從世界各地來探望她，無論病情如何不適，她都很少拒絕。很多時候，蔡蘇娟向他們作見證時，她的同工便在相連的客廳裡，懇切地祈求聖靈動工，直到訪客逐一與主相遇為止。這幾位敬虔的基督使女帶來的



影響，使身處地極的人也能感受得到。她的床就是她的講壇，在那裡她帶領了無數人接受基督。她們生活中那些有趣及令人興奮的事，已寫成書，名為《蔡蘇娟》，是《暗室之后》的續集。

## 第 16 章

# 溪邊的樹

基督使者協會很榮幸成為「中國馬利亞」  
晚年時播種長成的一個果子，  
我們也繼續因她的異象感到溫暖熾熱。  
嘗試在千千萬萬中國學生和專業人士的生命中，  
忠心地繼續繁衍那顆種子，  
延續她的異象，向中國億萬人傳福音。

我深深地敬重並感激那些將生命裡最美好的日子獻上，把福音傳給中國同胞的西方宣教士。他們在困難的環境下，願作福音的先鋒。其中很多人，把一生獻給中國，甚至埋骨在他們所愛的土地上。他們有些有宗派背景，有些則來自獨立的或憑信心而行的其他團體。他們到大城小鄉，甚至深入內陸偏僻地區工作。他們對主的愛，使他們甘心犧牲了家鄉舒適的生活，追求「拯救靈魂而得的永恆賞賜」。

我祈求華人基督徒，也能追隨他們敬虔的榜樣，願意在主耽延再來的日子裡，去到天涯海角，將福音傳給這一代和以後世代的人，願我們能忠心地接下他們的火炬，向普世的人見證福音。

///

影響我生命的宣教士朋友，不論在中國或美國，都多得不勝枚舉。

他們為我禱告、鼓勵和支持我。我只選擇一位親愛的聖徒——李瑪麗女士，作為代表，來向他們每一位致敬。

凡是認識李瑪麗女士的，沒有一個會質疑宣教士的貢獻。希望藉著我對這位傑出使女的回憶，能激勵大家，跟隨她謙卑的腳蹤，像她效法聖經裡的迦勒一樣：「一生忠心跟隨主。」

她被暱稱為「中國馬利亞」，而且在生活的每一層面，都名副其實。她生於中國南京，是宣教士的女兒，在舉止、外表上，都十分像個中國人，說話還帶著濃濃的南京口音。由於小時候傷了脊椎骨，所以她的身體有缺陷，住在日本集中營期間，脊椎骨彎曲得更嚴重，以致造成駝背。但是她從未埋怨過主，在中國，甘心服事主六十年。生活的試煉，使她的背屈曲，但在靈裡，她昂首闊步。儘管風暴吹折了她，她卻沒有斷裂。

她一生的工作，顯明了對中國人的愛。她把整本中文聖經加上國語注音符號，讓目不識丁的人也可以讀神的話語。她和蔡蘇娟從事這工作許多年，向印刷廠訂製了特別的鉛字，而且親自負擔所有校對工作。她們這兩個身體有缺陷的人，比大多數身體健全的人所做的工作還要多。

經過多年的挫折、壓迫、疾病、戰爭和其他危機，年紀老邁的李瑪麗女士，終於可以把她畢生完成的工作成果——標示注音符號的聖經，捧在手裡。「我如果不是身體有缺陷，不能承擔其他活躍的宣教工作，就可能永遠沒有時間投身於這項事工。」她說：「慈愛的父神雖然讓我們身患殘疾，卻知道那對我們才是最好的。」

李瑪麗，好比將彼得（蔡蘇娟）帶到主那裡的安得烈。除了宣教工作之外，她還做了另一項有意義的工作，就是花了四十年時間，照顧患上不治之症的蔡蘇娟，直到她自己離世，得著永恆的賞賜為止。照顧蔡蘇娟絕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中國馬利亞」大半生住在中國，家中有傭人伺候，和蔡蘇娟到了美國之後，她卻要親自照顧病人。

她雖然是美國人，卻直到晚年才開始學習美國的生活方式。她本身雖有殘缺，卻是另外三個殘障者：蔡蘇娟女士、她的妹妹露絲及表妹瑪莉的一家之主。「中國馬利亞」從早忙到晚，負責預備飯食和接待客人，全天候祈禱、見證，並且殷勤款待訪客。她凡事都倚靠主，喜樂地把基督的愛傾注予別人。

///

我愛把「中國馬利亞」看為「栽在溪水旁」的一棵樹（參考詩篇一篇3節），她晝夜思想神的話語，永遠在神的話語裡扎根。到了生命的最後一程，她幾乎全盲，必須借助聖經錄音帶靈修。九十多歲時，還學習盲人點字。雖然天然的視力日漸模糊，但她屬靈的眼睛卻愈來愈明亮。

她不但以神的話語滋養自己，更像一本活聖經，慷慨地把神的話傳給別人。不論是書籍推銷員、送貨員、送牛奶的人、郵差或問路的陌生人，凡是來到家門口的，她都向他們引述一節經文，和他們一起禱告。在上海的時候，她獲得一部珍貴的電話來推動他們的事工，她感謝主，並且祈求有人撥錯電話號碼，可以讓牠有機會作見證。據說，她透過那部電話，帶領許多人歸向基督。

「中國馬利亞」常實行她自己所傳講的道，她招呼客人如「馬大」，平靜安穩如「馬利亞」，從不匆忙，又常耐心等候，直到神回應她的禱告。疾病、貧窮、戰爭、監禁、瞎眼，都在她的生命樹上成了年輪而不是疤痕。每當我問她：「覺得怎樣？」她總是回答：「主奇妙地幫助了我們呀！」

她像一棵常青樹，「常保青翠」、「葉子也不枯乾」、「在乾旱之年毫無掛慮」、「靈裡也不枯乾」。即使在病危的時候，我去探望她，仍見她臉上發出光輝，從不發一句埋怨或苦毒的話。她的青翠可以成為別人的遮蔭或避難所，坐在她的蔭下，如沐春風，使人感到平安喜樂。

每次我在李瑪麗女士家裡住宿，都難於入睡。因為繁忙的三十號公路，距離她家的前廊只有數呎，所以車聲不絕於耳，整晚都有貨車隆隆地駛過。「那嘈雜的聲響令你感到煩擾嗎？」我問她。「中國馬利亞」笑著說：「不會，那嘈雜聲反而提醒我，記得為公路上必須在夜間駕駛的貨車司機和旅客代禱。」

她像一棵「按時候結果子」的樹，「而且結果不止」。她又像一棵橄欖樹，提供大量的橄欖油—聖靈的油。因為她被聖靈充滿，她的生命像基督，所以可以長出加拉太書五章所記載的聖靈九果。

她沒有結過婚，也沒有養育過自己的兒女，但是她有許多屬靈的兒

女、孫兒女和曾孫兒女。在她的聖經裡，標記出但以理書十二章3節：「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歸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她從年少至年老，引領許多人歸義，其中最著名的是蔡蘇娟，藉著蔡蘇娟的見證，蔡家有五十五人信主。當石頭擲向結滿果子的蘋果樹，果子便掉滿一地。李瑪麗女士的生命，正像這蘋果樹，「無論得時不得時」，她都以適當的方法在適當的時機，向適當的人，藉著合適的言語和行為，把果子帶給有需要的人。那些在中日戰爭時期認識她的人，都說當她收拾行李，預備進入日本集中營時，是何等興奮和喜樂！

雖然當時她年事已高，健康又不好，卻興奮不已地說：「我不會錯過這個連天使也羨慕的機會。多年來，為著上海未信主的外國人禱告，一直苦無機會接近他們。現在，主把大家關在一個無法離開的地方了！」她把以西結書一章1節帶到營裡：「在……被擄的人中，天就開了，得見神的異象。」

///

當其他人認為，要在不足十二小時裡安排一次福音性的聚會，宴請一百多位中國軍官實在「不得時」，而且要預備兩餐款待，實在不方便，「中國馬利亞」卻高呼：「這是主給我們的機會，告訴他們，我們渴望他們光臨！」她自己常忘記進食或休息，卻很少忘記照顧別人的需要。到了晚年，她學習各樣天然食物的益處，不過對此並不狂熱，只是學習神在自然界中，為著我們的健康和好處，所給予我們的供應。她們請我吃飯的時候，常以家裡種植的苜蓿芽菜、大麥麵包等食物來招待我。

她的健康不佳，不能出門，但對國家及世界大事依然很感興趣，常常留意有關聖經預言的時事，不斷地為猶太人及遠東地區的人禱告。

每次我到她們家去，她總是穿著深藍色的中國旗袍，外面披著圍裙，腳踏黑色中國軟底布鞋，用她溫暖、柔軟的手，握住我的雙手，柔聲地對我說話，使我感到自己像是她們的貴賓。有主同在，使她臉面發光，因此，我從未留意到她臉上的皺紋。她會為我、我的家人、我們的中國學生事工，以及任何與我有關的事情禱告。對她來說，祈禱就像呼吸一樣自然，她的家，是真正的「禱告之家」。

她最終成為一棵傾倒的樹，但是，她那敬虔品格的木材，卻成為神家裡堅固的棟樑，支撐著別人。「中國馬利亞」提供了「暗室」和對蔡蘇娟畢生的照顧。我敢說，沒有她，蔡蘇娟就不能如此地向普世傳揚基督。她像一棵最終不免老去、被燒盡的樹，然而，她在事奉主時燃點的火，今天仍繼續在許多人的生命裡燃燒著，溫暖了他們的心。「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詩篇一篇6節），知道她的心已完全獻給祂。現在，她與祂面對面，也完全認識祂，就如祂認識她一樣。

基督使者協會很榮幸成為「中國馬利亞」晚年時播種長成的一個果子，我們也繼續因她的異象感到溫暖熾熱。我們嘗試在千千萬萬中國學生和專業人士的生命中，忠心地繼續繁衍那顆種子，延續她的異象，向中國億萬人傳福音。

她與妹妹露絲和蔡蘇娟共同決定將她們在地上的產業：超過一百畝的農地和多幢建築物，奉獻給基督使者協會。她渴望神使用那些產業，透過傳福音、門徒訓練、團契和宣教工作，來延續她的異象。願我們忠心於屬靈的遺產，接下傳福音的棒子，不單是李瑪麗女士留傳下來的神聖產業，還包括所有在我們之前、為神在中國的工作預備道路的宣教士所留下的未竟之工，跑我們當跑的這一棒。

///

李瑪麗女士臨終時託人留下一樣東西給我，至今都是我所珍惜的寶貝。還記得那是一個嚴冬的早晨，地上蓋著一層不太厚的雪，我站立在李瑪麗家宅的後門旁，面對這座李瑪麗女士曾住過的大廈，心中悵然若失。蘇珊娜含著眼淚來開門，柔聲地道早安。這是李瑪麗女士逝世後的第三天，整個房子的人都被死蔭幽谷的陰影所籠罩著。

我輕輕走進暗室，坐在蔡蘇娟小姐的床旁。我知道她的哀傷，眼淚在黑眼鏡下滲出，直流下臉頰，我們相對無言。此時，一位蔡小姐忠誠的同工進來（幸虧她近幾個月在這裡照料）。她指著桌上一個包裹說：「這是蔡小姐吩咐我包好，預備送給你的。」蔡小姐在一旁接著說：「這是乾媽的一件外袍，人家做了送給她的，她穿了兩次就捨不得再穿，還像新的一樣，她知道你每天早上很早起來，你在靈修時披著，可以禦寒。」這時我

體會到什麼是「卻之不恭，受之有愧」的涵義。

我微顫的手打開包裹，一件中國古裝的絲棉外袍呈現在我眼前，黑色的緞面襯著玫瑰紅的綢裡。睹物思人，我的眼睛開始模糊了，卻不敢哭出聲來。幸虧在暗室裡，別人不太容易察覺。道謝後，談了一些別的事情，我就匆匆告辭。摟著那件外袍趕回農莊，進了寢室，輕輕地掩上門，再一次把它披在身上。

大小合適，長短亦恰到好處。繫上帶子，我虔誠地跪在神前祈禱，願那降在李瑪麗女士身上的靈，更加倍地感動我。在神面前，我放聲大哭起來，承認自己的不配、軟弱、失敗，求祂使我裡面重新有正直的靈。「她雖死了，卻仍說話。」我站起來照著鏡子，感到自己是世上最富有的人。我承受了她的遺愛，巴不得穿了這件外袍的人，裡面能蘊藏她那樣仁慈、謙恭、柔順的性情；剛毅、正直、不撓的精神；以及她愛神愛人的心。

緊摟著這件外袍，就好像緊摟著這位可親的老人家一樣，我熱愛著她。當我垂老無夢之年，仍會撫摸這件玫瑰紅襯裡的外袍，期待著在晨曦裡，重逢那多年闊別的笑容。

## 第 17 章

# 趕牛上樹

雖然哥倫比亞聖經學院的功課壓力十分沈重，  
課餘時間有限，但我仍盡力探望並幫助南、北卡羅來納州，  
以及喬治亞州的華人查經班。  
我能體會這些中國學生在外地求學的難處與困境。  
學生時代的親身經驗，  
加強了我帶領華人學生認識主的使命感……

我禱告尋求神，希望知道在賓州聖經學院學習一年以後，祂接著要我到什麼地方去？祂是否裝備我，讓我回印尼，在宣教訓練學院（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擔當行政工作？

另一次，聖經弟兄會贊助的宣教會議中，師悌德牧師（Rev. George Steed）和我同住在菲立普夫婦的家裡，師悌德牧師在印尼的婆羅洲（加里曼丹）當宣教士，並曾為我的美國簽證作擔保。我曾住在他加里曼丹的家裡，他樸素的生活和真摯的靈性，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師悌德牧師建議我，應繼續留在南卡羅來納州（South Carolina）哥倫比亞聖經學院（Columbia Bible College）的宣教研究院進修。

藉著禱告，從神獲得確據以後，我知道了以後的方向，便於一九五六年申請入學。我的語文能力仍然有限，很難追上其他同學。相比之下，我在亞倫鎮一年的經歷，像是給初出茅蘆者的迎新計畫。我的目標是，盡可能在短期內獲得碩士學位，然後回到印尼去。因此，我必須修



完三十個學分、撰寫一篇論文，才符合學校的要求。

定下這個目標後，我每天早上五點便起床讀書，直到吃早餐為止。我住在研究生宿舍裡，距離古樸的校園只有兩條街。第一學期仍在試讀期，我必須保持每科成績平均B+才能成為正式學生。我盡量選修，第一個學期就選了十六個學分。正如「趕牛上樹」，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啃得動？

赫教授（Professor James Hatch）給我極大的幫助。每天課後，他都與我重溫當天的聖經、神學和其他科目的內容，並確保我都明白。我常利用午餐時間，小睡片刻，起來便繼續溫習，直到吃晚餐的時候才停止。

楊弟兄是我的室友，廚藝一流。由於我們在學校很早就吃晚餐，因此，有時在回家途中經過超級市場，會進去買些米、菜和肉，當我們書讀到半夜，甚至凌晨一、兩點，飢腸轆轆之際，就煮些宵夜來吃，可供我們支持到吃早餐的時候。離我們不遠，另一個宿舍裡的學生說，他們常在預備進入夢鄉時，聞到一陣陣香味，他們還開玩笑說，是住在「揚州」飯店裡！（和以美食聞名的「楊州」諧音。）

///

感謝神，我的成績平均達到B+，所以學校准我繼續修讀下學期的學科。用英文寫論文，好像另一回合的「趕牛上樹」，但神為我安排了一位註冊主任，修改我的英文論文。最後，藉著神的恩典，順利交出那篇論文，並獲得接納。

我在哥倫比亞聖經學院就讀的時候，利用那美好的機會，聆聽很多宣教士分享他們的經驗和忠告，這使我對宣教的使命感日漸增強。同時我也知道，在美國有許多華人學生還不認識真神，他們覺得人生沒有目標，感到寂寞和不安。

讀書期間，我很慶幸有兩次機會，參加在伊利諾州（Illinois）湖畔娜（Urbana）舉行的「校園基督徒團契宣教大會」。第一次在一九五八年，第二次是一九六一年。我在那裡遇見許多從東南亞來的華人基督徒學生和華人學生領袖。一位熱心參與、奉獻自己的基督徒學生林弟兄，在大會排定的每一節聚會之間，為華人學生籌辦特別聚會。該地的

雙城聖經教會（Twin City Bible Church）也幫著籌募助學金，讓所有希望參加湖畔娜大會的華人學生，都能免費參加。

每天下午，我們在教會大堂舉行中國聚會，討論如何在美國的校園作見證，以及中國重新開放的時候，如何將福音傳到中國，我們也為此禱告。那兩次的大會講員，更激發了我的異象。

第一次目睹成千上萬從美國各校園來的基督徒學生，聚集在一起歌頌神，認真思想神的宣教呼召，並且獻身事主，我的心大受激勵！看見許多華人學生回應神的呼召，願意往海外宣教。我夢想、祈求神藉這股屬靈的力量，為祂的國度成就大事。

湖畔娜宣教大會帶來的餘波，就是華人教會和學生領袖成立的北美華人福音會議（North American Congress of Chinese Evangelism）。以後幾年，陸續在不同城市舉行大會，吸引了牧者、學生工作者和學生參加。後來，還發展成為世界華人福音會議（Chinese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sm），有更大的普世異象和計畫。

雖然，我在哥倫比亞聖經學院的功課壓力十分沈重，課餘時間有限，但我仍盡力探望和幫助南、北卡羅來納州，以及喬治亞州的華人查經班。單單南卡羅來納州州立大學，就有四五十個中國學生參加。我能體會他們在外地求學的難處、經濟和學業的壓力、語言的障礙、心靈的空虛和寂寞，以及前途茫茫的困境。

主曾讓我經歷同樣的困難，但是因為我認識主，知道祂名稱為「耶和華以勒」。學生時代的親身經驗，加強了我帶領華人學生認識主的使命感，也求神向我顯明，讓我知道將來要怎樣來幫助他們。

///

學業快要完成的那一年，是我最艱苦的一段時間，身心都十分疲倦，深感壓力重重，經常心跳急速，讓我以為自己心臟病要發作了。當我感到胸口壓力愈來愈加劇，就把這情況告訴校醫，不知是否應該中止學業。經過詳細檢查，醫生說我沒有生命危險，但是極需要休息，並約我到山上去休養。我真想接受這個邀請，讓自己稍微恢復精神，但是我不能去，我想盡早完成學業，回到印尼的家中和事奉的崗位上。

除了要與英文搏鬥，研究院的費用也令我負擔不起。離開印尼的時候，教會負責我家人的生活開支，幾位基督徒朋友，也自願支持我在美國的進修，甚至最後一分鐘，還有人送給我一個鱷魚皮製的錢包，匆忙之間沒有即時打開，直到船出港口，打開一看，才發現裡面有兩千美元，這在當時是很大的數目！感謝神，祂早已供應！

在哥倫比亞聖經學院的最後一個學期，我的「油」用盡了，差點沒錢繳住宿費。當我為學費和其他需要向神祈禱的時候，神叫我想起乘船到美國途中發生的一件事：船在許多港口停泊，其中一站是錫蘭，我上岸在街道上瀏覽觀光，一個錫蘭人擋著我的去路，問我要不要買些珠寶？他給我看了一些漂亮的寶石，其中有一套鑲寶石的戒指、項鍊、手鐲和別針，我一看便喜歡，就與他討價還價，最後以七十五美元成交，這筆錢對我而言是個大數目，我把那套寶石飾物放進行李箱，便完全忘記了這回事。

我購買的那些飾物，本來打算回到印尼時送給文田，感謝她在我們分隔兩地的漫長日子裡，辛苦地照顧家庭。

後來一位基督徒朋友聽說我想變賣它們時，便出價五百美元。他交給珠寶商鑑定，雖然市價並不值五百美金，但那些寶石都是真的。這是神供應我的額外「一瓶油」，足夠支付我餘下學年所需的學費、住宿及膳食費！留學美國的三年裡，神不單有時出乎意料供應我經濟所需，還送我到優良的學校，讓我和敬虔的教授學習，遇到體恤我的同學，並且結交了一位意氣相投的室友。最重要的是，神使我有更敏銳的宣教異象，來預備未來的事工。

1. 要練一口過得去的英文，實在不易。
2. 1959年，我與我的室友楊弟兄一起畢業於哥倫比亞聖經學院。





3. 「暗室之后」蔡蘇娟女士。





4. 沿著林肯大道位於蔡蘇娟家門前的「信耶穌得救」告示牌，以及來自馬里蘭大學的查經小組。
5. 與「暗室之后」蔡蘇娟女士的合影。

6. 蔡小姐和乾媽「中國瑪麗」  
李曼女士。
7. 在「暗室」裡，我與蔡錫惠  
夫婦（左一，左二）第一次  
相遇，成為同奔天路的親密  
戰友。



## 第五篇

---

# 海外宣教Ⅲ

【成立使者】

現在的華人青年學生，  
和華人教會領袖之間的鴻溝愈來愈大。  
我們需要評估傳統的傳福音和門訓方法是否合宜，  
發展出更有效的方式，把今天的學生領向基督。



## 第 18 章

# 不願去日本

不，我可以到任何地方，就是不去日本！

童年時在中國已親身嘗夠了日本士兵的滋味！

「如果可以的話，主啊，求你把這苦杯擲開，

請不要呼召我到日本去。

我承認我不愛日本人，我不想與他們有任何牽連！」

然而，神仍然溫柔、堅定地帶領我往那個方向去……

一九五九年我獲得哥倫比亞聖經學院文學碩士學位後，急於回到印尼的宣教訓練學院（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事奉，當然更想盡早與家人團聚。在分隔兩地期間，文田不時寄來家庭的相片，更使我感到寂寞和思鄉。子女幼年的成長歲月裡，沒有父親在身旁，他們還認得我嗎？

可是，印尼教會的同工不斷來信警告我不要回去，因為蘇加政府親共，如果我那時候回去，會冒上被監禁的危險，也會連累我的家人身陷險境，回印尼反而阻礙了神的工作。於是，我只好迫切地等候主的引導。

當時印尼正陷入內戰，很多右翼的華人政治領袖遭到監禁。政府關閉了我們所建立的學校，學校的李副校長和一些領袖都被囚在監裡，趙世光牧師也必須離開印尼回香港去。

由於蔡蘇娟女士及蔡錫惠弟兄的鼓勵，我加入了國際學生協會（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c.），以義工身分參與留美華人的學生工

作，並在差不多一年期間裡，巡迴不同的城市，探訪華人的查經班。不用出外時，我就住在馬利蘭州伯賽大（Bethesda）的蔡宅裡，或是「中國馬利亞」隔鄰，常用來接待宣教士和基督徒工人的「伯大尼之家」（Bethany Home）。

在普高諾山基督教大會（Pocono Mountains Christian Conference）中，我遇見普世福音運動（Worldwide Evangelization Crusade）的格諾民先生（Norman Grubb），他為我祈禱，並鼓勵我到日本工作，其他人則建議我留在美國，遠離世界上的危險地區。但是我深信世上最危險的地方，是床上，因為大多數人都死在床上！難道我們會因為危險而避免上床嗎？其實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在神的旨意中。

///

趙世光牧師也鄭重地建議我，要我為是否到日本事奉向神禱告。一所日本華僑教會的邀請加強了這建議的份量。何況有人告訴我，人在日本更可以名正言順地將家人平安地接出印尼。然而為何要到日本去？神難道又要把我投進另一個截然不同的跨文化宣教事奉裡嗎？

不，我可以到任何地方，就是不去日本！日軍在戰爭期間那樣地殘暴，我無法想像如何與日本人親密相處。雖然聖經中的摩西被呼召往苦待他百姓的埃及去，但神肯定不會要我在日本人中做宣教工作！

我童年時在中國已親身嘗夠了日本士兵的滋味！還清晰地記得他們如何兇暴地對待中國人——既像殖民主義者，也像征服者。他們的行為，就好像上海是他們的。然而上海是我們的城市、我們的國土，不是他們的！我記得曾與日本孩子正面衝突打架，記得他們如何圍攻我。我對那些侵略者欺壓人的殘酷不仁，留下了極壞的印象。我們痛恨日本人，盡可能地遠離他們，即使仍是學生，我已知道終有一天，難免要與他們竭力一戰。

戰爭爆發，中國慘遭日軍猛烈的轟炸，我現在閉上眼睛，仍能看見他們如何炸毀我在寧波的家園，又是怎樣殘忍地殺害許多的中國人民。無辜的中國百姓，無論他們如何卑躬屈膝，依舊逃不掉受日本人凌虐——日本士兵似乎全患了虐待狂！更甚的是，我親耳聽見和讀到他

們在東南亞與印尼所犯的罪，他們在婆羅洲和新加坡殘殺了很多華人領袖，並且用貨車把他們像死豬一般拖走，使受害者的家屬永遠不知道他們親人屍首的下落。

我跟主說：「主啊，你一定知道我對日本人的感受如何，你怎麼可以呼召我到日本當宣教士呢？你怎麼能期望我心悅誠服地接受這樣的呼召呢？」我內心充滿掙扎。「如果可以的話，主啊，求你把這苦杯挪開，請不要呼召我到日本去。我承認我不愛日本人，我不想與他們有任何牽連！」

然而，神溫柔、堅定地帶領我往那個方向去，我只有順服祂的引導。我知道在日本的中國教會有很大的需要，但我還是希望只在當地的華僑中工作，避開日本人。

///

到達日本當天，神就給了我一個「入境考試」。有人遞給我一封信，通知我說，他們已安排我那天晚上在距離東京不遠的橫濱，主領一次福音聚會，而且大部分聽眾是日本人，只有少數華僑，我可以用華語講道，他們會將我的信息翻譯成日文。這令我感到煩惱！

聽到這個不合意的消息後，我心中交戰，心靈掙扎。我問神，應該為祂傳講什麼信息？我希望是一篇大眾化的講道，不涉及個人的怨恨。

神果真選上了我一直抗拒的題目——愛日本人。我驚訝到極點！祂感動我講約翰福音三章16節，就是神愛世人（包括日本人在內），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無論我愛不愛日本人，祂愛。這就是祂差派我傳講的信息！雖然這個主題有違我的本性和意願，可是禱告以後，我知道自己沒有別的選擇，惟有順服。

神教導我必須向曾經勢不兩立的敵國人民傳講祂的信息。我要傳揚愛，代替仇恨。感謝神，出席人數超過一千。我傳講了第一篇信息後，很多人回應表示，願意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當中包括日本人和華僑。

我發現大部分日本人並不像侵華時候的軍閥，基本上他們是善良、愛好和平的人。從第一次聚會開始，我有很多機會與各地的日本人交往，在團契小組和教會中一起服事。在我們教會裡，每主日早上九時，

有英語崇拜聚會，十一時是中文崇拜，晚上則是日文崇拜。透過這些接觸，我開始學習跟日本的弟兄姊妹真實地彼此相愛，我為他們施洗，視他們如同神家裡的親人。

我也到校園的基督徒團契向大學生講道。有一次，學生在校園舉行反核示威，矛頭指向美國。我的翻譯與我同到學校去，經過沸騰的人群，看見許多反對原子彈的海報和標語。當時謠傳有一艘美國軍艦從美國來到日本，配備有原子彈頭，學生對此十分憤怒和擔憂，於是傳遞一份請願書，要求大家在上面簽名。

我們進入會客大堂時，學生早已齊集，他們腦海裡縈繞著原子彈爆發的慘景。我看到反戰標語上的一些漢字，感覺到大家的情緒都已經高漲到瀕臨爆發的邊緣。

負責人為我作了介紹後，一個日本學生舉手，透過翻譯向我喊道：「你是否願意簽署我們的請願書，抗議原子彈事件？」

這真把我難倒了，無論我怎樣回答，似乎都錯。如果我答「是」，左翼學生當然高興，卻會引發其他人的憤怒；如果我答「否」，又違背了我作為神的僕人的良心。我不想表明任何政治立場，以免掉進他們的圈套裡。當年的宗教和政治領袖也用這伎倆——設下圈套的問題——來對付耶穌。我禱告，並思想耶穌所用的屬天策略可否應用於我的處境中。

「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我反問他。「請願書真正的用意是什麼？」

「很簡單，」他高聲說：「就是反對原子彈。」

「為什麼？是不是因為我們反戰？當然，你我都是反對戰爭的。但原子彈問題與戰爭有什麼關係呢？」這位日本學生陷入困惑和沈思中。

「是因為原子彈而導致戰爭，還是因為戰爭而產生原子彈呢？」我一面說一面默禱著。他仍舊默不作聲。

我提醒他說：「在原子彈發明以前，歷史上已經屢有戰爭。」我開始懷疑沿著這個推論的脈絡繼續下去，是否是明智之舉？因為它會掀起過去的仇恨，但我仍然繼續說下去：

「你們的軍隊攻打中國同胞，不是因為你們有原子彈或沒有原子彈，是不是？這個新式武器，是因為戰爭的需要而製造出來的。最早的時候，人們用竹桿或石頭，甚至用拳頭、雙腳、牙齒來肉搏，接著用

刀、箭和矛，再來用槍和其他武器，然後是小型炸彈和坦克車。戰爭的產生，是因為人心裡有罪惡，我們和人爭鬥，是因為我們自私，心靈裡沒有平安。我今天下午來這裡，就是要告訴你們什麼是真正的平安？沒有這種平安，你們在世上不能找到和平。我可否繼續我的講題？」

他們都很專心地聽我說下去。感謝神，祂在我危急的時候賜給我智慧。正如聖經所應許，我們不需要事先設定好該說什麼，在我們需要幫助的時候，神會賜給我們當說的話，神對祂的僕人是信實的。

///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我開始在日本服事。第一年，忙於牧養教會，並祈求主幫助我的家人能從印尼愈來愈危險的政治局勢中出來。

感謝神，藉著許多朋友的禱告和幫助，我的家人終於離開印尼，來到日本。我們分隔了差不多四年，現在能夠重聚，自是快樂極了！文田在那幾年間的辛勞，真令人難以置信，她身兼父職，照顧五個年幼的小蘿蔔頭，在我離開的時候，最小的一個還不足一歲，最大的只有八歲。

五個小蘿蔔頭突然來到日本，最急需的莫如進入當地的學校。印尼爆發內戰後，左翼人士企圖把所有華人領袖監禁起來，沒有一間中文學校不被關閉，因此，在那幾年裡，我們的孩子沒有地方讀書，惟有留在家裡。我真想知道，文田究竟如何獨力管理他們，尤其是住在教會裡，人人都看見他們的行為！藉著神的恩典，以及文田的辛勞努力，她做到了。她在神的道路中養育他們，教導他們認識聖經，並在他們人生關鍵階段的幼年時期引導他們成長。

我們全家在日本安頓下來，開始適應不同的環境和氣候，以及子女的教養等難題，這些幾乎要壓垮我們。分隔好幾年，我和孩子們之間有了頗大的隔閡，我求主給我智慧，去決定各樣事情。我們全家都要學習，如何以少數民族的身分在這新的文化裡生活。對我們而言，日本的學校是既新鮮又陌生，而一大清早，讓孩子們準備就緒，搭乘早班火車去上學，那股忙碌勁兒，更是我們想像不到的。

那些年間在日本生活的中國人，都感到人生的無常，他們覺得生活不穩定，對將來沒有把握。那幾年裡，只有一對年輕人在我們的華人教

會裡結婚，我們的會友沒有一個生兒育女。感謝神，我們在那幾年裡也沒有遇到任何喪葬事宜。華人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怎樣謀生。

據說在日本的華人多半以「三把刀」為生。二次大戰前，他們若不是理髮師，就是廚師或裁縫師。日本人充滿自發和進取之心，當他們發現自己在某種技術上落後了，便會催逼自己急起直追，然後青出於藍，勝於藍。他們甚至以競爭之心來督促自己改進。

大戰前，日本人並不十分擅長裁縫西服，但是他們堅持不輟地學習，直至成為這方面的一流師傅。而且日本人天生有禮，知道怎樣服侍人，在理髮店裡，從顧客踏進門那一刻，便給他們帝王般的招待——客人不單只理了髮，身體其他部分都享有周全的「全套」服務。因此，日本人開始把華人擠出理髮師這個行業。

日本食品與中國食品截然不同，與中國複雜的烹調方法和材料配搭相比，日本的煮食方式確實簡單得多。魚吃生的，烹調肉類、其他海鮮和蔬菜的方式，也跟中國不同。日本人以食物的視覺吸引力為優先，用顏色和形狀來吸引人的注意，他們的菜點都裝置得如同藝術品一般。

日本人也愛吃中華料理，他們知道中國餐館是一門賺錢的生意，所以，立志要在烹調中華料理方面出類拔萃，甚至超越華人。為大公司辦酒席，還提供娛樂。他們的策略是限制中國人開設餐館的數目，然後自己開辦中國餐館。他們透過入境處，運用他們的權力，從臺灣和香港聘請專業廚師來日本，把他們的工作許可證縮短至三年為限，一旦從他們身上學到所有廚藝，學會了烹調技巧以後，就把他們一腳踢開，免得與日本人競爭，進而保護了他們自己的餐館事業。

沒有多久，華人在日本賴以謀生的「三把刀」，都被日本人接收了。由於華人普遍缺乏與人合作的精神，所以處境愈來愈艱難，不僅失去了地位，甚至沒有謀生之處。一位日本朋友向我解釋中國商人與日本商人最大的不同之處：「如果一個日本人和一個華人競爭，華人會獲勝；如果是二對二，在伯仲之間；但如果是三個日本人對三個華人，日本人一定會獲勝，因為日本人比華人更團結、更合作。」

很多成功的日本公司，是由共同行政或董事會所管理的，但在華人當中卻少見。華人的經商風格較多是家族式的，由家長出任老闆，這限制了它的擴展。日本人則趨向於互相幫助，尊重多重領導架構。

不過，日本投降以後，中國人逐漸重獲他們的經濟能力，而且成功地進入商業、貿易、出口、船運和航空的新領域，華人餐館也再次蓬勃發展，蒸蒸日上。

## 第 19 章

# 韓國事工

在韓國，基督徒佔了總人口的20%，  
可算是亞洲國家的第一位。它之所以如此興旺，  
一方面是因為基督徒熱心讀聖經、對神話語渴慕、參加主日學，  
一方面是清晨的禱告、時間和物資的奉獻，  
還有他們對牧師、傳道人非常尊敬，  
怪不得韓國教會大得復興！

我在印尼的時候，就聽說韓國不只泡菜相當有名，韓國教會的增長、通宵的祈禱、宣教士的差派，更成為東南亞華人基督徒仰慕且師法的榜樣。那時印尼有些基督徒組團到韓國去觀摩學習，我心中也祈禱，希望能有機會去見識一下。當我在日本事奉的時候，有一位在韓國華人教會工作多年的美國宣教士，到東京來找我，邀請我去韓國主領幾次特別聚會，經過禱告後，我欣然就道。

那時韓戰剛結束，是二月農曆新年節期。飛機到達漢城，一路上只見斷垣殘壁，天氣寒冷，漢江大河河面都結冰，可以行人。他們陪同我到韓國的第二大城一大邱，火車上一路的景色，有如中國北地的農村風光，令我頗有還鄉之感。我們一行人在暮色中抵達大邱城，晚上就住在教會裡。在這裡我第一次經驗到北方的炕，地下有炕道，全室都感到溫暖，中華民族真是個優秀的民族，能想出這麼好的保暖方法。韓國的炕不知道是韓國人自己想出來的，還是中華先民傳過去的？有待考證。



///

當地中國教會是由一位韓國籍的女傳道主持，十分興旺。她會說很流利的中國話，也非常會接待客人，她猜想我是從中國來的，大概習慣睡在床上，所以為我「搭」了一張床，上面是一塊日本的榻榻米，下面架三條長板凳，頭腳各橫放一條，另一條直放在中間，便成為高低起伏的「床」。他們給我的被子是日本式的厚被（Futon），非常暖和。起先因為旅途困頓，十分勞累，我很快便睡著了，但是過了一陣子，因為上面的被子很熱、下面的榻榻米很涼，上熱下冷，我開始輾轉難眠，一會兒躺著睡，一會兒趴著睡，像在烤魚一樣，最後索性將榻榻米搬到炕上，背暖和了，才再度入睡，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經驗。

沒睡一會兒，我便被一陣鐘聲敲醒，起來後，他們告訴我這是隔壁韓國教會早晨禱告會的鐘聲，現在只是四點鐘，我還可以再睡。到了五點，又開始敲鐘，雖然他們說還早，不過我決定起床，開始自己禱告。六點的時候，鐘聲再度傳來，大家才都起床準備吃早飯。原來他們隔壁是一個韓國人的禮拜堂。戰爭剛剛過去，戰後韓人生活清苦，玻璃窗都是破的，沒有辦法，他們就用木板把窗子釘起來。地板也沒有，就鋪幾塊木板在地上。大清早，天冷，信徒們用被子包在身上就這樣參加禱告會，由四點到六點，每小時敲鐘，他們就坐在木板上禱告，我看了非常感動！這是我對韓國教會的第一個印象，覺得很值得我們學習。

後來我開始在那邊聚會、講道。那是一個週末，感謝神，來參加的都是中國人，所以我可以用中國話直接講道。他們真是飢渴慕義在神的面前。到了禮拜天早晨，他們沒有聚會，我就問他們：「我跟你們到韓國教會看看好不好？」

到了韓國教會，我看到禮拜堂門口擺了好多個大的汽油桶，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放汽油桶，後來陸續有人進來，看到他們一手拿聖經、一手拿一袋米，到教會門口就把帶來的米倒進汽油桶裡。後來我才知道，他們雖然貧窮，但每個基督徒在家裡吃每一餐飯之前，就把一碗生的米放在一旁，作為他們的奉獻，稱為「聖米」。然後齊集每一天的米，放在一個大容器裡，主日的時候帶到教會來，作為他們十分之一的奉獻。這些米，一方面

可以賙濟窮苦的人，另一方面也可以由教會販售，作為額外的收入。對我而言，這是很新奇的事情，也覺得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方法。

///

我在韓國教會發現的第二件事，是他們不僅參加主日崇拜，而且熱心參加主日學。老師（不一定是傳道人）在上面教，下面的人就洗耳恭聽。他們都坐在地板上，沒有舒適的椅子，但每個人都安靜在神的面前聆聽。

在韓國，基督徒佔了總人口的20%，可算是亞洲國家的第一位。它之所以如此興旺，一方面是因為基督徒熱心讀聖經、對神話語渴慕、參加主日學，一方面是清晨的禱告、時間和物資的奉獻，還有他們對牧師、傳道人非常尊敬，怪不得韓國教會大得復興，聽說有的教會多達幾萬人聚會。

這是我第一次到韓國，除了大邱，還到過幾個城市，所到之處，都看到當地的中國教會也學習韓國教會的榜樣，熱心愛主。

///

第二次有機會到韓國，是因為在韓國有一個特別大的福音聚會，叫作「福音大爆炸」，我和同工們一起去，實在看見神在他們當中大大地作工。聚會地點在飛機場旁邊，那天雖然下雨，但是有五十多萬人參加。白天聚會的時候，他們屏氣凝神，專心聽道，十分安靜；到了晚上通宵禱告的時候，五十萬人一起開口祈禱，猶如大水的聲音，十分雄壯、奇妙、可畏。看見神的大能在韓國彰顯，心中不免要問：「韓國人能，為什麼我們不能？」

這次我們被接待住在大旅館裡面，使我有機會認識從世界各地來的中國傳道人，也讓我有機會在許多方面學習，實在感謝神的恩典。

韓國基督徒的熱心愛主，使我們覺得汗顏，尤其在北韓的弟兄姊妹更叫我覺得羞愧。他們被無神論的政權統制，為主所受到的逼害真是可歌可泣；他們為了固守所信的道而受的苦，不是外人能了解的。如果把

這些史蹟記錄下來，可以集成一大巨冊，單就我個人所聽到的見證，倘若全寫出來，恐將成為本書的大部分。

我曾與北韓的信徒共桌，他們為了爭取信仰自由而逃到南韓來，有的已經鬚髮斑白，有的是年輕力壯的青年，聽他們親口訴說慘痛的經歷，使我這個平常極少流淚的人，亦情不自禁地一面聽，一面陪著他們傷悲。講完後，我們一起為逼害他們的政權祈禱，他們沒有仇恨、沒有報復的心，也沒有求神懲治那些迫害他們的人，只求神赦免並拯救他們，像主使逼害基督徒的掃羅，變為愛主的保羅一樣。當晚的聚會，蒙神恩膏澆灌，我們在禱告時都放聲大哭、被聖靈充滿，心中大得安慰。

很多中國人到韓國定居，其中以山東省籍為多。我在三個城市主講了一連串聚會後，他們請我留下來，帶領教牧聚會。當地許多教會都缺乏牧者，由於他們求牧心切，再三請求我來韓國同時牧養七個教會，並且答應為我們一家人，在一個風景優美的山上蓋一幢房子。我等候神的引導，不知道祂是不是要呼召我面對另一個跨文化的事奉。

///

我祈求神顯明祂的心意，當我一九五九年離開美國，前赴日本的時候，已取得在美國的永久居留身分，並有國際學生協會（International Student, Inc.）的保證書，正式准許我在美國以外生活兩年，從事宣教工作。在東京的美國領事，透過我的副領事好朋友，提醒我時限快到了，極力催促我先回到美國，否則我的居留權便屆滿。我告訴他我辦不到，因為神在亞洲的工作很迫切，但他還是建議我這樣做。我回答他，如果神要我這樣，我會照著做，但是我不會自作主張。

不久，副領事打電話給我，通知我全家遷往美國的申請已獲得批准。我想一定有些事情出差錯了，因為我並沒有申請什麼啊！領事向我解釋，美國一個華人基督徒團體為我們申請，正式的批准書就在他手上，可隨時到他的辦公室領取，他認為是神為我開了這條道路。同時，蔡錫惠弟兄寫信通知我，他已透過新成立的華府中國教會（Chinese Church of Washington, DC），安排邀請我作他們的第一任牧師。

當我告知東京的華人教會，有關神明確的帶領時，出乎意料之外，

雖然他們非常想要我留下來，但是卻願意「差派」我前往美國去作他們的「宣教士」。他們解釋說，他們當中許多人送子女到美國讀書，這些孩子卻在美國的校園離開了基督信仰，也不再回家鄉了。他們跟我說：「我們相信神會使用你，在美國的華人學生當中事奉，領他們歸向基督。」

一切都出人意料之外！這些在日本的華人信徒甚至自願透過眾教會，為我全家籌募旅費。他們提出：「我們願意為你祈禱，差派你從日本到美國的宣教工場去。」所以，我又成了宣教士，這一次是從第二個外國土地被差到第三個外國土地去！

我直到如今仍為韓國基督徒的屬靈生命禱告，也一直對他們充滿負擔，但是，神顯然不帶領我在那時到韓國事奉。抉選之際，神引領我來到祂的門前，讓我清楚知道事奉祂的下一步。旅程的安排是由我和文田各自帶著部分孩子，分別乘搭兩艘不同航線的船前往美國；我到達西岸，文田則到東岸，然後我們在一九六二年秋天於華府會合，展開新一頁的事工。

## 第 20 章

# 屬靈果子

今天的學生像往常一樣，有同樣的屬靈需要，  
只是我們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接近他們。  
我們必須有創意並因應時代的需要，  
把火炬和異象傳給下一代的基督徒工作者，  
我們要為他們禱告，相信神會引導和使用他們，來榮耀祂，  
正如祂昔日帶領我們一樣。

華府中國教會怎麼會邀請我作他們牧師的呢？事情可追溯至華人學生事工展開的時候。這個年輕的華人教會是由華府地區的一個查經班開始。我們先在華盛頓，以及附近的馬利蘭州和維吉尼亞州的華人當中，邀請當地的華人學生、專業人士和家庭，參加家庭查經班和團契。過了一段時間，這些參加查經班的人提議，在主日早上聚集，一起用中文崇拜。於是每個主日的清早，在國際學生協會事奉的蔡弟兄，便駕車前往各個校園、宿舍和住宅，接載參加崇拜的人。

第一次聚會的地方，是在國際學生協會大樓的辦公室。學生們幫忙把辦公室的桌子和設備推到兩旁，中間擺放摺椅，並同心祈求神把那些需要祂的人帶來，華府中國教會就這樣誕生了。崇拜之後，常有團契時間，以及一頓中國式的家常便飯，那是單身華人學生和朋友所樂意享用的。

中文崇拜聚會的人數激增，人們感到神的時候到了，應該正式成立一間華人教會。就是這樣一所新教會，邀請我們一家大小從日本回來，

成為華府中國教會的第一位牧師。

///

我對北美華人學生事工的負擔，始於我在美國求學的時候。因為親身經歷到孤單、適應困難、心靈上的壓力，知道學生的經歷和需要，就有負擔要向他們傳福音。自從我在一九五六年遇到蔡錫惠夫婦，我們便開始在更廣的基礎上，為華人學生事工祈禱，分享我們彼此的異象。蔡氏夫婦在賓夕凡尼亞州，繼而在華盛頓參與國際學生協會的事工以前，曾在香港和新加坡事奉主。

一九五七年我們一起在賓州賓林研經大會的松溪（Pinebrook），籌辦第一屆華人基督徒學生夏令會，約有三四十個學生參加，趙君影牧師是我們的講員，學生在靈性上有熱烈的回應。從那一年起，每年都不間斷地舉行同類型的夏令會。很多著名的華人教育家、醫生、教會工人、牧師和其他行業的熱心基督徒，紛紛在夏令會中信主，或獻身事主。

舉辦了第一屆夏令會後，我們便開始以中、英文出版《使者》（Ambassadors）雜誌，我們希望不斷增長的校園華人查經班，知道其他查經班正在做什麼，從而建立靈性上和團契的網絡。

前往日本之前，我曾有一段短時間作國際學生協會的義工，探訪各校園的華人學生，向他們傳講神的話，並鼓勵他們在基督徒生活和校園見證中，結出美好的果子。我離開美國到日本後，蔡弟兄忠心地與國際學生協會繼續擴展事工。

從日本回來後，我接受了新教會的牧職，聚會的地點也從國際學生協會的辦公室，遷到蔡弟兄在華盛頓西北第十六街家裡的大客廳。由於參加人數不斷增添，那裡的設施不敷使用，所以我們改到蔡弟兄家隔壁一間房子的樓上聚會，也就是我們一家從日本回來後居住的地方。不久，人數又增加到容不下了，我們便把地下室改建，供主日崇拜之用，之後，那地方又太擠了，最後，教會終於在距離華盛頓不遠的馬利蘭州松枝路（Piney Branch Road）興建了新堂。

美國華人學生工作同時迅速增長，經過許多禱告和計畫後，我們相信時候到了，便採取自然而合理的下一步：從國際學生協會獨立出來。

我們於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正式成立了「基督使者協會」（Ambassadors For Christ, Inc），這是一個非營利的基督教團體。

///

幾年來，蔡弟兄和我同是基督使者協會的總幹事，我則同時牧養教會。蔡弟兄負責出版事宜，並與當地學生保持接觸；蔡師母則負責辦公室的事務和接待；我與蔡弟兄常一起探訪其他各州的校園。每個星期四，我們會出城到較遠的校園帶領聚會，在星期六晚上最後一堂聚會後，駕車回華盛頓，有時候直到主日的大清早，才剛好趕上十時崇拜講道。惟有靠著神的恩典和力量，我才可以繼續身兼兩職，將我最好的獻上。從主日聚會至星期三晚上的禱告會，我在教會事奉，但教會增長得很快，以致會眾覺得需要有一位全時間的牧師了。

在華人教會及華人學生事工的成長期間，我們除了教會工作、探訪、辦公室事工和直接作見證外，還承擔了其他許多額外的責任。由於我們的總部設於美國首都，很多華人學生和家庭以遊客身分來探訪我們，我們必須盡地主之誼招待他們；我們也很努力為來讀書的學生找住宿的地方，幫助他們搬遷、定居下來，還得協助解決一些入境問題。我們經常從清晨一直忙到深夜。

一九六六年，當華人學生事工繼續擴展，並結出屬靈的果子的時候，蔡蘇娟姊妹有一次忽然在禱告後，問起我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就是關於她和她乾媽住的那一棟兩層樓的大屋，她們兩人百年之後，產權的問題。承蒙她的抬舉，問我該把這產權交給誰？

當時有許多人代表神學院、聖經學院、出版社等來與她們接洽，要求承繼權，並應許很多吸引人的條件來說服她們，想使她們動心。後來，她們說，盼望把這產業送給做學生工作、對中國傳福音有幫助的人或機構，也盼望她們的農場，能為著神的國度，被用來種植和收割屬靈的果子。我就建議她們把這一份家產交給一個信仰純正、向政府已經立案的機構，千萬不要交給個人。最後她們兩人經過禱告，把一百多畝地的農莊及住家完全交給基督使者協會來承繼。事情公開後，外界當然有不同的反應。當基督使者協會接受這承繼權的時候，我心裡得著一個啟

示：人可以有經營權，也可以有管理權，但是，惟有神掌握著所有權！

農莊中有一棟以前佃戶住的樓房，基督使者協會的同工們把它整修後，就開始進行培訓的工作，我們的口號是：「栽培收割的工人，為天國聚集莊稼。」在農莊上，我們推動了許多造就性的退修會，使多人得幫助。蔡小姐亦經常與來參加的同學們展開屬靈的交通。

///

因為基督使者協會的總部設在華府，當時我仍然兼任華府中國教會的牧養工作，所以無法長期住在賓州，只好經常駕車兩地奔波，每次單程要開兩個半鐘點，相當費時費力，如此並非長久之計。而且，無論是華府中國教會或基督使者協會，都已發展到需要全時間投入的階段，因此，我就考慮，是放下教會的牧養工作？還是放下使者協會的學生及傳福音工作？

放下牧養的工作比較容易，因為以教會當時穩定的經濟能力和不斷增加的會眾人數，應該會比剛成立的基督使者協會，更容易聘請到全時間的牧者，也比較容易支持牧者的生活費。至於放下使者協會的工作，就比較困難，因為要重新找到對這工作有強烈負擔的同工，憑信心生活，比較不容易。我為此事祈求神的指示，感謝神！經過一年多的時間，教會物色到適當的牧師，所以我在一九六九年辭去教會的牧職，全時間在基督使者協會事奉。

很奇妙的，我看中了離農莊約一刻鐘車程的一棟小屋，很適合我們居住，蔡小姐聽到後也很高興，表示現在是時候了，我應該考慮遷到賓州來。她知道我經濟上有些困難，立刻代我向銀行週轉，我應允她將盡快還清債務。董事會的同工也表決將總部遷至賓州。一九七四年，基督使者協會在李氏家族的土地上興建了一座簡單的辦公室，所以我們就告別了在華府的舊宅，來到賓州。搬到賓州後，可以照顧風燭殘年的兩位老人家，我們也比較安心，可以天天見面，時時拜訪。不外出領會時，我每天早上向她們請安，或者經過她們住的地方進去問候，晨昏定省成了我每天的習慣。

感謝神！當使者協會總部遷至賓州的時候，我們舉行了一個簡單又



隆重的感恩禮拜。剛好那時有一群中國來的合唱團，用國樂來演奏。舉行奉獻禮的時候，也正是李瑪麗家族，第一位去中國南京宣教的李查理牧師（Rev. Charles Leaman），離開樂園鎮到中國作宣教士，整整一百年。真是薪火相傳！主恩長流！

///

在校園作見證，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與現今大學的情形相比，一九六〇和七〇年代的校園單純多了。無論哪個世代，世俗主義和物質主義的誘惑永遠強大，不過，那時候的華人學生還是勤勉向上並且出類拔萃。今天，許多校園的氣氛已沒有那麼認真，學生常常以玩樂代替勤奮和紀律。

今天的學生大多受人文主義和無神論的衝擊，很多學生和教授都嘲笑和貶低基督教信仰和它的生活方式，大眾傳播媒體更公開攻擊基督教。道德一直被輕視，學生都受到鼓勵要訂下自己的價值觀，按照自己的準則生活，他們極少尊重權威，「政治修正」成為現代校園生活的一部分。世界的變化、職業的選擇，以及在專業和商業世界裡價值觀的改變，都使畢業生的思想變為複雜，當中也包括了華人學生。

今天的學生像往常一樣，有同樣的屬靈需要，只是我們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接近他們。我們必須有創意並因應時代的需要。我們草創這運動的人，正把火炬和異象傳給下一代的基督徒工作者，我們要為他們禱告，相信神會引導和使用他們，來榮耀祂，正如祂昔日帶領我們一樣。

當我們開展基督使者協會的事工時，北美的華人學生已超過一萬名。他們多半來自香港、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東南亞的其他地區。很多人在家鄉已有基督教背景，有些人在亞洲已積極參加校園福音團契（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其他則得到校園基督徒團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的培育。我們嘗試裝備、鞏固他們的信仰，叫他們在世俗化的校園裡為主生活和作見證。許多非基督徒的華人透過華人查經班，嘗到基督的愛，並接受祂為救主。

而在文革期間由於中國大陸的閉關政策，中國學生是不准出國讀書的。同時期，中國也緊閉大門，禁止從外面進去的宣教工作，而且封鎖

消息。我們不知道中國大陸的基督徒能不能逃過迫害？所有教會及傳統的基督教機構是否遭受破壞？

在基督使者協會早期的事工裡，我們發起在華人和美國基督徒當中，為中國而設的祈禱會。我們的口號是：「在每月第十天為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禱告。」這口號要求基督徒每月至少為中國祈禱一次。

當時我們並不知道，神在我們祈禱的時候，已經開始以祂的大能，回應我們的禱告！祂真的在鐵幕後面，以聖靈的運行來動工，使中國在嚴酷的逼迫下，仍有極大的屬靈收成。神有兩個奇妙的計畫在進行著：

- \* 首先，神奇妙地在中國教會受苦的日子裡，將它們保存下來。教會不單死裡逃生，而且繁衍下去，可說是自使徒時代以來，世上最迅速的教會增長。主真的「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實在是我們始料未及的。
- \* 其次，神使中國政府改變孤立政策，開啟鐵幕，廣邀技術、科學和教育人才進入中國，並與西方建立聯營企業、實施學術交流；開啟的結果，也讓學生和學者可以到美國和其他國家深造。來到西方的學生，呼吸到自由的空氣，並接受新的思想理念。

當我開始在寫這本書的英文初稿時（一九九三年），已有十多萬中國學者、訪問教授和研究生來到美國，包括政府資助和私人自費的都有。神奇妙地應允了屬祂的人懇切的祈禱，實在遠遠超過我們的所求所想！

四十多年後的今天，美國校園的華人學生組成，和我們早期展開事工時，已完全不同了。從前美國的國際學生中，在海外出生的華人，是人數最多的一群——超過十五萬，但現在，從中國大陸來的學生，卻在其中佔了最大的比例！除了人數外，更令人矚目的是，這些學生素質高、有雄心壯志、具備將來當領袖的潛力。他們大部分沒有基督教背景，甚至對聖經和基督信仰的基本認識都沒有。因此，我們必須用不同的方式去接近他們。感謝神，現在所有國際學生當中，中國大陸的學生似乎是对福音最有反應的。

基督使者協會現今在這些學生當中的事工，是透過同工直接接觸、建立友誼、諮商輔導、實際幫助、傳福音、佈道、門徒訓練，並與其他同有負擔的基督徒和基督教機構建立網絡，彌補我們與學生們直接接觸

的不足之處。我們的地區同工，繼續以傳福音和門徒訓練，作為他們整體校園事工的一部分。我們所舉辦的福音營和訓練營，對許多學生有重要的影響。我們也特別關心中國大陸人士的福音事工，有些同工甚至到中國去，探訪已歸國（海歸）的學者，鼓勵他們。

這些年來，基督使者協會的同工由最初開拓的三位，增加至現今的三十多位。我們另有不少的董事、特約同工和義工，忠心地與基督使者協會一同工作，舉辦許多活動和各種聚會。我們也定期協助門徒訓練講座，這項工作繼續延展至全國。我們還派遣同工、董事、義工到歐洲和其他地方作短期宣教。

基督使者協會的「單身事工」，發展得很快。這些單身人士是華人參與宣教的潛在資源，他們對宣教工作有很積極的回應。為了滿足單身基督徒的需求，我們也在不同地區舉辦單身退修會，參加者十分踴躍。

文字事工是我們最初的負擔，「基督使者協會」便是以我們的雜誌——《使者》（Ambassadors）來命名的。當文字事工蓬勃發展以後，我們便陸續成立「使者書房」、「大陸文字事工部」、「出版事工部」，及美國地區最大中文屬靈書刊的「發行中心」，我們每年為中國大陸華人送出超過二十萬份書籍、聖經、材料，並且填補了北美華人屬靈生命的需要。

我們事工的房角石就是校園的華人查經班。一九九三年，華人查經小組在美國的數目已增至一百五十多個了。在頂盛時期，活躍的查經班曾多達二百五十至三百個。現在，它們已成長為一千五百間以上的華人教會。

我們早期服事的許多華人學生已成家立業，生兒育女，有些現在甚至是祖父母了！由於新一代華人已長大成人，華人教會和基督使者協會都愈來愈關心美國土生華人（ABC）和美國長大華人（ARC）的屬靈情況。我們祈求和計畫如何有效地在他們當中做工。

華人家庭也經歷到其他美國家庭的壓力和問題。美國土生和在美國長大的華人青少年，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思想，甚至不同的目標，惟有基督能滿足他們的需要。可悲的是，很多美國土生的華人學生，很少或甚至沒有受到基督信仰的薰陶，反而被世俗化的負面氣氛影響，使他們成了新的未得之民。

每一類別的華人都有特別的需要，接觸他們的方法應有所不同，而且要有創意。但是我們的目標只有一個：領他們認識基督，「用諸般的智慧勸誡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歌羅西書一章28節），藉此榮耀神。

現在的華人青年學生，和華人教會領袖之間的鴻溝愈來愈大。我們需要評估傳統的傳福音和門徒訓練方法是否合宜，希望發展出更有效的方式，把今天的學生領向基督。

## 第 21 章

# 贏得學生

留學生到了美國，還沒喘一口氣，  
生活的重擔立刻壓在身上，食、住、行，  
樣樣都成為急需解決的重大課題，  
茫茫的人海中卻沒有一個人可以傾訴衷腸。  
留學生需要的是人生的目的和方向、盼望和力量，  
這些，只有在耶穌基督裡才能得著。

回想當初籌劃基督使者協會時，我們的目標是為基督贏得在美留學的華人，或說是，把基督耶穌介紹給他們，引領他們出黑暗、入光明。因為他們如同羊沒有牧人一樣，面臨著許多的困難。離鄉背井，初抵異境，經濟是一個大難題，早期港臺等地經濟沒有目前的富裕，父母辛苦積下來的錢，僅夠作為旅費，如果得不到學校的獎學金，更是「行不得也」。留學生到了美國，還沒喘一口氣，生活的重擔立刻壓在身上，食、住、行，樣樣都成為急需解決的重大課題。

一入境，有居留的問題！未入學，有語言的問題！開始上課時，老師用一大堆的洋文，講解厚厚的英語教科書，就是隨時查字典，也很難應付。尤其是念文科的學生，每週的讀書報告，再加上論文，真是崎嶇難行。之外，再加上留學生內心的空虛，他們眼見街上、校園裡滿是行人，茫茫的人海中，卻沒有一個人可以傾訴衷腸。我們確定留學生所需要的，是人生的目的和方向、將來的盼望、今日的力量，這些，只有在

耶穌基督裡才能得著。我們作為基督的使者，只有依靠基督，才有力量去完成祂所賜給我們的使命。

第一、所有同工需要迫切的禱告，為拓展神的國度，求神拯救北美留學的華人學子，求神賜給我們智慧在校園中工作。我們也為已成立的查經班禱告，求主保守、導引他們。我們在禱告中也不忘中國大陸，求主早日打開傳福音的門。

第二、我們知道文字工作是接觸留學生的重要管道，能與已信主的肢體互通聲氣，鼓勵各地基督徒在神的話語中茁壯，向未信主者介紹福音，給初信者提供栽培、訓練，所以我們定期發行《使者》雜誌，出版各類屬靈書籍、培訓材料、福音單張等。

第三、我們不單是在神面前代求，用文字互相激勵，更不斷在各地校園中與基督徒教授、特約同工、當地教會等配合，做探訪、門徒訓練的工作。

第四、每年當學生、家庭或單身者，在假期或有較長時間相聚時，我們就有培靈、造就、傳福音的聚會。

第五、我們知道，主給信徒的大使命是去傳福音，所以我們鼓勵同學們用禱告、金錢、行動去參與宣教，並參加一年一度的「華人差傳大會」。

以上是基督使者協會事工的重點。感謝神，祂不但保守我們信守不渝，更能引導我們發揚光大，證實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們求主，使我們有力量，堅定地朝著這幾個方向努力，並且能不斷創新。記得蔡蘇娟小姐曾囑咐我們：「不怕慢，只怕站。」撒了種就得澆灌、施肥、除草，並等候開花、結實，我們也感謝神，祂讓我們看到基督使者協會在各方面的事工上都有長進：

第一、禱告方面已擴大到掀起各地禱告的熱潮；重開中國大陸傳福音之門，已見到明顯的實效。

第二、文字事工不單是定期發行刊物，亦出版大量繁體與簡體字書籍，供應大陸及來美新移民的需要。

第三、在更多校園駐有同工，將福音傳入學生當中。

第四、培訓已擴大，我們在各地舉辦不同需要的聚會，已有家庭、單身、差傳等聚會。

第五、激起了北美華人差傳的熱潮，這幾年間還差派實習同工到歐洲短宣。

基督使者協會的工作，在神的整個事工當中，只是小小的火花，不過就如前面所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徐松齡（Rev. Stephen Knights）牧師，雖取一個濃郁中國風味的名字，從外表看來，卻是道地的西方人，來自民風友善的加拿大，帶著一口很濃重的四川口音。他自己說，他像一個「煮熟後剝掉殼的雞蛋」，外面是白的，裡面是黃的。

認識他更深，就覺得他比中國人還要像中國人。徐牧師年輕時，是內地會的宣教士，在四川等地工作，大陸撤退後，到過臺灣、印尼等地，繼續忠心地事奉，後來回國在加拿大定居。基督使者協會成立後，內地會知道我們的需要，請徐牧師與我們同工。他經常在美國工作，與美國各地查經班密切聯繫，同時亦傾力協助加拿大的學生團契，又因為他住在多倫多，可在各教會中擔任橋樑的工作，並成立傳道人的聯禱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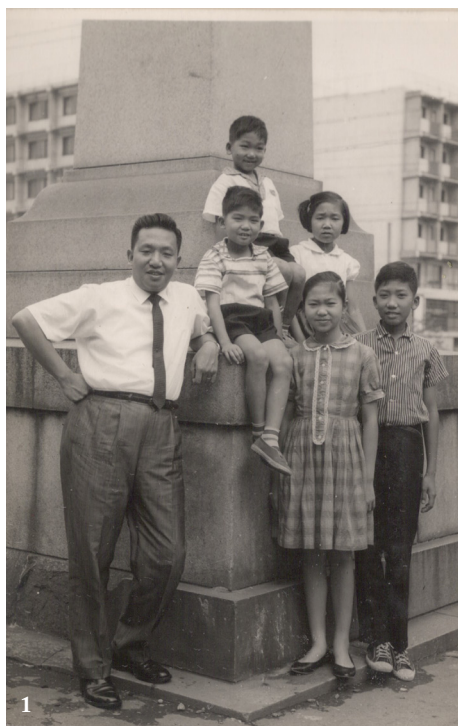
他是我的良師益友，我們二人曾在加拿大，做巡迴訪問的事工，到過幾個有基督徒團契的大學城（在美國，稱華人基督徒學生聚會為「查經班」，在加拿大就稱這聚會為「團契」），成員大多來自香港。我去過加拿大東西部的學生冬令會，那裡多數的同學也來自香港。他們學生工作的經驗已很豐富，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可作為我們的借鏡。

宣道會在加拿大發展華人教會很有成效，他們善用地利人和之便，各大城市，甚至僻遠地區，只要有華人居住，大半都會建立教會，宣道會的中、西傳道人，亦非常注意領學生歸主，我們所到之處，都有華人學生的聚會。徐牧師也曾帶我去過他的母校—草原聖經學院（Prairie Bible Institute有「加拿大的慕迪聖經學院」之稱），在那裡，我們也見到幾位中國同學。

有時，我們也請一位青年同工一起到各團契，他在香港的神學院接受神學教育，然後移民加拿大，參加學生工作。他與我們一同外出，分工合作，每次在一處工作完畢，上車離開前，我們總是找一個僻靜的路旁，一同禱告、檢討、分享，這樣做對工作很有裨益。

經過徐牧師不斷的耕耘，使者協會的同工們都認為時機已成熟，為了行政、經濟及事工的發展，我們決定在加拿大立案，成立加拿大基督使者協會。加拿大的基督使者協會於一九六七年成立，藉著許多活動，在各省的華人當中，作了有力的見證。





1

1. 五個小蘿蔔頭來到日本相會。
2. 吳勇長老（左二）來我們夏令會講道。



2





3. 東京會友在艱難中仍充滿喜樂。



4. 韓國基督徒的熱心愛主，使我們覺得汗顏。

5. 韓國的中國教會，信徒熱心愛主。



6. 使者早期在松溪（Pinebrook）舉辦的學生夏令會。
7. 我成了華府中國教會的第一任牧師。







8



9



10

8. 基督使者協會的第一個辦公室成立。

9. 我們全家在華盛頓D. C.。

10. 1974年AFC搬到賓州樂園鎮。

11. 1980年代的AFC同工。

12. 早期的董事及同工們。



## 第六篇

---

# 海外宣教IV

【華人差傳】

是的，萬國都必須回應那大使命，  
一旦領受了福音，不論膚色或文化，  
都要把福音傳給別人。

## 第 22 章

# 島國事奉

我實在對東南亞地區人們屬靈的需要極有負擔，  
我渴望在每一個島上多留一段時間，  
參與長期的事奉。  
神在每一處地方都有祂忠心的工人，  
但他們都需要支援，  
來傳福音和建立基督的身體——教會。

神呼召我到海外宣教的這個負擔常在我心裡，主也給我特別的機會，讓我可以有生之年完成它。我在基督使者協會事奉了十五年後，一九七八年獲得休假前往東南亞事奉，走遍新加坡、印尼、香港、越南、菲律賓、日本、沖繩和夏威夷，所到之處差不多都是島嶼！因此，我稱那段時期是我的「島國事奉」。

///

我到新加坡參加「普世福音會議」（Worldwide Congress on Evangelism）。雖然，差不多有兩百萬人住在那個島上，許多高樓大廈，像塞滿了人的籠子一樣，但是裡面的人都互不相識，我仍感覺到他們的寂寞。一位新加坡朋友說，那些高樓大廈就是人類最孤獨的紀念碑，標誌著人心的空虛寂寞。



那時候，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之間的關係緊張，整個島似乎陷在囚籠裡，人們紛紛尋找希望和人生意義，但是他們在現世裡卻不能找到。沒有神，他們如同無根的浮萍。雖然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頗高，但是物質不能填滿他們空虛的心靈。我為他們的需要深受感動。

在新加坡露天的國家劇場講道，對我而言是一個新的經驗。國家劇場可以容納一千五百多人，在晚上的時候，燈光非常明亮，講員的眼睛因為被強光照耀，根本看不見下面的群眾，只知道有許多人坐在下面聽道，而且因為燈光太強，完全無法看到講章。實在是神的恩典，給我這樣的機會，可以跟新加坡的人傳講神的福音。有很多青年人信主、悔改，願歸榮耀給神！

感謝神的恩典，也讓我有機會在許多教會的差傳年會裡為神作見證，看見神自己的帶領。新加坡實在是一個有希望、有前途的國家，當時他們的總理李光耀先生是一位非常有才幹的領袖，建立了許多好的制度，在在讓人看見神在他們當中做了奇妙的工作。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緊鄰，合稱新馬，當中以一條很長的橋隔開，兩國聯絡非常方便。神也給我機會到馬來西亞，看到神許多的恩典。基督教傳到以前，有許多宣教士在馬來西亞一帶工作，建立不少教會。我在那裡看到不少古蹟，神也讓我有機會在馬來西亞為主工作。特別有一個教會，弟兄姊妹都非常愛主、熱心事奉，他們需要一位傳道人，很盼望我可以留下來，不過我覺得神對我的託付不在馬來西亞，所以就離開他們回到印尼。

馬來西亞回教的勢力和影響很大。當英國統治馬來西亞的時候，他們曾把人都集中在一處，叫作「新村」，新村裡的人大都在橡膠園裡工作，藉著弟兄姊妹的愛心，在新村裡建立了好幾個佈道所，特別向新村裡的人傳福音，所以那裡的工作機會非常多。雖然事工繁忙，非常辛苦，但是弟兄姊妹都很有愛心，他們有的從新加坡來，有的是馬來西亞當地的人。在新村裡的生活十分簡單，也很苦悶，但是神的福音讓他們有希望、得滿足。常常老遠就可以聽見橡膠園旁有人唱歌、有人聚會，他們的熱情十分叫人感動，也看見神自己的恩典在他們當中。

我在印尼事奉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一位富有的華人房地產商，在新開發的地區興建了許多樓宇。一天下午，他午睡醒來，驚

訝地發覺自己竟跪在床邊，雖然他不是基督徒，但他夢見耶穌基督來問他：「你為著許多目的興建了很多樓宇，但為什麼沒有一幢是為我興建的呢？」他在夢中回答耶穌：「我會做的。」結果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跪在地上。

由於他不知道基督教的建築物應該是什麼模樣，所以他只建了一座大禮堂。當建築物落成以後，他四處打聽有哪間教會想擁有它？我知道「海外基督使團」（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其前身即戴德生所創立的中國「內地會」，因共產黨統治大陸被迫撤出中國內地而更名。）需要在印尼設立總部，立刻聯絡師梯德牧師（Rev. George Steed），於是海外基督使團接受那產業作宣教用途。後來，海外基督使團遷往新的地點，印尼靈糧堂便把它買下來，將它改裝重建成四層樓高的教堂，二樓作為聖堂，其餘各層供主日學及其他教會活動使用，主真是用了奇特的方法來成就祂的目的。

///

我實在對東南亞地區人們的屬靈需要極有負擔，我渴望在每一個島上多留一段時間，參與長期的事奉。神在每一處地方都有祂忠心的工人，但他們都需要支援，來傳福音並建立基督的身體——教會。在每一處地方，我都有機會一方面跨文化地作見證，另一方面把福音傳給住在當地的華人。我知道神給我宣教的負擔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跟年輕的華人基督徒分享那異象。神可能會呼召和裝備他們，往那些未來有需要的島嶼，甚至世界各大洲去傳福音。

當一個基督徒真誠地獻身，願意前往主所差遣的任何地方事奉，他總會盡量認識世界不同地方的需要，但他也可能會感到挫敗，因為知道自己不能滿足所有的需要。研讀相關的資料是必需的，但神的呼召也同樣不可缺少。我心裡常常掙扎，不知道「被重大的需要所感動」，和「蒙神呼召去回應那需要」兩者之間有何分別。

在亞洲一個青年宣教大會中，我擔任講員，主講：「舉目向田觀看」，引自約翰福音四章35節耶穌的話。世人屬靈和物質上的需要絕對大得驚人，我們都可以看見做工的人是那麼少，但我愈來愈明白，需要

並不就是呼召。

當我們聽見或看見有重大需要的時候，不該以為神就是要我們衝往那裡去，憑一己之力做點事情。恩主要我們付上的行動，就是在禱告中求莊稼的主，打發祂想差派的工人出去，收祂的莊稼（參考路加福音十章2節）。如果神呼召你，你去；如果神不是呼召你，你也願意讓神呼召別人去。

如果你看見任何需要，便迫不及待地投入，這是以人為中心，以工作為導向。你需要從神得到確定的呼召，否則便是白費氣力，把你的力量分散在自己看見的每項需要上，但問題是：神真的呼召你嗎？

一旦聽見有人求救，便立刻跳進水裡，並非明智之舉。你可能還不會游泳，尚未預備好自己去拯救那人；也許你擅長結繩，是那個要緊握著繩子的人，也可能你應該駕一條船出去救援。

我想，如果我在宣教大會中，以世界的一切需要，來向學生發出挑戰，例如提出人口統計數字、物質短缺、經濟危機、人類的墮落等，會使他們感到困惑沮喪，不知道該往那裡去。每個人都必須領受從神而來的呼召，神會把責任託付給祂所選召的人，並且祂應許常與祂差派的工人同在。如果你堅持以需要為導向，神可能會說：「好的，這是你自己找的，但是我可沒有應許看顧你，因為不是我差派你往那裡去的。」

///

在我的事奉裡，曾面對許多國家裡不同地方和不同人群的迫切需要。我必須分辨究竟神呼召我往哪裡去？不是由我自己考慮哪裡是最佳的地方，也不是由我衡量哪種需要較迫切，才決定往哪裡去。一次又一次，在人們看來，我決定前往的地方，似乎並不是最有迫切需要的地方，但那不是我的決定，而是神的決定。

在我目前的生活和事奉裡，我也必須在重大的需要和神的呼召之間有明確的認知。有時候，這些因素一致，有時候卻不是。此外，馬其頓的呼聲：「來幫助我們」，不足以成為一個絕對的事奉原則，或者創出一套理論。這種呼喚有時候是從工場上一個真正有需要的地方發出的，但不是每件個案都應成為我們的指引。發出那呼聲的人，有時候也不知

道自己真正需要什麼。

我不能向學生大會說出我自己也不確定的東西，所以講道以前，我總是天還未亮便起床，尋求神的話語，並祈求祂賜給我信息。到了五點鐘，我相信是神光照了我：是的，舉目觀看神的莊稼是重要的，神吩咐亞伯罕向右、向左觀看祂賜給他的地；摩西看見燃燒的荊棘；約書亞望著耶利哥城，就看見神的使者在他面前；先知望著百姓，就看見他們沒有牧人；以西結書裡，神說祂已看見祂百姓所受的壓迫；耶穌看著那來問祂永生之道的少年人，就愛他；祂也看見人們像沒有牧人的羊一般；祂看見那失去了兒子的寡婦；又看見飢餓的五千人，就憐憫他們；耶穌看見耶路撒冷城，便為它哀哭。

是的，「看見」是很重要的。

要看些什麼？首先，你必須真實地看看自己，正如以賽亞一樣一看到自己的不配、無能，然後，你必須像神看你一般看看自己，那麼，你便會明白神的心，明白祂對世界的心，以及你在那工作中應負上的責任。

有時候我們看得不準確，所以聽不見神的呼召。為什麼會看不準確？至少有六件理由，那就是：當你盲目的時候、當你老眼昏花、當你近視、當你受到撒但蒙蔽、當你自以為有所見、當你身處黑暗只見幻象。有時候我們看見是看見，卻不明白。千萬年來，看見蘋果落地的人多不勝數，但是並沒有像牛頓一樣發現萬有引力，很少人從他們每日所見的事物裡看見意義。

當我們看到世界的需要，我們應該求神為我們詮釋，從祂想要我們為祂做什麼，來理解我們所看見的是什麼。我們應該禱告說：「主啊，讓我看見。」正如經上說：「求你開我的眼睛，使我看出……」（詩篇一一九篇18節）我們在內室裡，在神面前安靜下來默想祂的時候，我們便看見祂要我們看見的東西。

只需要為導向，我們便看見世界上的青少年，像洪水般奔騰。在亞洲的街道上，像在臺灣、香港、新加坡，你很難面對如潮湧般的青少年而行，尤其是下課的時候，更是寸步難行。在清早或午飯時刻，亞洲的青少年像蝗蟲一般擠滿了小吃店。在新加坡，超過一半人口是在二十五歲以下，有超過六億人是在三十歲以下，國民的平均年齡則是二十四歲。

當然，我們必須求莊稼的主差派祂的工人，去收割已成熟的莊稼。

我已用了大半生，在不同地方實踐神呼召我參與的學生事工，但不是每個人都奉召參與學生事工，神的呼召因人而異。

神的僕人，特別是蒙召作宣教的，面對的另一個事奉難題，便是神的呼召是在自己的同胞當中事奉，或者往世界其他民族跨文化傳福音？對我來說，這難題是持續不斷的，在我早期的基督徒生命裡，主已在我心裡擺下了對其他民族的負擔，而非只是我的同胞。對當時的華人基督徒來說，那是一個嶄新、少見的觀念，因為早期的外國宣教士沒有清楚教導華人，耶穌的大使命中——「往普天下去」也應該應用在我們身上。此外，我們幾乎已被極大的屬靈需要壓倒了。

這難題，我必須一次又一次地面對，而神也信實地在我人生的不同階段，帶領我到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事工地點。

我查考使徒保羅的生平，來幫助自己明白如何保持平衡，並且幫助自己釐清想法和負擔。我已學會不需要在這些負擔中作選擇，可以雙向地履行我的呼召。

保羅是個猶太人，他對自己的同胞有很大的負擔。然後，在他事奉的關鍵時刻，神呼召他把福音傳給外邦人。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拒絕向任何群體作見證——猶太人、羅馬人、希臘人、智慧的、愚拙的、為奴的、自由的、男的或女的——都在不同時間或同一時間出現在他的領域中。

我明白保羅的感受。無論我的骨肉之親身在何處，或是在故鄉，或是分散各國，我對他們都有沈重的負擔。然而當我還年輕的時候，由於神直接和個別的呼召，便毫不猶豫地離開，到印尼從事宣教工作。神呼召我往一個方向去——那就是離開，同時祂又呼召其他的人往相反的方向——去傳福音。

神在祂的呼召裡是否自相矛盾呢？不，神是整個莊稼的主，祂知道整幅畫面是怎樣的，祂親自執行所有的工作編配。祂差遣自己的眾僕人進入和離開，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祂派出工人往祂看為最適當的地方去，也應許他們出入都找到草場；無論祂呼召我們往哪個草場，我們都應照料祂的羊。

神好幾次將我的宣教工作從一個跨文化群體轉到另一個群體，也從一洲轉往另一洲。只要神賜我力量，將來可能仍有更多的工場轉移。因此，我踏上使徒保羅的道路——無論祂呼召我向何人、在何地、於何

時，我都不分種族、不分階層地傳講神的道。有時我向美國人、日本人、印尼人傳道，有時向國外的華人學生和專業人士傳道，有時向分散在非洲、歐洲、美洲、亞洲的華僑傳道。

我最關注的是，我能否覺察出祂在特定時刻要我在何處向何人傳道，然後毫不猶豫地跟隨主。無論如何，我的生命務必不斷地討神喜悅，將榮耀歸給祂。

## 第 23 章

# 差傳年會

我用結結巴巴的「破」英語告訴他們，  
主怎樣呼召我前往印尼作個「宣教士」。  
我注意到，一些美國弟兄驚訝的表情，  
習慣上他們總認為「宣教士」只侷限於白種人，  
一個中國人，怎麼能自稱是「宣教士」呢？  
現今，真正是福音藉萬國傳到萬國去的時候了！

當我在美國進修的時候，聖經弟兄會的朋友們邀請我參加一個差傳年會，那是我第一次參加那一類型的聚會。事實上，在這之前我從來沒有聽過這種聚會，他們向我描述的時候，我想，它應該與佈道會、研經會、培靈會、奮興會不同，但它的性質是什麼？我期望找出答案。

「要交多少費用？」我問道。

「不用。」他們笑道：「你是我們的嘉賓，希望你能與信徒分享，神給你的負擔是什麼？」嗯！我真要去學習一下。事後證明，我實在是學到不少！

///

在中國，我們見過很多外國宣教士，但是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宣教的會議。有時候，我們感到奇怪，究竟是誰差派那些宣教士出去？是誰



支持他們？是誰作他們的後援呢？

在差傳年會中，我找到了答案。當我到達的時候，立刻感受到全教會充滿歡樂的氣氛，會友用世界各國的國旗、國家地圖，以及各地區有多少未得之民的統計圖表製成海報，把會場佈置得琳琅滿目；四周的攤位，由正在休假述職，或正準備前往世界各國去工作的宣教士當值，穿上他們所謂的「民族服裝」，陳列出他們所代表國家的珍寶和紀念品。

大會的節目，包括來自世界各地、許多令人興奮的報告，講述神怎樣透過宣教士贏取靈魂，歸向基督；我們聽到不同語言的歌曲，也觀看了展示宣教工作的彩色幻燈片和影片。

那天，除我以外，所有宣教士都是白種人，我不知道按照他們的定義，我算是個「宣教士」，或算是他們努力的「成果」。但他們熱情地接待我，我也從他們對神話語的闡釋中，獲益不淺，尤其是關於向全人類執行大使命的意義。我心裡想：「是的，萬國都必須回應那大使命，他們一旦領受了福音，便要把福音傳給別人。不論我們是什麼膚色或什麼文化，我們都必須作『宣教士』，那是主給每一個人的共同使命。」

想起早期在中國拓荒的日子，很少中國基督徒認真思想要參與宣教事工。趙世光牧師發出曠野裡的聲音，他常呼喊：「往普天下去，也是神給我們中國基督徒的命令！」很多人嘲笑他，使他感到挫折，因為，到中國以外的地區作宣教士，對中國人來說，確實是不敢想像的新觀念。

早期，中國基督徒對「宣教是什麼？」沒有正確的觀念。他們誤以為舉辦福音聚會或在華僑當中建立教會，就是宣教了！以致趙牧師的宣教工作，受到「一人唱獨腳戲」的限制，沒有基督徒團隊支持，遑論在異文化的國家，帶來更長久永續的宣教工作。

與北美的宣教機構，和具備宣教士心志的基督徒接觸，加強了我的宣教異象，使我在跨文化宣教上有了實際方向。看見不同的國家應用宣教原則，把不變的福音帶給天下萬國時，的確有許多事情需要彼此學習。

///

他們請我分享見證。我在有限的詞彙下，用結結巴巴的「破」英語告訴他們，當我仍在中國的時候，主怎樣呼召我前往印尼作個「宣教

士」。我注意到，一些美國弟兄驚訝的表情，習慣上他們總認為「宣教士」只侷限於白種人，一個中國人，怎麼能自稱是「宣教士」呢？

感謝神，自從多次宣教大會以來，時代已經大大改變，世人正目擊，神把僕人從一個國家差派到另一個國家，彼此交流。在傳統上一直處於「接受」宣教士的國家裡，現在也有了「差派」宣教士的教會。現今，真正是福音藉萬國傳到萬國去，而主再來的日子也愈來愈近了！

神讓我看見各樣充滿宣教熱誠的平信徒，有些錢袋不豐，有些年事尚輕，還有一些年長者，謙卑地以禱告和金錢作回應，獻上宣教所需的預算金額，來鼎力支持神的工作和海外的工人。我也看見，很多年輕人願意奉獻他們的生命，在宣教工場上事奉神，並且開始裝備自己，去迎接神的呼召。神開了我的眼睛，讓我看見，祂怎樣呼召祂的工人去收割祂的莊稼。親眼目睹這一切，令我大受激勵！許多年來，我繼續不斷地從參與西方宣教士的工作和宣教大會上，學到許多東西。

這次大會中，我請大家為我的國家——中國祈禱。那時，馬克思主義政府統治了中國十億多人。整個中國大門緊閉，外國宣教力量無從進來。

當時，基督徒經歷了極大的考驗和逼迫，不能公開作見證，更不能在教會裡公開敬拜上帝。千千萬萬人為著基督信仰，在勞改營和監獄中受苦，很多人甚至為主犧牲了生命。共產黨政府逼迫西方宣教士離開中國，卻將他們的宣教產業和工作留下來，外面的基督徒，惟有禱告。

我在美國每一處地方，都鼓勵美國的基督徒懇切地祈求神，憐憫中國人民，讓祂的百姓從屬靈的黑暗中見到真光。許多在美國的基督徒都答應為中國祈禱，那時候，神已經聆聽和應允了他們的代禱，只是禱告者自己還不知道而已。

## 第 24 章

# 神國生力軍

現在由非西方國家差派出來的宣教士，  
已有戲劇性的增長，約佔宣教力量的一半以上。  
今天華人基督徒，縱然已蒙神厚賜豐富的資源，  
卻仍未顯著地參與宣教事工。  
我們祈求莊稼的主，  
引起華人學生和年輕專業人士的覺悟，  
叫他們盡上自己的責任，  
履行主的大使命。

一九八一年，我由印尼回到美國，恢復在基督使者協會的事奉。我向華人基督徒發出更大挑戰，要他們知道自己的身分、機會和使命。由學生事工開始，我們發現華人基督徒愈來愈積極參加普世的宣教工作。

自從基督使者協會成立以來，宣教的觀念已深植於董事會和各同工心裡。我們贊助短期宣教士到海外宣教，繼賓州松溪（Pinebrook）的華人學生夏令會後，便開始設立「東南亞傳道基金會」。那些參加者，都認獻金額，支持在臺灣、新加坡、香港和其他地方的華人事工，例如設置華人神學生獎學金、出版基督教中文雜誌，以及向中國廣播等等。

記得在學生時代，我參加校園基督徒團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在伊利諾州（Illinois）的湖畔娜（Urbana）舉行的宣教大會時，滿腔熱血沸騰。因此，在我為早期北美華人福音會議（NA-

COCE) 而寫的一本小冊子,《骨肉之親》的最後一章中,提出:「我們應該開辦一個華人宣教大會,著重差傳,激勵華人,要他們成為神的生力軍,把祂的國度傳遍普世。所有基督使者協會的同工,都祈求並且相信,採取行動的時候到了。」

於是,一九八三年,基督使者協會舉辦了「1983華人差傳大會」。那是三年一次的大會,目的是燃起華人學生的宣教異象,鼓勵華人教會和基督徒參與宣教——有些人稱這樣的差傳大會為「華人湖畔娜」。

- \* 第一屆大會於聖誕節和新年期間,在華盛頓的四健會中心舉行,約有三百人參加,我們的主題是「神國生力軍」。
- \* 第二屆是在一九八六年舉行,主題是「動員神國的生力軍」,講員有當時擔任海外基督使團華人事工部工場主任的戴紹曾牧師(James Hudson Taylor III,即戴德生的曾孫),和蔡偉賢牧師(Dr. Chua Wee-Hian)。出席人數倍增。
- \* 第三屆於一九八九年舉行,主題是「裝備神國生力軍」,吸引了一千人參加,講員有王永信牧師(Dr. Thomas Wang),林芸伍女士(Ms. Ada Lum),張子華牧師(Dr. Fred Cheung)和Dr. Tony Campolo。
- \* 第四屆於一九九二年舉行,有一千六百人參加,主題是「推動神國生力軍」,講員有戴紹曾牧師,Mrs. Elisabeth Elliot Gren,王永信牧師和我自己。
- \* 第五屆於一九九五年舉行,主題是「擴展神國生力軍」,有一千八百多人赴會,三百位華人信徒重申他們奉獻給神的心志;這當中且有一百位,是平生第一次決志全時間事奉的。
- \* 第六屆於一九九八年舉行,以「邁進廿一世紀,為神國收莊稼」為主題,有近兩千人參加。
- \* 第七屆於二〇〇一年舉行,以「預備、整裝、出發」為主題,來自全球十二個國家,全美三十二個州,近兩千位弟兄姊妹齊聚一堂,共同領受恩典,研讀神的話語,並在聖靈的引導下尋求神的旨意。
- \* 第八屆於二〇〇四年舉行,主題則是「遵行大使命」,約有一千五百人參加,其中包括七十多位牧者。
- \* 第九屆將於二〇〇七年舉行,正值馬禮遜入華宣教兩百周年紀念,

屆時（二〇〇七年年底）我們將在賓州費城郊區舉辦第九屆華人差傳大會，大會主要講員有：蔡元雲醫師、鍾志邦博士、黃子嘉牧師、李勉群教授、Mrs. Michele Rickett、沈保羅牧師、戴紹曾牧師、遠志明弟兄等。求神保守他們有健康的身心靈來事奉祂。我們期望，二〇〇七年能夠成為中國宣教史的轉捩點。

在這些三年一次的大會中，我們強調：希望藉所邀請的宣教團體提供有關資訊，並且安排研討會及相關信息，幫助我們舉目向莊稼觀看；希望透過禱告和聖靈的工作，感動人心回應神的呼召，激勵眾人；我們也想挑起大家對普世宣教的注意，鼓勵每位參加者參與一些宣教工作。

我們的差傳聚會堅持一個原則，就是幫助華人教會訂下它們的差傳計畫，並提供與各地福音派宣教機構的聯繫。基督使者協會贊助那些認真考慮獻身宣教的人士，參加短期宣教旅程和暑期宣教計畫，提供他們親身參與和訓練的機會。我們至始至今都忠心地作教會的左右手，去接觸校園的學生，把他們帶到教會去。

我的負擔和呼召常是華人學生事工和華人教會。在北美，這兩項工作對傳福音和門徒訓練來說都是重要的環節。當我們開展華人學生事工時，北美的華人教會尚在發展初期，一共只有一百間左右，大部分是由海外出生的華人組成。在過去一二十年間，大多數華人教會是由查經班開始。現在不少華人牧者和教會領袖，都是在學生時代獻身事主的，學生事工對他們的生命有著重大的影響。

///

北美的華人教會，在會友的恩賜和經濟資源上，可謂得天獨厚。華人教會現在至少有一千五百間，其中三分之一是在過去二十年間成立的。會眾人數平均約二百人，當中的成員與早期不同。願神感動華人教會裡的弟兄姊妹，為著神國度的推展，忠心、慷慨地運用他們的資源。

在這些華人宣教大會中，許多年輕人奉獻他們的一生來事奉神，準備進入神學院裝備自己，並且加入宣教團體。我盼望、也懇切祈求神，讓華人宣教大會繼續舉行，將來成為華人教會中的主要運動。

我不能不把今天的普世宣教力量，與早期的比較一下。我年輕的時候，大部分宣教士來自西方國家。但是現在由非西方國家差派出來的宣教士，已有戲劇性的增長，約佔宣教力量的一半以上。今天華人基督徒，縱然已蒙神厚賜豐富的資源，卻仍未顯著地參與宣教事工。我們祈求莊稼的主，差派祂的工人。另一方面，也善用各樣方法，嘗試引起華人學生和年輕專業人士的覺悟，叫他們盡上自己的責任，履行主的大使命。

耶穌賜給我們的大使命，已提供了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那是一個包含了一切的使命。耶穌擁有一切能力，也就是在天上地下完全的權柄。那命令是頒給所有門徒的，要他們往普天下（即所有地方）去，向萬民（即每一個人和民族）傳福音，教導他們遵守主的一切命令。我們有祂同在的確據，因為耶穌應許常與我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們夫復何求？

華人基督徒需要從西方宣教士接過棒子，奔跑那仍擺在我們面前的賽程。時不我予，沒多久耶穌就會再來。而且，華人基督徒可能不是神所呼召在葡萄園裡工作的最後一批人。我們不能說，我們會寫上使徒行傳的最後一章（第二十九章，聖靈仍在世上進行的工作），但是我們可能還有機會和權利，至少參與神的收割，趁著白晝還可以做工的時候，在那最後一章裡寫上一節經文。

## 第 25 章

# 接受挑戰

一位贊比亞牧師帶領高聲唱頌靈歌，  
然後介紹我，說：「我們以為所有的華人都是共產黨員，  
也從未遇過一位華人基督徒弟兄。  
神現在差遣他到我們這裡來講道，  
並告訴我們怎樣向別人傳福音！」  
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在非洲講道，感到很興奮。

非洲？神還給我機會在另一洲事奉嗎？一九七三年，這件事果然出乎意料之外地發生了。

學園傳道會在德州道樂思（Dallas）的棉花球場（Cotton Bowl），舉行一個大型的佈道會。每天晚上有四萬人坐滿大球場，講員們是從世界各地邀請來的基督徒工作者。我跟三十多位講員住在道樂思一間大飯店裡，日間有訓練課程和拓展工作，晚上則在大球場舉行公開的佈道聚會。

大會安排我們這些講員、牧師和宣教士，早上前往當地的中學，向年輕人講道。上午九時大家便齊集在飯店門前，等待搭乘擋風玻璃上貼有自己名牌的汽車，前往指定的場所。

一天早上，我正在排隊等候車子時，一個外國人走近，問我說：「你是中國人嗎？」我說我是。於是我們開始談及中國、世界各地的華人和作福音見證的需要。我說：「我只是十億中國人的其中一個。」

那外國人問：「你認識一個名叫周主培的人嗎？」



我說：「認識，我跟他熟得很。」

「他在那裡？我怎樣可以聯絡他？」

「他就在這裡，站在你身旁。」我回答說。

他感到十分驚訝，喜出望外。他說：「我心中有些事要跟你談談。」

我問道：「你是誰？」

「叫我安得烈弟兄就可以了。」

「噢，我聽說過你。你是『為上帝走私的人』——是主用來將聖經運進鐵幕國家的人。」

這時，擋風玻璃上有我名字的汽車駛近了。他很快寫下我的飯店房間號碼，並且約定午餐後見面。

///

我們再次會面時，首先是一起禱告，然後他跟我分享非洲贊比亞（Zambia，又稱尚比亞）和坦桑尼亞的屬靈需要。由於中國派遣數以千計的工人，前往協助他們築鐵路、建廣播站和機場，甚至當時的總理周恩來，也由於贊比亞有中國所需要的銅礦而訪問該國。相對的，贊比亞也派年輕人到北京學習。因此這兩個共產國家，跟中國的關係良好。

由於當年沒有合適的基督徒從外面進去，把福音傳給他們，安得烈弟兄便有異象，要趁著那些華工在非洲的時候接觸他們，盼望他們成為基督徒，可以把見證帶回中國。

他解釋說：「贊比亞當地的基督徒，無法向人傳道或作個人佈道，因為有言語的隔閡，而且這樣做，有人會告發他們，使他們下監。那裡的宣教士也不許向他們作見證。」

以長期的目標來說，他是盼望能找到一些華人基督徒工程師，和他們一起參與鐵路工作，這樣便有機會向這些工人傳福音。

「但在短期內，我們急需一些人進入這兩個國家，探索傳福音的可能性，做一些個人佈道工作，以及分發中文聖經。我深信你是神要用的人。你可以去嗎？」

我告訴他這件事看來不大可能，因為我的時間表已排得滿滿的。他要求我慎重為這事禱告，敞開心胸，任憑神來帶領，然後我們一同跪下

向神禱告。

回到華府後，我迫切地為這極大的需要和難得的非洲機會禱告。我收到安得烈弟兄正式的邀請信，他在信中答應提供各項安排，並且答應以禱告來支持我，只是我需要自己籌措旅費。我深信那是神的帶領，結果七月底，我便成行，到達贊比亞。

一位在贊比亞工作的荷蘭宣教士到機場來接我。他一眼便看出是我，因為我穿了一套西裝，不像當地其他的中國人，都穿著獨特的毛裝。特別是在週末，當地人看見許多中國人在街上購物，卻不敢接近他們。

東非的季節跟北半球相反，七月的氣候是寒冷的，差不多是冬天的天氣。但贊比亞人十分熱情，尤其是我所遇到的基督徒。他們帶我到一所贊比亞教會，那裡早已群集了數以百計的牧師，要聽我講道。他們的膚色比我在美國所見的任何黑人還要黑，但他們臉上卻散發出基督愛的光芒。

一位贊比亞牧師帶領高聲唱頌靈歌，然後介紹我，說：「我們以為所有的華人都是共產黨員，也從未遇過一位華人基督徒弟兄。神現在差遣他到我們這裡來講道，並告訴我們怎樣向別人傳福音！」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在非洲講道，感到很興奮。人心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樣的一渴望的心要聽聞福音，愛人的心在他們開放給主之後開始形成，我也鼓勵他們向華人傳福音。

會後很多贊比亞牧師圍在我身旁，跟我握手、摸我，有人甚至擁抱我。他們說：「我們從沒有摸過一個中國人。」有些則告訴我：「神若差遣我們，我們也願意有一天能到中國去傳講福音！」

次日晚上，他們安排我在一所大學，跟贊比亞的學生演講，那就好像個「基督徒學聯會」（Intervarsity）的聚會。對他們來說，這又是一個突破性的經驗：「我們以為所有宣教士都是西方的白人，現在竟來了一位亞洲人，一位從東方來的宣教士！」他們給我的題目是：「基督教仍適合於今天的世界嗎？」他們對我的信息有很熱烈的反應。

///

第二天他們問我：「你準備到中國人的營地去嗎？」我早就準備

好了！他們帶我去一個鐵路工人居住的營房。一位贊比亞信徒當我的司機，開的是日本車。公路很現代化，那是在英、法、美三國的協助下築成的。路上沒有車速的限制，車子稀少，因此司機便使勁地踩油門，簡直是在公路上飛馳，雖然路上行人不多，但是這對路上的行人來說還是十分危險。我很害怕，連忙繫緊安全帶，默默禱告，低唱著：「帶領我回家，父啊，帶領我回家！」我對司機說：「請小心點！我已把我的靈魂交託給主，但卻把身體交託給你！」他笑起來，卻繼續高速駕駛。

我合上眼睛，他以為我疲倦，在休息，實際上我是在禱告。突然間，他重重地踩煞車，猛然使車子慢下來。我睜開眼睛，看見許多工人沿路走著，全都穿著灰色的制服，像是一片人海。十五分鐘後，我們便抵達營地的大門。司機很擔憂地問我：「牧師，你真的想進去嗎？我感到我們正在進入一個獅子的洞穴！」

「是的，我們要進去。」我回答。「我們中國人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走吧！神差遣了我們，祂一定與我們同在。」

前面的大門緊閉，有一個贊比亞士兵守著，他看見我們的車子由一個本地人駕駛，車內坐著一個中國人，便一言不發，迅速打開大門。顯然他們常常讓中國共產黨的官員進入營房，因為他們一般都帶著本地的司機。

我輕聲對司機說：「進去！快點進去！」

我們直駛進營地中央。我對他說：「現在輪到你禱告，我要去工作了。不要下車，在這裡等我。」

我一下車，便有許多工人圍著我，一個看來是領導的人，用純正的英語問我：「你是誰？」

我用國語回答他：「我是華僑，到贊比亞來觀光，聽說你們協助這國家發展，而且做得很好。」他似乎輕鬆了一些。

「啊，那麼都是自己人。你離開祖國多久了？」他問道。

「二十多年了。」我回答說。

「噢，你應該回去看看，在新政府領導之下，國內的情況好得多了。我們跟以前不一樣了，現在甚至可以協助一些友好的國家。你看見我們帶來的重型設備和人力嗎？我們不但在進行各項建築工程，也幫助別人發展。來，請進來！你是我們第一位海外華人訪客，希望你可以多逗留一會

兒。」他帶我進入一個客廳詳談，不斷告訴我共產黨政府有多好。

我想轉變一下話題，同時默默禱告神，希望這人對我有好感。我問道：「國內的基督教會又如何呢？」

他對於我這樣的問題似乎有點訝異，他回答說：「我們現在沒有幾間教會，我從來沒進去過。你，一個海外的華僑，是怎樣成為基督徒的？」他好奇地反問我。

我心裡為有這機會而高興，回答他說：「你既問我怎樣成為一個基督徒，我便告訴你整件事情。」我告訴他心中無神，就沒有平安；因為與神隔絕了，人都失喪，沒有目標、空虛不安，而且我強調「寂寞」。他告訴我，他隻身離開中國，留下妻兒在家中已超過半年時間。「人遠離神的時候，也會感到寂寞，而作為我們在天上的父，神渴望我們能返回祂身邊。」他只靜靜地專心聽，「藉著耶穌，我們可以到天父那裡去，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約翰福音十四章6節）」

他問我怎麼確定神是存在的？當然他會問這個問題啦！因為他是在無神論的教育下長大的。我解釋說：地球和人類不可能從無變有，我們必須用一些東西來開始。他提出了進化論，我問他可曾見過正在變成人形的猿猴，或任何半人半猿的品種？他承認自己從未聽過這樣的事。

他似乎有一些醫學背景，我便提醒他說，你不能把猿猴的血輸給人類，也不能把人類的血輸給猿猴。他點頭表示同意，然後告訴我最近發生在營內的一宗汽車意外，其中有中國人和非洲人一同受傷，當一個非洲人需要血的時候，他們給他中國人的血。

經過一番討論之後，他邀請我共進午餐，說營裡有自己的中國廚師，他們從本地的非洲人那裡買雞和菜。我歡喜地接受主繼續賜給我的機會，我們談了三四個小時。飯後，我必須離開了，就問他要不要看看聖經或《四個屬靈的定律》？他表示願意，並接受了這兩本書。

我們返回贊比亞的首都盧薩加（Lusaka，又稱路沙卡），沿途看見許多工人。我們經常停下車，把中文的《約翰福音》送給他們。有些人收下來，說會看看書中說些什麼；有些則拒絕了，說他們不相信這樣的事。

第二天我有機會探訪大衛·李文斯頓（1813-1873年，生於蘇格蘭，是非洲宣教與探險的拓荒先鋒，維多利亞大瀑布是他發現的。）的墳墓，他們說墓中只埋葬著他的心臟，他的軀體卻葬在倫敦的西敏寺大教

堂。我深受感動，回想起這位屬靈前輩為基督所作的見證。

其後的日子，我繼續探訪別的營舍，以及中國人在幫忙建設的廣播電臺和機場。不過，機場的保安比較嚴密。

我和贊比亞信徒一起參加主日崇拜。他們唱的聖詩，有些聽來耳熟，但他們都是以沙哈里語唱的，我完全不會，講臺上的信息，我也是一點都不明白，但我們卻在靈裡合一、在主裡合一，我們一起敬拜，神也悅納我們的讚美。他們邀請我作一個短講，反應非常熱烈。牧師告訴我，他們很高興看見贊比亞有一位華人基督徒。

他們教我跟人打招呼時要說：「強婆。」我覺得那很容易。他們又說我回應別人時要說：「洗強婆」，意思是「好」。我有很多機會使用這個新學的沙哈里語！

///

離開贊比亞以後，我有機會去希臘、以色列和羅馬。從前我曾在哥林多、雅典和別的新約重要地點停留。在以色列，我探訪了耶路撒冷、伯利恆、加利利和許多聖經提及的地方，聖經頓時變得活生生起來。

在羅馬，我遊覽了許多名勝，如：巨型的鬥獸場，早期的基督徒曾在那裡為信仰受苦，被獅子吃掉或被火燒。我也參觀了地下墓窖，基督徒在大逼迫期間，曾在那裡秘密敬拜，並且埋葬在那裡。

我還參觀了一座獨特的羅馬天主教堂，稱為「君往何處？」（Quo Vadis）。在聖壇兩旁，我看見兩幅圖畫：一邊是十字架上的耶穌，另一邊則是一個人倒釘在十字架上。

據說使徒彼得曾住在羅馬，當基督徒受到極大的逼迫之時，彼得的門徒勸他逃離羅馬。大清早，當他與門徒一起上路，出了城門，彼得看見一個大光，耶穌出現在大光之中，然而，他的門徒卻什麼也看不見。彼得跪下求問耶穌說：“Domini, Quo Vadis?” 這在拉丁語中意思是：「主啊，你往哪裡去？」

他聽見耶穌說：「我正要往羅馬去，因為我的門徒，我的兒女正在患難和逼迫之中。」

彼得說：「主啊，你不要去，我會返回羅馬去。」他起來，便轉往

羅馬的方向。他的門徒也以相同的問題問他：“Domini, Quo Vadis?”（君往何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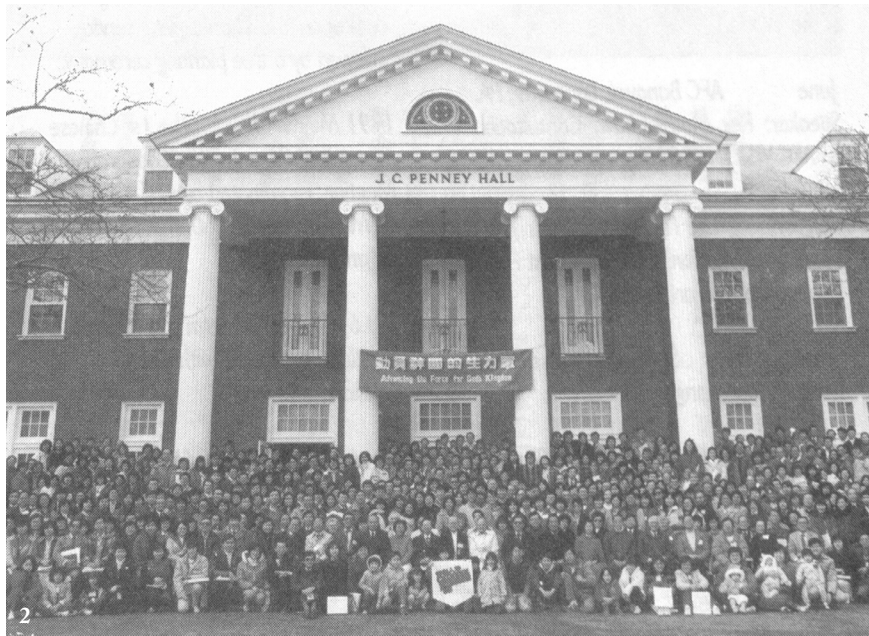
彼得回答說：「我們要返回羅馬去，和我們正在受苦的弟兄同在一起。」

根據這故事，彼得回羅馬時，被羅馬政府逮捕了，並被判以釘十字架的刑罰。他提出異議說：「不要把我放在十字架上，像我的主一樣。我不配，因為我曾三次不認祂。你們最好把我倒釘在十字架上！」

我想起世界各地有許多基督徒，仍為耶穌的緣故受逼迫，心裡便激動。在耶穌再來之前，我們前面的日子可能會變得更黑暗，但我心裡感到喜樂，因為神給我機會跟各地的弟兄姊妹見面、一同敬拜，也有機會向不同文化的人傳揚基督。真的，「在基督裡不分東西；整個世界，只有一個愛的團契」。

1. 1983年第一屆華人差傳大會主要講員，左起艾得理、羅曼華、唐崇榮、王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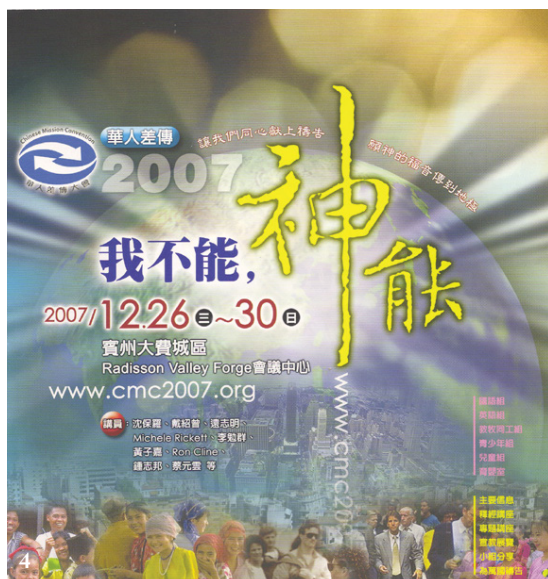
2. 1986年華人差傳大會。







3. 我是個自稱「宣教士」的中國人。
4. 2007年馬禮遜入華宣教兩百周年，也是第九屆的華人差傳大會。



## 第七篇

---

# 重返家園

火車啓程了，我終於再次回到中國！  
神沒有容許聖經中的摩西進入應許地，  
但我這同樣名叫摩西的無名小卒，  
卻蒙神得償宿願，返回我植根的故土！

## 第 26 章

# 應許之地

我愈來愈了解聖經中的摩西。

他若不是與親屬分離了，看見自由與奴役有著天壤之別  
就很難那麼深刻地感到自己有極大的責任要拯救他們。

現在我是一個美國公民，但我仍深深地感到，

自己與故鄉有著不可分割的連繫。

我相信中國人和猶太人一樣，與故鄉有這種剪不斷的牽連。

中國本為宣教的廣大禾場，自從政權易手後，由“Mission Field”轉變成“Missing Field”（由「宣教的禾場」淪為「失落的荒地」），政府要求宣教士離境、教堂關閉（成為倉庫或政府的辦公室）、信徒停止聚會、傳道人被迫洗腦或下放勞改，「擊打牧人，羊就分散」（撒迦利亞書十三章7節）。

有人說中國的教會已陷入深谷，可是神的計畫與人不同，人可以建立鐵幕，卻無法遮蓋屋頂；人也可以用電訊向竹幕廣播，縱使竹幕不能隔音，更不能擋風，聖靈的風仍然能吹入。我們要求在美國的信徒為重開傳福音之門祈禱，更印製一些貼紙及用金屬仿鑄的銅錢，銅錢上印有：「為中國禱告」，並用英文印了一本小冊子：“When China Opens”（《當中國開放》），這裡的“when”不是「何時？」乃是指：「當……」！我們要求弟兄姊妹不要灰心，要準備。我們亦推動中西信徒對傳福音有負擔者，在每月十日為中國代禱，也不定期在華府舉

行禱告會，總而言之，我們要常常祈求，不灰心。

我們向神祈禱，盼望神能打開中國封鎖的大門。當中共在華盛頓設立辦事處後，我就去要求簽證，想回中國，他們問我去的目的？我說是探親，因為自從一九四六年以來，我已經三十多年未曾見到我的老母親。他們問我的職業，我就照實回答：「我是傳道人。」申請遞交後，如同石沈大海。後來有機會去加拿大，到了渥太華，我同樣的申請，亦是音訊全無。但是我們的神真是又奇妙、又大有能力！祂的方法常常是超出我們所能想像的！神藉著帶領我到香港牧會，竟賞賜給我機會重返中國。

///

用「香」被命名的一個港口，應該是個美麗且具有吸引力的地方。香港曾經是英帝國王冠上的明珠，為她的主子掙了不少的財富。她也是接近大陸的避風港，當大陸政權易手時，有不少國內的有錢人，帶著大批資金來香港避難，也有人赤手空拳來香港，後來因緣際會而成為億萬富豪。香港是富人的天堂，也是窮人的地獄；那裡有豪華的大廈，也有暗無天日的陋室。

第一次經過香港，是1949年，我們一家三口，搭荷蘭渣華郵輪到印尼去傳道。這船由上海啟碇，在香港停泊，我就趁機上岸，與幾位由上海移居香港的友人見面。香港最吸引我的是夜景和令人眼花撩亂的燈飾，真是個花花綠綠的世界。還有水果店中的香吉士柑橘，和香港人稱為「蛇果」的紅蘋果，我買了好多回船上與家人共享。

到了印尼以後，又去了香港十多次，大都是應邀去講道，活動的範圍不過是教堂、旅館、餐館，很少有時間去觀光。當「華人福音會議」開會時，香港靈糧堂要趁機按立十幾位執事，我被邀請參加，那時趙世光牧師才離世不久。後來印尼教會事工增多，我分身乏術，只得婉拒許多教會的邀請。直到一九七八年，香港靈糧堂得知我在基督使者協會工作十多年後，可以享用「安息年」，就邀請我去香港牧會。

///

當我被呼召出來事奉時，對牧會有極大的負擔。但後來主為我開傳福音的門，要我在許多不同的國家為祂使用。不過，我對那些忠心在教會堅守崗位、鮮為人知的牧者，懷著極高的敬意和羨慕，因為他們每年在同一個工場耕耘，面對一群熟悉的會眾，每年至少預備一百多篇不同的講章，作隨時流通的管道，照主的榜樣認識、牧養主的羊，關心每一位信徒，任勞任怨地照顧他們、保護他們、帶領他們，期望他們由信徒成長為門徒。同時，深知自己需要倚靠由神而來的力量，更時常親近神，忠心而謙卑地服事祂。我羨慕一個稱職的牧者。

不過，有的教會不能讓牧師「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使徒行傳第六章4節），要求傳道人在教會中「一把抓」——無論大小事都要做，連傳道人的配偶，亦要幫忙做很多的事，小型的教會請傳道人，要求「買一送一」——請一位傳道人，外加師母，不另加錢。當然傳道人的妻子亦是教會的一分子，不過她是「內助」，要照顧牧師的飲食起居及整個家庭。

聖經說丈夫是妻子的頭，其實師母就是頸項，她不但要托住頭，更可以轉動頭，可是她千萬不要成為「硬頸」。也有人說牧師是得人的漁夫，可是有些師母，站在牧師背後向水中擲石頭，她不是「內助」，反倒成了「內阻」。所以教會不單要求主預備合適的傳道人，更要求主預備一位合適的師母。牧師的配偶絕對不是教會的副牧師，也不是助理牧師，按她的地位，以現在的話來說，她是教會的「第一夫人」，很多信徒的眼睛都注視著她的一舉一動。

當香港教會呼召我去擔任牧會的工作時，我非常喜歡這個呼召，可是，雖然我在基督使者協會正逢「安息年」，卻不能完全放下總幹事的責任。這時剛好有一位資深的學生工作者，願意接手總幹事的職務，使我得以安心地去香港負責牧養的工作。教會特別恩待我們，安排我們住在教會後面的樓上，他們裝修了一個套房，包括臥室、書室、廚房及衛生設備，真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感謝神！使我們在人的眼前蒙恩。

///

初抵香港，看見教會荒涼，不單是晨禱、晚禱，會友出席的人數寥

寥無幾，連主日聚會，來參加禮拜的人也不多，會堂中間大部分的座位總是空著，他們稱之為「地中海」。

教會建造時是由政府撥地興建，但有附帶條件，即規定興建教會就需要附設學校，所以在這鬧市中，寸土寸金小小一塊地，就要造四層樓，下面兩層由學校使用，上面兩層由教會與學校共用。於是，主日聚會在三樓舉行，禱告及查經聚會在四樓。

在這種不利的環境之下，我們用禱告來開始神的工作，神的聖靈親自動工，將人數天天加給教會。每個主日，聚會人數不斷增加，中間的「地中海」慢慢消失，講臺前的淺灘也漲滿了，就這樣，拉近了講員和信徒之間的距離。

這教會的成長主要基於兩方面：一方面是年輕人慢慢地增加，另一方面，有許多年長的信徒，從前在本教會受浸信主，卻多年沒有參加聚會，現在聽到神恩待教會，所以重新回歸。有一個感人的場面，一直在我心中難以忘懷，一位很久沒來聚會的年長信徒，平時只送孫子來教會上主日學，現在看到教會的復興，他流著淚對我說：「我為你禱告，願神賜福這個教會！」

增加了這些年長的信徒，是很好的現象。不過，由於他們的身體已漸漸衰殘，上下樓梯時極不方便，在此情形下，神感動一位中年企業家，奉獻一部電梯給教會，使長者來聚會時方便了許多。後來他們夫婦也每星期都來這教會聚會。

這次到香港就任，在神的帶領下，頗蒙神賜福。一年以後，執事會要求我延長在香港的居留期限，結果一延再延，在香港繼續事奉長達三年之久。也因著延長居留，神讓我完成了兩件夢寐以求的事情。

首先，神打開大陸的門，讓我得以重返中國，一方面探望幾十年未見的母親，一方面將福音傳回我心所繫的祖國。

其次，神使我重回印尼與政府商討，收回十多年前因政變被政府沒收的宣教士訓練院址，經整修後，重新啟用。當這兩件事完成後，在北美接任基督使者協會總幹事的弟兄，剛好另有高就，向董事會提出辭呈。因總幹事一職不能懸虛太久，董事會要求我返美重作馮婦，我妥善安排好香港的事工後，即返美復職。

///

一九七八年，當我在香港牧會的時候，突然接到香港代表團來電，通知我可以到國內探親；不謀而合的，在香港有人主辦基督教人士回國觀光團，已經有主流教會的十幾位傳道人，包括：聖公會主教、牧師及平信徒，報名參加，他們來邀請我，經過禱告後，清楚知道神的時候已來到，我就和內子加入他們的行列。旅程分兩部分進行，文田和我先回故鄉一週，然後我單獨加入只有被邀請才能參加的基督徒訪問團。

我和文田乘火車離開香港，跟其他旅客一樣在邊境下車。我們徒步行走過羅湖橋，到前往的火車站。出口上有個小小的、手寫的中英對照路牌：「往中國」。

我禱告、期待良久的，正是這一刻！

我對火車的旅程很熟悉，在香港事奉的時候，就是乘這火車，前往位於香港對面九龍半島上的新界講道。最遠，我只到過離中國邊境二十哩的地方。曾遙望著中國，充滿期待地禱告——果真是咫尺天涯！我的感覺，宛如摩西當年的感覺，他已來到應許地的邊界，但神卻不許他進入。

現在，只有一條小河把我和祖國分隔著，而我正經由一座小橋越過這條界線。英國國旗在香港邊境飄揚著，海關官員都穿著英國制服，我們的護照被蓋上「離境」的戳印。

在橋的另一端，我看見許多人民解放軍，穿著寬寬鬆鬆的橄欖綠制服，軍中裁縫師竟將制服的尺碼統一，不管合不合身，而且制服的領口和帽子上，都繡有共產黨的五星標誌。他們多半都很年輕，看起來很友善，但似乎羞怯怯的。

那個鼓吹「無階級」社會的政府，馬上把旅客分成不同階層：拿著別國護照的海外華僑，跟本地的華人要分開，其他外國人則被指向另一個方向。那裡實在有高低階級之分，大半的港澳居民要走低級的路，受著不一樣的對待。許多人都帶著一箱箱的電視機、收音機、計算機和錄音機，不單用來贈送親友，也拿來售賣，賺取厚利。也有人是回國觀光，那是一批混雜的人群，成千上萬的人擁擠在一起，高聲談話，顯得很不耐煩。

共產黨的海關官員有男有女，都在長木桌子上檢查行李，我們要排



隊等候。他們把一些行李箱子整個倒出來檢查，我開始關注他們會怎樣處理我們的行李，因為我們兩人共帶了十六件行李，其中包括八個大帆布袋。袋子裡有贈送親友的新舊衣服和一些食品，我最擔心的是裡面的六十五本中文聖經和一些基督教書籍。「主啊，請你照管這些東西，那些都是為了神的家而預備的。」我暗自禱告。輪到我們的時候，那些海關官員檢查過我們的護照便問：「你們是第一次回國嗎？」

「是的，三十年來第一次。」我回答說。

那位女關員格外友善，她沒有叫我們打開每一件行李！在海關申報表上，我寫著七只手錶，包括我們手上戴的。我的朋友警告我說，這些手錶可能要納200%的稅款。她只給三個新手錶打稅，而且稅款很合理。我帶了十二個小型計算機，兩臺收錄音機，那是我們的親友需要的，這些物件打的稅也不太高。我們沒有「走私」聖經，我們在申報表上全按照他們所要求的填寫，他們既沒有問我們有什麼書籍，我們就不認為要自動提供那些資料。

我們的行李會直接運往目的地寧波，我把行李運送的安全交託給主，只取了兩件在旅程上需用的行李，便上了火車。

///

火車啟程了，我終於再次回到中國！神沒有容許聖經中的摩西進入應許地，但我這同樣名叫摩西的無名小卒，卻蒙神得償宿願。我以為在這樣的時刻自己會十分激動，沒想到卻意外地平靜，覺得一點也不真實，但是心中對神充滿感謝，祂讓我的大夢想得以成真！我正返回我出生的地方，我植根的故土！

從火車裡向外望，沿途的景色是那麼陌生、又那樣熟悉，因為中國的地形，多個世紀以來都沒有什麼改變。那是春天，農夫正開始種植稻米，他們涉足在稻田裡，彎著腰在插秧，水田淹到膝蓋那麼深。那一陣子雨水特別多，所以稻田有足夠的灌溉用水。他們還是很原始地利用水牛耕田，這叫我想起兒時見過的景象。

火車軌道穿過小茅舍，窗外人民的活動一覽無遺。我在新界小屋看見的那些在風中飄揚、疏疏落落的國民黨旗幟，已被共產黨的五星旗所

取代。除了這些新的徽號外，我所看見的東西，跟多年前離開時沒有多大的分別。我是否像「立凡」(Rip Van Winkle, 《李伯大夢》的主角，為美國文學之父華盛頓·歐文 Washington Irving 所著)一樣睡著了，醒來時的景物竟已是三十年後的世界？

時值三月，我和文田、女兒離開中國前往印尼時也是三月！我感覺自己彷彿回歸某個循環，而神是一切的掌管者。那是真的，神不單掌管著各國的命運，祂還掌管每個人的生命藍圖。我思想著：未來的幾星期，當我探望童年、青年和早期傳道的地方時，神為我安排的會是怎樣的經歷呢？

我已離開父母和親人太久了！長久以來，我經常為肉身的親屬和神家的弟兄姊妹流淚禱告。雖然我在屬世的家中是獨生子，但在中國卻有許多主內的兄弟和姊妹，而他們就像摩西時代的希伯來人一樣受到捆鎖。

我愈來愈了解聖經中的摩西，他若不是與親屬分離了，就很難那麼深刻地感到自己有極大的責任要拯救他們。他與同族人分離，自己住在皇宮時，看見自由與奴役有著天壤之別。他若是與族人一樣，每天都要不停地做磚，就可能無法看見拯救他們的需要。

現在我是一個美國公民，但我仍深深地感到，自己與故鄉有著不可分割的連繫。你若是住在自己的國土裡，就甚少會想到你有多愛她；若是遠離他鄉，倒可能常常想起祖國的人，盼望返回故鄉。我相信中國人和猶太人一樣，都與故鄉有這種剪不斷的牽連。

///

火車在寧靜的綠野田疇之間奔行，文田和我只是靜靜地坐著，沒有交談，強忍著波濤洶湧的心情。郊野完全顯不出「大革命」摧殘的痕跡，對我們來說仍是那麼熟悉。

沿途所經之處，看不見任何私家轎車，倒有許多單車、公共汽車和拖拉機，拉著一車車的煤炭、石塊、沙土或農產品，還有不少日本製造的貨車。我知道，政府不容許私人擁有轎車，多年在香港，看慣路上繁忙的交通，在這裡，卻連一輛轎車也看不見，總覺得有點惘然。

村莊的牆上滿是毛語錄，但很明顯是多年前塗上去的。牆上紅白

鮮明地寫著：「毛主席萬歲！」「把國家經濟搞上去！」「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共產黨敵人！」那些耀眼的標語是文化大革命的全盛時期寫上去的，自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垮臺後，這些標語已失去他們的光輝，油漆的色彩褪卻，牆上的紙張在風吹雨打之下，已破爛損毀，人民的夢想和盼望也同樣破滅褪色。本地人很少會對這些過時的海報多看一眼，只有外國遊客會以此為背景，拍下一兩張照片。

我默想人生裡不可避免的改變，想起但以理書二章21節寫道：「他（神）改變時候、日期、廢王、立王……。」歷史（History）確實是「祂的故事」（His Story）。神在萬有之上，仍掌管著生命中各種改變。當人類及其領袖嘗試抬高自己，聖經說，神只會取笑他們意圖使自己變得重要，其實他們的力量是薄弱的。共產主義在高峰時期像原野之火，燒遍大陸，但現在開國英雄已逝，人民的希望也粉碎了。

「我們吃點東西吧！」我建議：「到達廣州時會很晚了。」

餐車內擠滿了回鄉探親的華人，人聲鼎沸，我們得排隊等位子。這些旅客的目的地不一定是廣州，而是從廣州再分散至各地。我們聽見身邊的人說著不同的方言，有廣東話、客家話、潮州話，在講國語的人中，甚至可分辨出我們熟悉的上海話，那情境彷彿置身於巴別塔內。

我們點了飯和兩碟菜，一面吃，一面看著郊外的景色。在山邊仍可看見一些傳統的墓穴，但有些好像已被挖除，用作農地。在城市內，許多墳地已被摧毀，好騰出空間來興建新的住宅。時移世易了！在舊中國，褻瀆家族墓塚是大不敬！歷史上，甚至有人為保衛祖墳而動武，但是親戚寫信告訴我們說，現在火葬在城市裡已經十分普遍，因此，縱有十億人口，墳墓並不會佔去很多空間。他們說，中共對百姓有五個保證，就是衣、食、住、醫藥和殮葬，他們保證為每個人負擔簡單的殮葬費。

文田望著那山邊的墳墓，靜靜地說：「不能去看看你的父親，多麼叫人傷感！」

我哽咽著，說不出任何話來。父親已在十年前逝世，我只能見到母親了！父親給我最後的印象像霧也像夢，當時我只有二十四歲，正要與妻兒離開，往海外做宣教工作，父親安靜地站在碼頭上，高高的個子屹立在親友群中……長袍在三月的風中拍打著，他的面容像禁慾主義者，早年的道家背景，使他在各種環境下都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但我知道他

有很深的離愁。還記得，我們離家的前一晚，父親跟我們一起談話、一起禱告，他向我微笑，用英語叫我「摩西」——父親給我取的教名。

父親啊！父親！我終於回家來了！沒想到，竟一去這麼多年，而你已返回天上的家，不能來接我了。父親啊！我永遠懷念你！

我們回到座位上，一位年輕的列車服務員，用拖把擦拭我們旁邊的地板，她就這樣逐一在車廂內進行著清潔工作。她穿著一件深藍色短袖上衣，把短髮挽在腦後，一面向前擦著地板，一面害羞地微笑著。車廂裡相當舒適，卻古舊得好像是這世紀初所製造的。我和文田面對面坐著，中間有一張小桌子，窗子上掛著有飾邊的窗簾，而我們背後的壁上，則掛著一棵栽在小瓶子內的植物。

一些穿著白色上衣，戴著毛帽，穿著過寬黑褲的年輕女服務員，不時拿鋁壺來為我們沖茶，並蓋上杯蓋。每個車廂後面的天花板上都懸掛著一臺閉路電視，播放著一些節目，及女服務員用甜美聲音廣播的通告。從香港往廣州的幾個小時之間，我們看了中國見聞、著名的天津雜技團表演和一個魔術節目。

我們一心只想著：與母親的重逢會是怎樣的呢？當年的兒子，回到她身邊時已成為祖父了！我們能否再次見到我服事的第一間教會的信徒呢？他們是否忠心地為主站立得穩呢？可有一些人為耶穌的緣故而犧牲性命？可有一些人在極大的壓力、逼迫下，或因逃避監禁而賣主？他們是否還認得我？而我，還認得出他們嗎？

## 第 27 章

# 寧波團圓

火車兜了一大圈子，終於駛近寧波，  
我又回到我的根，我的種族之根，  
地理上的誕生之根，以及我的信仰之根。  
道家描述的永恆人生，無論凡人如何追索，終究不明白。  
但是在基督裡，我找到自己永恆的人生之錨，  
那正是如今引導我去實行祂完美旨意的去向。

在廣州下車後，只見火車站閘口外，擠滿了一波波焦急等候親人的人海，我們著實費了一番工夫才擠出去。

這是我第一次到廣東首府廣州，廣州市有兩千年歷史，位於珠江三角洲北部，有三條河在那裡匯合。在過去幾個世紀裡，廣州是中國人首次與外國商人、殖民者及其他受歡迎與不受歡迎之「侵略者」見面的地方。

廣東人的身材一般比北方人矮小，他們在海外謀生時，很會經商賺錢，然後就寄回家鄉，建房屋、購置田產。

旅行社的人到火車站來接我們，帶我們搭乘一輛現代化、舒適的公共汽車到達一間華僑旅館。我們解釋說，因為想要趕快和家人團聚，不必留宿，不過，看來想把旅途時間縮短的計畫，是不可能的，我們無法自由掌控！想拜託旅行社的負責人動作快一點，也行不通。對於服務旅客、接待外人，三十年來，他們一點進步也沒有，甚至比以前更差！這才發現我已習慣美國那種電腦化、即時而有禮的服務。我對那些政府「公

僕」的態度感到很不耐煩，好像聽你訴說已是賞你一個很大的面子，我肯定他們從未聽過「顧客永遠是對的」這句格言。

一個站在我旁邊、正在排隊的人抱怨說：「四人幫把整個國家的道德都打垮了，現在每一個人都要吃這苦果。無論勤勞與否，人人所得的工資都一樣，只要在其位，便得俸祿，這樣你大可什麼也不做。若勤勞工作，你的同事會取笑你，叫你『小綿羊』，意思是說你愚昧，儘管努力，也得不著什麼。工人往往從工廠的前門進、後門溜，什麼也不做，沒人知道，也沒人理會。這種工作態度，使工廠的生產變得極為緩慢。」這個陌生人做了很長的一段分析，我也深有同感。

///

火車車程需要三十個小時，我們愈來愈感到心焦，因為停留在那的短短時間就這樣消磨掉了。國家的「制度」，造成一切進行得像蝸牛一樣，但我們無法催促它快一點。我們遇到了更多的排隊，更多的耽延，更多得不到回覆的緊急問題。最後，我們終於搭上了那列前往目的地的火車。

事情並不像大鵬飛翔那樣直線地進行，而是像一條毛毛蟲，繞著一片菜葉爬行那般迂迴！開始時，火車取了一條曲折的路，先朝西進，然後才繞回東岸。我們經過廣東、湖南、陝西各省，最後來到浙江。火車在郊外疾馳時，我曾看見牆上漆著當時共產黨主席華國鋒的一句標語，說：「思想要解放！步伐要加快！勇氣要更大！做事要進步！」我心想：你在開玩笑吧！

我們又再度坐著看郊外，停車的各站，靜得叫人難以置信。那些車站很清潔，並且井然有序，沒有兜售零食、茶葉蛋、米糕、炸雞或美味麵食的小販。我很懷念從前在火車站上售賣的美食。那些小販嘈雜的叫賣聲、那些令人垂涎的小吃，都是搭火車的樂趣之一。緬懷著往日，像小孩一樣期待著那些叫人興奮的事物。

不能品嚐國內各地美食，叫我有點失望，那正是我們的文化特色和傳統之所在呀！這次回來，我沒打算吃什麼山珍海味，只希望品嚐一下傳統食物。還好在陝西一個小站稍作停留時，買到一些糕餅，令我回味

無窮。後來還找到一種熟悉的蒸包，雖然顏色不是白的，而是叫人失望的灰，但至少「包子」裡有些鹹肥肉，是我熟悉的家鄉風味。我的衣著雖然很樸素，但本地人一眼便認出我是海外華僑，這些同胞們友善地推我向前行，讓我先買為快，實在令人感動！

///

旅途中，火車在一個小站停下來，一個陌生人開始與我攀談，他以為我是外地出生的華僑，今天第一次探訪祖國，便很熱切地向我介紹了一些歷史背景。

「你知道嗎？紹興是一個很有歷史的地方，這裡是兩位名人的出生地，有一個博物館就是用來紀念他們的。他們兩人都姓周，一位是著名的作家周作人，筆名魯迅。」我早在一九三〇至四〇年代讀書時已知道魯迅，他是一位偉大的革命思想家、政治評論家，也是近代文學的濫觴，他選擇以文學作為政治鬥爭的武器。

「另一位是周恩來，」他繼續說：「他是人民愛戴的前任總理。」

我點頭謝謝他給我這些資料。其實，我們正停在我的出生地！雖然我以寧波為故鄉，因為年輕時住在寧波，但其實我是在紹興出生的，我沒有告訴那人說，雖然我沒什麼名氣，不過我也姓周！

在小站短暫停留時，我在那片熟悉的土地上步行了數分鐘，沈浸在昔日回憶裡。眯著眼看從前行過的水道，河上有一些古老的烏篷船，得用腳踩踏，才能使船推進。我記起那單調、自在的聲音，小船一遍復一遍地咿啞咿啞響，我們則坐在船裡悠閒地品茶、吃點心。小時候，春節要探望親友，就是用這一類小船。那時的生活，天天都是如此悠閒、恬靜、美好。

火車逐漸駛近寧波，我的思想也跟著躍回童年，想起父親要我背誦的一段道德經：「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第十六章）

火車兜了一個大圈子，我又回到我的根，我的種族之根，地理上的誕生之根，以及我的信仰之根。道家所描述的永恆人生，無論凡人如何去追索，終究不能明白。但是在基督裡，我已找到自己永恆的人生之



錨，那正是如今引導我去實行祂完美旨意的去向。火車好像永不停止似地不斷前行，不過最後，我們終於駛近寧波。經過一番折騰才及時下車，忽然有一大群我不認得的人湧上前來，讓我又驚嚇、又茫然。

我是家中獨子，所以父母親收養了四個孤女，讓她們在家中與我一起成長。現在都有了自己的兒女和孫兒女，她們都比我記憶中的樣子老了一至兩代，臉上留著許多受苦受難的烙印，其中有些人下過監，受過折磨。

他們怎麼知道我們何時到站呢？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時間表如何，他們必定是天天在這裡等候每一班車的到達！

母親呢？母親在那裡？有什麼事發生了嗎？我的心焦急地跳動著，無法隱藏不能在車站上見到她的失望。

幸好，親友急忙保證母親安好，已在家裡焦急地等著我回去。

///

寧波啊！我終於再次踏足在妳身上！這城市是浙江省東岸的一個著名海港，自唐代起（西元618-907年）已開始對外貿易。寧波的商人越洋與日本、韓國、東南亞，甚至歐洲各地進行貿易。這城有許多水道交錯，如今有一座新橋將城河的南北相連，夜晚看去，萬家燈火把牠點綴得風姿萬千。三座彎橋猶如彩虹一般，河中駁船和小艇往來如織。

不知道紅衛兵對寧波的古蹟和歷史文物有多少破壞？希望天一閣藏書樓和西區的花園沒有受到摧毀，那幢美麗的建築物和平靜的庭院裡，覆庇著最古老的圖書館，收藏了三十萬部珍貴的書籍，我盼望它們仍完好如初的安藏在那裡！

當時任何到中國旅遊的人，包括我們，都要接受旅行社的安排。沒有他們的安排，寸步難行！因此，親友帶我們到旅行社安排的海外賓館。我們放下行李，馬上乘計程車直奔老家。由於國內計程車不多，也很昂貴，所以來與我們見面的人，多是騎腳踏車或步行而來，因此他們比我們晚到達母親的住所。

母親的居所從前是浸信會的牧師館，現在政府把它分成一些單房或兩房的小單位。文化大革命期間，政府接管了所有的教會建築物。我們

從前住在寧波郊外教會的隔壁，政府認為教會與那房子是同一個單位，因而接管了整幢物業，並要我父母離開。他們分配給我父母兩個房間，並且要在房子外面煮食。父親死後，他們再把母親的住所縮至一個房間，前面用作起居室，後面用作臥房。

我們從計程車下來，第一眼看見的就是我母親、我的岳母和大姊。我們趕緊穿過大門，進入院子與她們見面。雖然我們都很激動、很興奮，但是根據中國的風俗，我們沒有擁抱，只是緊緊地握著母親的雙手，不願放開，強忍著淚水；母親則喜極而泣。我彷彿人在身外，以旁觀者的位份目睹這一幕。

我輕聲對母親說：「我覺得好像作夢一樣！」

母親啜泣著說：「我不時地夢見我們重聚。半夜夢醒時，我非常失望，因為只是一個夢，我感到更加孤寂，不知流了多少淚！後來，我又作夢，夢見我們再重聚，而你也不再離去。我醒來發現這夢也不是真實的。兒啊，我希望這次不再是一個夢！」

夢境終於實現了！我和母親再次聚首。我曾求神在我們有生之年讓我們重聚。但中國似乎與外界隔絕，在國內有三反五反，劃清界線，海外關係攔阻我們自由通信，我不敢奢望能回到中國與母親見面，只希望能與母親在有生之年團聚，奉養她安享餘年。我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在她老人家離世前，將她接出中國。

我渴望單獨與母親傾談，把多年來積累的話統統向她傾倒出來。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已不能直接與雙親通信，因為他們跟在美國的我聯繫，是政府所忌諱的。我都是把信寄到香港，再透過朋友轉寄給他們的。從中國寄出的信件，政府會抽查，因此雙親也不能把我想知道的事情告訴我。我嘗試從字裡行間，了解他們的言下之意，但經過多年的分隔，要這樣做也並不容易。

我和母親幾乎沒有機會私下安靜交談，這令我感到有點失望。許多人在家裡進進出出，有親戚，有朋友，他們都帶著兒女來，為我們回國而高興，母親為了兒子的榮歸，特別請了幾位親友為眾人預備膳食。他們幾個月前已開始籌備這件事。有些親戚也帶食物來，與眾人分享，其中有佳餚美食、山珍海味，甚至有不是這個季節的食物，只要他們記得是我愛吃的，就都帶來，有魚、蟹，甚至從上海帶來西式蛋糕。他們不

惜一切來歡迎我，使我感到榮幸萬分。此情此景，令我想起當年結婚時的喜慶，訪客如潮水般不斷湧來，縱然他們已一一介紹過，我還是只能認出幾副面孔。

我記得一首古詩這樣說：

少小離家老大回，  
鄉音無改鬢毛衰，  
孩童相見不相識，  
笑問客從何處來。

文田和我抽出幾分鐘環顧這屋子，他們改動了許多東西，但我們仍然認得這幢產業。我們也去隔壁看看從前就讀的小學，現在雖已分隔成幾個住宅單位，但我仍記得辦公室和教室的位置在那裡，往事不堪回首，真令我傷感不已。

## 第 28 章

# 一起敬拜

星期日早上，天仍未亮，人便開始湧進四合院。

母親的屋子，站滿了人，有的是基督徒，亦有些是來看熱鬧的，  
我的幹部朋友還是來了

滿屋子的人喜樂地敬拜神，唱詩讚美祂。

他們唱了一些文化大革命期間沒人敢唱的舊詩歌，  
現在，就是年輕一輩也能跟著唱。

正當我們興高采烈地歡慶重聚時，一個穿著深藍色毛裝的人出現在門口。他微笑與我打招呼，並伸出手來，說：「還記得我嗎？」

我努力思索，隨即有人提醒，他是我在年輕時就相識的一個人，高中畢業後在一家百貨商店工作，其後奉獻給主，在一所聖經學院進修，後來做了循道會的牧師，現在他是三自愛國運動的成員，受命於共產政府的宗教事務部之下。

他說：「我來告訴你，我如何信奉共產主義的。」他對我說他的政治「見證」，並告訴我一些他認為我已經知道的事情真相。

「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幹了很多壞事，他們強迫我們簽署各項不平等條約，每一次都從我們身上榨取利益。外國人侵略中國，剝削中國。你知道那些不平等條約，實際上是由外國宣教士起草的嗎？他們有幾個人在寧波當宣教士（他提出了他們的名字）。外國人不單用鴉片荼毒中國人民，更向中國政府要求一些治外法權的特權。一個外國人殺了中國

人，中國法庭不能判他的罪；外國宣教士開辦的學校使中國基督徒變成『走狗』；宣教士在所有外國人所犯的罪中都有分，他們將宗派引進中國，叫我們分裂；他們用外國錢收買我們的忠貞。」

他的「講詞」聽來好像經過背誦和排練似的，十分純熟。我當然很熟悉這個觀點，我估計這位從前的朋友、現在的幹部，是被派來了解我的政治立場，並監察我的一切行動，他很小心地觀察我對他所說的話的反應。

這是我回家的第一個晚上，人才剛到，他竟這麼快闖進來，在這裡糾纏不清，不是太無禮了嗎？他阻礙我與母親相聚，又胡言亂語，實在叫我很不耐煩。

我默默地求神把他的到訪轉化為好事，讓我們從中得到益處。我鼓起勇氣問他：「後天是主日，我們可以在這裡舉行主日崇拜嗎？」我早已知道，政府自從一九六六年七月血腥的文化大革命以來，已經不容許舉行這樣的聚會了。

他被我的要求嚇了一跳，冷冷地回答說：「這有些困難，這裡仍然沒有可用的禮拜堂。有一間正在清理，但是還不能用。」

「你當然知道我們可以在任何地方敬拜神，並不需要一座禮拜堂。」

「但是你也明白，我們的政府，是把宗教聚會限制在宗教建築物之內的。」他反駁說。

我引述了在火車經過的佈告板上，所讀到華國鋒主席的話——那是有關要有勇氣和主動性去向前推進——來回答他，他似乎奇怪我怎麼會知道這些。

我繼續說：「四人幫已經被打倒這麼多年，我們為什麼不加快步伐向前進呢？中國政府說，做事應該要知道變通呀！」

我堅持不讓：「我們可以在我母親家中舉行主日崇拜聚會。」他搖搖頭表示不以為然。「你可以回去和你的同志商量一下，明天再告訴我好嗎？」時為禮拜五，我攻其不備，他只好悻悻然離開。

///

歡迎的聚餐和重聚的時刻，繼續進入高潮，在這段歡愉且興奮的

時間，我不忘向神禱告。「主啊，正如聖經中摩西所求：『讓你的子民去，可以敬拜你』。中國這片土地是你的土地，是藉你子民的禱告、眼淚和信心而得來的，求你使這個政府准許我們在禮拜日聚集，宣揚你的主權！」

我們在賓館過了一夜，文田和我天亮之前便起床，乘一輛三輪車到母親家去用早點，然後，我們按照先前安排好的行程，到郊外去給父親掃墓。父親的墓已經從原本安葬的地方遷往山頂。我們所乘的交通工具是拖拉機，它可以在狹窄而崎嶇的山路上行駛。這次只有我和文田，加上幾位親友前往，因為母親經不起這樣的勞碌奔波。

文化大革命期間，許多墳墓都被掘起，墓碑放在通道上當作石階。有些人把墓碑拿去做自己家人的墓碑，他們把原有的名字削去，再刻上自己家人的名字。由於木材短缺，也有人把墳墓掘開，取出棺木，棄掉屍體，拿來做家具。因為許多墳地都給剷平了，因此我父親的墳墓也移了位。

我們到達山上，車子已開不上去了，只好下車，攀爬山路到父親的墳地。我們在那裡靜靜地站立了很久，風柔柔地吹過山頂。我流著淚向神禱告，為父親忠心的生活和見證而感恩。我為了不能見父親最後一面而極其悲傷，但確信他已經返回天家，與主同在。

我們一路默默無聲地乘車回母親家，當天稍晚的時候，我的幹部朋友又來了，他說：「我有好消息帶給你們，政府方面已同意讓你們舉行一個特別的聚會，因為這是你第一次返鄉探親。」

「感謝主！」我說，並邀請他參加我們的聚會。他推托說：「我明天很忙，來不了。」

「我可以配合你的時間安排聚會呀。」他仍然支吾以對。

///

星期日早上，天仍未亮，人便開始湧進四合院。母親的屋子，站滿了人，有的是基督徒，亦有些是來看熱鬧的，其中有很多是年輕人。我的幹部朋友還是來了，他用很奇特的表情對我說：「這麼多的群眾！政府有規定，凡是十八歲以下的青年男女，都不可以參加宗教活動，請告

訴他們，凡不滿十八歲的都要離開。」我就請他自己跟他們講，結果沒有一個人移動。滿屋子的人喜樂地敬拜神，唱詩讚美祂。他們唱了一些文化大革命期間沒人敢唱的舊詩歌，現在，就是年輕一輩也能跟著唱。

我先帶領大家唱一首短歌〈榮耀歸主名〉，接著唸約翰福音二十章19節至23節：「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猶太人，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說了這話，就把手和肋旁指給他們看。門徒看見主，就喜樂了。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

讀完後，我就開始傳講信息。那位幹部很害怕，他說這篇道會給我帶來麻煩，他責備我：第一、不應把「黑夜」比作中國的處境，因為現在是東方紅、太陽升起的日子。第二、不可以說現在是末世、是耶穌再來的時候，因為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好。而且不應指出門徒「害怕猶太人」，即當權者。

///

許多人盼望我們帶聖經回去，當他們知道我們帶著一些，就急切地向我們索取。公開地分發聖經是不智之舉，而且可能使聚會被迫停止，於是眾人輕聲地把消息傳開，說他們可以一個一個慢慢地走到後室，在那裡拿取一本聖經。他們都喜極而泣，靜靜地把聖經收進外衣帶回家。

聚會後，親戚都留下來與我們一起用膳，兩三張大桌子都擺滿食物。那些來「探望叔叔」的人，許多是最近信主的，我連名字都未曾聽過，但在基督裡都像弟兄姊妹一樣親密地團聚。

接著，當地的革命委員會請我們吃飯，來的是高級幹部，亦請了幾位傳道人作陪，我心中感謝神，我本是階下囚，現為座上客。吃飯前，我要求他們把我前面的酒杯拿走，代以喝水的玻璃杯，同時告訴他們我是基督徒，吃飯前要祈禱，他們都同意，我就在他們面前開口感謝神，也為國家的領袖祈求。席間，我把帶來的電動刮鬍刀送給他們，以後我們就互道珍重再見。



主日聚會以後，我算算，在去北京以前，還有一點時間與母親相聚，也可以休息一下，想不到這些弟兄姊妹非常熱情、也是非常有心地每天到家裡來探訪我，從早到晚一批一批的人川流不息。有的來問關於聖經裡的事情，跟我一起查經，有的是盼望能得著神的話語。讓我心裡非常感動的一件事是：當我把一本串珠聖經，交到一位弟兄手裡的時候，他竟然激動得抱著聖經大哭，也感激地擁抱我，真是一幅感人的景象！

由於賀客盈門，家裡吃飯的時候總得席開二桌，教會弟兄姊妹也都來協助預備膳食，還有人在河裡捕捉到一條大魚，就帶來與我們一同享用。

## 第 29 章

# 父親受難

因為父親在政府主導的學習會中，大膽直言，  
為教會的忠心傳道者辯明是非，得罪了領導層，  
當局認為他是頑固分子，腦子是花崗石做的，  
加上我在海外，就借假罪名把他拘禁入獄，  
至於他在牢中受了什麼苦？  
他被釋放後，從未向人訴過苦，  
也不願向家人提及。

那個星期，我們每天都在母親家接待客人，談論我們分離後所發生的事，還回答各樣問題，交誼團契。最後，我堅持將母親帶到旅館，好讓我們能單獨交談。

「媽，告訴我，文化大革命期間你們是怎麼度過的？」

她呆坐了一段時間，沒有回答我，雙手不斷發抖。這次回來我留意到，她說話的速度比我記憶中慢很多，走路的步伐也是一跛一跛的，常常要由兩個人攙扶著，我問親屬們，她在那些恐怖的年日裡，可有受過身體的傷害？他們搖頭說沒有，但說話的時候卻逃避我的目光。

母親拖著腳行走，有時候，若聲音很嘈雜，或身處人群中，她會突然立定，好像受了驚嚇。後來我發現，當那種情況發生的時候，即使我們只是橫過一條繁忙的街道，她也會顯得不知所措。一位親屬把我拉到一旁說：「你父親遭遇不幸以後，她就被嚇成這個樣子了。」此外他們

便不再說什麼。

///

最後，母親終於說話了，但聲音是那麼微弱，我要挨近去用心聆聽。「……就是在共產黨掌權後，你父親仍勇敢地為耶穌作見證……像從前一樣，常常作見證，勸人要信耶穌。」

回鄉後，許多朋友都告訴我，父親心中只有一件事，就是告訴別人有關主的事。他沒有讀過神學，是教會中的長老，他知道主呼召他去作見證，所以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獻來做主工。

父親是一個禱告的人，他常常跪在床邊的硬地上禱告，以致膝蓋上長了硬繭。他禱告的地方就在我睡房隔壁，因此我知道他天未亮就起來禱告，不過他很安靜，不會騷擾我們，到了六時或七時，他的禱告才會比較大聲。我永遠不會忘記父親的禱告，他每次都禱告兩三個小時，並且常常禁食。他會為很多事情禱告：為他所知道的、神國度的工作禱告；為他作見證的對象禱告；為他的兒女和他們的兒女禱告。

早上父親會跑到街上與人交談，分享聖經，並逐家逐戶去分發聖經。他為人極慷慨，不會拒絕任何有需要的人，他們若需要金錢，也會給他們，有時送日用品，甚至連穿的衣服也會脫了送給人。他的本性善良，加上信主後，因著神的愛，他常願幫助需要的人。我記得，他在家中收養了好幾個孤兒。我年少時，父親曾接待過一個中年的吸毒者，雖然家中的人都不喜歡，父親還是向他傳福音，盼望他信主。我也記得，父親幫助過無家可歸、兩代寡婦的母女，帶領他們歸向真神。

記憶中，我對父親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個春天，當父親與我到後園巡視時，忽然看到園中已經可以收割的蔬菜，全被割去，竹園裡剛鑽出的春筍，已被折斷，只剩下根部留在土中，好像被野獸踐踏過的殘景。父親看見這情景後，一言不發的，走到鄰近村莊的一間破屋前，推開了木門，裡面出現一個睡眼朦朧、衣衫不整的「阿木」。

這人是全村皆知的慣竊，屋內到處都是蔬菜和斷筍，這是他昨夜忙碌的成果，犯罪證據使他無話可辯，只好就地求饒，父親沒有以惡言相問，只是叫他改過自新，以後別再偷竊，甚至還留一些蔬菜和竹筍給

他，餘下的，請他幫我們拿回家中，家人為這些食物忙了大半天，連著吃了好久的鹹菜和筍乾，還不知道原因何在。

有時父親會帶我到街上一同作見證、分派單張。我雖與他同去，但有時難免會問：「為何我們要這麼辛苦去領人歸向基督呢？神既是全能的，為何祂不站在天空中，向所有人顯現，然後吩咐他們相信祂呢？」

父親像長官一樣滿有權威地回答我：「神希望我們作祂的見證人，證明祂所做的是，這是祂的命令，我們必須遵從。」

父親很熱心地作見證，以致別人談及他怎樣事奉主時，會說他是一個狂熱分子，甚至說他是瘋狂的。他不單覺得自己必須傳道，而且，自從神多次回應他的禱告、救回我的命以後，他也不停提醒我：「我只有一个兒子，就是你。我已把你的生命奉獻給主，叫你服事祂。我希望並求告神，讓你成為一個傳道者。」

他一次又一次地談及對我的期望，即使遭母親和收養的妹妹反對，父親也堅持說：「我的兒子必定要做一個傳道人！」我走每一步，他都鼓勵我；當我猶疑不決時，他總是站在我旁邊；當我因一些神僕表裡不一的生活而受挫時，他就教導我把目光從人轉向主。他日日夜夜提醒我：「你的生命得保存，是為了作主的僕人。」

///

他熱切為主作見證的情景仍歷歷在目。「那麼，父親發生什麼事了？」我催迫母親把更多事情告訴我。

「他們強迫每一個人勞改，去做苦工。政府把你父親派往寧波的一家酒廠工作。」

「酒廠！」我驚訝地說：「他們不知道他是一個基督徒嗎？」

「他們當然知道。就因為這樣，他們才派你父親去做那種工作。所有傳道人，甚至是牧師，也被迫去做製酒工作。你父親很努力工作，但在那些可怕的『批鬥會』中……」她的聲音漸漸消失了。

「媽，那是怎樣的？」我柔聲地問她，我知道叫她回憶那些日子是痛苦的。

「他很失望、很沮喪。他不忍看見那些忠心、無辜的傳道人被冤

枉，說他們做了許多無法無天的事，並且受折磨……」母親停了很久。

「他們也誣告你父親……一次、一次、又一次……」

我沒有干擾她，只是等她能說時再繼續說下去。

「他不介意他們怎樣控告他、攻擊他，但是當他們攻擊其他人……是的，是其他人，他便感到難受。他不明白為何神容許祂忠心的僕人、牧師受苦，而不拯救他們。有些人自盡了……」

「每次他從那些批鬥會回來，就許多天不能吃、也不能睡，他變得很沮喪，不斷地問：『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一些傳道人反目相對，彼此出賣？我真的不明白。』他一次又一次地這樣問。」

因為父親在政府主導的學習會中，大膽直言，為教會的忠心傳道者辯明是非，得罪了領導層，當局認為他是頑固分子，腦子是花崗石做的，加上我在海外，就借假罪名把他拘禁入獄，至於他在牢中受了什麼苦？他被釋放後，從未向人訴過苦，也不願向家人提及獄中的事。

「媽，我在西方教會事奉主，他們有沒有指控我？父親有沒有因此而受苦？因我而受苦？」我很激動，幾乎說不出話。

「是的，兒啊！他們也指控你，說你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是資本主義的代言人，說你父親有海外關係。但你父親不在乎這些指控，沒有為此擔憂，也沒有為你擔憂，因為他知道那些指控是不真實的。他常常說：『我的兒子不是那種人！他若做那種事，就不是我的兒子。我的兒子不是那種人！』真正叫他苦惱的，是看見教會裡，神的僕人受逼迫、受折磨。那才是把你父親拖垮的原因，他為此傷心絕望至極。」

「那些指控者找不到你父親有什麼錯處，就說你父親必定是反革命分子，因為他不停地傳福音。這事反而使他高興，他說因為神給他機會為耶穌受苦了。他不能忍受的是別人受逼迫。就這樣，他的身體變得愈來愈衰弱，直到……」

母親坐著，良久不說話，黑夜漸漸籠罩我們的房間，她卻視而不見。

然後，她幾乎是耳語般說：「你父親臨終時安慰我說：『不要擔心，我們的兒子總有一天會回來，他會帶妳離開這裡。我們所受的苦，若與永恆的喜樂比較，是短暫而輕省的。神是信實的！』」

我們兩人都不再說話，只是緊緊地互握著雙手。我的熱淚，靜靜地掉在母親那粗糙的褲管上。

## 第 30 章

# 恐怖歲月

文化大革命期間，各種恐怖事件，  
是共產黨採取「強硬路線」的階段。  
政府把基督教工人和平信徒下監，送進勞改營或邊疆。  
他們與教會和家庭分離，許多人從此杳無音信。  
這些打擊不但臨到基督徒身上，  
也臨到其他宗教人士身上。

我在寧波的一個星期裡，許多親戚朋友來看我們，分享他們在文化大革命那段恐怖年日裡的第一手經歷。有些人說得聲淚俱下，有些人怒不可遏，有些人咬著牙關，還有些人則表情冷漠地訴說痛苦往事，彷彿談的是別人，事不關己。

一九七〇年代末期，人的恐懼感仍很明顯，那些把故事告訴我的人，都不停地四處張望，惟恐隔牆有耳。第二個星期，當我隨著三自愛國運動會贊助的基督徒旅行團旅行的時候，也發現同樣的現象。為了保護我在不同情況、不同城市所遇見的人，我不便明說是誰，或他們在什麼地方吐露過心聲。

有些見證，是與我一起成長的老朋友告訴我的，有些則是陌生人在公車上告訴我的。一些牧師也講述他們多年被囚於勞改營或監獄中的經歷。有一個人，不發一言，把要說的話寫在手掌上給我看，也有人比較勇敢，直言不諱，顯然不介意誰在側耳而聽。有些故事我是在別人家中

聽到，有些則是家庭教會的領袖告訴我的。晚間走在街頭，或坐在公園的長椅上，也聽到神怎樣保守祂的忠心僕人，捱過極大的艱難和痛苦，或有些人又怎樣捱不過。連坐在單車後座，前往信徒家的途中，也聽到一些故事。

我曾參與一次「澡盆洗禮」，那位初信者原是一名政治領袖，我也有機會聽他講得救的見證。吃飯、遊覽、交談，都能聽到人們心聲。我聽到在最黑暗的年日裡，人們日常的生活的光景如何？又知道在邁進一九八〇年代時，他們的生活又是如何。

///

離開中國的三十年裡，國家經歷了好幾次政治動盪，像鐘擺一樣從這個極端搖到另一個極端，每一次都叫人民受到極大的痛苦。新政權統治的政府，加壓在基督徒身上，視他們為另類的人，指控他們存著反革命的態度，並進行反革命活動。回教徒、佛教徒、迷信者和祭拜祖先的人，也不能倖免。不單是基督徒或其他宗教的信徒受苦，一些本地的共產黨領袖不諱言地告訴我，他們也曾被指控和迫害，在文革中吃過苦。政治鬥爭影響著每一個人，尤其是那些與西方國家有聯繫的人。我們必須知道那些飄忽不定的政治風暴曾怎樣影響教會，然後我們才能了解今天基督徒的處境。

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在所謂「解放」中取得政權，當時並沒有立即干擾宗教活動。然而，新政府卻巧妙地一點一點地控制教會和信徒。到了一九五八年，基督教會的出席人數開始下降，因為政府強迫人民一星期七天，在工廠裡進行生產工作。他們也必須參加一些經常性的小組政治會議。同時，基督徒也懼怕和外國宣教士過於緊密聯繫，因為政府的排外態度愈來愈強。政府「建議」許多教會關閉，並把教會建築物用來「服務人民」。而且，無論不同宗派之間有些什麼分別，政府都強制規定聯合崇拜聚會。

政府在一九五一年設立了宗教事務部，以控制所有宗教。每一個主要的宗教，受制於一個獨立的部門之下。在基督教方面，有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和天主教全國愛國協會。三自意思就是所有教會必須自養、自



傳和自治，說來好聽，其實三自只是用來對付各種外來控制所做的政治反應。在那些國家控制的運動裡工作的人，都是一些得到國家信任，能實行共產黨路線的宗教領袖，由政府付給酬勞。政府沒收了教堂和牧師的住所，租給人民作住宅，收取租金，有些則用作工廠或倉庫。政府把租金交給三自組織，讓它管理所取得的所有教會產業。

從開始，許多真正的基督徒就拒絕與三自運動有任何聯繫，他們相信三自會跟政府妥協。他們也遠離一些與三自有聯繫的牧師，稱他們為自由派、打小報告和政治傀儡。那段期間共產黨對宗教採取「懷柔政策」。

神一直在預備一些本土化的華人基督教群體，來面對即將來臨的共產黨「強硬路線」。很快地，政府沒收教堂，將牧師關入監獄，把外國宣教士趕出中國，那時，與外國宣教組織緊密聯繫的教會，成了鳳毛麟角。

但許多教會從開始就是獨立的，他們約佔基督教更正教會人數的四分之一，其中以三個主要的本土化群體為代表，就是：「真耶穌教會」、「耶穌家庭」、「小群教會」（即由倪柝聲設立的「基督徒聚會所」）。這些群體，大部分不接受外國控制，也不接受外國在經濟上的支持。他們是很強的福音派，通常在崇拜和聚會時帶五旬宗的特色，而生活往往是公社式的。他們不需要教堂，不屬於任何宗派，以家庭聚會為主，有堅強的平信徒事工。他們不必為政府所施加的壓力而憂慮，因為他們的團契和崇拜的結構是分散的。他們已經根據新約的方法，按三自的原則來運作。

///

接著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運動並不如其名那樣「文化」，它與創作藝術和文學沒有什麼關係，而是把古代、當代文化連根拔起的一場龍捲風，對整個國家造成極大的震盪。這運動由毛澤東和「四人幫」發起。所謂「四人幫」指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和三個極左的共產黨年輕領袖，他們在毛澤東的暮年強烈地影響著他。

在毛澤東的命令下，全國都瘋狂起來。由於毛澤東知道他對共產黨的控制力正在下降，因此想出這個可怕的計畫，喚起千千萬萬不認識革命「長征」為何物的年輕人，他們不曾經歷上一輩所經歷的，毛澤東要讓他們嘗一嘗革命的滋味。

政府下令關閉所有學校，數以百萬計由初中至大學的年輕人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串聯到全國各地去「破四舊」：舊思想、舊風俗、舊文化、舊習慣。毛又鼓勵他們攻擊任何人，包括政府的高層官員、老師，甚至是中堅幹部。這些紅衛兵臂上的紅章，便是他們的通行證，讓他們到處破壞珍貴的國家紀念館、歷史遺蹟、公共建築物，並侮辱和迫害人。他們幾乎可以在任何人身上為所欲為，包括對付宗教人員和制度。

毛澤東容許人把他當作神明，這主要是他的副主席兼國防部長林彪所構想的計畫，想以政治效忠把人民團結起來，使人們對毛澤東的崇拜達到宗教性的狂熱。藉著大量印製毛語錄小紅書來廣傳，毛語錄被視為共產黨的「聖經」，因為，人民學習和背誦毛語錄，就像基督徒在研經小組研讀和背誦聖經一樣。

群眾被迫接受毛澤東是他們的救主、偉大的拯救者、至高的統帥和偉大的舵手等等。紅衛兵的狂熱失去了控制，以致整個國家幾乎進入自毀的狀態中。毛澤東便命令人民解放軍，把他自己燃起的大火撲滅，免得被不能控制的暴亂完全毀滅。到了一九六六年七月底，大部分教會都已關閉，紅衛兵燒毀聖經和基督教書刊，宗教領袖遭受侮辱，精神和肉體上受到困擾、逼迫，甚至殺害。一些跟外國宣教士有聯繫的基督徒，尤其受到攻訐。最後，就是與三自運動有關的領袖和人民也不能置身事外。

政府要求教會工作者舉行「自我審查」，其形式和激烈程度跟鬥爭大會無異。共產黨員強迫人「彼此幫助」和「自清」，與反革命「劃清界線」。一些牧師和基督教工作者甚至被迫而自殺，因為他們實在受不了作假見證控告人的壓力。

中共政府至今仍堅持基督徒從未因宗教理由而被殺害，堅稱那些情況通常是基於道德、倫理、政治原因。共產黨不想製造任何殉道者，免得他們被視為英雄。他們也否認曾在沒有證據之下，把任何人判刑——但是他們怎樣取得證據、證據是否確實又是另一回事！他們的策略是強迫所有基督教工作者互相批判，然後他們收集所有證據，宣稱：「我們沒有指控你們，是你們自己人幹的。」

文化大革命期間，各種恐怖事件，是共產黨採取「強硬路線」的階段。政府把基督教工人和平信徒下監，送進勞改營或邊疆。他們與教會和家庭分離，許多人從此杳無音信。這些打擊不但臨到基督徒身上，也

臨到其他宗教人士身上。

中國憲法聲明，人民有「信仰宗教、不信仰宗教、奉行無神論的自由」。政府不會干預一個人內心的宗教取向，然而，法律卻不容許人公開進行宗教活動，也不能宣傳自己的信仰。另一方面，無神論者卻有權宣傳他們的無神信仰，因為政府是信奉無神論的。也就是說，無神論者可以反對基督徒、佛教徒，或任何人。隨著時間過去，人民選擇信仰的憲法權利，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褫奪了。在那些混亂的年月裡，就是宗教事務部也停止了運作。

共產黨的宣傳機關向外面的世界宣稱：所有宗教已在中國消失了，年輕一輩全是開明的無神論者，服務人民才是最高的榮譽。毛澤東嘗試說服群眾，讓他們以為，中國具備進步的智慧和力量，不需要任何外來的幫助，因此他把中國的門關閉起來，去實踐他那不可能實現的夢想。

///

毛澤東在一九七六年逝世，四人幫被捕，他們「篡奪黨與國家權力」的計謀遭粉碎後，發生了一次權力鬥爭。他們繼續共產黨的「強硬路線」，在多次被整肅的副總理鄧小平，和任期很短的新黨主席華國峰的領導下，一個較溫和而開放的政府執掌政權。歡迎外國援助的新政策，使舉世震驚，這跟毛澤東先前的孤立政策背道而馳，他們歡迎西方專家，幫助中國在公元二千年之前達成現代化。

我在一九七九年首次回國時，當時的領袖已開始為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恐怖事件道歉，並聲稱那並非他們的錯。他們以四人幫為代罪羔羊，消除毛澤東主席的罪責。我在中國期間，無論走在那裡，都聽到人們把所有國家的錯處：發展緩慢、經濟衰退、工業萎縮等指責，全算在四人幫身上。在北京的言論裡，共產黨的高級官員，承認毛澤東犯了一些錯誤，但說那是由於四人幫不當影響了他，還說「毛主席並非神，卻由於他救助了人民的許多成就，仍然應當受到尊崇。」

我首次探訪期間，中國正在為那些被控反革命、被下監、下放的人平反，即使他們已經死了，也要恢復那些受逼迫、被中傷之人的名譽，那是為了國家良心而作出的謝罪。許多宗教人士和基督徒，都得以從監

獄和下放中得到釋放。

可是，對一些人來說，這些平反來得太遲了。我父親已經在逼迫和苦難中死去了，他已看不見鐘擺搖向另一方的景況。我知道，很多在寧波的牧師，都受到很大的痛苦；不論他們年紀多大，有些在惡劣的天氣下，仍要出去清理街道，做各種骯髒的苦工。我的朋友告訴我，父親從不透露他在監獄中發生的事，或他受了什麼樣的待遇，他在最後終於獲得釋放的時候，性格已被扭曲，變得怯懦和疑心重重，那並不是他的本性。而且，他的健康每下愈況，直至離世見主。

## 第 31 章

# 紅毯底下

在中國孤立自己的黑暗年間，我們從不同來源聽到：  
那些隱匿在暗處，真正的中國教會，  
在政府的壓力逼迫下，在紅衛兵無法無天的摧毀下，  
仍然生存著，陰間的權勢不能勝過她！  
文化大革命的逼迫，把假基督徒篩出去了。  
然而，千千萬萬的人仍然保持忠心。

我們跟母親在寧波度過一星期後，文田繼續留在寧波，與家人相聚。我則按照預先安排的行程，獨自去杭州，參加了由三自愛國委員會作東的訪問團。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這是首次邀請國外華人牧師的訪問團。

我在一九七九年回到中國的旅程，實際上要分成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與睽違三十年的母親在家裡共度一週，跟那些靠著聖經的力量才生存下來的會友相聚。他們沒有禮拜堂、牧師和神學院校，即使聖經和屬靈書刊也極少。第二階段的旅行，則是在政府登記有案，由共產黨控制的教會組織所贊助。

///

他們這次的邀請，是否代表共產黨政府在宗教政策上有所改變呢？

可惜不是。縱然中國在毛後的年代有許多改變，但仍屬於共產黨，堅信無神論。雖然中國已有了很多改變，卻仍保留著基本的馬列思想路線，對宗教的敵意仍未清除。那麼，中國為何放寬了一些宗教上的限制，並正式容許某些教會開放呢？

我參加訪問團期間，人民日報仍把宗教定義為：「人面對自然和社會壓力時，因感到無力和恐懼，而作出的無用和錯誤的反應。」那麼中國為何又好像容忍宗教的存在呢？毛澤東死後，對宗教採取較柔和的路線，似乎是聯合少數民族和宗教群體去追求社會主義、革命目標的最佳策略。中國清楚表明她的目標：「所有持有宗教和無宗教信仰的人民，一起同步前進，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

中國政府現在似乎放鬆了人民的宗教活動，容許人在登記有案的建築物內進行。這政策並非因為政府看見宗教有任何價值，只是為國家發展而實施的權宜措施。政府多次聲明：「只要有適當的科學和無神主義教育，人自然摒棄各種精神上的束縛。」

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任何形式的宗教。不過，官方資料表示，政府承認「宗教」與「迷信」是有分別的。他們解釋說：「宗教是迷信的，但並非所有的迷信都是宗教。」他們定義宗教為擁有一些共同的特色，如有某種經書、有教義、禮儀及某程度的組織。中國承認的五個宗教是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回教和道教。

他們堅持，對於封建迷信，必須積極地加以抑制，然後予以消滅。其中包括：「邪術、巫醫、占卜、算命、去災求雨、求子女、趕鬼、醫病、看面相、手相等。」其中有幾項和新約信仰略有關連，結果給了迷信的邪魔歪道可乘之機。

現今，中國對宗教的立場是，政府暫時會容忍宗教，只要他們「尊重政府有關的政策和法律，不干預政治或教育，不把『解放』以來已消滅的封建思想和制度恢復過來」。宗教必須不會「進行反革命及不法的活動」。因此，政府官員必須加強對宗教組織的監管。

一九七九年初，宗教事務局重新恢復運作，因此，三自愛國委員會才向我們發出邀請。隱藏在「紅地毯」底下的，是讓我們有機會，聽一聽他們對宗教和涉及帝國主義的宣教士的看法。

這正是我那位寧波特務朋友所走的「路線」：不但放寬了某些限

制，讓基督徒在認可的建築物內聚會，對其他宗教也給予同樣的自由。根據憲法，所有宗教都有同等的自由和同等的限制。沒有一個宗教，特別的得到更多優待。估計當時有超過二千萬人的回教徒（政府已動用國庫為他們重新印製可蘭經），和一億多名佛教徒。

在共產黨「解放」之前，其他宗教的信徒遠比基督徒為多。那時只有一萬九千間基督教會和福音中心，而寺廟卻有五十六萬三千座。

儒家不在宗教的名單上，因為它只是一種哲學思想，或一套道德倫理系統。對當時的領袖來說，那是封建制度的標誌。他們認為，儒家思想是多個世紀以來，使中國發展緩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

在我們的旅程中，中國的領袖正嘗試在無法無天的時期之後，把中國的法律制度重建起來。中國也希望得到西方國家的幫助，他們不想對宗教施加重壓，也經不起，因為宗教而殉道的人，破壞他們想傳達的友好形象。人權是普世關注的問題，在這方面中國必須步步為營。

在訪問期間，我們只看過少數開放的官方教會，就是北京的一所天主教堂和一所基督教堂，那是向遊客展示的樣板，主要是為外國使節人員提供崇拜的地方。我們的訪問團在北京的那所教堂參加了崇拜。從那時起，中國各地逐漸開放了政府許可的教堂，出席人數也不斷增加，但政府的政策，基本上仍保持不變。

在中國孤立自己的黑暗年間，我們從不同來源聽到：那些隱匿在暗處，真正的中國教會，在政府的壓力逼迫下，在紅衛兵無法無天的摧毀下，仍然生存著。陰間的權勢，並不能勝過她！

她是如何生存下來的，未來有希望成為真正的中國本色化教會嗎？在我回去以前，我是不知道的。許多信徒不肯參與在三自轄管下的聯合敬拜，「家庭教會」成為基督信仰倖存的主要途徑。中國各地的基督徒，像沒有教堂的初期教會信徒一樣，開始在家中聚會。

文化大革命的逼迫，把假基督徒篩出去了。有些人變節了，有些人出賣了其他的信徒，與當權者妥協。有些人忍受不了可怕的逼迫，結束了自己的性命。我們不敢責怪他們，因為我們無法想像他們經歷了何等



可怕的試煉。

然而，千千萬萬的人仍然保持忠心。跟他們個別地接觸時，才知他們如何在種種限制下，仍智慧地、忠心地繼續為基督作見證，領人歸主。那些基督徒是神真正的兒女，他們是從天上重生的。在時局緊張的年日裡，他們以小組形式，祕密地聚會，常常只是在親屬相聚時一起聚會敬拜。漸漸地，有數以百計或更大的人群在「家庭教會」中聚集。

由於政府提供許可的聚會地點，供基督徒在以前的教堂內聚會，「家庭教會」便要面對另一個困難的處境。政府認為他們的集會是違法的，因而向他們施予比以前更大的壓力。在往後的日子裡，他們的處境仍然十分艱苦。他們要承受的壓力和逼迫，端視他們是在城市還是農村、當時的政治氣候、當地的幹部態度如何而定。信徒需要更多的智慧和辨別能力，以及我們不斷熱切的禱告。

我在一九七九年首次回國時，基督徒剛得著一些透氣的空間，但他們仍很小心留意政府的政策。他們的疑懼是有理由的。畢竟他們在過去幾十年裡，曾因政府政策的改變而歷盡了許多生死難關，下一次會怎樣，他們不知道。



1. 與離開三十年的母親重逢，就像作夢一樣。
2. 1978年，我受邀擔任香港靈糧堂的牧師。
3. 危機中，我得了機會在中國傳講福音。
4. 父親至死忠心為主作見證。



## 舊地重遊

我在那裡站了很久，  
看著四周的牆壁、天花板、  
窗戶——回憶著昔日的情景。  
我記得曾在那裡研讀神的話語，  
記得有屬神的人在那裡教導我，  
鼓勵我跟從主，  
我還想起崇拜時，唱詩讚美的光景……

## 第 32 章

# 西湖畔

梅花象徵堅毅不屈，面對逆境和災害仍能掙扎求存。

對我來說，梅花象徵神國子民的忠心和忍耐，

他們在過去數十年裡受到「埃及」的奴役，仍能存活下來。

我回到中國去，要尋求、鼓勵那些比花更美的基督徒；

在過去三十年裡，是神，

栽種了他們這些屬靈的梅花。

由於三自委員會的贊助，我很高興能有機會舊地重遊，親自去看看從前熟悉的地方，在這三十年間有些什麼變化。他們安排的行程，包括杭州、上海、蘇州、南京和北京一帶。這個訪問團，由十五位從香港和海外來的牧師及基督教工作者，還有十多位東道主組成。雖然一切費用都是自己支付，我們卻得到相當的禮遇；食物很豐富，下榻的旅館也很舒適。

我也期待與基督徒肢體見面交談，有許多教會的牧師已參加三自愛國委員會，這次他們與我們一起到各城觀光。我渴望得到年輕非基督徒的觀點，他們有幾位是共產黨員，奉命帶領我們到一些歷史遺蹟和各城重點觀光。我們在茶樓、餐廳，在搭乘巴士、火車、飛機的時候，都有很多交談的機會，讓我從他們身上，對中國的過去和現況有了很多的了解。

我們先到杭州，革命委員會在西湖旁邊的飯店招待全體團員。吃飯的時候，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人致詞歡迎我們說：杭州是名勝之地，所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我們非常榮幸能在此相會。而杭州這個美麗的湖畔城市，是浙江省的首府，位於大運河的南端，她的歷史尚可追溯至基督紀元之前。

我曾在杭州讀書，所以希望逗留的時間，足以讓我再回去看看昔日的建築物。年輕時我對這些街道瞭如指掌，漫步在杭州的街道上，重新喚起了我的記憶。很想再去看看西湖，我們一行幾人便乘坐三輪摩托車前往。西湖是一個人工湖，三面環山，事實上，那裡有三個湖，最大的中心湖是外湖，湖上有美麗的小島。湖的四周有許多風景點，各取詩情畫意的名稱，又有可愛美麗的溪流、泉水、洞穴和池塘。

我在湖畔漫步，寒風吹過湖水，靜靜地，可以聽見波浪拍打著堤岸的聲音。粉紅色的桃花花蕾，不久便要盛開於兩岸的堤道上。楊柳隨著微風搖動。我真希望能在這寧靜的美景中待至夏天，那時內湖和後湖上，會有蓮花從水中冒出來。我也很想嗅一嗅秋天開滿山谷的桂花香。年輕時，我常在這裡看書、織夢、為未來禱告。

///

那時正值冬末春初，可以看見我所懷念的梅花，零落地灑在湖畔。許多詩人都曾歌頌它，畫家也把梅花的姿態描繪在掛畫和卷軸上。冬天下雪時，梅花堅忍不拔，在寒風凜烈中綻放。歷代以來，許多作家都以「踏雪尋梅」作為他們寫作的題材。

小時候，我讀過有關宋朝（西元967-1028年）隱士林逋的故事，他一生在杭州附近的孤山上種梅和養鶴。傳說他以梅花為妻，以野鶴為兒。我們小時候以他這種愚昧的行為當作笑柄，但他對我身處的地點，做了很美麗的描寫：「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梅花象徵堅毅不屈，面對逆境和災害仍能掙扎求存。對我來說，梅花象徵我國人民、神的子民、基督徒的忠心和忍耐，他們在過去數十年裡受到「埃及」的奴役，仍能存活下來。基督徒像梅花一樣，需要陽光，然而卻能在壓制、逼迫等霜雪中存活過來。我回到中國去，要尋

求、鼓勵那些比花更美的基督徒；在過去三十年裡，神栽種了他們這些屬靈的梅花。

我心中還有一個想去的地方，就是從前的華東神學院。我很容易就找到轉入神學院門前的街道，從裡面傳出兒童的喧嘩聲和笑聲，告訴我它已變成了一所公立小學。這幢建築物原來屬中國內地會所有，後來和我所屬的世界靈糧佈道會合辦神學教育。

我從大門進去，站在那兒看著那些小孩，感到自己恍如在夢中。環境雖變，但我仍可認出課室的所在，也找出昔日是禮堂的地方，現在已成了室內體操場或活動室了，小孩在那裡喧嘩地玩著乒乓球和別的遊戲。

我在那裡站了很久，看著四周的牆壁、天花板、窗戶——回憶著昔日的情景。我記得曾在那裡研讀神的話語，記得有屬神的人在那裡教導我，鼓勵我跟從主，我還想起崇拜時，唱詩讚美的光景。

以往的先賢們在主裡的工作不是徒然的，他們在年輕基督徒生命裡的投資，仍藉著遍佈各地的畢業生，結出果子來。雖然這些生命曾受到火一般的試煉；而在我們這些散落各地、事奉主的人身上，也結出了果子。

///

我轉過身子，步出校園，懷著沉重的心情回到訪問團。

我祈求，中國再次容許這樣的神學院開放，訓練年輕的基督徒來為主做工。今天的年輕人中，神是否會呼召一批精兵，在這個受到限制、稱宗教為「人民鴉片」的社會中，全時間事奉祂？他們可以到哪裡進修，來預備自己事奉神呢？

「主啊，求你用你的方法去訓練你的子民——無論有沒有可見的場所——像你在曠野裡訓練摩西一樣。你必能夠用出人意外方法，預備你的子民在中國把福音廣傳。」

我選了一條很長的路返回飯店，在杭州的街道上蹣跚，再度體驗年輕時的生活。入夜以後，街道十分昏暗，幾乎看不見前面的路。那時中國各城差不多是這樣，因為每個人都必須節約用電。

惟一燈火通明的地方就是電影院，那兒大排長龍，他們預備進場觀看一部著名的印度電影，故事是關於一個到處流浪的孤兒的愛情故事。

我很驚訝，中國政府竟容許播放這樣的電影，而它又這樣受歡迎！過去二十年裡，只有帶著政治主題的電影或話劇可以公開上映，內容既沈悶，也沒有什麼創意或文化特色。在我們遊歷的各城裡，到處張貼著這部電影的廣告，也到處都聽到那首著名的主題曲。



## 第 33 章

# 上海灘

我再次離隊，以便可以回到一些熟悉的地方，  
把新中國和舊中國作一比較。  
我想再看看從前外國的租界，那是中國戰敗以後，  
在不平等條約壓迫下將這些土地租給外國政府的。  
富裕的歐洲商人曾擁有巨大的豪宅，  
當初建造時，卻沒有想到歐洲人有一天會離開。

當我們到達上海時，我的回憶更為鮮活。我幼年就在這裡居住，很熟悉這裡的街道和建築物。他們安排我們住進以前的國際飯店，那是當時上海最有名的飯店，是一棟高樓，非常寬廣、舒適，由高層的房間內可飽覽上海的美景。而且國際飯店的前面就是有名的跑馬場，這是當時很熱鬧的地區，後來改為人民體育公園。

很高興有機會在上海待幾天，與當地教會的傳道人、領袖們見面，我見到好幾位從前認識的老牧師，他們雖然年紀很大了，仍然不辭辛勞來看我們。也很高興認識三自委員會中所有的負責人。能這樣在上海跟老、中、青各代的傳道人見面，真是如同在夢中。

///

上海接近黃埔江口，但直至一八四三年，上海成為通商港口後，才漸

漸變成一個重要的貿易城市。自那時起，外國列強不顧中國君主和人民的意願，強迫進口鴉片。到一八五〇年，鴉片已佔了上海進口貿易的54%。

外國人都以上海為罪惡和陰謀的中心，小說和電影則以上海為背景，描寫罪犯橫行的事——確實接近事實。共產黨大舉肅清這城市，清除外國勢力，已達到顯著的成效，至少外表是如此。有些人說，上海在共產黨「解放」之前，從未成為真正的中國城市；幾乎沒有別的中央城市，比上海更受外國統治和貿易的影響。

黃埔江穿過上海市中心，再與長江匯流。我緩緩地走在黃埔江上的碼頭，回憶著童年往事。兒時我喜歡看船，像其他地方的小孩一樣；青年時代，我看著從外國駛來的船隻，心裡曾浮現過許多的夢想。

碼頭上，值班的工人操控著起重機，把新鮮的農產品從貨車和小型推車上運送過來。有活動吊勾的大型起重機，又把貨品吊進船艙裡。我留意有一些碼頭女工，戴著籐帽，幹著男人的粗活。貨物整天不停地裝卸，許多船貨等著泊岸拋錨。我看見一旁豎立著阿爾巴尼亞、索馬利亞、坦桑尼亞、挪威、德國的旗幟，也有很多貨船從日本和韓國來。過去十多年間，中國造船業比任何工業的進步都大，不再需要購買外國的船隻了。

我再也看不見的，是低下階層所謂的「苦力」。這「苦力」一詞，名符其實，就像負重的牛馬，沒有地位，到處流蕩，爭取生計以餬口。他們往往在年輕力壯時便死去，因為他們要經受日曬雨淋，而且常常吃不飽，病倒了也無錢醫療。現在政府宣稱勞工都是有尊嚴的，最少他們有一個底薪的保障。

一個站在我身旁的工人告訴我，碼頭現在供應食堂、為工人子女提供托兒服務，並有醫療設施。我問他說：「碼頭工人收入如何？」

他聳聳肩說：「一個月可能有五十或一百元人民幣。」

街上的人都很自由地與我交談，通常是他們先打開話題，而他們也很樂意回答我的問題。我希奇，他們似乎不怕表達自己的意見，就是談及共產黨政府的時候也是如此。當然，有些人仍只是背誦「政治上正確」的黨路線，而迴避一些直接的問題。但他們多半都如實地評論政府的優點和指出仍需改善之處。結束時，他們總會說出全國廣傳的口號：「我們要在本世紀末之前，實現四個現代化。」

當你實際踏足在土地上，看見人民日常的生活，那種隔離和陌生的感覺就會消除。你知道千千萬萬中國人民，是以頗為正常的步伐過著日常的生活，而無視於革命和逼迫。人民一直都照常地吃喝、睡覺、工作、生孩子、歡笑、痛哭、作夢、死去，世世代代如是。惟獨那些黑暗逼迫的年月裡，他們要在難以想像的境況下活著。

///

在某城，一位當地的牧師告訴我，有位傳道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誣告，已在獄中服刑多年，但共產黨官員來釋放他的時候，仍威嚇他說，他若不背棄主，就把他送回監獄。

「你仍相信耶穌嗎？」他們嘲弄他，「你若死不悔改，我們到了橋上，就把你推下去淹死。」

「我仍相信耶穌！」他說。他們真的把他推進河裡。後來再把他拉出來，他已淹得半死。他們又再重複那問題，他仍堅持自己的信仰，他們便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推進水裡再拉上來，但他為主堅定地站穩了。這位牧師說，那位屬神的人今天正在國內某處，忠心地傳揚神的話語。

旅館裡有年輕的侍應生（服務生）接待我們，打掃我們的房間，我發覺跟他們交談很有意思。有一次我們要出外觀光，出發之前，我忘了一些東西，就回房間去拿。飯店房間沒有上鎖，方便侍應生打掃房間，更換床單。我這樣折回把正在打掃的工人嚇了一跳。他從我書桌上拿起我的中文聖經，正專心地閱讀著。

他沒有因為侵犯我的隱私而感到尷尬，卻問我說：「這是什麼書？」

他從未聽聞有關耶穌基督的事，還以為基督是「雞度」，自然也不知道福音是什麼？如何得救？他完全不知道永生的事。因為那時幾乎沒有什麼教會是開放的。國際飯店附近就有一個很大的禮拜堂叫慕爾堂，當時就被用作別的目的，我們離開以後才恢復聚會崇拜，改名叫沐恩堂。這都是神的恩典，也是我們心裡最高興的一件事。

我抓住機會以寥寥數語解釋創造和十字架，問他可知道：為什麼世上大部分地區都使用陽曆，譬如今年是一九七九年？他並不知道原因。我就告訴他，現在的歷史是由耶穌基督出生時開始計算的。

他很好奇地問：「耶穌是誰？」

我又解釋基督的神性、祂降世的原因、祂在世上的事蹟和祂實際復臨地上等。那年輕人一生中第一次聽到這樣的思想，感到很驚訝。

我問他：「你喜歡這本書嗎？」我把一本新約聖經送給他，他感到難以置信，很高興地接受了。這時候我才想起要趕快歸隊！

我們團裡大多數人，攜帶十冊中文聖經入境。有些團友因為在旅程中，沒有接觸別人的機會，而不能分發手上的聖經。我很樂意幫助他們分發，因為主似乎不斷帶領我跟本地人交談。由於國內極度缺乏聖經，所以信徒聚會時，很多錯謬的道理便偷偷地滲入，以致得不到完善的教義。

///

我再次離隊，以便可以回到一些熟悉的地方，把新中國和舊中國作一比較。我想再看看從前外國的租界，那是中國戰敗以後，在不平等條約壓迫下將這些土地租給外國政府的。富裕的歐洲商人曾擁有巨大的豪宅，有些大宅則屬於有錢的商人、高官，甚至是黑社會大哥所有。大宅的結構屬舊式的歐洲建築，有高高的圍牆、角樓、陽台、彩色瓷磚屋頂和用磚砌成的煙囪。在一個住宅空間極少的地區裡，它們的面積大得驚人。花園通常是他們在人前誇示的地方，他們在那裡舉行盛大的園遊餐會，有許多僕人陪侍在側。當初被建造時，曾預備作為長久居所，卻沒有想到歐洲人有一天會離開。

它們現在的外貌如何？所有洋人都走了，我看見屋子內住著一般的平民百姓，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上海「解放」時，政府接管了這些大宅，後來劃分成許多小房間。那些美麗的草地，現在已種滿蔬菜，或建了房子，讓更多人居住。有些宅邸則用作學校，有些用作街坊革命委員會的總部，有些甚至用作工廠。我目擊彩色玻璃窗上不客氣地晒滿衣服，陽臺之間搭上竹竿晾毛毯。據政府說，這些建築現在都用來「服務人民」。

在上海有件事我要特別一提，就是有一個人來看我的時候，暗暗地問我要不要去看家庭教會的聚會？我說：「好啊！如果有機會，我很想去。」約好時間，我們就去了。出門的時候，我問他要不要叫一部計程

車？他說，不能叫計程車，等在門口的計程車司機都有特別任務。所以雖然我蠻重的，他還是用腳踏車載我穿梭在大街小巷中，好不容易到達他家，已有許多人等候在裡面了，感謝主，大家都心照不宣，也沒講很多的話，就開始聚會。

在那裡我看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全教會只能共用一本聖經，他們共用的方式十分奇特，就是把聖經拆成好幾十個部分，每人輪流拿一小部分回去，負責閱讀和背誦他所接到的書卷，而成為該部分的「專家」。當領袖提出某段經文，那背熟的弟兄或姊妹便要站起來把經文背出，我看到不少其他的人也能同聲背誦出來！因為他們熟讀了原本收到的書卷之後，就會把書卷交換來讀，漸漸地，這些人成為真正擁有那本聖經的人！

這給我許多的感慨和提醒，海外許多人家中都有很多本聖經，卻不好好讀。求主幫助我，能把神的話存在心中，因為那是別人不能奪去的，這是在這個家庭教會學到的一個寶貴的功課。聚完會，那位弟兄原本計畫要再用腳踏車載我回飯店，但我看他十分瘦小，就提議由我載他。雖然我很久沒騎腳踏車，騎得很吃力，但我們倆一路唱詩歌讚美神，心中非常喜樂！這是我回中國一次難得的經驗。

## 第 34 章

# 蘇州庭園

我們到達紫金山的第三峰，參觀一個天文臺，  
看見了古時的觀星儀，知道中國古時的科技已很先進，  
不禁從心底發出讚歎！  
南京現在擁有一個星象研究中心，  
主啊，願中華人民找到那「述說神榮耀」的諸天創造主，  
知道是你以大能設立了月亮和諸星。

離開上海後，車行至蘇州。蘇州也是我曾住過的地方，不過風景依舊，人事全非。團員被接待去參觀了一些古蹟及蘇州有名的庭園，這些富有人家建造的庭園，小橋流水，真是非常幽雅！「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是大家朗朗上口的詩句，有一天我們到達寒山寺，在那裡拍照留念。感謝神，也給我機會在蘇州與幾位從前相識的傳道人相聚。

我迫不及待地，想快點到達南京，因為家父在軍中服役時，我們家就住在南京。我想看看解放後的南京是什麼模樣。

///

南京是在二千四百年前建成的，從上海要沿長江上行二百哩或乘五個小時的火車才能抵達。在一九三七年日本佔據南京之前，它是國民政府戰前的首都。在日本侵華期間，發生了南京大屠殺。由於我曾在日本

事奉主三年，所以我有更大的負擔，要為日本人的得救而禱告。沒有基督，所有人都可能是暴戾、泯沒天良的。

南京曾是中國八個朝代的京都。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國佔據南京，清朝軍隊在十一年後把它奪回。隨後有義和團事變發生於一九〇〇年前後，又在此建都十一年。

南京看起來像一個安靜的郊外城市，但一些跡象顯示南京會變成一個輕工業中心。留意生態環境的政府到處種滿樹木，使許多街道都變成林蔭大道。

長江流經南京，兩岸住了三百萬人。看見我離開中國後才築成的新長江大橋，實在為中國感到驕傲。橋分兩層，上層是四線道公路，下層是火車鐵路，這宏偉的建築令人驚歎！晚上我們看見橋上的燈光閃爍，景色壯麗，真不敢相信中國的工程竟有如此的成就！

在團友到處觀光的時候，我站在一個公園的空曠處，慢慢環顧四周，重拾童年的回憶。紫金山環繞著南京及其市郊，記得讀過一些故事，把這起伏的山巒比作一條巨龍，暮色深沈，山巒在日落映照之下，果然是紫氣萬千。

我們到達紫金山的第三峰，參觀一個天文臺，看見了古時的觀星儀，知道中國古時的科技已很先進，不禁從心底發出讚歎！南京現在擁有一個星象研究中心，他們在那裡觀察和探測人造衛星、太陽、行星和彗星，中國自古以來就一直在觀測諸天了。「主啊，願中華人民找到那「述說神榮耀」的諸天創造主，知道是你以大能設立了月亮和諸星。」

此後，我們訪問京陵神學院，現在叫南京神學院，屬於南京大學的一部分。神學院校舍雖已古舊，但能見到院長，並和教師們交談、拍照，實在非常高興！那位院長也是上海人，所以我們談到很多上海教會的情形。

離開前，我問他有什麼需要代禱的事？他說兩件事：神學院裡最重要的是教師，在他們神學院裡，不少老師年紀已經很大了，但新老師卻不易找到，特別是教希臘文、希伯來文的。另外就是好的圖書館，因為文革時期，很多書都被燒掉了，所以十分缺乏。我們就一起禱告，求神為他們安排，興起一些新的老師來幫助年輕的一代；也求主為他們預備書，興起一個好的圖書館。



## 第 35 章

# 北京見聞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了長城的第一段，  
他宣稱自己為中國第一個皇帝，取國號為秦，  
而英文名稱China也從「秦」朝（Chin）而來。  
耶穌基督在秦朝建立後不久便降生，  
祂是神差遣來拆毀神人「中間隔斷的牆」。  
耶穌成為我們的平安、使我們與神和好，  
也是我們的中保。

最後，我們到北京，有一件事使我印象深刻。這次由香港去的，是各宗派、教會的代表，其中一位是救世軍的中校軍官，在飛機上正好坐在我旁邊。我不會講廣東話，他跟我一樣也是北方人，所以我們談得很投機，我告訴他很多國內的情形。

下飛機後，我們兩人一起走出機場大門，門口有解放軍把守，他看看我就讓我通過，但他看到那位救世軍的弟兄，身穿制服、頭戴軍帽，和其他人不同，就傻眼了。他說：「啥子啊！救世軍？（救世軍是什麼啊？）」我就在旁邊向他解釋：救世軍是基督教裡的一部分組織，他們要傳福音給還沒有信主的人。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解放軍碰到救世軍；一個是要解放，一個是要救世，聽起來有點相仿，目的卻是完全不同。

到目的地後，我們被安頓在一個很好的招待所。當天晚上，國務院事務局舉辦一場座談會，除了談話，主辦單位也解說許多國家的政策和教會的情形，最後他們問到有什麼是他們可以幫忙的？我立刻提出三件事：

第一，盼望教會的門能重開，讓信徒有地方聚會。這次經過寧波、杭州、南京、蘇州，很多教會仍是封鎖著。

第二，希望能重開神學院，造就年輕的基督徒，負起傳福音的責任。

第三，我們在海外一直在為王明道先生禱告，聽說他仍在監禁當中，受盡了許多艱難、痛苦，如果可以的話，希望政府能考慮把他釋放出來。

感謝主的幫助，讓我放膽直言。更感謝主的是後來教會重新開放；神學院重新開課，不但在杭州有華東神學院，在上海、華北共有六個神學院開放，學生也不少；而王明道先生也被釋放出來，在上海與兒子居住在一起，家裡也經常有聚會。我覺得真是感謝神，不虛此行，這是破天荒的一次機會，一次破冰之旅，看見神藉著我們這些僕人，在那裡為祂作了美好的見證。歸榮耀給神！

由於這些事情，他們覺得我們是一群點火的人。在紅衛兵串連的時候，他們是四處點火，我們則是帶著基督的火，四處為神點火。

第二天我們被接待到各處參觀，我記得經過燕京大學，這是一所教會辦的學校，從前有宗教學院，我們要求進去裡面看，不過他們表示，還沒有整理好，所以不帶我們進去，盼望以後有機會可以到燕京大學參觀。

第三天是禮拜天，他們問要不要到教會參觀？我知道那時候有幾個樣本教會開放，我們去參加的第一個教會，是特別讓外國大使館人員參加的教會，當天是由一位中國牧師，用中國話講道，唱中文詩歌，我不知道這些外國人聽懂多少？也許他們的中文程度還不錯吧！

我們去的第二個聚會是開放給老百姓的，我們遲到了，教堂裡面已經擠得滿滿的，不過人雖多卻很安靜，大家都低頭默禱，我們也聽到他們不久後會有洗禮，真是為他們感謝神，看見神在他們當中大大做工。

參加完第三個聚會後，當地信徒都站在路的兩旁，讓訪問團的團員從中間經過，原來我們到北京訪問的消息已經傳遍整個基督教界，所以很多人好奇這批國外來的牧師、傳道人到底是什麼樣的。我也在人群中

見到幾個以前認識的面孔，在擦身而過的時候彼此點點頭。

聚會完後，有個人到我住的地方來看我，他們夫婦都是資深的共產黨員，他們想邀請我到他們家去。我認識這家人，他的母親和哥哥是非常熱心的基督徒，我在上海見過這位哥哥，他還曾到浙江的幾個海島上傳福音、作見證。這個弟弟聽說我來了，就邀請我到他家吃一頓飯。很感謝神，飯後給我機會跟他們講到神及福音。

很奇妙的，等我講完以後，他太太表示願意接受主，問我當天晚上可不可以受浸？我就像保羅在腓立比所經歷的一樣，當天就為她施洗，不過有一個困難就是在哪裡施洗？他們說：沒關係，可以在澡盆裡施洗。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澡盆為人施行浸禮，他們把爐子的火開得很熱，我站在澡盆的外面，她站在澡盆的裡面，我就這樣為她施洗，這是一次很特別的經驗，看見神的大能在人的身上工作。

///

後來我們到了著名的長城，我獨自走開，攀爬著陡峭的斜坡，到達一個可以與神獨處的地方。城牆約有二十呎高，十呎寬，用大磚石和砍切過的石頭建在原本的泥地上。我扶著那粗糙的石牆，想到它二千年的歷史，跟人短暫的一生相比是一番什麼光景。

多半遊客會遊覽的一段，約在北京以北四十哩，是在明陵的山谷以外。那一部分已完全修建好，但其他部分卻有著不同程度的崩塌。長城像一條蛇，蜿蜒跨過四千哩的山嶺和沙漠，城牆牆口向著北面蠻夷的地方，作為禦敵之用。

秦始皇建了長城的第一段，約在公元前221年把不同部分連接起來。他宣稱自己為中國第一個皇帝，取國號為秦，而中國的英文名稱China也從「秦」朝（Chin）而來。

耶穌基督在秦朝建立後不久便降生。祂是神差遣來拆毀神人之間「隔斷的牆」。耶穌成了我們的平安、使我們與神和好，也是我們的中保。

這人造的長城——據說是惟一從太空可見的地球建築物——從來沒有發揮它的作用。侵略者只要賄賂守城者便可長驅直入——比攻破長城容易得多。但由於中國人與外界隔離，因此能發展一套比周圍各民族更高深的

文化，而感到自己比所有中國以外的人優越，並稱他們為「蠻夷」。

隨著時光流轉，有些國家趕上來了，特別在科技和其他近代的成就上，超越了劃地自限的中國人民。在過去的一個世代裡，毛澤東和共產黨驕傲地意圖趕英超美，再度把中國孤立起來，躲在另一種政治經濟的「長城」之後，長達四分之一世紀之久。中國要靠自己進步，但所做出的只是瘋狂和愚蠢的盲幹而已。

共產黨確實有不少成就，但毛澤東以後的中國領袖知道這工作十分艱巨，要獨自承擔是不實際和不可能的。因此，中國要徵求這些原來要以長城排拒於外的「蠻夷」，在科技上給予幫助。在我短短一生中，中國的同胞竟受著這樣飄忽不定的風吹襲！

從西伯利亞和蒙古吹來的北風打在我臉上，我把領口拉高，背向著風。站在長城上一個比較高的山峰，看著在我下面和四周美麗的風景。當時的感受，有一點像耶穌被撒但帶往殿頂，觀看世上萬國的榮華。

我默想：在神眼中並沒有任何長城。對我來說，被迫與同胞分隔三十年後，能自由地站在中國的長城上，是我一生中極為感動的經歷。

正如以賽亞所宣告，神啊，所有國家在你面前都是虛無和虛空。「祂使君王歸於虛無，使地上的審判官成為虛空。他們是剛才栽上，剛才種上，根也剛才扎在地裡，祂一吹在其上，便都枯乾，旋風將他們吹去，像碎一樣。那聖者說，你們將誰比我，叫他與我相等呢？」（以賽亞書四十章23-25節）

主啊，沒有人可以與你相比；你超越長城和所有無論是由人或列國，或魔鬼所建的。你是主！

團友呼喚我與他們一起到長城山下的茶室用膳，我從斜坡滑下來時，天正開始下雨，濃霧使我的臉和雙手感到冰涼，但我心中卻溫暖而興奮。神若能按著祂叫中國福音化的計畫，把我帶到這個地步，能再次自由地站在長城上，祂也必能除去其他阻礙福音向我同胞廣傳的隔牆。

神在歷史中，往往有祂成就事工的美好計畫——祂自己的「時候滿足」。聖經中的摩西花了四十年準備和等候。我只不過等了三十年呀！



1. 我抓住機會，向中國政府提出釋放王明道先生的要求。王明道牧師獲釋後與兒子一起住在上海。

## 第九篇

---

# 海外宣教V

【佳美腳蹤】

神又把差傳的負擔賜給我們，  
祂要我們向遠地傳福音，  
並支持、鼓勵信徒成為專職宣教士，  
組隊去遠地……

## 第 36 章

# 德州道樂思

感謝神！牧會兩年以後，  
原有聚會的會址過於擁擠，  
剛好有一個教會因另建新堂，  
便把可容四百人的舊堂，以合適的價格出讓給我們，  
搬進去以後，不久又把教會坐滿了。  
這時，神又把差傳的負擔賜給我們，  
祂要我們向遠地傳福音……

一九七九年，我離開香港教會的事奉，返回美國基督使者協會總部，並在美國各地與學生團體分享信息。感謝神！祂賜給使者協會同工們一個異象，就是要在北美華人基督徒中，推動基督徒「差傳會議」。從一九八三年開始第一屆大會，以後每三年舉行一次，至今參與差傳會議的，已有多人獻身投入神國大業。一九八三年華人差傳大會中，主給我們一段很奇妙的時間，也給我們挑戰。大會過後，一間華人教會請我前往德克薩斯州的道樂思，主領一個華人教會的退修會。主感動我，使我對該區的華人學生和家庭有很大的負擔。

早期，神藉著當地同學們傳福音的熱誠，在春假、暑期、聖誕新年假期，舉行小型退休會，連著數年之久我被邀請參與。後來道樂思教會成立，教會需要牧者服事，就問我是否可以接受這個呼召？可是當時我仍在基督使者協會任職，按照基督使者協會的政策，我們只做學生工



作，不植堂建立教會，更不以基督使者協會的名義設立教會，不過，我答應每月一次幫助該教會證道，甚至證婚、施洗等。

後來，由於基督使者協會總部的事工已逐漸建立起來，我覺得應該有年輕一代的基督徒接任領導的空間。加上我愈來愈清楚神要呼召我去德州事奉祂，像使徒行傳八章中的腓利一樣，聽見主叫他「起來往南走」，協會也同意我前往德州開拓學生工作，於是在一九八五年，我與妻子和母親遷往德州（在神的幫助下，我於一九七八年把母親從大陸接出來，從此她一直與我們同住，直到一九九三年感恩節的時候，她安息主懷，享年八十四歲）。此後，我才有較多時間在當地教會中事奉。隨後數年，我仍舊在德州繼續基督使者協會的學生工作。這時，我的五個孩子都已長大成人，分別住在美國的不同地區，各自建立自己的家庭。

///

先母離世後，我們悵然若失，不過心中仍有安慰，因為我們有盼望。由於照顧先母，文田和我都感到身心疲憊，有一天，我突然覺得身體不適，全身無力，經醫生檢查，知道是中風了，後經文田悉心調養，除了手腳稍不靈活，身體已大致恢復正常。

在道樂思的時候，我的心臟曾出現一些問題，常覺得胸口很重，有繃緊的感覺，上山或上樓梯時很辛苦。一天，我開車前往飛機場時，便開始感到不適，得把車子停下來吃藥。道樂思有一位愛主的醫生，他得知我的胸部不適，便介紹我去看專科醫生。醫生為我作了一連串的檢查後告訴我，我心臟裡有四條血管阻塞了，一條是完全阻塞，一條有85%阻塞，另外兩條則有75%阻塞。他堅持要我馬上進醫院作血管繞道手術。可是，我已經安排了在首都華盛頓主領聚會，那裡的信徒希望我可以去，但他們也害怕我是一個「定時炸彈」，在領會時可能會有意外發生。同時，我又準備在第二屆華人差傳大會中，作其中一位大會的講員。

我告訴醫生說，必須把手術延至十二月的大會之後。他不同意我的決定，並嚴重地警告我，這樣拖延會有很大的危險，因為我的心臟病隨時會突發，而那傷害可能是無法修復的，我求主保守，便飛往首都華盛頓。

講道的時候，講臺旁有兩位醫生坐著注視我的狀況，恐怕我的心臟病

會隨時突發。靠著神的恩典，我可以傳出祂的信息，然後飛返道樂思，在一個星期後接受四條血管的「繞道」手術，那是一九八七年一月。

手術進行了四個小時，住院九天。回家後，我再度感到極端不適，於是再次進醫院，昏迷了兩天。由於藥物的影響，有九天不能吃，也不能睡。醫生命令我在家完全休息六星期。感謝神！祂逐漸恢復了我的體力。

神與我一起行過死蔭的幽谷，詩篇二十三篇更給我特別的安慰，主是我永遠的牧者。我常為所得到的照料，還有全國和全球許多朋友的禱告而感恩。我為這次患病的經歷感謝神，因為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我學習從困境中更深入地認識神。我感謝神，祂恢復了我身體和靈魂的健康，又賜我更長的年日去事奉祂。

手術後，我繼續參與基督使者協會的學生工作，在退修會、研討會裡如常地傳講神的話。我倚靠主，求祂日復一日地賜我力量，並把我的未來交託給祂。

經過較長時間的休養後，我向使者協會董事會正式辭職，於一九八八年正式結束二十五年在基督使者協會的事奉。

///

未搬到德州以前，我滿以為可以在後院的草地上享受陽光、月色、湖水、草地，想不到，草地上卻滿佈了紅火蟻的蟻丘，偶一不慎踩在蟻丘上，就夠受的。有家信徒，大人小孩都吃過這個苦，他們被紅火蟻咬後，甚至需要送醫急救，因為被咬後，傷處腫痛難忍，連呼吸都有困難，以後，為了避開蟻災，他們全家西遷。

我很喜歡德州的天氣，因為冬天很少下雪，但夏天可真熱，有時，禮拜三晚上禱告會回來，還是華氏九十多度，幸好屋子裡有空調，進了家就舒服多了。而且神賜給我們的住家後院，有一個小湖，環湖有七八家住戶，湖中魚也不少，同學們替我們搭了一座伸出去的小碼頭，我們雖然沒有小船，可是我可以在碼頭上安靜默想。有時也釣魚，有一次竟然釣到八磅重的鱧魚，德州佬稱為「貓魚」，因為它口邊有鬚鬚。在湖邊我們也種些瓜菜，還種了在美國買不到的茭白筍。

感謝神！牧會兩年後，原有聚會點過於擁擠，剛好有教會另建新

堂，便把可容四百人的舊堂，以合適價格出讓給我們，搬進去不久，又把教會坐滿了，還有許多新移民。這時，神又把差傳負擔賜給我們，祂要我們支持、鼓勵信徒成為專職宣教士，組隊去遠地——克薩克斯坦國及吉爾吉斯坦國（蘇聯解體後成立的國家Kazakhstan，Kyrgyzstan）——作短期觀摩。

## 第 37 章

# 香港的震撼

那天清晨，香港被濃霧迷漫，飄著毛毛細雨，  
忽然，街上傳來不尋常的人聲，  
好像大軍在怒吼、在咆哮！  
原來他們是前往中共駐港代表團的大廈去請願。  
我沒有跟他們一起喊口號，  
只是默默地向神祈禱，求神拯救神州千萬的同胞。

就在我們預備安居德州的時候，香港靈糧堂又催促我再回去工作；我們已經在九年多前與他們告別，雖然在禱告中時常記念他們，但是我對他們實在有很深厚的感情，儘管再三推辭，他們的情詞迫切，實在使我們很難拒絕。

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神適時地為道樂思恩友堂教會，預備了一位多才多藝的資深傳道人，他比我年長，又能教導，對禱告頗有心得，也願意來道樂思牧會。所以一九八九年二月，我與妻子再次離開美國，返回香港作「全時間退休的事奉」，因為不到十年，香港就要在一九九七年脫離殖民地的統治，主權歸回。我很希望在香港多參與福音和訓練的工作，好讓他們做好準備，能面對未來的種種改變。可惜的是，我們必須把母親留在美國，因為她已很難再長途跋涉。我們的五個兒女分擔了服侍祖母的工作，輪流給她很好的照顧。

感謝神！道樂思教會一位有愛心的弟兄，願意替我們料理德州道樂

思住屋的事物，盼望我們三年後再回去時可以居住；他們的妥善安排，使我們不但無後顧之憂，也使我們回美後有安身之地。我們與德州的弟兄姊妹依依不捨道別，放棄了心愛的家園，又重上征途，第二次到熱鬧繁華的香港牧會，住在緊迫的城市，重新體會城市中的生活。

///

到了香港之後，警覺到那裡的巨變，有人說香港不但年年變、月月變、就是日日都在變。中年人在變，青年人也在變，最大的變化，是移民風潮越來越洶湧，為了種種原因，人人都想離開這艘將沉的船，移民澳洲、美國、加拿大，連在街上行駛的電車，也有大幅的移民廣告，說人人都在熱烈爭購「奧米茄」手錶（澳、美、加）。還有個奇怪現象，是住屋的價格猛升，想移民的人急求脫售，許多湧進的人爭覓落腳之地，香港當時正遭遇經濟風暴，加上失業率增長，社會不安定，政府各級首長身負重任，實在需要神賜他們加倍的能力、格外的智慧，所以我們特別為他們禱告。

香港的人口，實在過度飽和。教會為我們在鬧市中的找到的住處，竟花費四百多萬港幣合美金超過六十萬元，真是不合常理。這次未去香港之先，我就求神指示，祂有什麼事是要我優先完成的？因為上次離開香港以前，我曾對長執們建議，教會需要一位年輕、本地出生、合適的牧者來牧養羊群，像我這樣的人，究竟與土生土長的完全不同。

果然，長執們心中有同樣的看見，他們已在我到香港以前，籌備了按立之事，按立兩位同工，一位是男的，另一位是女的，兩位都在教會工作多年，對於聖經的認識亦有根基，信徒們也喜愛他們。雖然對按立姊妹，有人表示不同的意見，可是在查考聖經後，覺得可以接受，最後大家一致無異議通過，完成了一件艱辛的任務。

香港靈糧堂教會的情形，與我們離開時不同。我們靠主的力量，以祈禱傳道為主，盡力做好牧養工作，不負責其他行政雜務，依信徒居住的地區分牧養小組，加強牧養事工。另外也注重教會附近的醫院事工，開始床邊談道，與醫院聯絡後，每週定期兩人一組向病人傳福音，效果頗佳。

///

每年六月起，南海便進入強風季節，香港島的天文臺便小心翼翼地，以紅、黃、黑三種不同顏色的標示，預報即將來臨的暴風雨程度。這幾天，一直是沉悶的天氣，令人透不過氣來，每天電視上總是報導胡耀邦逝世後的學生運動，不同團體所組成的隊伍，都舉著顏色鮮明的旗幟，列隊遊行，人們的情緒都十分高漲，圍觀的人民也都很激動。後來，中共甚至出動軍隊，如臨大敵，天安門廣場已成為全世界注視的焦點。這時，香港雖然沒有天文臺的預報，不過大家都察覺，政治的風暴即將來臨。

那天清晨，香港被濃霧迷漫，天空飄著毛毛細雨，忽然，街上傳來不尋常的人聲，好像大軍在怒吼、在咆哮！雖然我們住的銅鑼灣，是個有名的鬧區，平時車水馬龍，但這種聲音是平日很少聽到的。我被好奇心驅使，穿著雨衣飛奔出去，一探真相。果真，在街上有成群的人們在呼口號，遊行隊伍中，多數是中年勞工階級，老年人也不少，甚至連小孩子都出動了。

他們都用不同的旗幟，代表所屬的團體，上面用大字表明他們的心態，原來他們是前往我們居所附近，中共駐港代表團的大廈去請願。微雨仍在天空飄著，我匆匆忙忙出來，沒有戴帽子，頭髮被雨淋濕，不知是雨水，還是淚水，直流向我的嘴角。我沒有跟他們一起喊口號，只是默默地向神祈禱，求神拯救神州千萬的同胞。

香港人是經濟的動物，特別在殖民地政府統治下，滿身銅錢臭，滿腹肥腸油，兩眼直往錢裡鑽，一心只想如何發財。所以，跑馬場是他們平日熱衷的地方，很少關心政治。現在他們站起來，而且動如怒海翻騰，萬馬奔躍，一隊隊遊行的隊伍，激昂的氣氛，使我感動得不忍離去，目光一直盯在他們身上，那陣陣口號震撼了整個島，令我驚奇，令我深思。

## 第 38 章

# 聖牛地腳蹤

戰後，我們被差派到印尼作宣教士之際，  
另有一對夫婦同時被差派到印度去，  
他們兩位都是受高深教育的中年人，  
妻子是一位非常能幹的廣東人，  
丈夫是一位山東大漢，在上海電力公司作工程師，收入很可觀。  
但是他們受感動，奉獻作宣教士，  
帶著獨生女到國外，同心合意地熱心事奉主。

戰前，在上海住過的人都知道，英租界有身材高大的警察，頭上纏著不同顏色的布，有些滿臉長滿大鬍鬚，看起來很神氣，平常人稱他們為「紅頭阿三」。原來他們是來自印度北邊的一個部落，當時是由英國統治，就被英國徵召到殖民地做警察，在上海與香港都有，香港人稱他們為「阿差」。也有的印度人做大公司或銀行的保全人員。

印度是個古老的國家，人口眾多，土地沒有中國大，人口卻僅次於中國。在古書上稱印度為「天竺」，唐朝的僧人去西天求取佛經，其實就是到印度。印度是個神祕的民族，文化、哲學、宗教、文學、藝術、農業都有悠久的歷史和輝煌的成就，在東方的文化中頗受人景仰。



戰後，我們被差派到印尼作宣教士，另有一對夫婦同時被差派到印度去，他們兩位都是受高深教育的中年人，妻子是一位非常能幹的廣東人，丈夫是一位山東大漢，在上海電力公司作工程師，收入很可觀。但是他們受感動，奉獻作宣教士，帶著獨生女到國外，同心合意地熱心事奉主。

中國國內政治起了巨變，印度又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地區，人民生活艱苦，中國宣教士到印度是前所未聞的事。可是他們兩位在印度開荒，赤手空拳，沒有固定的經濟收入，卻建立了四間教會及學校。除了兩間華僑教會，其他兩間是為印度人聚會而設的，其中一間印度教會，還是專事奉他們認為最低階級的賤民。

為了慶祝教會的周年聚會，他們特別請我去參加，我與香港教會的長老一起去。雖然機票、住宿都是我們自己負責，但是他們為我們代訂的旅館很好，完全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築，住得很舒適，不過我們心中很不安，因為住的地方與當地人民住處並不相稱。

印度的階級制度歷史悠久，雖然現在已逐漸淡化，不過貧富懸殊，仍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有錢人穿金戴銀，生活十分享受，像天方夜譚重演。印度人大多數是印度教徒，他們的教條及習俗是不吃牛肉的，卻滿街都是牛隻，不單「牛步」阻礙交通，有時「牛性」大發，不顧觀瞻，席地而臥，人車都得繞牛而行。然而，牛對他們用處卻很多：皮可製革，骨可磨粉，肉可供非印度教徒食用，連牛糞亦可作燃料，燒飯、烤餅、冬天取暖，聽說新研究成功的，是用牛糞加上牛乳、牛脂等製成美容產品，銷路不錯。

在加爾各答較偏僻的小街陋巷裡，我曾見到許多牆上都貼滿了泥餅，有一次我見到有人用一個大木桶用力在調泥漿，調好以後就用熟練的手法，把泥漿一團一團地擲在牆上，動作好像棒球投手擲球一樣，擲得很準確，看到泥漿排列在牆上，我覺得很有趣，同行的弟兄告訴我，這就是印度有名的「牛糞手法」。牛糞乾了以後就一塊塊地收存起來作為燃料；有人吃過牛糞烤的餅，據說很可口，可惜這種餅不是輸出品。聽說，在中國的大西北遊牧民族，也很流行利用牛糞作燃料。

感謝神！給我機會在學校及教會中為主名傳信息，很多青少年決志信主，也有華僑悔改信主，那裡的華僑多來自廣東梅縣，與我同去的長

老是大埔人，他們言語相通，都可以交談。華僑大都是經營製革工業，原料在印度就地取材，印度人認為製造皮革為不屑一顧的職業，所以並沒有當地人與華人競爭。

## 第 39 章

# 泰國福音門

泰北接近緬甸，是著名的金三角，

種毒、販毒很猖獗，治安不好，

傳福音很有攔阻。

同工亦有心向北邊拓展。

我們開車去緬甸的鄉村，為踏足之地禱告，

巴不得福音的種籽也能傳播到那裡。

我曾去過泰國好多次，頭幾次是過境、觀光，後來兩次是被邀請去領會。我對泰國的印象並不好，海關貪污，明目張膽地索錢，對華人旅客諸般留難，不過我認為，有些情況應由華人自己負責。泰國馬路上人車擁擠，與東南亞許多大城市現象相似——表面上，街道還乾淨，後街小巷卻難以見人，這也是東南亞各地大都市的通病。加上毒品氾濫，色慾橫流，泰國成為當時青年人的「樂園」。

聽說泰國人以前稱為暹羅人，他們與華人極有淵源。泰國至今仍有皇宮，那裡盛行佛教，寺廟林立，地處熱帶，盛產水果，與印尼大同小異，濱海之地為燕窩出產地之一。華僑多為潮、汕人，都是經商能手。泰國人喜吃辛辣食物，有人以為熱帶地區的居民都有此習慣，其實不盡然，像韓國，天氣寒冷，但是他們也喜歡吃辛辣食物。

美國德州的道樂思教會，有一位年輕姊妹，曾在餐館做事，她的廚藝非常高明，獨自一個人可以做出一桌好菜，是個女強人。大概因為廚房工作辛苦，整天焗在爐灶旁，火氣難免較大，生活也太苦悶，就沾上了菸酒。但是進入教會幾年後，脫胎換骨成了一個新造的人，後來決志去泰北宣教，簡直令人不敢相信。

這位姊妹先去神學院受造就，然後去了泰國，到泰國兩年後，教會接受她，成為教會支持的宣教士。泰國是一塊福音的硬土，早年有西方宣教士在那邊工作了十五年之久，沒有一個人信主，後來又有另外一位去宣教，數年後只有兩個華人信主，可見泰國福音之門，真如銅牆鐵壁。

那位道樂思的姊妹到了泰北工作，經常發代禱信報告當地的事工。有一次，在她工作的地方，整個村落的茅草屋，一夜之間被大火焚毀。美國教會的弟兄姊妹，一面為他們代禱，一面籌款為他們重建家園，不分信徒或非信徒都同樣照顧，鄰近的村落因為這件事都很受感動。

有一天，她來信邀請我去參加她們新堂落成的奉獻禮拜，以及數位阿佤族信徒的受浸典禮。我們從香港出發，帶了四箱福音性的造就書籍，感謝神！平安通過海關，我們與這位祈禱了很久的姊妹，終於在泰國相見。

她開著道樂思教會為她預備的福音車來接我們，機場離她工作的村子約有兩小時車程，一路上看到金碧輝煌的佛教廟宇，與居民的茅草屋實不相稱，僅見到一處屋頂上有十字架的天主堂。沿途道路崎嶇難行，經過沒有橋的河流，就要開車涉水而過，幸好她是識途老馬，一路上行車有驚無險，平安到達福音中心。她為我們預備了一頓相當可口的晚餐，帶我們進到中心的客房休息。這房間傍溪而建，晚上源源的溪水聲在耳邊流過，清晰可聞，加上旅途的勞頓，很快就入睡了。

忽然一陣濃烈的異味，把我從睡夢中驚醒，就難以再入夢，不久聽到雄雞的啼聲，便起床靈修。那時天色已出現魚肚白，我出門去看看，才發現我以為幽雅的一條流水溪，原來是一條污水溪，使我大失所望。溪水上流有很多中國人養豬，他們每天清晨將養豬的廢棄物，倒入溪流，污染了這條溪水，所以我睡覺時才會聞到那種氣味。後來同工帶我去街上的市場，那裡有賣煮熟的豬肉，由於早晨看到那條被污染的溪

水，又聞到那溪水的氣味，使我倒盡胃口，一點都不想吃豬肉。

同工們問我能不能去參加孩子們的晨更？原來住在山上信徒的孩子們，寄宿在福音中心，以便每天就近上學。沒有去學校以前，先有早禮拜，自從第一天參加晨更對他們短講，他們就要求我每早晨都去與他們在一起，這五個孩子都很天真可愛，我很高興服事他們。

///

吃完早飯，我們就出去探望上次火災後重建家園的信徒們，途經七次淺灘。信徒們住在小山上，因他們早知道我們將前去訪問，所以整村的人都盛裝歡迎，有的信徒拍手唱詩。他們要看看這些遠道而來的人是什麼樣子，對我們品頭論足，彼此談論，掩口而笑，大概是我們的模樣與他們不同。他們把自己做的手工藝品掛在我們脖子上，色彩很美。

接著我們唱詩祈禱，他們還特設幾把椅子讓我們坐，自己則站著或席地而坐，我對他們問安及短講，鼓勵並傳福音給尚未信主的村民。他們都喜歡唱詩，特別是孩子們，都能背出歌詞，有的詩歌是我們熟悉的，有的是我們陌生的，當時我還學了幾首新的詩歌。

中午與他們一同午餐，他們的廚房很簡陋，在地上放幾塊石頭生火煮飯、燒菜，菜色雖然簡單，情意卻甚濃郁，特別是在小山上露天吃飯，好像離天更近，彷彿我們都是天父的兒女，是在祂面前用餐。晚上，他們安排在當地神學院有五天特別的聚會，學生有泰、華、阿佤、拉胡等族的人，還有少數苗族人，聚會信息是用國語講，譯成泰語，所以也有些華人信徒來參加，他們非常渴慕真道，因此聚會蒙主賜福。

泰北接近緬甸，同工亦有心向北邊拓展。我們開車去緬甸的鄉村，為踏足之地禱告，巴不得福音的種籽也能傳播到那裡。泰北是著名的金三角，種毒、販毒很猖獗，治安不好，傳福音很有攔阻。歸途經過泰國皇太后的行宮，那裡風景非常優美，太后的行宮外是御花園，這日正巧謝絕參觀，遊客只可以在花園中行走。園外幾間商店，專做遊客生意。當然，中國餐館是不會少的，路上還可見到潮州酒家。也有專賣燕窩的店，賣的燕窩，熟的可熱飲，生的可裝盒。還有一家珠寶店，專賣本地產的黃寶石，店主是基督徒，據說曾參加過我們這次的聚會，他堅持邀

請我們入店內小憩，以茶水相待，並向我們展示黃寶石的原石和成品。

接著有受洗的聚會。經過多年辛勤工作，有六位阿佤族的信徒願意接受福音，神賜我有此殊榮為他們施洗，信徒與非信徒都來參加盛典，也有從曼谷來的華人信徒代表，他們亦順便參加新堂落成的感恩禮拜。經過剪綵啟門的儀式，有三百多人擠滿了禮堂，來賓中除了來自曼谷的華人信徒及牧師，並有當地的政府代表，信徒辦筵席熱烈地慶祝。

阿佤族的婦女，身穿繡花衣服，頭上戴滿了銀飾，盛裝赴會。獻堂禮拜後，又有五天的聚會，對象是本地人，所以聚會信息還是要譯成泰語，翻譯同工是一位阿佤族姊妹，她熟悉華語、泰語，當然對阿佤語，絕對沒有問題，能培養這樣的當地人才，是宣教士的成功。就這樣，我們在泰北逗留了半年。

## 第 40 章

# 越南烽火劫

戰火燃燒，郊區不靖，負責人經禱告後，  
將培靈的聚會，改在城區舉行，  
我們在宣教士住的四合院內聚會，  
不單是學生參加，連職業青年亦來，  
還有一些已經參軍的華裔士兵，  
穿著軍裝，抽空來參加聚會，  
在砲聲伴奏中，唱詩祈禱別有「情調」……

離開北京後，我們就回香港。當時香港有許多報紙，有左派的，有右派的，也有中立的，都報導這件事，特別是右派報紙，大大批判我們這幫傳道人是到北京朝聖，也把我的名字寫在上面。為主的名，有機會去接觸在中國仍然忠心信主的基督徒，鼓舞他們，也有機會把救恩傳給從未聽聞福音的人，雖然被人批評、反對，也被人恐嚇，我的內心還是十分平安。

香港教會替我們安排的居處，就在離教會不遠銅鑼灣的一幢大廈裡，從客廳裡，隔一扇窗戶，就可以看見維多利亞海港，每天港灣裡往來的船隻頻繁，這情景，常令我回憶起十多年前，去印尼時經過香港的夜晚。雖事過境遷，世事仍混亂，卻不斷有人擠向香港，島上人滿為患。

有一天，在春霧迷濛的海港上，忽然添了一隻又老又舊的船，船上擠滿了人，船舷外掛了一幅白布大字，有求援的字樣，而船的四圍卻是



香港警察的巡邏艇，打開電視才知道，原來，昨晚有不速之客來臨——來自越南的船民，已進入維多利亞海港，這條新聞轟動了全島的居民。

後來，天天有船民的消息，驚動了殖民地政府，他們的政策是不容船民久居，僅暫時供應生活必需品，並將船民安置在僻遠的山旁，請聯合國安排離境。雖然，有些團體要進去訪問船民，也有要進去傳福音的，可是，政府堅持不向外界開放。聽說，有些船隻，飄流到馬來西亞及印尼等島，在那裡遭受到更悲慘的命運。

///

隆隆的炮聲，從我一下飛機就聽到了，這不是歡迎的禮炮，更不是賀年的爆竹，這是玩真的，雖然我知道越南正在戰爭中，可是不知道戰火已逼近西貢。那時正是陰曆年前夕，越南人過陰曆年，學校都放假，當地基督徒學生工作者，早就籌備舉行學生福音營。在西貢華僑教會的傳道人，是早期由「國外佈道團」差派去越南的宣教士，現在已滿頭白髮，仍忠心耿耿守住崗位，牧養神的群羊。他有一位獨生女，為人溫柔純良，嫁給印尼出生的華僑，兩人都熱心事奉主。

戰爭期間，很難請到外地的講員，所以這位老宣教士，聽說我要去越南，就請我提早去西貢，先領三天的佈道會，再有四天的培靈性講道。我很喜歡這樣的安排，因為撒種和收割，不能同時進行，如果兩者能分開，各有專人負責籌備、祈禱、推動，再加上聖靈動工，將收事半功倍之效。

到達西貢的當晚，我由一對來自美國「基督徒學聯會」（Intervarsity）的宣教士夫婦接待，他們對學生工作頗有經驗。戰亂期間，人心惶惶，內心空虛，尋求滿足，有許多人追求真理，三天的佈道會，很快就過去，會後多人決志信主，欲罷不能，結果再增加一天。下面接連的培靈會是針對信徒，蒙聖靈同工，人心向主，恩雨沛降，蒙主賜福，在祈禱聲中，這個聚會完滿結束。

戰火燃燒，郊區不靖，負責人經禱告後，將培靈會改在城區舉行，我們在宣教士住的四合院內聚會，不單是學生參加，連職業青年亦來，還有一些已經參軍的華裔士兵，穿著軍服，抽空來參加聚會，在砲聲伴

奏中，唱詩祈禱別有情調。會眾把四合院擠得滿滿的，我對青年人每天講三堂，早晨查經，下午專題，晚上培靈，蒙主加力量，教會以禱告托住神的僕人，我盼望在越南未變色之前，為主搶救靈魂，求主大能保守，讓基督的真道在信徒心中生根。

///

在越南戰爭結束前，我有機會觀摩越戰後方的風情，當時所看到的，使我腦海裡有抹不去的哀情，至今仍是感慨非凡。我曾親見戰亂中女囚的眼淚。在西貢學生的聚會後，休息時，剛好傳道人要到女監去傳福音，問我是否願意去見識一下？我答應他同去。

監獄離開我們吃飯的地方不遠，到了以後，我們經過重門鐵閘，最後進入一間禮堂，禮堂裡坐滿了幾百個人，她們很熟練地唱著短歌，主持的弟兄冷不防地要我講十五分鐘，我只好臨時上陣。因為聖經要我們常做準備，我就一面默禱、一面開口把耶穌介紹給她們。講道的時候，注意到有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很留心在聽，她一面聽、一面流淚。我講完後，在散會時，就大膽地問，誰願意接受耶穌為救主，請伸出信心的手，她就是許多伸手的人之一。接著我領她們禱告，因為沒有與管理的人預先商量好，所以沒有機會與她們分別談道，我只是請教會的傳道人繼續跟進，之後我在禱告中，一直記得那雙無助的眼睛！

雖然離開了烽火連天的越南，回到平靜安樂的香港，可是心中對越南仍有抹不去的憂情，腦中總浮現孤兒院裡每張可愛的小臉，對他們來說，幸福的童年，是一個碰觸不到的名詞；對監獄的女囚而言，可愛的家園，只是她們夢中模糊的情景。街上多數的行人，只是撐著為生活打拚。夜色裡，燈紅酒綠的酒吧中，醉生夢死的男男女女，抱著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無奈，享受在砲聲中短暫的歡樂。我心中只有為越南人民嘆息、憂傷和祈禱。

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共軍坦克車衝進總統府的鐵門後，越南砲火沉寂下來，人們以為有個喘息的機會，接著的卻是苛政如猛虎，民不聊生，百物昂貴。以前生活雖然艱苦，只要勞苦工作，一個人可以養活十個人，可是現在，十個人拼命工作也養不活一個人，加上下放、財產

充公、住屋沒收，所以有人說，如果電線桿有腳的話，也會想逃離這個環境，每個有一口氣的人，都想離開越南。

據說當時逃跑的人有三百多萬，其中華人約佔一半。逃離越南談何容易，往那裡逃？如何逃？飛機停飛，機場上早已寂靜無聲，陸路上，駐軍防備森嚴，惟一的出路是投奔怒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海上有海盜，水中有鯊魚，出海去是九死一生，不出海是死路一條，只要有一線生路，人們還是爭先恐後地去追尋。

起先是偷渡出境，後來政府見走的人這麼多，就大發慈悲開方便之門。自一九七八年起，每個要出海的人，只要付政府黃金十兩，就可以擠進一條小船，至於得到什麼船，就憑各人的命運了。有的船是鐵鑄的，有的船是木造的，每條舊船超載了四百多人，在內河中岌岌可危，聽說有些船未出海就已沉沒，有的人葬身魚腹中。

有的人勉強到了白浪滔天，驚濤駭浪的怒海上，更是驚險萬分，僥倖擠上大船，忍饑挨餓，奔向不知前途的渺茫未來。也有的人面對大海，想到自己幾代在越南；自一九五四年奠邊府戰後，就由北越逃到南越；二次大戰結束後，越戰開始，幾十年一直在逃難，現在出了海，妻兒失散，產業喪失，家破人亡，雖然出了十兩金子買命錢，面對汪洋大海，前途茫茫，一時想不開，就投身大海，隨波而去。

## 第 41 章

# 再訪中國心

聚會時，經由他們的討論，  
看見神在他們當中動工，  
賜給他們極大的恩典，  
也覺得他們需要有人經常在當中協助。  
我也為他們禱告，  
求神預備，求神興起人去幫助他們。

剛由泰國回港，恰逢中國大陸長假期間。中國大陸每年有兩個長假，各放假十天，一個是在五月初勞動節期間，另一個是在十月初，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兩個長假都有盛大的慶祝。國內的基督徒學生，就趁機舉辦聯合培訓聚會（類似美國的退修會）。

北京幾所新興大學，如：石油大學、法政學校，都有基督徒團契（就像美國大學裡的查經班）。這年五月他們也早早籌備、邀請各大學的團契代表，集合在郊區一個安靜的場所，展開為期五天的聚會。有人來邀請我去北京帶領這個聚會，於是我有機會再訪中國。

感謝神！在機場海關驗證時，我很坦白地告訴他們我是傳道人，因此並未受到刁難。兩個學生順利地把我接到郊外的聚會場地。據說這個場地是政府接待外賓、科技人員的地方，設備相當不錯。清早起來，在院子裡散散步，十分舒適。一天三餐都有十大盆菜，非常享受，其中有一道菜是我第一次吃，叫作油炸土豆，就是把馬鈴薯切得很細去油炸，非

常好吃，味道比西式薯條好。聽說這個招待所的員工也有好幾位是基督徒，不過他們行事十分低調，不顯露自己的身分。

聚會時，經由他們的討論，看見神在他們當中動工，賜給他們極大的恩典，也覺得他們需要有人經常在當中協助。有位弟兄很殷勤地在那裡服事，求神賜福，與他同在。我也為他們禱告，求神預備，求神興起人去幫助他們。

## 第 42 章

# 阿拉木圖情

這裡是一個軍事重地，對面就是以弗所，  
聽說啓示錄的七個教會都在這附近，  
保羅到這裡傳福音的時候，許多人信主，  
但是後來回教勢力興起，就把這地變成回教城市。  
我們參觀了一座很奇特的回教寺，  
它原本是個基督教禮拜堂……

感謝神給我機會到克薩克斯坦（Kazakhstan）的首都——阿拉木圖（Almaty）去傳福音。當我在德州道樂思的恩友堂事奉時，南方休士頓有個非常興旺的中國教會，不但注重傳福音給本地的中國人，也非常關心差傳工作。他們聽說有些克薩克斯坦的東干人聚集在阿拉木圖，就尋求神啟示他們該如何行？

經過禱告以後，他們有感動要差派一位傳道人到阿拉木圖，而且同心覺得有一位即將退休的弟兄很合適，這位弟兄也有相同的感動和負擔，願意靠著神的恩典，結束他們在休士頓的事業，接受這個挑戰。於是，就像使徒行傳十三章一樣，教會經過禱告，把他們夫婦差派到阿拉木圖，在東干人當中傳福音。

我們教會知道此事之後，也經常為他們禱告。有一次，這位弟兄到我們道樂思教會作見證，分享阿拉木圖的需要，盼望我們教會能有一些人去做短宣的工作。經過禱告，在一個深秋，我們夫婦及另外三位弟兄

起行前往克薩克斯坦。

///

我們一行人先搭飛機到土耳其，這是我第一次到土耳其，感謝神在這裡給我許多新的經驗。我們停留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堡（原名君士坦丁堡），後來被伊斯蘭軍隊征服之後，土耳其成為回教國家，首都也改名為伊斯坦堡。我們走到海邊，看見他們的海產非常新鮮，而且聽說可以請當地的餐館烹調，我們就買了幾條魚，請他們烹煮，那鮮美的味道真是令人難忘！我們坐在海邊享受，心中充滿了感謝！

這裡是一個軍事重地，對面就是以弗所，站在此地，我心中有許多感觸。聽說啟示錄的七個教會都在這附近，保羅到這裡傳福音的時候，許多人信主，但是後來回教勢力興起，就把這地變成回教城市。我們參觀了一座很奇特的回教寺，在基督教興盛的時候，它原本是個基督教禮拜堂，樓下已完全改成回教寺廟的樣式，但在二層樓高之處，仍保有一些耶穌和瑪麗亞的碎石鑲嵌像，以及基督教的圖畫。

在此教堂對面，是後來新建的大回教寺——藍寺，裡面非常大，禮拜的人也相當多。看著這兩座寺廟，我想起：在啟示錄裡，神責備基督徒未盡到應盡的責任，失去了起初的愛心，神就把燈台拿走了。這是很清楚的一幅圖畫，基督徒若不好好傳福音、作見證，教會的燈台就會被拿走。

傍晚我們五個人，由土耳其搭機前往克薩克斯坦，於清晨到達當時的首都阿拉木圖。阿拉木圖機場的設備很好，順利通關後，一位弟兄開車來接我們到傳道人家，路程雖長，而且發生了許多事，但神卻一路保守。我們一邊欣賞車外異國的風光，一邊聽弟兄告訴我們這裡中國人生活、經商的情形。那些天，我們五個人住在傳道人家裡，真是把他們夫婦忙壞了，他們盡心竭力熱情的款待，讓我們永遠難忘！

我們在那裡的宣教工作分兩類型：一種是在教會裡的事工，一種是向中國人傳福音的事工。我們在機場時，遇到一群中國人，我就上前打招呼，原來他們是由新加坡來的基督徒。大概是他們有經驗，知道在回教國家傳福音最好不要太張揚，所以都隱藏身分，行事很低調。克薩克斯坦出產石油，所以他們自稱是油商，是到阿拉木圖做石油生意的。



聽說他們在阿拉木圖成立教會，不只對中國人傳福音，也對當地人傳福音，來聚會的人還不少，實在看見神大大地使用他們。

當地出產許多水果，不但有西瓜，還有哈密瓜，香港的哈密瓜大多是由這裡進口的。中國有一首民謠：「大阪城的石路硬又平啊！西瓜大又甜啊！」克薩克斯坦的西瓜也是又大又甜。我因著宣教去過不少國家，看見神給不同地方的人，各種獨特的食物、環境，讓人可以享受，我們也在那兒分享了神特別的恩典。

在阿拉木圖事奉的時候，我的鞋底脫線，行走非常困難，只能用繩子把鞋的前面綁起來，感謝神，祂讓我勝過這個困難，也學習到一件事，就是外出宣教要準備妥當，預防意外發生。

///

克薩克斯坦雖是個產石油的國家，但是因為政府不善管理，許多地方非常落後。他們的加油站不像美國的加油站建設得那麼好，通常只是放置一個大汽油桶。

中國人在克薩克斯坦大半做跑單幫的生意，許多由中國大陸來的人，把一地的貨品，帶到另一地販賣。他們大多擠在一條長長的街道上做生意，通道上方用一塊很大的布蓋起來，每家有一個貨櫃車，車裡儲存各樣中國製造的貨品，像是皮衣啦！日用品等等，車子的盡端就是店面。克薩克斯坦人由各個小城鎮到這兒來批發各色物品，一包包帶回去賣，賺點蠅頭小利。中國人在這裡營生很不容易，他們整天待在這條空氣不流通的街道上做生意，非常辛苦。

我們到每一個「店鋪」發單張，雖然那時正值深秋，但是他們因為見到同胞，顯得很熱情，我們便順勢邀請他們參加聚會。感謝神！許多人星期天工作完，就來參加我們的佈道會，也有人蒙恩得救。

我們也去參加當地人的聚會。那位由休士頓去的弟兄，已經在那裡建立了一個頗有規模的教會，聚會人數也不少。靠著主的恩典，一位弟兄跟我在那裡分別作見證、講道，實在看見神親自在帶領他們。在蘇聯，能用中國話向一群中國人佈道，會後一起聚餐，實在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他們是借用蘇聯人的教會，因此我們有機會跟他們教會的牧師講話，他是克薩克斯坦人，不太會說英語。他邀請我也向克薩克斯坦人講道，所以後來我用中文講，一位弟兄幫我翻譯成當地的語言。感謝神，我們跟他們有很好的交通，而且藉著這位牧師，給予我們許多的建議和幫助。

除了去商場發單張、作見證、在教會開佈道會，我們還有機會去探訪當地信徒。他們都十分熱情、好客。有位弟兄家種了許多果樹，其中有些我已很久沒見過了，他摘了好多扁扁的蟠桃招待我們。還有人種瓜類的水果，也讓我們享用。他們告訴我，以前政府還有津貼補助，從蘇聯解體以後，他們就得自謀生活，但經濟情勢又十分不好，所以大家的生活越過越艱苦。他們很想離開克薩克斯坦，問題是：到哪裡去？他們真如一群迷途的羊！

除了在中國人當中工作以外，我們此行的目的，主要是要向東干人傳福音。在我們住所附近，就有一個東干人的群體。東干人其實也是中國人，因為信奉回教，被稱為回民，回民一度反對政府，清政府便派左宗棠將軍去西北平定回亂。回民為爭取自由，就跟政府對抗，當清朝大軍一到，殺的殺、趕的趕，回民只好四處逃竄到蘇聯天山一帶，然後在那裡落地生根。東干人當中許多人姓馬，聽說當初逃難至此的人中，姓馬的就有四千人之多。在東干人聚居的地方有一個陳列所，擺放他們當初所穿的衣服、所用的東西，甚至還有一輛車子！這些都是我未曾見過的。

在東干人所住之處有幾個很特別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到處都是水，聽說是天山的溶雪，水質非常好。還有，勤奮的人們，曬了滿地的向日葵瓜子，也是一幅特別的景象。

///

結束這次短宣之前，在吉爾吉斯斯坦（Kyrgyzstan）有個令人難忘的經驗。吉爾吉斯斯坦是蘇聯未解體前的邦聯之一，地小人窮，解體後成為一個棄兒，民不聊生。有位年長的同工，退休後到東干做義工，在鄰近的吉爾吉斯斯坦，購置一居所，他邀請我及文田到他家中過夜。

吉爾吉斯斯坦與克薩克斯坦是鄰邦，開車不過半小時，到他家的時候

已經是晚上，什麼都看不見。他告訴我，該地常會停電，所以給我們一個手電筒，第二天吃完早飯，他又帶我們到市區看看，這市區不過是兩條街，有一些商店，他又帶我們到華商集中擺地攤的場所，這裡的市場與阿拉木圖不同，那邊是用貨櫃車作店面，這裡的店面是用竹子或木頭支撐，上面鋪蓋塑膠布避雨，賣些日常生活的用品。

像是美國的舊貨市場，他們大都獨自一人或夫妻檔共同經營。其中多數人來自中國大陸，可以用普通話溝通。在稍遠之處，有位老年的婦女在攤位上招呼客人，看樣子，她是個混血兒，我們就過去與她交談。她用不十分流利的華語主動告訴我們她的身世，她並不知道自己的父母來自何處？雖然她說自己只有四十五歲，不過看起來像是六七十歲的樣子，艱辛的歲月在她臉上劃下許多愁煩的記號。

正在那時候，在她面前地上的一堆破舊衣服，忽然動了起來，而且站了起來，真把我嚇了一跳！原來是一位眉清目秀的小女孩躺在衣服底下，她用那雙大大的眼睛瞪著我們看，這位婦人連忙說這是她的孫女，而她的女婿——孩子的父親，已經不知去向！她的女兒也遠走高飛，丟下自己的女兒由老人家照顧。我心想，她怎能一面照顧地攤，一面又照顧一個五、六歲的孩子？

孩子喜歡到處奔走，若不專心應付客人，又怕壞人會順手牽羊，偷走貨品，因為那個地方貧苦的人實在太多。

後來我們才發現，她是用一條繩子把小孫女綁起來，拴在桌子的腳上，像帶隻小狗一樣，我從沒有看過這樣的慘劇，眼淚禁不住流下來。我一面對老太太講福音，一面在口袋裡摸到一粒糖果，暗暗地遞給女孩，她知道我並無惡意，就很快地拿去，放在嘴裡，臉上展開一片非常天真美麗的笑容。

吉爾吉斯坦之行，我見到一個破碎的家庭，一名傷心可憐的小孤女，一個貧困的國家，一群需要牧人的羊群，和一片已經成熟的禾場。感謝神！讓我們此行有機會向各樣不同的人傳福音，可惜我們不能停留較長的時間，只能為他們禱告。他們盼望有人可以去接替那邊的工作，在那附近的幾個國家現在大都可以自由的傳福音，不過仍有許多人尚未聽聞福音，而且那裡回教勢力極大，求主給我們智慧，知道該怎麼做。

時間過得很快，一個星期轉眼便消逝了！雖然我們相聚的時間不

長，但要離去仍覺得依依不捨。感謝神的恩典！祂藉著我們的弟兄，在那裡雖只一年多的時間，卻做了很好的工作，不但有人決志信主，而且有好幾位信徒進入聖經學院；有的正式入學修課，有的旁聽，他們對神的話實在是有飢渴慕義的心。我們就要離開了，他們很捨不得我們走。有些弟兄姊妹知道我的鞋子壞了，鞋面和鞋底分開了，所以送我一雙很好的皮鞋，真是有心！我每次穿著他們送的皮鞋，就想到聖經上說：「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馬書十章15節）

他們在物質上不但供應我們平日的需要，還在一位信徒的家裡為我們辦晚會。這家的主人在教會也有很多服事。他們家很寬敞，院子也很大，他為我們預備了一頓很特別的的菜餚，尤其是烤羊肉，大概是克薩克斯坦的菜，他們先燒木柴，再用燒燼的炭烤羊肉，味道真棒！我很少吃到這樣又嫩、滋味又好的羊肉！我們也在一起唱詩、禱告、一起思想神的話。

那裡要做的工作實在多，但我們能停留的時間實在短。聽說我們離開後，神又差遣一些德州的弟兄姊妹去幫助他們。我們雖然離開了，心中卻常惦念著他們的需要，求神保守他們，也求神預備合適的人和他們同工。



1. The Lambs一家是我們上海教會派往印度的跨文化宣教士。David、Mary以及他們的女兒Sarah。

## 第十篇

---

# 骨肉之親

神藉著這三次回港的機會，  
又賜我三次回到中國，  
向我骨肉之親，  
傳講十架救恩。

## 第 43 章

# 三牧香港靈糧堂

對於香港靈糧堂教會的呼召，  
我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我知道自己已沒有三十六年前那樣的精神和體力，  
然而，我的確感到這是極大的光榮，  
純粹是神的恩典，  
才得以被從前事奉過的地方再次邀請回去工作。

離開香港，第二次在道樂思教會事奉又過了三年，於是要求教會讓我完全引退。因為我已經七十歲了，事奉主已有半個世紀，希望可以不用駐守在一個地點事奉，而是自由地、無特定任務地事奉主。香港的教會聽說我「再次退休」，正式邀請我第三度回去作他們的牧師，雖然我知道，自己已沒有三十六年前那樣的精神和體力，然而，我的確感到這是極大的光榮，純粹是神的恩典，才得以被從前事奉過的地方再次邀請回去工作。

對於香港靈糧堂教會的呼召，我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這樣，我們第三次去了香港，在原教會牧會。神有美旨，在我第三次去香港之際，神又賜我機會去北京參與培訓，使我看到國內的福音禾場已有人在收割。

第三次到中國，是因為他們說：「上次你來，我們得到許多，希望你可以再來。」這一次是在十月，他們又有十天假期的時候，雖然這

回他們沒能借到上次那個招待所，不過跟上次一樣，我們可以自由地唱詩、講道，再次經歷神的帶領和恩典。聚會第二天，一對以前在中國相識的老友，邀請我們去他們家吃飯，他們告訴我，由於這位先生在鐵路單位工作，他經常有機會免費搭乘火車到各城市，就藉機探訪各個地下教會，與他們一同查經、鼓勵他們。我實在看見神用各種方法將中國的門打開，把福音傳給中國的同胞們。

聚會結束後，有人邀請我和內子到天安門去看看，聽說十月的天安門非常熱鬧，夜景燈飾特別吸引人，而且，以前來北京時，總是匆匆忙忙，很少陪文田出去逛逛，所以當晚我們就去開開眼界。不料下起傾盆大雨，天安門是個廣場，無避雨之處，我們又都沒帶雨具，雖然穿上公安人員借給我們的雨衣，也無濟於事，我們淋得全身溼透，結果受了很重的風寒。回到居住的旅館，我開始覺得不舒服，因此，第二天便搭機返回香港。

由於我曾中風過一次，香港的弟兄姊妹接機後，看我臉色不對，細問原委，就堅持送我進醫院檢查，結果，我二度中風。這次中風後，體力大損，上下講臺非常吃力，不能久站，也不能久坐，外形雖無顯著的改變，但左半邊的嘴和眼睛卻都麻痺了，醫生說是神經受損，完全恢復的希望很微小。於是，二〇〇二年七月底，我正式放下香港靈糧堂教會的事奉，返回加州休養。

感謝主，讓我三次去香港，在同一個教會任職，這可說是非常難得的機遇。神藉著這三次回港的機會，又賜我三次回到中國，向我骨肉之親，傳講十字架救恩，盡我的本分。雖然我很希望多有機會到中國大陸傳福音，但相信神有祂自己奇妙的計畫和時間。



## 第 44 章

# 影響一生的兩個女人——念我慈母

一九八九年，香港教會二度邀請我們前往牧會，  
母親由於身體不好，加上移民的身分問題，無法同行。  
我知道，若沒有我們在身旁，她一個人留在美國是極其困難的，  
她不懂英語，跟孫兒輩溝通也有困難，  
但是她無怨無悔，極力鼓勵我和文田去。  
因為她知道，她的獨子是為了拓殖天國的大業而離開。

有人說，每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個支持他的女人。我沒有任何屬世的成就，一生的工作就是服事主。能完成神給我的這些託付，是由於兩個充滿愛和忠心的女人的支持，一個是生我養我的母親，另一個是我的妻子，她與我一同熬過生命裡的爭戰，撫養我們五個孩子長大成人。

母親比父親年輕十四歲。她的體質很弱，經常頭痛和身體不適。人說我長得像母親，並由於我出生時她只有十七歲，所以我們看起來像姊弟一般。而母親看我，比她自己的生命更寶貴。

母親身體雖然孱弱且嬌小，卻膽大心細、極其勇敢。在我的記憶裡，有兩件事令我沒齒難忘。

還清楚記得，大概四五歲的時候，父親不在家，我生病發高燒，母親為了照顧我，讓我睡在她那張古老的大床上；我很喜歡這種古色古香的床，現在已經很少見到。這床又高又大，三面都是蚊帳，只有前面可以開放出入，床的後面靠牆，床裡擱置一塊長的木板，有一尺寬，可供置物。

我睡在床上與外面完全隔絕，成為獨自一人的小天堂，覺得很安全。

那天，我因為發燒，睡得頭昏腦脹，什麼都不知道，到了半夜突然醒過來，覺得口乾，嚷著要喝水，母親被我吵醒，就起身點燈。那時還沒有電燈，我們是用煤油燈，這油燈就放在床裡面的擱板上，她用「火柴」點火，想不到那包粗製濫造的所謂「洋火」，忽然整包都著起來。母親處變不驚，把整包的洋火，緊緊抓在手上，直到它熄了為止。

若當時她將那包洋火放手一擲，很可能引起大火，不但我們母子的性命不保，房子會被火焚毀，同時可能禍及鄰居。感謝神！藉著母親犧牲自己，不單救了我們母子，也保全了家產。然而，她的手因為嚴重地被火燒傷，醫治了很久，到年老仍有疤痕。

///

我念中學時，我們的城市被日軍佔領，日軍只敢留守城中，而我家住在西郊外。當時日本人利用中國人組成所謂的「和平軍」，城郊就由被日軍操縱的和平軍駐防。這些偽軍作威作福，狐假虎威地仿倣日軍，對中國人十分囂張和殘暴，他們命令所有行經崗哨的老百姓，都要必恭必敬地向偽軍行禮，才可通過。

有一次，一位老人家因為行動較慢，那偽軍竟然刮他耳光，打得他頭破血流，搖搖欲墜。當時十來歲的我為這事憤憤不平，遂上前扶住老人，並與偽軍理論。他們人多勢盛，把我捉起來，押至部隊，綁在柱子上。

有人通知母親，她立刻單槍匹馬衝進部隊跟他們的長官理論。她用不流利的國語——那不是她家鄉的方言，怒叱那些人，未得他們同意便替我鬆綁。她像一頭勇敢的母獅，寧願冒著被毒打的危險，也要保護她的兒子。那些人嚇得口瞪口呆，忘了制止她，她便把我拉出警衛室，帶回家。母親平時總是平易近人，想不到那天發了虎威，把兒子從豺狼群中搶救出來。

///

我記得母親只打過我一次。已經記不起是為了什麼，但是她打完我

以後，自己卻先哭了。我問她為什麼哭，她說：「日後你成為人父，自然就會明白了。」

後來我真的明白了。有一次，我為了女兒一些錯誤的行為懲罰她，自己卻哭了，那次，我和女兒一同跪下禱告，勸她以後不要再犯。

我們家第一次聽到福音的時候，母親便決志，接受了基督。後來她明白神呼召我一生為神的國而事奉主時，更願意把我奉獻給神。

///

小時候，我第一次大病時，母親日以繼夜地親自照顧我。我開始康復時，她千方百計為我找一些名為「香吉士」的橘子回來，因為她要用最好的食物使我得著營養。她又不知從哪裡取來難得的牛奶；甚至是罕有的快煮麥片。她照料我的時候，弄得疲勞過度，等我康復以後，她就病了。發高熱，全身長滿紅點，大概是猩紅熱。

母親被送往一所專科醫院，留在隔離病房好幾個星期，只有神與她同在，任何人都不得探望。她告訴人說：「我死了也不要緊，因為我兒子的性命已經保住了。我知道他會沒事的。」她常常都是先為我著想。

我在外國的時候，她在強烈的逼迫期間，仍對主忠心。共產黨指控我是帝國主義者和宣教士的「走狗」時，她處處維護我；他們散播謠言來誣蔑我時，母親寧願自己受欺、受罵，也要為我辯護。

自從離開家鄉以後，我便盡力在經濟上接濟雙親，常寄錢回中國，惟有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不能繼續這樣做，因為中國和外界完全斷絕了來往。後來許多人告訴我，母親在別人有需要時，總是犧牲自己幫助他們，更是特別照料一些受苦的牧者。

///

文化大革命期間，政府派母親在一間位於廟內的製衣廠工作，母親也抓住這機會向廟內一同工作的人作見證。

父親在獄中受苦待、被打，後來病了，母親便一直照顧他，直到他逝世。其後，她多年獨居，得到護照後，文田單獨回中國，將她接到香

港與我們同住。自此，她感到滿心喜樂，因為可與兒子長久在一起。她在香港過第一個聖誕節時，為教會能有各種慶祝活動，再也不必懼怕逼迫，可以自由地敬拜神，感到十分興奮。

母親在我事奉的香港教會中，常與年長的婦女們一同讀經、禱告，每當我返回香港時，許多人仍提及她怎樣在屬靈上幫助了她們。

母親與我們在香港住了近一年，後來因香港教會比較穩定，我和文田決定返回美國，便將母親一起接到賓州的樂園鎮與我們同住。她見到分別將近三十多年的兒孫輩，雖然他們之間言語交談有困難，飲食習慣有差異，不過在老年人心中，能團聚就是人生一大樂事。由於文田日間要工作，母親便很樂於為我預備簡單的午餐。她很喜歡這樣做，因為她知道我喜歡吃些什麼。她常常輕聲地唱詩，用很多時間禱告，把她的快樂及憂愁告訴主。

///

母親在一九八五年與我們一起遷往德州道樂思。我們從賓州開車，一路拉著滿載行李的搬運拖車南下。這旅程對母親來說是艱辛的，但她喜歡在道樂思定居。她前後與我們同住了十多年。在最後的幾年裡，她用很多時間為家人禱告，又為每一個孫兒織一張毛氈。我們一家和教會會眾一起為她慶祝八十大壽，對她來說，那是很開心的一天。

許多人記得母親不間斷地讀聖經和禱告。我知道她晝夜都為我禱告；我在美國各地或海外講道時，常常倚賴母親的代禱。

一九八九年，香港教會二度邀請我們前往牧會，母親由於身體不好，加上移民的身分問題，無法與我們同行。她不想因她的緣故使我留下，而不顧神的呼召，所以反而極力鼓勵我和文田去。我知道，若沒有我們在身旁，母親一個人留在美國是極其困難的，她不懂英語，因此跟我們的兒女和孫兒溝通也有困難，但是她無怨無悔，樣樣逆來順受，因為她知道，她的獨子是為了拓殖天國的大業而離開。

我也很感激孩子們十分樂意且細心地照顧祖母。她輪流在我五個孩子家中居住，因為我們的兒女住在不同的地區，她要穿梭美國各地，由東岸至西岸至中部。有時她得困難地上下樓梯，或自己煮一些她需要吃的食

物；有時她又完全沒有可以交談的人，不過她一直堅持說她不介意，並說她不想成為我們的負擔，且鼓勵我們繼續事奉主，說她會沒事的。

一九九二年初，我們在香港正忙於工作之際，忽然接到家人由美國來電，說母親病危，已緊急入院，我立刻通知長執們，要求讓我盡快回美探視她老人家。

在與我們同住的最後兩年，她常常進出醫院。有好幾次，我們得請救護車送她進院。母親最後一次患病是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接近感恩節的時候，天氣很冷，下著雪。她在夜裡，安詳地在主裡睡了，走完她在世上的路程。

母親一生對主忠心，對我愛護有加，她的一生，也給我們的兒孫留下永難磨滅的印象。我們把她火化骨灰存著，等到將來，與我們夫婦的骨灰同放在一起，以候主再臨。我無法描述母親對我和我的事奉有多大的影響，我只為母親感謝神。

## 第 45 章

# 影響一生的兩個女人——愛妻文田

文田和我是很相稱的一對，雖然她聽我講道已有半個世紀，但每次我講道的時候，她還是專心聆聽！

她是一個有建設性的批評者，總會等候機會，私下與我分享。

我很感謝她，在晚年的日子裡，雖卸下了撫養兒女的責任，卻陪著我到各處工作。

我的妻子文田，體現了哥林多前書十三章所描述的每一項基督徒品德，是我所見過的最佳榜樣。我從未聽她說過一句惡言，她從不抱怨，而且似乎有著無盡的愛。最重要的是，文田愛主，她全心全意為主而活；她一生都忠心順服主。

///

文田喜愛神的話，每天黎明即起，殷勤地讀經。她在許多經文上作記號，說那是神向她說的話，或是神的應許。

文田愛我，雖然知道生活不一定會好過，也不一定會有世上的賞賜，但她願意嫁給一個默默無聞的窮傳道。六十多年來，日日夜夜、無時無刻不停地悉心照顧我，她真是為愛我而生在這世上的！

文田愛我的母親，這是很難得的美德。在傳統裡，人都認為婆媳

很難相處，並常把婆婆視為媳婦的難題。雖然文田自己已成為別人的婆婆，甚至作了多人的祖母，但母親來與我們同住時，她仍竭盡作媳婦的責任。我們新婚時，文田對我母親已很親切和細心，是她把我母親由寧波接到香港，再由香港帶到美國的。

我常出外講道，文田要獨力照顧母親，她對母親所表達的愛心和耐心尤其難得。母親最後幾年時常患病，這對文田來說必定更加吃力，但她仍是那麼溫柔、忍耐、和善。

文田愛我們的兒女。自五個孩子出生開始，她便孜孜不倦地把神的道教導他們，特別是在印尼的年月，我在美國進修，她要獨力照顧他們，母兼父職，在這人地生疏的環境裡，是一個很大的磨練。但當地的人告訴我，他們很樂意幫助她，因為她既誠實又忠心。結果我們的孩子說中文時都帶著很重的寧波口音，因為文田是第一個教他們說話的人。自從結婚以來，我們便實行什一奉獻，她並常常提醒我把所擁有的獻給神，也教導兒女這樣做。

她全心支持我在主裡的工作，若沒有她的支持，我絕對無法自由地回應神的呼召，前往神要我去的任何地方。印尼的熱帶氣候很潮濕，對文田來說是很辛苦的，因為她很怕熱。她變得瘦弱多病，我怕她會活不了多久，但她常常向我保證說：「不要為我擔憂，我死了也不要緊，你繼續做神的工作就好了。」

///

在日本，情況又完全不一樣。文田要照料那群在另一種文化環境入學的兒女，特別要學習怎樣理財。她要為兒女交學費，又要交房租、買菜、燒飯，她一直嘗試在物價昂貴的情形下量入為出。她從來沒有怨言，也從不會為未來擔憂，不曾憂慮我們的錢會用光，她為我們的要求告神，並完全倚賴主的供應，而主也確實常常供應。

在以後的日子裡，文田手腳都患了關節炎，然而，她仍願意在香港忍耐三年的炎熱與潮濕，這種天氣使她的病情更加惡化。有時，她會痛到不能行走，但由於我們同心為主做工，所以她總是充滿喜樂地忍受一切，並倚靠主賜她力量。

我們住在美京華盛頓時，她每天在洗衣店工作八小時幫補家計。在樂園鎮，她又在製衣廠裡工作很長時間。她到晚年才學駕車，但現在已很勇敢地在各種交通狀況和高速公路上駕駛。

我不希望把文田描述成完美的人，有誰是完美的？她很健忘，但這也可算是一種美德，因為她真的記不得誰曾得罪她。她很容易饒恕人，因此沒有敵人。實際上，她有很強的個性，對事也有很明確的見解。她會說明她的想法，但從不與我爭論，而是甘心順服我的決定。她從不說長道短，相反地，她會溫柔而確信地向人談及神，又會向神談及人。

她很少為自己買些什麼，不奢求珠寶首飾，不介意外表是否漂亮。道樂思的教會為了我們的金婚紀念，籌備了一個慶典和感恩聚會，給我們一個驚喜。他們安排我們再行婚禮，還準備了一套時尚的白色婚紗，連著頭紗、長裙和花束。教會裡的姊妹為了這盛典，要求文田容許她們為她化妝和設計髮型。我覺得她很漂亮！沒有人相信她已經七十歲了！我們拍了些結婚照片，感謝神真的把我們結合了半個世紀！

///

文田的情緒表達有典型的中國女性特色，她是以行為而非話語來表達她的內心。她以獨特的方法愛著五個兒女。雖然兒女已長大成人，為人父母了，但有時她也給他們一些勸告。他們若不聽取她的勸告，她也許會不开心，但卻不會發怒。

我們是很相稱的一對，我話多，她則是一個聰明而細心的聆聽者。雖然她聽我講道已有半個世紀，有些講章她從前必定聽過，但每次我講道時，她還是專心聆聽！她是一個有建設性的批評者，她若要指出我講章裡的一些問題，總會等候機會，私下與我分享。她不愛社交，愛家裡的寧靜，但每當我要乘飛機或駕車往別處講道，她也很樂意與我同去。我很感謝她，在晚年的日子裡，雖卸下了撫養兒女的責任，卻陪著我到各處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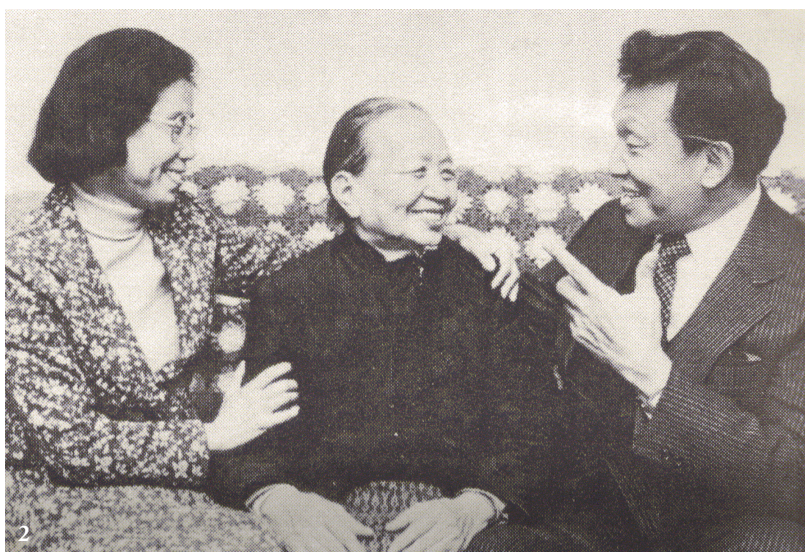
她的某些強處也是她的弱點，但我了解她的心。她有很明確的喜惡，卻不會要求別人隨從她。她對某些事情或許會感到很失望，但不會大聲斥喝，也不會在我或任何人面前訴苦。每當看見她匆忙坐在鋼琴前



彈奏聖詩，我就知道是她有這些感受的時候。

在道樂思教會裡，文田鼓勵許多執事的夫人一起禱告，支持主的聖工。她買很多有關禱告的書，並教導這些婦女以更有效的方法禱告。雖然我們所擁有的不多，但她從來不攔阻我為神的工作奉獻，而信實的神也使我們衣食無缺。

真的，文田是一個「出色的妻子」，神揀選她作我合適的伴侶。正如箴言三十一章所描述的敬虔婦人：「她的兒女起來稱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稱讚她，說：『才德的女子很多，惟獨你超過一切。』」豔麗是虛假的，美容是虛浮的；惟敬畏耶和華的婦女，必得稱讚。」（箴言三十一章28-30節）



1. 我能完成神的託付，是她們愛和忠心的支持。
2. 母親和我們住在賓州樂園鎮。

3. 在母親心中，能團聚是人生一大樂事。
4. 我赴美進修時，文田母兼父職，獨自在印尼照料五個孩子。







5. 我覺得文田很漂亮！沒有人相信她已經七十歲了！
6. 我們相愛相惜，同奔天路。
7. 我們是很相稱的一對，感謝主賜我們一個愛主的大家庭。

後 語

---

## 長存盼望

只要神賜下機會，  
無論得時不得時，  
我們都要傳道。

## 第 46 章

# 還有那未完成的任務

特別在中國，「錢財的迷惑」使那些  
在極度受苦期間迅速建立的教會窒息了。  
共產黨不能逼迫中國教會毀滅，  
但財富的追求、創業的誘惑、物質的渴望  
都動搖了教會屬靈根基。  
讓我們迫切禱告，叫那些在艱苦中屹立不倒的教會，  
不會為「陰間的權勢」所勝。

一九九五年，我七十歲生日的那一年，主垂聽了我們的禱告，引領文田和我離開美國，前往過去半個世紀裡，我事奉神的所有地方。我們彷彿兜了個「圓圈」，又重訪我深愛的東京、印尼、香港，並返回家鄉寧波。

在每個地方，教會領袖們都安排了連續的聚會，讓我有機會向未信主的人傳福音，也有機會鼓勵、勸勉教會。

我發現屬靈的仇敵，不斷地在各地基督徒的心裡和生命裡播種荊棘，那些石頭地仍需要敲碎，而種子開始發芽時，空中的飛鳥又來啄食。即或如此，聖靈卻仍在好土裡澆灌、滋養神的道種。我感謝神，在每一塊要收割的田地裡，靠著神的恩典，仍有屬靈的果子存留著。有些地方，信徒帶來了三十倍的果子，有的六十倍，有的一百倍。

特別在中國，我發現「錢財的迷惑」使那些在極度受苦期間迅速建

立的教會窒息了。共產黨不能逼迫中國教會毀滅，但基於他們新資本主義的自由，中國在經濟上有了迅速的發展，財富的追求、創業的誘惑、物質的渴望都動搖了教會屬靈的根基。讓我們迫切禱告，叫那些在痛苦和艱難中忠心、屹立不倒的教會，不會為「陰間的權勢」所勝。

///

從香港飛往中國的航機原定在黃昏前起飛，卻一再延誤了。我想，這次前往故鄉傳講福音的正式邀請，並不只延遲了數小時，而是自一九六三年延遲至今！過去我曾多次向加拿大和華盛頓的大使館申請前往，都徒勞無功。直至一九七九年，中美恢復了正常外交關係，我才有機會首次回國探親。當時，我不能公開在故鄉傳道。現在我滿心感謝主，因為我終於接到國內三自教會的正式邀請，在故鄉一所新禮拜堂的奉獻禮上傳講福音。

正如詩人所說，我們從被擄歸回時，就好像作夢一樣，在我歷經波折，終於抵達寧波那燈光昏暗的機場時，就有這種如夢的感受。我們過海關時，感謝神，關員並沒有檢查我們的行李，我所帶大量幫助國內信徒查經的書籍和材料，都順利過關了。機場外，許多人熱切地等待著我們。我認得其中一些人，但多半都不認得。

有個人上前來與我握手，問：「你記得我嗎？」他是那個將要舉行奉獻典禮的禮拜堂主任牧師。他告訴我，在他小時候，我曾去他們的教會講道，並且擔任傳道、牧養的工作。他再次見到我，感到很興奮，並歡迎我在獻堂典禮時能到新堂講道。我們感謝神讓我們重聚，並求神帶領未來所有的安排。

///

到了寧波，我們先去探望我岳母。一位穿著入時，和美國女孩沒有差別的中國少女，駕駛著一部韓國製的新車來接我們。好一個摩登的女司機！她很健談，一路上跟我們聊個不停。我發現她是一位基督徒，因為她說：「我婆婆是令尊開拓的錫安堂的會友，我現在則參加一個家庭

教會。很高興能帶你們前往聚會。」

我問她，翌日上午是否有空可以載我們，到城外去探望我父親的墳墓？她很高興地答應了。

因此，我們抵達寧波後的第一個早上，這位年輕女司機便載我們到父親墓地。我站在山頂上，想起十六年前第一次回國時，到這裡來的情景，心中深深感謝神讓我重臨此地。

回憶起父親時，我既傷痛，又感恩。感恩的是，因為他是我的榜樣，是一位把我一生奉獻給神的敬虔信徒。他每天跪在床前，為我和未來的子孫禱告。全城的人都知道，他勇於向每一個遇見的人作見證，其中有許多人仍然活著，講述他怎樣幫助本地信徒建立教會。傷痛的是，因為他被監禁、受折磨而死，部分原因是有我這麼一個兒子。自從一九四九年的春天分別以後，我就再也沒見到他的面！相信神在這些年裡使用我在許多國家傳道，並帶我回鄉來傳講祂的話語，榮耀祂，都是因為聽了父親的禱告。

///

寧波在外觀上有很多進步的地方，政府築了一些新馬路和高樓大廈；村落裡的生活也有了改善。本地的人經歷了一段很長的黑暗日子，但對我來說，這四十年只像一眨眼的工夫。我這次回鄉，並不是來觀光，是希望能與神的子民相見，向他們傳講神的信息、激勵他們。

在寧波的第二天下午，我接受邀請去一個家庭教會講道。有些本地信徒勸我不要前往任何家庭教會，因為那可能影響我以後幾天在三自教會的聚會。經過禱告和諮詢本地的信徒領袖，他們鼓勵我去，因為當局已認可那些團體。

家庭教會中，有些人認識我父親，有些則聽過他的事蹟，一些年紀較大的，更是父親協助建立教會的會友。這團體現在一星期聚會一次，那算不上是一個「地下教會」，聚會的地方也不在信徒家裡，而是在一幢新建的建築物二樓。聚會也不是秘密進行，有百餘人擁塞在那聚會場所的不同房間裡，還要使用擴音器，當我走近那幢大廈時，已能聽到他們宏亮的歌聲了！



我知道，這教會經歷了許多艱難的日子，因此我以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一章鼓勵他們，說神以受苦來使福音廣傳。主使祂的話變得豐盛，信徒也為我未來的幾次聚會禱告。

中國政府宣稱中國有宗教的自由，但事實是：自由是有限的。在我到達之前，政府對我的到來向當地牧師施加不少壓力。我們待在那新教堂的宿舍裡，三位當地牧師到我房間來，訴說他們面對當地政府的困難。他們說話時，我一直向神禱告，因祂在萬事上掌權，我求祂把合宜的話放在我心中，然後讓我說出來幫助他們。雖然身為局外人，我很難了解他們的處境，但我也嘗試去做。縱使我身為中國同胞，但在這些年間卻沒有經歷過他們所遭遇的境況。

政府當局明顯地提出各種藉口，企圖阻止我傳道。當地政府說，雖然寧波是我的家鄉，但我現在是一名美國公民，而不是中國居民。他們說我是一個「外國人」，不應該在那裡傳道。最後他們有限度地默許我與會眾「討論或分享」，但卻不可正式地講道。

///

在這次離開道樂思之前，休士頓的中國總領事打電話來警告我要小心，並且提醒我要與當地的中國政府或管理部門合作，他們正式表示我這次採訪是十分敏感的。

開始時，我申請簽證是為了探望九十高齡的岳母。而且在獲得簽證以前，並沒有得到三自教會的邀請，後來他們才請我參加一間教會的獻堂禮拜，以及連續三天的聚會。

對於是否接受三自教會的邀請，我內心掙扎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這問題對於香港和美國的華人基督徒來說，是很敏感的，他們認為我不該和政府立案的教會扯上關係。我只有祈求神的指引了。

當我研讀神的話，我認識到：耶穌展開祂的工作時，祂的國家正被羅馬帝國政權和軍事政府統治，祂沒有要求門徒向政府示威，甚至勸人向羅馬政府納稅。在客西馬尼園裡，耶穌說祂可以差派天使來，與敵對的勢力抗衡，但祂沒有這樣做。保羅在小亞細亞一帶傳道時，是先在當時的宗教中心傳道。摩西雖曾帶領兩百萬人脫離埃及的奴役和轄制，但

他並非以示威和暴力完成使命，而是讓神用祂的方法來成就的。

因此，我心裡平安地接受當地三自教會的邀請，因為我相信只要神賜下機會，無論得時不得時，我們都要傳道。

他們宣佈一連串與奉獻教會有關的聚會為「培靈」聚會或「奮興」聚會，因為共產黨不容許任何「福音性」的聚會。然而，縱使有種種規條，和人為的限制，神仍按著應該得救的人數加給祂的教會。

教堂的奉獻禮訂在星期三舉行。星期二晚上，主任牧師來告訴我與當局交涉時的困難，他甚至前往省府杭州，澄清我所領的聚會。他們告訴他，在省的層次來說，他們沒有反對，但當地市政府卻反對我參加。靠著信心和多多禱告，我們繼續進行下去。

///

清早，教堂擠滿人群，管樂隊裡的喇叭、鼓和其他樂器大聲吹奏著〈基督精兵前進〉、〈榮耀，榮耀，哈利路亞〉，和其他進行曲形式的聖詩，吸引了許多鄰近的人到來。對我而言，這倒是新鮮事！我在中國成長的過程中，從未聽聞教會內有這樣的管樂隊。

他們告訴我，現在多數向政府登記過的教會都有這類樂隊。在共產黨統治早期，所有公開的基督教活動都遭壓制，但是沒有任何事情能停止教會的增長。政府壓制和逼迫的風暴過後，基督徒再次起來，在如雨後春筍一般蓬勃的家庭教會裡聚集、傳福音。他們告訴我，一位年逾九十歲的教會長老逝世，教會為他舉行安息禮拜，竟有九百多人參加，還有送葬的隊伍抬著棺木到墳場去，有一間教會派出管樂隊來加入長長的隊伍，他們吹奏聖詩，經過城的中心地區，整個城，甚至地區政府，都對這件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這個教堂的奉獻禮中，另一個教會也派了管樂隊來祝賀。崇拜分成兩部分：先是感恩，接著是奉獻典禮和講道。

本地的共產黨官員也參加，作一些政治講話，勸告基督徒與地方政府合作，為光明的前途奮鬥，然後由我負責一個短講。

首先，我感謝神讓我回國見證新教堂的完成。感謝政府給基督徒有敬拜的自由，並容許他們興建教堂，這在今日中國是一件難得的事，若

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事絕不可能發生。當時的政府不斷關閉教會，把教堂作為別的用途。我為現在政府成就的這些美事感謝神。

然後，我以神的話鼓勵會眾，請他們留意耶穌給人的五個命令：第一個給門徒的命令是彼此相愛；第二是遵守祂的話語；第三是儆醒禱告；第四，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第五，被聖靈充滿，這是主耶穌離世前告訴門徒的。若要成為一個靈裡健壯、不斷增長的教會，必須謹守這些指引。

對教會和會眾來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被聖靈充滿。然後，他們就可以完成其他四個命令：他們禱告時會得著聖靈的幫助；他們會彼此相愛；他們會喜愛研讀和聽從神的話；並會實行耶穌的大使命，傳福音給別人。

講完以後，一個共產黨官員對我說：「對，你說的是真實的。」我相信我在引言中衷心地向政府致謝，表達我的善意，已為信息被接受鋪好了路。

///

由左至右，由前至後，教堂裡擠滿了兩千人！是我從未見過的景況。他們擁擠至講臺前，中間沒有一點空位。我講道的時候，最接近我的人，就站在我的面前，頭向上，整個人向後仰著！

回顧那些聚會時，我驚訝，主竟這樣地保守了我們！新教堂實際的座位最多坐一千人。感謝神，卻沒有意外發生！此外，共產黨也沒有以「人群過於擠迫，很容易在發生火災時有危險」為藉口，而停止我們的聚會，特別因為聚會是在二樓舉行。但是神看顧我們，以致整整五天，沒有任何不幸的事情發生。

很多人從鄰近的城市來，有些離家很遠，五天聚會期間需要安排住宿，教會把禮堂下面的團契會堂，用作招待約九百人的大宿舍。他們都睡在地上，男的睡一邊，女的睡另一邊。早上，大家一起靈修。教會也為那些從其他城鎮過來的信徒提供食物，殺了好幾頭豬，每餐都準備大盆大盆的食物，每頓飯幾乎都有二千人一起用膳！

第一次崇拜以後，當地牧師說：「今晚你必須向全體會眾講道。」

按照政府的限制，只能「坐著分享」，不可以「站起來講道」，我怎能答應他的請求呢？若只有幾百人左右，坐著分享也許可能，面對著二千人，卻不能這樣做！但靠著神所賜的勇氣，還有當地牧師和同工們的同意，那天晚上我便站起來向他們講道。在中國教會裡講道，他們不希望你把講道時間限制在四十五分鐘或一個小時內。他們會希望你一直講下去，至少兩個小時！

很不幸，那裡的擴音系統並不能常保持正常運作，因此我必須盡力大聲說話，讓所有人都聽見。我真的十分疲倦。他們說我既然會講寧波話，可以不必用國語講道，因為一些年紀大的信徒可能不完全聽得懂國語。這情況跟保羅在耶路撒冷講道，群眾更留心聆聽很相似。

第二及第三個晚上我都照樣講道。後來牧師請我次日講兩堂道。第三天的晚上，主給我一個很重的負擔：在中國，牧師和教會工作者都多半年逾七十，許多甚至八十來歲，二三十歲的傳道人只有幾位，年老的牧師跟年輕一輩有明顯的代溝，實在需要有年輕人奉獻自己來事奉主，而神學院卻只有極少年輕人報考。因此，在主的帶領下，倚靠著聖靈的大能，我在兩小時講道後，在講臺上發出了呼召。由於當時在教會裡，多半參與聚會的都是老年人，我若發出一個給「任何人」的邀請，也許有一千人回應！因此，我限制年齡，只呼召那些三十或三十五歲以下的人奉獻事奉神。

許多年輕人馬上站起來，我想他們必定是誤會了，因此重申並澄清我的邀請，那些年輕人淚流滿面，他們是真正願意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神。

我問當地牧師有多少人站起來？他說大約六十。我請他們把奉獻人的名字和地址寫下來，好讓我為他們禱告，記下來的名字有八十多個，到我離開那天，總人數已增加到一百多人！其後，陸續有更多人留下他們的名字和地址，請我為他們禱告，我求神幫助他們可以持續奉獻的心志。

第二天早餐時，好幾位牧師告訴我，文化大革命以後，沒有牧師敢在講臺上發出呼召。縱使有人呼召，也沒有人敢在公眾面前站起來回應。過去三十年裡，他們從未見過像前一夜發生的事。我知道這樣成功的一個聚會，是許多人多年禱告的結果，而不單是我的信息。神在祂的時候來到，便運行在人中間。將所有榮耀都歸給主！

那間教會的牧師，一點也不害怕。我擔心在我離去之後，他會因

我大膽的講道和在講臺上的呼召而受苦，但他說我不必憂慮，既然是主的帶領，這樣做便是正確的。不過我心中一直不安，直到許多個星期之後，我收到那教會的信，說當局並沒有針對我的聚會而給予他們麻煩，才放下心中的大石頭。

///

當地的牧師問我，可否多領一個特別為牧者和同工而設的聚會。他們不像以往一樣，稱同工為執事，而是稱為堂務委員，但他們事奉的角色是一樣的。他們邀請了六七間教會的同工，在其中一個大教堂聚集。

我們討論了教會所要面對的一些大問題，這些問題在過去十年裡變得更加急迫。頭十年的「黃金機會」已成過去，現在要爭取像一九八〇年代，早期教會剛獲得自由時聚會的良機，似乎已太遲了。其實，政治上的反對、壓力，和共產政府的控制，並不是最大的問題，因為教會在火煉與逼迫中還是會增長。然而，由於物質主義和世俗主義方興未艾，正逐漸腐蝕教會的成長，我們也看到，社會的進步繁榮並不能建立教會。

到教會來的年輕人愈來愈少。從前，年輕人沒有現在那麼忙碌，也沒有那麼多事情吸引他們。以前有些人因好奇而到教會來，有些人則由於政治上的失落感，誠心誠意地來尋求答案。他們有團契，彼此相愛，但現在卻覺得講道缺乏實際內容，和生活脫節，年老的牧者不能供應他們。那裡只有一些正在受訓的中年傳道人，負責訓練門徒，領袖荒的問題十分嚴重。要怎樣訓練出能夠吸引年輕人的牧師呢？哪裡可以提供訓練呢？即使對基督徒來說，做生意、賺大錢都遠比進神學院受訓更吸引人。

在任何成熟的莊稼裡，必定也有很多稗子。由於領袖和信徒都不以神的話為基礎，難怪假教訓，甚至異端都紛紛興起。許多信徒缺乏聖經和教義方面的基本教導，那些旅行佈道家往往都十分膚淺，或在講道和福音信息上有所偏差。

「為我們禱告，並教導我們怎樣做神的工作！」那些牧者懇求說。我告訴他們，要把我所講的耶穌五大原則付諸實施。感謝神，我回家後，收到那些教會的來信，知道信徒間的愛和關懷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我心靈仍很沉重，擔心那裡嚴重缺乏領袖、領袖需要訓練，以及撒但使

用迷惑人的戰略等問題。讓我們一起呼求主憐憫祂寶貴的中國教會，繼續為他們禱告，並盡一己之力去幫助他們。

在寧波的聚會得以成功，完全是神的恩典。我們都知道政府派了密探來監視我們的聚會，有些還警告我說話要小心。我向他們保證只傳講神的話，不會談及任何與政府或政治對抗的話題，而我也確實這樣做，所以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也沒人騷擾我們的聚會，因為神垂聽禱告。

事後我聽說教會裡的人曾得到警告，不要和我們太接近。這就是為什麼，有幾位熱心的基督徒工人，在公眾面前和我保持距離的原因。但他們也很有技巧地讓我知道，他們一直在為我禱告、支持我。

有些信徒請我與當局接觸，要求他們重建我父親昔日協助工作的錫安堂，我少年時，也曾在那裡講道。首先，我讓他們明白我並不是教堂的「業主」，我沒有權力要求他們這樣做。作為一個美籍華人，我覺得自己不應牽涉在中國本地的事情之內。我要他們禱告，看神怎樣成就他們的意願，或許政府會在寧波另闢一塊地，讓他們興建聚會的地方，因為，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

感謝神，在祂僕人的生活細節上，也照料得無微不至。香港的人曾告訴我說，中國大陸的自來水不能生飲。其實這件事我早就領教過，我在印尼就得過嚴重的腹瀉，全身無力，第一堂聚會時幾乎下不了床，只好請別人代講，到第二堂，才勉強坐著講。

我離開香港之前，一個很細心的人給我帶了三瓶飲水來。雖然那三瓶水似乎很累贅，但我不能拒絕他的好意。此外，我也不想讓當地人以為我連水也要自備，因此，我只是把水放在自己的房間裡。感謝神，那三瓶水實際上幫助我捱過了整整一個星期，我連最後一滴水都喝完了。

我的身體軟弱，主也看顧我。在寧波的時候，春天快要結束了，但仍有點寒意，不幸地，我只帶了六套內衣褲，雖然氣候清涼，但我身體虛弱，每逢講道便渾身滲著汗。當時氣候又很潮濕，衣服洗了，要很久才乾透，尤其是，衣服只能晾在房間裡，更不容易乾。最後竟然有一次，五套內衣褲都未乾，身上穿的最後一套也被汗水濕透，我真的感

到很不舒服，還怕會因此而著涼。然而，感謝神，讓我平平安安地回到家，沒有病倒。

離開寧波的那天晚上，牧師和同工們送我們到機場，與我們道別。他們還帶來滿袋「愛心的禮物」，都是些著名的土產，如蝦乾、鹹魚、竹筍等，我們誠心地接受了這些珍貴的禮物。

飛機起飛的時候，我望向窗外，看見我心愛的城市裡，閃爍著點點燈光，覺得基督徒就好像黑暗中的明燈，能照耀、祝福這城裡的人，直到主再來的日子。

主若願意，我盼望可以再回來。求主保守這個小城，保守我們在這短短幾天裡所結的果子，更求聖靈在未來的日子裡，藉著祂所有的僕人，在中國成就更大的事。

正如在摩西的日子一樣，神必已看見中國人民長期以來所受的苦難，已聽見他們在屬世和屬靈的壓迫者手下的呼求。祂知道中國人民的痛苦、患難和磨鍊，必會藉著福音的傳揚和教導，把中國人民從屬靈的奴役中釋放出來，並「容我的百姓去，好讓他們事奉主」。





1. 長子周大衛按牧。
2. 求聖靈在未來的日子裡，  
藉著祂所有的僕人在中國  
成就更大的事。







3



4

3. 薪火相傳，三代同堂參加華人差傳大會，成為神國生力軍。
4. 參與周大衛按牧的牧長們。

## 附錄 1

# 願作國度精兵——1992差傳講章

前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Bush)，簽署了一份保護華人學生的法案。  
根據移民入境法專家所言，  
不單大陸學生和學者可以申請在美國的合法地位，  
他們也可以利用這法例，申請他們的家人到美國來，  
我們可以預期未來將有另一波移民潮。  
今天的華人教會已經準備好漁網去捕捉這些魚嗎？

主帶領我在「1992華人差傳大會」中分享以下的信息。我是向著華人學生和專業人士傳講的，但我希望當中的挑戰，也可以幫助其他非華人明白我們華人基督徒，在開始接往向普世傳福音的火炬時，所面對的處境。

///

我們齊集在一起，是因為我們有著同一個目標，盼望神的國度降臨，願祂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都深信神的國必定臨到。它既然必定降臨，我們該如何動員祂國度的精兵呢？神賜給我們緊急的使命和個別的責任。我們不只應該接受這個時代的挑戰；還應當向世界的末了發出挑戰。

作為神國度的精兵，我們正面對什麼樣的世界呢？我們這一代的世界已急劇改變了。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半個世紀裡，曾拉下



它的竹幕，而南北韓、東西德、南北越等國家，又溜到其他簾幕後面。我們經歷過熱戰（明爭），也看過冷戰（暗鬥）。世界似乎翻了個身，人們不再享受人生，反而只想逃避。毒品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加上失業，還有像燎原之火般蔓延的愛滋病，以及四處發生的暴力事件、臭氧層受到破壞，更有污染問題威脅著我們的未來。

科學家、醫生和歷史學家紛紛警告大家：我們正走向末世。啟示錄預言的事件，仍留在我們的腦海裡。我們說共產主義在蘇聯已經瓦解，但它在其他地方仍然十分鞏固；蘇聯和東歐各國正分崩離析；雖然柏林圍牆倒下了，世界仍未享有和平；種族主義不單在南非復熾，也在以色列、阿拉伯國家、美國和德國的新納粹運動中，愈來愈興盛。正如聖經預言：國要攻打國，民要攻打民。

世界經濟問題層出不窮。亞洲有經濟四小龍：臺灣、新加坡、香港和韓國；而泰國、印尼、馬來西亞也成為逐漸升起的新星；東南沿海珠江口岸，經濟正在蓬勃發展。但是各種問題也隨之增加，超級大國的勢力下跌，而世界的均勢也在轉移。饑荒、天然災害、暴風、地震、瘟疫，奪去了千千萬萬人的性命，我們面對的世界真的很不穩定。

試看今天的教會，提摩太後書三章1至17節告訴我們，人喜愛三樣事情，也憎惡三樣事情。他們愛自己、愛享樂、愛金錢；他們不愛神、不愛良善、不愛真理。在這末世，我們對世界的人有什麼使命和負擔？誰又應該去執行這項使命？

首先，無論我們生於什麼國家，讓我們以身為華人而感謝神。有些華人雖然已是美國公民；但即使我們改變了效忠的國家，我們仍是華人。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是華人，有人說，如果全世界所有華人齊聲說「一、二、三」，然後一起頓足，可能地球也會震動！雖然華人有許多缺點，但我們有幾千年的文化遺產，我們還享有堅忍、冒險和具開拓精神的美譽；我們有經商的智慧，並且經常在生意上獲利；我們也有鑽研學術的天分，我們可與世上任何一個民族媲美。我們不但可以做得好，還可以做得更好。

第二，讓我們感謝神，我們是北美的華人。華人在美國和加拿大已定居很久。第一批勞工忍受了極大的苦楚，甚至不人道和不公平的待遇，但他們自然地聚集在城裡。早期的移民怎樣謀生呢？經營餐館、雜貨店和洗衣店，也有些開設麻將館，但在戰後來到美國的華人不同了，他們是優秀的學生，是知識分子。

他們剛來美國時，沒有人注重他們，但是等到他們獲得博士學位或其他學位以後，便受人賞識了。美國是一個機會平等的地方，許多華人成為工程師、醫生、科學家和研究員。一位從臺灣來的華人甚至成為加州大學的校長。神已把機會賜給北美的華人，去對社會作出重要的貢獻，我相信華人將來會有更大的成就。

據說華人初來的時候，乘坐的車子很大，住的房屋卻很小（乘公車、住公寓）。現在，華人的生活水平已有了相當的改善，他們駕駛的車子可能較小，但住的房子卻大了許多（轎車、別墅）。華人的物質生活雖然改進了，但我們與社會其他人相處，仍感受到很大的壓力。

第三，感謝神，因著我們是北美的華人基督徒。神把我們放在自由的土地上，讓我們享受安定的生活。當世界上很多人在挨餓，我們卻在節食！我們的屬靈異象應當在這裡獲得擴展。美國是拓荒宣教士的本土，他們放棄舒適生活，往遙遠地方傳揚福音。我們可能沒嘗過他們生活的艱苦，但我們應當重視他們雲彩般的見證，向我們發出挑戰，激勵著我們。

美國到處都有教會，人們甚至可從電台和電視聽到聖經的真理，基督教刊物也多得不可勝數。我們得到何等大的恩寵！但我們不會因為住在這裡而比其他人優越，我們也不比任何其他地方的華人更機智、更聰

明。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五章14節宣稱，他靠著神的恩典，成了何等樣人。我們領受的全是神的恩典，不應該驕傲。祂的恩典叫我們承認，我們擁有的一切都是從神得來的。

華人教會遍植北美的大城小鎮，全國的校園都有查經班。過去一年裡，我參加了十位華人牧者的按牧典禮。有些華人教授、醫生和高級工程師放棄了他們的工作，獻身全時間事奉，這些都讓我再次受到激勵，獻身事主。感謝神，很多華人基督徒正參與普世宣教工作，華人差傳機構已經成立，華人教會的差傳基金也不斷增加。讓我們為著北美華人基督徒和華人學生感謝神！

我們既得了清楚的身分和那麼多恩惠，應該想想：我們可以把什麼獻給神呢？其實，神擁有一切，萬物都是從祂來的，我們只是管家，我們的生命和氣息都出自於祂。有人說，我們需要派出千百位宣教士。我們舉辦三年一次的華人差傳大會，正是為此原因。是的，我們需要宣教士去傳揚神的話語。莊稼熟了，正等待收割。

///

但不是每個人都蒙召參與宣教事工，或投入全時間的宣教工作。事實上，很多國家是不容許宣教士入境的。神國的精兵可以是醫生、工程師、律師、教師、會計師、廚師、理髮師，或任何有一技之長的人。每個基督徒都能蒙召去宣揚福音和建立教會。我們需要一些研究聖經、教導純正信仰的神學家，我們也需要願意委身去為一個更美好的社會而工作的政治家、科學家、農業家、音樂家、工業家、教育家、經濟學家、語言學家，以及能被主使用的各類專家。

如果你是醫學博士，當你去到工場，不要自稱為「宣教醫生」，要作一個從事醫療工作的宣教士；也不要自稱「宣教教育家」，要作一個從事教育工作的宣教士，要以宣教士的身分為優先。

神也需要普通人。林肯曾說：「神一定愛普通人，因為祂造了很多這樣的人。」神需要家庭主婦、雙親、工人、商人；他們都可以是神國真正的精兵。在世界每一角落，神都要我們成為祂的鹽和光。

我心裡有一個沈重的負擔：無論人們追求什麼事業、工作或成為什



麼專家，他們是從哪裡開始呢？校園！每個人都必須先在學校裡學習他們的專業或技能。學生就是那把最重要的鑰匙。基督徒必須奪回失土，我們曾經得而復失，我們失去了誰？我們失去了學生。

你可知道許多著名的美國大學，原本是基督教學校，目的是訓練大學畢業生出去傳福音的，像：普林斯頓、耶魯、杜克——現在我們已失去它們。中國信徒佈道會（Chinese Christian Mission）把學園傳道會（Campus Crusade）的一篇文章翻譯出來，讓我們看見令人震驚的事實：在一百一十九間主要大學中，有一〇四間是由基督徒創立的；一百年前，哈佛大學許多教授都是基督徒；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是由浸信會開辦；內戰時期，四萬名大學畢業生中，有一萬名獻身基督教工作。

然而今天，有六十萬著名教授反對基督教，有些公開表示是無神論者，負面地影響著三千萬個學生。每年有二百三十萬名大學畢業生當教師，他們向四千萬個青少年教導的是什麼？基督教是一種迷信！無神論哲學正控制著他們年輕的心靈。

我們很多人反對墮胎和同性戀，我們說要防制愛滋病，但示威反對這些事情，只治標而不治本，人如果不信神，又為所欲為，相信人是猴子的後裔，他會相信猴子得了愛滋病後，把病傳給我們這些後代！你聽過猴子搞同性戀嗎？

我們必須回到校園，重獲我們所失去的！我們不能忽略學生事工！不能忽略將來最寶貴的資源！歷世歷代以來，學生曾大大影響了社會。中國的「五四運動」，帶來方向上重要的改變。我在日本事奉時，對日本學生提倡的一些重大運動，留下深刻印象。前美國總統艾森豪要訪問東京時，學生有足夠的力量阻撓他的計畫，學生也推翻了韓國總統李承晚。在中國的天安門，學生發起民主運動，結果帶來可怕的屠殺，學生是獨裁者的威脅，他們的力量消滅不絕。

曾為內地會宣教士的艾得理牧師（Rev. David Adeney），是一位重要的學生領袖，影響各處的華人學生。他舉辦聚會，向華人學生發出挑戰，要他們接受基督。他幫助華人教會和宣教機構徵召許多領袖。願我們跟隨他的腳蹤：凡能掌握學生力量的，就能掌握未來。

///

今天的華人教會，面臨一個始料未及的機會，我們必須抓緊它。前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Bush），簽署了一份保護華人學生的法案。根據移民入境法專家所言，不單大陸學生和學者可以申請在美國的合法地位，他們也可以利用這法例，申請他們的家人到美國來，我們可以預期未來將有另一波移民潮。

華人教會已經準備好漁網去捕捉這些魚嗎？可悲的是，許多教會過於關注自己的需要，他們以語言困難、生活方式不同、不能與學生建立關係等作為藉口，以致忽略了校園事工。願神憐憫我們。但願更多教會為校園祈禱，認真地參與校園事工。讓我們在神面前詳列我們藉著神的恩典，所領受的屬靈好處。

首先，我們從神領受了生命。生命是何等寶貴！要享受生命，熱愛生命！要委身為神而活！我接受心臟管道手術時，向神禱告：神啊，請幫助我活得久些。我那樣禱告為的是要更認識神，有更多日子去事奉祂。生命是神賜給我們的最佳禮物。

第二，神已經賜給我們救恩。我們沒有憑自己去贏取它，這是無與倫比的一份禮物。約翰一書三章3節提醒我們，神是何等愛我們，使我們成為祂的兒女。肉身的生命是寶貴的，但永恆的生命更重要。

第三，神已經賜給我們聖靈——一份寶貴的禮物。如果聖靈不幫助我們，我們便不能認識神，不能重生，也不能進入真理。對基督徒來說，擁有聖靈不是奢侈，而是必需。只有那樣，我們才有能力事奉主。

第四，哥林多後書四章1節說，我們得到一個職分。什麼職分？就是勸人與祂和好的職分（五章18節）。保羅說我們是基督的使者，有責任向別人傳講和好的信息。英國女王要派遣一位使者到外國，她會把她的劍按在他肩上，委以重任，他接受了，並且要去執行。我們也從神領受了使命。

保羅對誰說這些話？領受這使命與神和好職分的「我們」究竟是誰？不僅是弟兄。加拉太書三章28節說，在基督裡，我們並無男女之分。也有人說，每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個女人，這句話好像是讚賞姊妹，但我不相信女人只能站在男人背後。在神國度的工作裡，姊妹應



該與弟兄並肩。正如聖經所說，男人是頭，但女人是頸，頸部不只支持頭部，也操縱頭的轉動！

姊妹們不是次要的，有些人覺得女性在教會裡應保持安靜，站在她們丈夫的影子下，在她們的工作中隱藏自己。很多勇敢的女性當了海外宣教士，她們沒有要求權利、炫耀她們的才能，或要求受到尊重，只是至誠地把生命獻給神。很多時候，我們錯誤地否定基督徒姊妹參與做決定的機會。在華人教會裡，由於文化及傳統，也讓姊妹們不必要地限制了自己。

聖經教導我們要尊重女性。我們能怎樣做呢？就是肯定她們的身分和恩賜。按著主賜給她們的恩賜和責任，她們也是神國的士兵，我們應該幫助她們運用才幹。弟兄姊妹，讓我們團結一起，面對挑戰，來執行神國的責任。

再問一個問題：我們既從神領受了那麼多恩賜，我們可以為神的國做什麼呢？施洗約翰開始傳道時所強調的重點，以及耶穌天國的信息都宣告：天國近了。由於天國近了，所以人人都需要悔改。我們所有人都需要悔改，我需要，你也需要。救恩是一剎那的行動，但是更新、潔淨和悔改，應是每天在主面前的行動。是否只有那些需要接受基督的人，才應該悔改？悔改是初步行動，只適用於別人嗎？施洗約翰說，我們需要結出果子，與我們悔改的心相稱。我們基督徒需要為我們過往的罪悔改。

在那些方面悔改？我建議三件事情。首先是為了不合一而悔改。耶穌在約翰福音第十七章為我們祈禱，盼望我們合一，正如祂與父原為一。當我們合一，人們便認識耶穌是基督。今天很多教會分裂，以致外面的人不想接受基督。有時候，我們為了相互的利益，只在外表上合一，而非內心的合一。加拉太書五章15節宣稱，如果我們相咬相吞，便彼此消滅了。

我們需要悔改的第二方面，是我們缺乏愛心。我們應該有「寧可別人虧欠我，我不虧欠人」的態度，來達成彼此相愛。第三方面需要悔改的，是我們不渴慕神的話語。我們生活在知識爆炸的時代，但我們忽略和忘記了最重要的知識，就是神的話語。查經班往往名不符實，並不把時間都用在查考聖經上；許多教會不是堅立在純淨的神話語上；信徒每週只「吃」一篇簡短的講章、一頓快餐，便期望整個星期都以它維生；

很多人不帶聖經去教會；我們許多人只對神的話語略知一二，也可能只熟悉聖經各處的一兩節經文。願神引導我們悔改。

我們若離開了神的話語和道路，便陷入危險中，會被其他人和世俗的事所左右。在這末世的時代，許多假先知企圖欺騙我們。在中國很多家庭教會當中，許多傳道人都不明白自己在傳講什麼？有些甚至從未見過聖經。假師傅正從他們當中出來，欺騙群羊。

我們作為傳道人的，需要為著我們不聖潔的生活、行動和態度而悔改。耶穌要祂的門徒從世界中分別出來。神只能使用聖潔的器皿，惟有聖潔的教會才能榮耀神，願神憐憫我們。有一天，我們要向神交賬，審判必從神的家開始。很多基督徒並不真的害怕犯罪，他們只是怕被顯露出來，我們犯罪的時候，常以為沒有人知道，其實神是知道的。

撒但是天國最大的敵人，牠正尋找可控訴的東西，破壞、試探、企圖摧毀神國的子民，當牠找到可控訴的東西，就會在神面前指控我們。牠也會在人前揭發我們的缺點，羞辱我們。啟示錄十二章11節告訴我們，羔羊的血勝過了罪，願神憐憫我們，也讓我們與詩篇三九篇23至24節的禱告共鳴：「神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這裡有什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耶穌教導祂的門徒禱告：「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馬太福音六章13節）我們需要為天國禱告。我們祈禱的時候，應該知道為了什麼及為誰禱告？許多人是為別人去聽道的，講道內容似乎常是針對別人而說的。我們應該為著神的名、祂的國和祂的旨意祈求，而不只是為了自己的慾望和需要而禱告，也應該為別人代求。

我們不應該只為國度禱告，也要尋求國度。我們追求的是什麼？今天，人們追求金錢、享樂和個人利益——世界的東西。我們應把自己投資在神的國裡，應當捨己。馬太福音第十三章把神的國比作貴重的珍珠，當人找到它，會願意變賣一切來得著它。救恩是無價之寶，即使用盡我們一切所有，也買不到救恩，救恩是神白白賜予的禮物。

「劍橋七傑」之一的內地會宣教士史達德（C. T. Studd），他是個富翁，但他把所有財產奉獻給神，因為他知道神把祂的獨生子賜給我們。「如果那是真的」，史達德說：「便沒有什麼東西貴重得不能獻給祂了。」愛是那麼奇異、神聖，它要求我們獻上靈魂、生命和一切所有。

當以賽亞在聖殿裡仰望神的聖潔，他看見自己的不潔、罪咎和羞恥，他看見神高高在上，也看見自己的卑微。「我有禍了。」他喊道。神潔淨他，才能使用他，以後，以賽亞才聽見神的聲音問：「我可差遣誰？誰為我們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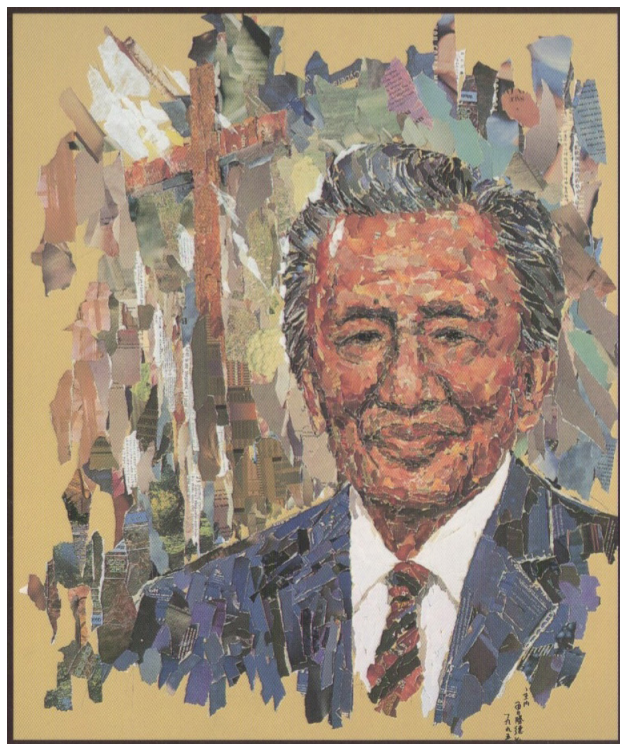
神不是問我們能否去，而是問我們是否願意往祂差派的地方去。如果你想燃點這世界，你需要燒得興旺，你需要先有一顆燃燒的心，才能夠燃點周圍的人，然後才能走遍世界，把世界燃點起來。

你是否願意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我靠自己不能，但是我願意。」只要你願意，神就能！勇敢地宣告你是神國的精兵吧！

## 附錄 2

# 滿山秋色——同工憶語

簡海蘭



提到秋天，人們就會想到豐收。那果實累累、稻穗成熟的景象，總在秋天裡發。而我，卻總在見到這幅畫；看見畫上的您時，想起秋天收成的喜悅。

那是一幅由畫冊和報紙，撕碎了再拼貼而成的畫像。仔細看，會發現那些報紙和畫冊，包括了各國的文字，畫的意境傳達出一份博愛的胸懷。後面的背景，有許多高樓大廈，也讓我感受到您放眼世界的寬廣。深藍色的西裝，白色的襯衫，結著一條黑紅相間的領帶，顯出您一貫樸實的風格。尤其是您深邃的眼光，炯炯有神又充滿睿智，像一盞明燈，照亮人們的道路。

您很珍惜這畫，因為是一位好朋友，參考您的照片，體悟您的見證，再用碎紙拼畫而成的，已跟著您好多年了。後來因著您搬到加州，住在女兒家附近，才把它運到「基督使者協會」。因著您是協會的創辦人之一，同工們一致決定要把它掛在會議室的牆上。每次我經過畫像前都會佇足欣賞一番。神采奕奕的您，充滿了活力與親和力，煦煦笑意也全都從那些繽紛的碎紙中散發出來。

///

想起第一次見到您，印象就非常深刻。到今天都能清楚記得您講道的內容，您說：「我們常習慣說，要「作」光、「作」鹽。但聖經馬太福音第五章13至14節卻說基督徒「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鹽。要先「是」光，才能發光；「是」鹽，才有鹹味，若不然，做也做不出來。」

據說古時候的鹽往往混有雜質，當鹽分失掉只餘雜質時，便淡而無味，只好扔掉了。鹽失了味道就沒有價值，若基督徒沒有付出努力去影響周圍的人，對神也沒什麼價值可言了。信徒應該像鹽一樣，在世間發出調味與防腐的作用，就如鹽可以把食物中最好的味道引發出來一樣。信徒也應像光一樣，做真理的燈塔，照明四周的黑暗。您的話，一直激勵著我盡心盡力去關懷身邊有需要的人。

講道當天您在臺上唱的那首詩歌：「因祂活著，我能面對明天，因祂活著，不再懼怕。」也在這十幾年的單親生涯裡徹底安慰了我的心。因為人生無常，我們不知道明天會遭遇何事？是依然陽光明媚？或是成

了晦暗風雨？世事多變，惟有神永遠不變。靠主、為主所做的才有永恆的價值。信主之後，耶穌基督住在我心裡，使我心中常有平安和喜樂，能不為明天憂慮，凡事交托主手中，相信祂會引領我的前路。因此，每當主日崇拜唱到這首詩歌，我就學您，用最洪亮的聲音，唱出滿腹的歡欣與盼望。

時光匆匆流逝，這次與您再相聚，離第一次已是十個年頭。經過兩次中風，您的身體不如從前了，但為參加機構成立四十週年的紀念餐會，您風塵僕僕，往來奔波於各教會之間。坐在臺下的您，身子雖早已疲倦，上臺之後卻像換了個人似的，精神抖擻地帶著會眾高聲唱讚美詩歌。一首《野地的花》被您唱活了。藉著歌詞：

「野地的花，穿著美麗的衣裳；  
天空的鳥兒，從來不為生活忙。  
慈愛的天父，天天都看顧，  
祂更愛世上人，為他們預備永生的路。

一切需要，天父已經都知道；  
若心中煩惱，讓祂為你除掉。  
慈愛的天父，天天都看顧。  
祂是全能的主，信靠祂的人真是有福。」

您唱出滿腔愛神、愛人的感情。臺下的朋友們都被您的精神感動，相信您軟弱的身體，必定因著主耶穌得到能力。您的愛心鼓勵了會眾的心志，都跟著您大聲唱出對神感恩的心情，那一刻，我看到您正用生命在影響生命。

///

一天早晨，您在使者農莊帶領我們靈修。真誠與我們分享：您常因臉部神經麻痺、味覺不靈敏而感到日子毫無喜樂。您用聖經的話勉勵我們：「你趁著年幼，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就是你所說『我毫無喜樂』

的那些年日未曾臨近之先，當記念造你的主！」（傳道書十二章1節）您強調，人的生命中若沒有神，在年老時必定痛苦、孤單、失望，而以神為中心的人生則是充實的。即使因傷殘、疾病而不能享受人生時，也會感到平安和喜樂，因為基督的愛激勵我們，所以在困境中仍要專心仰望神。您說，有時並不是因為環境快樂，人就快樂，而是要把神放在第一位，才會有真正的快樂。

您體諒我們工作辛勞，並鼓勵我們可藉此鍛鍊堅忍的毅力。提到忍耐，您說人的嘴巴裡有牙齒和舌頭；牙齒硬，舌頭軟，正像世界上也有這樣兩種不相同的人。您以牙齒咬到舌頭的經驗說明：剛硬的牙齒粗心又沒有愛心，常常把舌頭咬起泡來，柔軟的舌頭雖然疼痛，卻能默默承受，並自行痊癒。牙齒時常因為「以牙還牙」、「咬牙切齒」的經驗而容易受損，所以人老了牙齒會脫落，需要換裝假牙使用；舌頭的耐力卻強韌可以接受一切，所以能活得長久並且永不損壞。您幽默的說，我們要學習柔軟的舌頭，才不會短命，真是有意思的人生哲理。

與您和師母同車去新澤西州若歌教會，公路兩旁盡是璨麗繽紛的紅葉，溫暖的陽光穿過樹梢自窗外灑入，灑滿了一車晶瑩。車內的我們和樂融融，親切的感覺如家人一般。您說在美國許多中譯的州名中，最有趣的就是新英格蘭的麻省，有人把它譯作「滿山秋色」，和原來的英文發音很接近，也很貼切。

周主培牧師，當我享受著親炙您的那份溫馨時，腦海中冉冉昇起了那幅大型的畫像，傾刻間，那些斑斕繽紛的碎紙，都摻進了滿山滿谷的紅葉裡。楓紅覆蓋下的美景，是神無盡的恩典，是您努力後的收成，也是「基督使者協會」未來的景像。此刻，我向神祈求，求祂醫治您病後的身體，求祂更加施恩祝福您！也求祂使用我們，成為神國度裡的生力軍。



## 附錄 3

# 周主培牧師年表及大事記

1925年	11月9日出生於中國浙江省紹興縣，父親為周子卿，母親為趙向德。
1930年	在主日學決志信主。
1931年	全家因信仰遭逼迫，離開紹興，遷居至上海。
1933年	在上海「兒童主日學決志大會」委身事奉主。 第一次重病，瀕臨死亡。
1937年	日本入侵中國，全家離開上海遷至寧波。 第二次重病，瀕臨死亡。
1943–1944年	在寧波「伯特利聖經學院」休養。
1945年	日本投降。 12月5日與徐文田女士結婚。
1946–1948年	就讀於杭州「華東神學院」。
1948年	就任上海「虹口靈糧堂」牧師。
1949年	至印尼當宣教士。
1949–1956年	在印尼事奉牧會，其間於爪哇、蘇門答臘、加里曼丹開設分堂。 「宣教訓練學院」及「迦瑪列大學」創立。
1956年	負笈賓州亞倫鎮「庇哩亞聖經學院」。
1957年	南卡羅來納州「哥倫比亞聖經學院」宣教研究院進修。

「第一屆華人基督徒學生夏令會」在賓州PennGrove舉行。  
《使者雜誌》開始發行。

- 1959-1962年 在日本「東京國際教會」牧會。
- 1960年 家人離開印尼，全家在日本團聚。
- 1962年 接受呼召至美國華盛頓特區擔任「華府中國教會」的首任牧師。
- 1963年5月6日 「基督使者協會」在華府成立。
- 1966年 李曼家族（Leaman）將賓州樂園鎮（使者協會現址）土地所有權轉讓給「基督使者協會」。
- 1967年 加拿大「基督使者協會」成立。
- 1969年 辭去牧師職位，全時間在「基督使者協會」服事。
- 1974年 「基督使者協會」正式遷入賓州樂園鎮現址。
- 1978年 在「基督使者協會」服事十五年後休假。  
至「香港靈糧堂」牧會。
- 1979年 第一次重返中國。  
在印尼重建的「宣教訓練學院」服事。
- 1981年 恢復在「基督使者協會」的事奉。
- 1983年 「第一屆華人差傳大會」於美國華盛頓特區舉行，以後每三年舉行一次。
- 1985年 服事於德州「道樂思學生事工」。
- 1987年 心臟血管繞道手術。
- 1988年 事奉二十五年後，自「基督使者協會」退休。
- 1989年 再度至「香港靈糧堂」牧會。
- 1992年 在德州「達城中華基督徒恩友堂」牧會。
- 1995年 重返中國寧波參加新教堂獻堂禮拜。
- 2000年 第三度被邀至「香港靈糧堂」牧會。
- 2008年 在美國加州舊金山近郊安息主懷。

# 基督使者協會事工簡介

基督使者協會蒙神呼召，一心朝著為基督贏得這世代的華人智識份子而努力。我們派駐同工，與眾教會及大學教職員配搭，進入校園服事、發行文字資源、並舉辦各樣營會活動，帶領北美及世界各地的華人學生及專業人士歸主，裝備他們作主門徒，並鼓勵他們將信仰融入文化，進而服事基督，成為神國的生力軍。

基督使者協會主要事工為：

1. 校園事工
2. 差傳/動員事工
3. 培訓/營會事工
4. 文字/資源事工

您可以參與使者的事奉，成為

- 全職同工
- 兼職同工
- 特約同工
- 代禱勇士
- 財務支持者
- 義工

## 文字事工

使用文字、傳媒的力量，出版及發行基督教簡體/繁體傳福音、護教、靈修、門徒訓練、宣教、單身、家庭等相關文字、影音資源。

- 大陸文字事工
- 使者出版事工

- 使者書房
- 使者雜誌
- 使者通訊

## 差傳事工

透過三年一度在美東、美西及歐洲等地的華人差傳大會集結各樣資源，動員北美華人基督徒學生及專業人士成為神國生力軍。

## 培訓事工

發展一系列培訓課程，於各地教會及使者大使命培訓中心舉辦門徒訓練等各種聚會及營會，提供弟兄姊妹靈命進深、生命塑造的機會。

## 家庭事工

幫助華人家庭依據聖經的教導，建立榮神益人的家庭生活：針對夫妻、單身、單親、年長父母、青少年、及孩童的需要，每年定期舉辦「珍愛一生」婚姻與家庭夏令會。

## 校園事工

五十年來，一直是AFC的核心事工，目前有四十多位全時間及特約同工在五十多所大學作傳福音、門徒訓練事工等，帶領學生成為合神心意的門徒。

## 請與我們聯絡

地址：21 Ambassador Dr., Paradise, PA 17562, U.S.A.

電話：717-687-8564

傳真：717-687-8891

電郵：afc@afcinc.org

網址：www.afcinc.org

# 念骨肉之親，作基督使者

作者周主培牧師生於江南水鄉的浙江紹興，

長在中國內地會早年宣教建堂的寧波。

蒙召去終年是夏、蕉風椰雨的印尼宣教；

走過浴火重生的南韓，烽火連天的越南；

親臨黃衣之國的泰國，種植鴉片的泰北；

足跡遍及聖牛充斥的印度。

對曾傷害過他的日本軍人宣揚神是愛，

到過前蘇聯盛產石油的哈薩克斯坦向華商證道，

前往非洲李文斯敦的舊地，將耶穌介紹給華工；

念骨肉之親，重返故國；作基督使者，傳講福音。

神的旨意與人的命運如何區別？

自由戀愛呢？抑或遵從父母之命？

傳道人如何選擇工場？需要？託付？

宣教的對象是以同胞為先？還是外族為先？

什麼是完全、甘心地順服神，尊主為大？

人如何能經歷神奇妙、大能的作為？

祈禱是否能改變萬事？

本書是周主培牧師信仰的心路歷程，

將使您得到**生命的啓發**、**宣教的感動**、**愛主的赤誠**！

ISBN 9781634202305



9 781634 202305



90000 >